

后汉书卷六十八

郭符许列传 第五十八

郭太字林宗，太原界休人也。家世贫贱。早孤，母欲使给事县廷。

林宗曰：“大丈夫焉能处斗筭之役乎？”遂辞。就成鯁屈伯彦学，三年业毕，博通坟籍。善谈论，美音制。乃游于洛阳。始见河南尹李膺，膺大奇之，遂相友善，于是名震京师。后归乡里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，车数千两。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，舳宾望之，以为神仙焉。

注 范曄父名泰，故改为此“太”。郑公业之名亦同焉。

注 介休，今汾州县。

注 苍颉篇曰：“廷，直也。”说文：“廷，朝中也。”
风俗通：“廷，正也。”

言县廷、郡廷、朝廷，皆取平均正直也。”

司徒黄琼辟，太常赵典举有道。或劝林宗仕进者，对曰：“吾夜观干象，昼察人事，天之所废，不可支也。”遂并不应。性明知人，好錡训士类。身長八尺，容貌魁伟，曩衣博带，周游郡国。尝于陈梁闲行遇雨，巾一角垫，时人乃故折巾一角，以为“林宗巾”。其见慕皆如此。或问汝南范滂曰：

“郭林宗何如人？”滂曰：“隐不违亲，贞不绝俗，天子不得臣，诸侯不得友，吾不知其它。”后遭母忧，有至孝称。林宗虽善人伦，而不为危言核论，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。

及党事起，知名之士多被其害，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。遂闭门教授，弟子以千数。

注 左传晋汝叔宽之词。支犹持也。

注 音丁念反。周迁輿服杂事曰：“巾以葛为之，形如*(幘)**[韬]*，音口洽反。本居士野人所服。魏武造*(幘)**[韬]*，其巾乃废。今国子学生服焉。以白纱为之。”

注 泰别传曰：“泰名显，士争归之，载刺常盈车。”

注 介推之类。

注 柳下惠之类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儒有上不臣天子，下不事诸侯。”

注 谢承书曰：“遭母忧，欧血发病，历年乃瘳。”

注 礼记曰：“拟人必于其伦。”郑玄注曰：“伦犹类也。”论语孔子曰：“邦有道，危言危行。邦无道，危行言孙。”核犹实也。

建宁元年，太傅陈蕃、大将军窦武为阉人所害，林宗哭之于野，恸。既而叹曰：

“‘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’。‘瞻乌爰止，不知于谁之屋’耳。”

注 诗大雅之词。

注 诗小雅也。言不知王业当何所归。

明年春，卒于家，时年四十二。四方之士千余人，皆来会葬。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，蔡邕为其文，既而谓涿郡卢植曰：“吾为碑铭多矣，皆有鼻德，唯郭有道无愧色耳。”

注 谢承书曰：“泰以建宁二年正月卒，自弘农函谷关以西，河内汤阴以北，二千里负笈荷担弥路，柴车苇装塞涂，盖有万数来赴。”

其錡拔士人，皆如所鉴。后之好事，或附益增张，故多华辞不经，又类卜相之书。今录其章章效于事者，着之篇末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泰之所名，人品乃定，先言后验，觴皆服之。故适陈留则友符伟明，游太学则师仇季智，之陈国则亲魏德公，入汝南则交黄叔度。初，太始至南州，过袁奉高，不宿而去；从叔度，累日不去。或以问太。太曰：‘奉高之器，譬之*(泛)**[汎]*滥，虽清而易挹。叔度之器，汪汪若千顷之陂，澄之不清，扰之不浊，不可量也。’已而果然，太以是名闻天下。”

注 章章犹昭昭也。

左原者，陈留人也。为郡学生，犯法见斥。林宗尝遇诸路，为设酒肴以慰之。

谓曰：“昔颜涿聚梁甫之巨盗，段干木晋国之大驂，卒为齐之忠臣，魏之名贤。

蘧瑗、颜回尚不能无过，况其余乎？慎勿恚恨，责躬而已。”原纳其言而去。或有讥林宗不绝恶人者。

对曰：“人而不仁，疾之以甚，乱也。”原后忽更怀忿，结客欲报诸生。其日林宗在学，原愧负前言，因遂罢去。后事

露，觶人咸谢服焉。

注 吕氏春秋曰：“颜涿聚，梁父大盗也，学于孔子。”左传曰：“晋伐齐，战于黎丘，齐师败绩，亲禽颜庚。”杜预注曰：“黎丘，隰也。颜庚，齐大夫颜涿聚也。”又曰：“晋荀瑶伐郑，*[郑驪弘]*请救于齐。齐师将兴，陈成子属孤子，三日朝，设乘车两马，系五邑焉。召颜涿聚之子晋，曰：‘隰之役，而父死焉，以国之多难，未汝恤也。今君命汝以是邑也，服车而朝，无废前劳。’”吕氏春秋曰：“段干木，晋国之驹。”说文曰：“驹，会也。谓合两家之卖买，如今之度市也。”新序曰“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间而轼之，遂致禄百万，而时往问之。国人皆喜，相与诵之曰：‘吾君好正，段干木之敬；吾君好忠，段干木之隆。’秦欲攻魏，司马唐谏曰：‘段干木贤者也，而魏礼之，天下莫不闻，无乃不可加兵乎？’秦君以为然也。驹音子朗反。”

注 论语曰：“蘧伯玉使人于孔子，问之曰：‘夫子何为？’对曰：‘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。’”又曰：“颜回好学，不贰过。”

注 论语孔子之言也。郑玄注云：“不仁之人，当以风化之。若疾之以甚，是益使为乱也。”

茅容字季伟，陈留人也。年四十余，耕于野，时与等辈避雨树下，觶皆夷踞相对，容独危坐愈恭。林宗行见之而奇其异，遂与共言，因请寓宿。旦日，容杀鸡为馔，林宗谓为己设，既而以供其母，自以草蔬与客同饭。林宗起拜之曰：“卿贤乎哉！”因劝令学，卒以成德。

注 夷，平也。说文曰：“踞，蹲也。”

注 草，麤也。

孟敏字叔达，钜鹿杨氏人也。客居太原。荷甑墮地，不顾而去。林宗见而问其意。对曰：“甑以破矣，视之何益？”林宗以此异之，因劝令游学。十年知名，三公俱辟，并不屈云。

注 十三州志曰，杨氏县在今魏郡北也。

庾乘字世游，颍川鄢陵人也。少给事县廷为门士。林宗见而拔之，劝游学*(宫)**[官]*，遂为诸生佣。后能讲论，自以卑第，每处下坐，诸生博士皆就讎问，由是学中以下坐为贵。后征辟并不起，号曰“征君”。

注 士即门卒。

宋果字仲乙，扶风人也。性轻悍，喜与人报讎，为郡县所疾。林宗乃训之义方，惧以祸败。果感悔，叩头谢负，遂改节自救。后以烈气闻，辟公府，侍御史、并州刺史，所在能化。

注 谢承书“乙”作“文”。

贾淑字子厚，林宗乡人也。虽世有冠冕，而性险害，邑里患之。林宗遭母忧，淑来修吊，既而钜鹿孙威直亦至。威直以林宗贤而受恶人吊，心怪之，不进而去。林宗追而谢之曰：“贾子厚诚实凶德，然洗心向善。仲尼不逆互乡，故吾许其进也。”

淑闻之，改过自厉，终成善士。乡里有忧患者，淑辄倾身营救，为州闾所称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淑为舅宋瑗报讎于县中，为吏所捕，系狱当死。泰与语，淑恳恻流涕。泰诣县令应操，陈其报怨蹈义之士。被赦，县不宥之，郡上言，乃得原。”

注 互乡，乡名。“互乡难与言，童子见，门人惑。孔子曰：‘人洁己以进，与其进，不保其往。’”史叔宾者，陈留人也。少有盛名。林宗见而告人曰：“墙高基下，虽得必失。”

后果以论议阿枉败名云。

黄允字子艾，济阴人也。以铛才知名。林宗见而谓曰：“卿有绝人之才，足成伟器。然恐守道不笃，将失之矣。”后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婚，见允而叹曰：“得驛如是足矣。”允闻而黜遣其妻夏侯氏。妇谓姑曰：“今当见弃，方与黄氏长辞，乞一会亲属，以展离诀之情。”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，妇中坐，攘袂数允隐匿秽恶十五事，言毕，登车而去。允以此废于时。

谢甄字子微，汝南召陵人也。与陈留边让并善谈论，俱有盛名。每共候林宗，未尝不连日达夜。林宗谓门人曰：“二子英才有余，而并不入道，惜乎！”甄后不拘细行，为时所毁。让以轻侮曹操，操杀之。

王柔字叔优，弟泽，字季道，林宗同郡晋阳县人也。兄弟总角共候林宗，以访才行所宜。林宗曰：“叔优当以仕进显，季道当以经术通，然违方改务，亦不能至也。”后果如所言，柔为护匈奴中郎将，泽为代郡太守。

又识张孝仲刍牧之中，知范特祖邮置之役，召公子、许

伟康并出屠酤，司马子威拔自卒伍，及同郡郭长信、王长文、韩文布、李子政、曹子元、定襄周康子、西河王季然、云中丘季智、郝礼真等六十人，并以成名。

注 说文曰：“邮，境上传书舍也。”广雅曰：“邮，驿也。”置亦驿也。风俗通曰：“汉改邮为置。置者，度其远近之闲置之也。”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太原郭长信、王长文、长文弟子师、韩文布、李子政、曹子元、定襄周康子、西河王季然、云中丘季智名灵举。子师位至司徒，季然北地太守，其余多典州郡者。”

论曰：庄周有言，人情险于山川，以其动静可识，而沉阻难征。故深厚之性，诡于情貌；“则哲”之鉴，惟帝所难。而林宗雅俗无所失，将其明性特有主乎？然而逊言危行，终亨时晦，恂恂善导，使士慕成名，虽墨、孟之徒，不能绝也。

注 征，明也。沉，深也。

注 诡，违也。

注 帝谓尧也。书曰：“知人则哲，惟帝为难。”

注 亨，通也。

注 墨翟、孟轲也。绝，过也。

符融字伟明，陈留浚仪人也。少为都官吏，耻之，委去。后游太学，师事少府李膺。膺风性高简，每见融，辄绝它宾客，听其言论。融幅巾奋袂，谈辞如云，膺每捧手叹息。郭林宗始入京师，时入莫识，融一见嗟服，因以介于李膺，由是

知名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都官从事，主察举百官犯法者。”融耻为其吏而去。

注 幅巾者，以一幅为之也。褻，古袖字。如云者，奔踊而出也。

注 古人相见，必因介绍。介，因也，言因此人以相接见也。谢承书曰：“融见林宗，便与之交。又介绍于膺，以为海之明珠，未耀其光，鸟之凤皇，羽仪未翔。膺与林宗相见，待以师友之礼，遂振名天下，融之致也。”

时汉中晋文经、梁国黄子艾，并恃其才智，炫曜上京，卧托养疾，无所通接。

洛中士大夫好事者，承其声名，坐门问疾，犹不得见。三公所辟召者，辄以询访之，随所臧否，以为与夺。融察其非真，乃到太学，并见李膺曰：“二子行业无闻，以豪桀自置，遂使公卿问疾，王臣坐门。融恐其小道破义，空誉违实，特宜察焉。”膺然之。

二人自是名论渐衰，宾徒稍省，旬日之闲，鼻叹逃去。后果为轻薄子，并以罪废弃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文经、子艾，曜名远近，声价已定，征辟不就，疗病京师，不通宾客。公卿将相大夫遣门生旦暮问疾，郎吏公府掾属杂坐其门，不得见也。”

融益以知名。州郡礼请，举孝廉，公府连辟，皆不应。太守冯岱有名称，到官，请融相见。融一往，荐达郡士范冉、韩

卓、孔伷等三人，因辞病自绝。会有党事，亦遭禁锢。

注 伷音胄。谢承书曰：“冯岱字德山。性慷慨，有文武异才。既到官，融往相见，荐范冉为功曹，韩卓为主簿，孔伷为上计吏。”袁山松书曰：“卓字子助。”

腊日，奴窃食祭其先，卓义其心，即日免之。”

妻亡，贫无殡敛，乡人欲为具棺服，融不肯受。曰：“古之亡者，弃之中野。”

唯妻子可以行志，但即土埋藏而已。”

注 易系词曰：“古之葬者，厚衣以薪，葬之中野。”

注 谢承书：“颍川张元祖，志行士也，来存融，吊其妻亡，知其如此，谓言‘足下欲尚古道，非不清妙；且礼设棺槨，制杖章，孔子曰‘吾从周’。便推所乘羸牛车，命融以给殡，融受而不辞也。”

融同郡田盛，字仲向，与郭林宗同好，亦名知人，优游不仕，并以寿终。

许劭字子将，汝南平舆人也。少峻名节，好人伦，多所赏识。若樊子昭、和阳士者，并显名于世。故天下言拔士者，咸称许、郭。

注 舆音预。

注 魏志曰：“和洽字阳士，汝南西平人也。初举孝廉，大将军辟，不就。魏国建，为侍中。”

初为郡功曹，太守徐璆甚敬之。府中闻子将为吏，莫不改操饰行。同郡袁绍，公族豪侠，去濮阳令归，车徒甚盛，将入郡界，乃谢遣宾客，曰：“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。”遂以单车归家。

注 璆音求，又巨秋反。

劭尝到颍川，多长者之游，唯不候陈寔。又陈蕃丧妻还葬，乡人*(必)**[毕]*至，而劭独不往。或问其故，劭曰：“太后道广，广则难周；仲举性峻，峻则少通。故不造也。”其多所裁量若此。

曹操微时，常卑辞厚礼，求为己目。劭鄙其人而不肯对，操乃伺隙胁劭，劭不得已，曰：“君清平之奸贼，乱世之英雄。”操大悦而去。

注 令品藻为题目。

劭从祖敬，敬子训，训子相，并为三公，相以能谄事宦官，故自致台司封侯，数遣请劭。劭恶其薄行，终不候之。

劭邑人李逵，壮直有高气，劭初善之，而后为隙，又与从兄靖不睦，时议以此少之。初，劭与靖俱有高名，好共核论乡党人物，每月辄更其品题，故汝南俗有“月旦评”焉。

注 蜀志曰：“许靖字文休，少与从弟劭俱知名，并有人伦臧否之称，而私情不协。劭为郡功曹，排摈靖不得齿胤，以马磨自给。”

司空杨彪辟，举方正、敦朴，征，皆不就。或劝劭仕，对曰：“方今小人道长，王室将乱，吾欲避地淮海，以全老幼。”乃南到广陵。徐州刺史陶谦礼之甚厚。

劭不自安，告其徒曰：“陶恭祖外慕声名，内非真正。待吾虽厚，其势必薄。不如去之。”遂复投扬州刺史刘繇于曲阿。

其后陶谦果捕诸寓士。及孙策平吴，劭与繇南奔豫章而卒，时年四十六。

注 繇字正礼。

注 寓，寄也。

兄虔亦知名，汝南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。

注 平舆故城*[在]*今豫州汝阳县东北，有二龙乡、月旦里。

赞曰：林宗怀宝，识深甄藻。明发周流，永言时道。符融鉴真，子将人伦。守节好耻，并亦逡巡。

注 甄，明也。藻犹饰也。

注 明发，发夕至明也。吕氏春秋曰：“孔子周流天下。”

注 逡巡，自退不仕也。

后汉书卷六十九

窦何列传 第五十九

窦武字游平，扶风平陵人，安丰戴侯融之玄孙也。父奉，定襄太守。武少以经行著称，常教授于大泽中，不交时事，名显关西。

延熹八年，长女选入掖庭，桓帝以为贵人，拜武郎中。其冬，贵人立为皇后，武迁越骑校尉，封槐里侯，五千户。明年冬，拜城门校尉。在位多辟名士，清身疾恶，礼赂不通，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。是时羌蛮寇难，岁俭民饥，武得两宫赏赐，悉散与太学诸生，及载肴粮于路，丐施贫民。兄子绍，为虎贲中郎将，性簠簋奢侈。武每数切厉相戒，犹不觉悟，乃上书求退绍位，又自责不能训导，当先受罪。由是绍更遵节，大小莫敢违犯。

时国政多失，内官专宠，李膺、杜密等为党事考逮。永康元年，上疏谏曰：“臣闻明主不讳讥刺之言，以探幽暗之实；忠臣不恤谏争之患，以畅万端之事。是以君臣并熙，名奋百世。

臣幸得遭盛明之世，逢文武之化，岂敢怀禄逃罪，不竭其诚！陛下初从藩国，爰登圣祚，天下逸豫，谓当中兴。自即位以来，未闻善政。梁、孙、寇、邓虽或诛灭，而常侍黄门续为祸虐，欺罔陛下，竞行谲诈，自造制度，妄爵非人，朝政日衰，奸臣日强。伏寻西京放恣王氏，佞臣执政，终丧天下。今不虑前事之失，复循覆车之轨，臣恐二世之难，必将复及，赵高

之变，不朝则夕。

近者奸臣牢修，造设党议，遂收前司隶校尉李膺、太仆杜密、御史中丞陈翔、太尉掾范滂等逮考，连及数百人，旷年拘录，事无嗟验。臣惟膺等建忠抗节，志经王室，此诚陛下稷、伊、吕之佐，而虚为奸臣贼子之所诬枉，天下寒心，海内失望。惟陛下留神澄省，时见理出，以厌人鬼喁喁之心。臣闻古之明君，必须贤佐，以成政道。今台阁近臣，尚书令陈蕃，仆射胡广，尚书朱宇、荀緄、刘佑、魏朗、刘矩、尹勋等，皆国之贞士，朝之良佐。尚书郎张陵、妫皓、苑康、杨乔、边韶、戴恢等，文质彬彬，明达国典。内外之职，髡才并列。而陛下委任近习，专树饕餮，外典州郡，内干心膺。宜以次贬黜，案罪纠罚，抑夺宦官欺国之封，案其无状诬罔之罪，信任忠良，平决臧否，使邪正毁誉，各得其所，宝爱天官，唯善是授。如此，咎征可消，天应可待。闲者有嘉禾、芝草、黄龙之见。夫瑞生必于嘉士，福至实由善人，在德为瑞，无德为螫。陛下所行，不合天意，不宜称庆。”书奏，因以病上还城门校尉、槐里侯印绶。帝不许，有诏原李膺、杜密等，自黄门北寺、若卢、都内诸狱，系囚罪轻者皆出之。

注 熙，盛也。

注 梁冀、孙寿、寇荣、邓万代，见桓纪也。

注 二世即胡亥。

注 赵高使女貂阁乐弑胡亥于望夷宫。

注 时谓实时也。

注 音古本反。

注 嘉士犹善人也。

注 上音时丈反。

注 都内，主藏官名。前书有都内令丞，属大司农也。

其冬帝崩，无嗣。武召侍御史河闲刘儵，参问其国中王子侯之贤者，儵称解读亭侯宏。武入白太后，遂征立之，是为灵帝。拜武为大将军，常居禁中。帝既立，论定策功，更封武为闻喜侯；子机渭阳侯，拜侍中；兄子绍鄂侯，迁步兵校尉；绍弟靖西乡侯，为侍中，监羽林左骑。

武既辅朝政，常有诛翦宦官之意，太傅陈蕃亦素有谋。时共会朝堂，蕃私谓武曰：“中常侍曹节、王甫等，自先帝时操弄国权，浊乱海内，百姓匆匆，归咎于此。今不诛节等，后必难图。”武深然之。蕃大喜，以手推席而起。武于是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，刘瑜为侍中，冯述为屯骑校尉；又征天下名士废黜者前司隶李膺、宗正刘猛、太仆杜密、庐江太守朱宇等，列于朝廷；请前越巂太守荀翊为从事中郎，辟颍川陈寔为属：共定计策。于是天下雄俊，知其风旨，莫不延颈企踵，思奋其智力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桓帝初，京都童谣曰：‘游平卖印自有评，不避贤豪及大姓。’案：武字游平。与陈蕃合策曝力，唯德是建，咸得其人，豪贤大姓皆绝望矣。”

会五月日食，蕃复说武曰：“昔萧望之困一石显，近者李、杜诸公祸及妻子，况今石显数十辈乎！蕃以八十之年，欲为将军除害，今可且因日食，斥罢宦官，以塞天变。又赵夫人及女尚书，旦夕乱太后，急宜退绝。惟将军虑焉。”

武乃白太后曰：“故事，黄门、常侍但当给事省内，典门户，主近署财物耳。今乃使与政事而任权重，子弟布列，专为

贪暴。天下匈匈，正以此故。宜悉诛废，以清朝廷。”太后曰：“汉来故事世有，但当诛其有罪，岂可尽废邪？”时中常侍管霸颇有才略，专制省内。武先白诛霸及中常侍苏康等，竟死。武复数白诛曹节等，太后允豫未忍，故事久不发。

注 元帝时，阉人石显为中书令，谮御史大夫萧望之，令自杀也。

注 女尚书，内官也。夫人即赵娆。

注 允音淫。允豫，不定也。

至八月，太白出西方。刘瑜素善天官，恶之，上书皇太后曰：“太白犯房左驂，上将星入太微，其占宫门当闭，将相不利，奸人在主傍。愿急防之。”又与武、蕃书，以星辰错缪，不利大臣，宜速断大计。武、蕃得书将发，于是以朱宇为司隶校尉，刘佑为河南尹，虞祁为洛阳令。武乃奏免黄门令魏彪，以所亲小黄门山冰代之。使冰奏素狡猾尤无状者长乐尚书郑飒，送北寺狱。蕃谓武曰：

“此曹子便当收杀，何复考为！”武不从，令冰与尹勋、侍御史祝瑯杂考飒，辞连及曹节、王甫。勋、冰即奏收节等，使刘瑜内奏。

注 音立。

时武出宿归府，典中书者先以告长乐五官史朱瑀。瑀盗发武奏，骂曰：“中官放纵者，自可诛耳。我曹何罪，而当尽见族灭？”因大呼曰：“陈蕃、窦武奏白太后废帝，为大逆！”乃夜召素所亲壮健者长乐从官史共普、张亮等十七人，唾血共

盟诛武等。曹节闻之，惊起，白帝曰：“外闲切切，请出御德阳前殿。”令帝拔剑踊跃，使乳母赵娆等拥鞭左右，取棨信，闭诸禁门。召尚书官属，胁以白刃，使作诏板。拜王甫为黄门令，持节至北寺狱收尹勋、山冰。冰疑，不受诏，甫格杀之。遂害勋，出郑飒。还共劫太后，夺玺书。令中谒者守南宫，闭门，绝复道。使郑飒等持节，及侍御史、谒者捕收武等。武不受诏，驰入步兵营，与绍共射杀使者。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屯都亭下，令军士曰：“黄门常侍反，尽力者封侯重赏。”诏以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，加节，与护匈奴中郎将张奂率五营士讨武。

夜漏尽，王甫将虎贲、羽林、厩驺、都候、剑戟士，合千余人，出屯朱雀掖门，与奂等合。明旦悉军阙下，与武对陈。甫兵渐盛，使其士大呼武军曰：“竊武反，汝皆禁兵，当宿鞭宫省，何故随反者乎？先降有赏！”营府素畏服中官，于是武军稍稍归甫。自旦至食时，兵降略尽。武、绍走，诸军追围之，皆自杀，梟首洛阳都亭。收捕宗亲、宾客、姻属，悉诛之，及刘瑜、冯述，皆夷其族。

徙武家属日南，迁太后于云台。

注 棨，有衣戟也。汉官仪曰：“凡居宫中，皆施籍于掖门，案姓名当入者，本官为封棨传，审印信，然后受之。”

注 复音福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桓帝末，京师童谣曰：‘茅田一顷中有井，四方纤纤不可整。’

嚼复嚼，今年尚可后年饶。’案：易曰‘拔茅连茹’，茅喻髯贤也。井者，法也。

时中常侍管霸等憎疾海内英贤，并见废锢。‘茅田一顷’言髡贤觴多也。‘中有井’者，言虽厄穷，不失法度也。‘四方纤纤’言奸慝不可理也。‘嚼’，饮酒相强之辞也。言不恤王政，徒耽宴而已。‘今年尚可’者，言但禁锢也。‘后年饶’者，陈蕃、窦武等诛，天下大坏也。”饶音苦教反。饶犹恶也。

当是时，凶竖得志，士大夫皆丧其气矣。武府掾桂阳胡腾，少师事武，独殫斂行丧，坐以禁锢。

武孙辅，时年二岁，逃窜得全。事觉，节等捕之急。胡腾及令史南阳张敞共逃辅于零陵界，诈云已死，腾为己子，而使聘娶焉。后举桂阳孝廉。至建安中，荆州牧刘表闻而辟焉，以为从事，使还窦姓，以事列上。会表卒，曹操定荆州，辅与宗人徙居于邕，辟丞相府。从征马超，为流矢所中死。

注 飞矢曰流矢。中，伤也。

初，武母产武而并产一蛇，送之林中。后母卒，及葬未窆，有大蛇自榛草而出，径至丧所，以头击柩，涕血皆流，俯仰蜷屈，若哀泣之容，有顷而去。

时人知为窦氏之祥。

注 广雅曰：“木藂生曰榛。”

注 蜷音丘吉反。

注 祥，吉凶之先见者。尚书曰：“毫有祥。”

腾字子升。初，桓帝巡狩南阳，以腾为护驾从事。公卿贵戚车骑万计，征求费役，不可胜极。腾上言：“天子无外，乘

輿所幸，即为京师。臣请以荆州刺史比司隶校尉，臣自同都官从事。”帝从之。自是肃然，莫敢妄有干欲，腾以此显名。党锢解，官至尚书。

注 南阳属荆州，故请以刺史比司隶。

注 汉官仪曰“都官从事主洛阳百官，朝会与三府掾同”也。

张敞者，太尉温之弟也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温字伯慎，穰人也，封*(玄)**[互]*乡侯。太史奏言有大臣诛死，董卓取温笞杀于市以厌之。”

何进字遂高，南阳宛人也。异母女弟选入掖庭为贵人，有宠于灵帝，拜进郎中，再迁虎贲中郎将，出为颍川太守。光和*(二)** *年，贵人立为皇后，征进入，拜侍中、将作大匠、河南尹。

中平元年，黄巾贼张角等起，以进为大将军，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，修器械，以镇京师。张角别党马元义谋起洛阳，进发其奸，以功封慎侯。

注 慎，县，属汝南郡。

四年，荥阳贼数千人鬪起，攻烧郡县，杀中牟县令，诏使进弟河南尹苗出击之。

苗攻破鬪贼，平定而还。诏遣使者迎于成棘，拜苗为车骑将军，封济阳侯。

五年，天下滋乱，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，两宫流血。

大将军司马许凉、假司马伍宏说进曰：“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，可以威厌四方。”进以为然，入言之于帝。于是乃诏进大发四方兵，讲武于平乐观下。起大坛，上建十二重五采华盖，高十丈，坛东北为小坛，复建九重华盖，高九丈，列步兵，骑士数万人，结营为陈。天子亲出临军，驻大华盖下，进驻小华盖下。礼毕，帝躬擐甲介马，称“无上将军”，行陈三匝而还。诏使进悉领兵屯于观下。是时置西园八校尉，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，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，屯骑都尉鲍鸿为下军校尉，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，赵融为助军校尉，淳于琼为佐军校尉，又有左右校尉。帝以蹇硕壮健而有武略，特亲任之，以为元帅，督司隶校尉以下，虽大将军亦领属焉。

注 太公六韬篇：第一霸典，文论；第二文师，武论；第三龙韬，主将；第四虎韬，偏裨；第五豹韬，校尉；第六犬韬，司马。龙韬云：“武王曰：‘吾欲令三军之觮，亲其将如父母，闻金声而怒，闻鼓音而喜，为之奈何？’”

注 擐音宦。擐，贯也。介亦甲也。

硕虽擅兵于中，而犹畏忌于进，乃与诸常侍共说帝遣进西击边章、韩遂。帝从之，赐兵车百乘，虎贲斧钺。进阴知其谋，乃上遣袁绍东击徐兖二州兵，须绍还，即戎事，以稽行期。

初，何皇后生皇子辩，王贵人生皇子协。髡臣请立太子，帝以辩轻佻无威仪，不可为人主，然皇后有宠，且进又居重权，故久不决。

注 字书曰：“佻，轻也。”

六年，帝疾笃，属协于蹇硕。硕既受遗诏，且素轻忌于进兄弟，及帝崩，硕时在內，欲先诛进而立协。及进从外入，硕司马潘隐与进早旧，迎而目之。进惊，驰从僂道归营，引兵入屯百郡邸，因称疾不入。硕谋不行，皇子辩乃即位，何太后临朝，进与太傅袁隗辅政，录尚书事。

注 广雅曰：“僂，疾也。”音仕鉴反。

进素知中官天下所疾，兼忿蹇硕图己，及秉朝政，阴规诛之。袁绍亦素有谋，因进亲客张津劝之曰：“黄门常侍权重日久，又与长乐太后专通奸利，将军宜更清选贤良，整齐天下，为国家除患。”进然其言。又以袁氏累世宠贵，海内所归，而绍素善养士，能得豪杰用，其从弟虎賁中郎将术亦尚气侠，故并厚待之。因复博征智谋之士*(庞)**[逢]*纪、何颙、荀攸等，与同腹心。

注 灵帝母董太后居长乐宫。

注 袁安为司徒、司空，孙汤为司徒、太尉，汤子成五官中郎将，成生绍，故云“累代宠贵”也。

蹇硕疑不自安，与中常侍赵忠等书曰：“大将军兄弟秉国专朝，今与天下党人谋诛先帝左右，埽灭我曹。但以硕典禁兵，故且沉吟。今宜共闭上合，急捕诛之。”

中常侍郭胜，进同郡人也。太后及进之贵幸，胜有力焉。故胜亲信何氏，遂共赵忠等议，不从硕计，而以其书示进。进乃使黄门令收硕，诛之，因领其屯兵。

袁绍复说进曰：“前窦武欲诛内宠而反为所害者，以其言

语漏泄，而五营百官服畏中人故也。今将军既有元舅之重，而兄弟并领劲兵，部曲将吏皆英俊名士，乐尽力命，事在掌握，此天赞之时也。将军宜一为天下除患，名垂后世。虽周之申伯，何足道哉！今大行在前殿，将军*(宜)*受诏领禁兵，不宜轻出入宫省。”

进甚然之，乃称疾不入陪丧，又不送山陵。遂与绍定筹策，而以其计白太后。

太后不听，曰：“中官统领禁省，自古及今，汉家故事，不可废也。且先帝新弃天下，我奈何楚楚与士人对共事乎？”

进难违太后意，且欲诛其放纵者。

绍以为中官亲近至尊，出入号令，今不悉废，后必为患。而太后母舞阳君及苗数受诸宦官赂遗，知进欲诛之。数白太后，为其障蔽。又言：“大将军专杀左右，擅权以弱社稷。”太后疑以为然。中官在省闼者或数十年，封侯贵宠，胶固内外。进新当重任，素敬惮之，虽外收大名而内不能断，故事久不决。

注 申伯，周申后父也。诗大雅曰：“维申及甫，维周之翰。”

注 人主崩未有谥，故称大行也。前书音义曰：“大行者，不反之辞也。”

注 楚词曰“楚楚”，鲜明貌也。诗曰：“衣裳楚楚。”

绍等又为画策，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，使并引兵向京城，以胁太后。进然之。

主簿陈琳入谏曰：“易称‘即鹿无虞’，谚有‘掩目捕雀’。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，况国之大事，其可以诈立乎？今将军总皇威，握兵要，龙骧虎步，高下在心，此犹鼓洪炉燎

毛发耳。夫违经合道，天人所顺，而反委释利器，更征外助。大兵聚会，强者为雄，所谓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，功必不成，祇为乱阶。”进不听。遂西召前将军董卓屯关中上林苑，又使府掾太山王匡东发其郡强弩，并召东郡太守桥瑁屯城棘，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，火照城中，皆以诛宦官为言。太后犹不从。

注 易屯卦六三爻辞也。虞，掌山泽之官。即鹿犹从禽也。无虞言不可得。

注 前书梅福上书曰：“倒持太阿，授楚其柄。”

注 武猛谓有武艺而勇猛者。取其嘉名，因以名官也。

苗谓进曰：“始共从南阳来，俱以贫贱，依省内以致贵富。国家之事，亦何容易！”

覆水不可收。宜深思之，且与省内和也。”进意更狐疑。绍惧进变计，乃胁之曰：“交构已成，形勢已露，事留变生，将军复欲何待，而不早决之乎？”进于是以绍为司隶校尉，假节，专命击断；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。绍使洛阳方略武吏司察宦者，而促董卓等使驰驿上，欲进兵平乐观。太后乃恐，悉罢中常侍小黄门，使还里舍，唯留进素所私人，以守省中。诸常侍小黄门皆诣进谢罪，唯所措置。进谓曰：“天下匈匈，正患诸君耳。今董卓垂至，诸君何不早各就国？”

袁绍劝进便于此决之，至于再三。进不许。绍又为书告诸州郡，诈宣进意，使捕案中官亲属。

进谋积日，颇泄，中官惧而思变。张让子妇，太后之妹也。让向子妇叩头曰：“老臣得罪，当与新妇俱归私门。惟受恩累世，今当远离宫殿，情怀恋恋，愿复一入直，得暂奉望太后、

陛下颜色，然后退就沟壑，死不恨矣。”子妇言于舞阳君，入白太后，乃诏诸常侍皆复入直。

注 惟，思念也。

八月，进入长乐白太后，请尽诛诸常侍以下，选三署郎入守宦官庐。诸宦官相谓曰：“大将军称疾不临丧，不送葬，今欵入省，此意何为？窦氏事竟复起邪？”又张让等使人潜听，具闻其语，乃率常侍段珪、毕岚等数十人，持兵窃自侧闥入，伏省中。及进出，因诈以太后诏召进。入坐省闥，让等诘进曰：“天下愤愤，亦非独我曹罪也。先帝尝与太后不快，几至成败，我曹涕泣救解，各出家财千万为礼，和悦上意，但欲托卿门户耳。今乃欲灭我曹种族，不亦太甚乎？卿言省内秽浊，公卿以下忠清者为谁？”于是尚方监渠穆拔剑斩进于嘉德殿前。让、珪等为诏，以故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，少府许相为河南尹。

尚书得诏板，疑之，曰：“请大将军出共议。”中黄门以进头掷与尚书，曰：“何进谋反，已伏诛矣。”

注 欵音许物反。

注 说文曰：“愤愤，乱也。”

注 陈留王协母王美人，何后鸩杀之，帝怒，欲废后，宦官固请得止。

进部曲将吴匡、张璋，素所亲幸，在外闻进被害，欲将兵入宫，宫合闭。袁术与匡共斫攻之，中黄门持兵守合。会日暮，术因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，欲以胁出让等。让等入白太后，

言大将军兵反，烧宫，攻尚书阁，因将太后、天子及陈留王，又劫省内官属，从复道走北宫。尚书卢植执戈于阁道窗下，仰数段珪。段珪等惧，乃释太后。太后投阁得免。

注 复音福。

袁绍与叔父隗矫诏召樊陵、许相，斩之。苗、绍乃引兵屯朱雀阙下，捕得赵忠等，斩之。吴匡等素怨苗不与进同心，而又疑其与宦官同谋，乃令军中曰：“杀大将军者即车骑也，士吏能为报讎乎？”进素有仁恩，士卒皆流涕曰：“愿致死！”

匡遂引兵与董卓弟奉车都尉旻攻杀苗，弃其尸于苑中。绍遂闭北宫门，勒兵捕宦者，无少长皆杀之。或有无须而误死者，至自发露然后得免。*[死]*者二千余人。绍因进兵排宫，或上端门屋，以攻省内。

张让、段珪等困迫，遂将帝与陈留王数十人步出谷门，奔小平津。公卿并出平乐观，无得从者，唯尚书卢植夜驰河上，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闵贡随植后。

贡至，手剑斩数人，余皆投河而死。明日，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还宫，以贡为郎中，封都亭侯。

注 谷门，洛城北当中门也。

董卓遂废帝，又迫杀太后，杀舞阳君，何氏遂亡，而汉室亦自此败乱。

论曰：窦武、何进藉元舅之资，据辅政之权，内倚太后临朝之威，外迎髡英乘风之势，卒而事败阉竖，身死功颓，为世所悲，岂智不足而权有余乎？传曰：“天之废商久矣，君将

兴之。”斯宋襄公所以败于泓也。

注 言智非不足，权亦有余，盖天败也。

注 左传曰，楚伐宋，宋公将战。子鱼谏曰：“天之弃商久矣，公将兴之，不可。”宋公不从，遂与楚战，大败于泓也。

赞曰：武生蛇祥，进自屠羊。 惟女惟弟，来仪紫房。上
愆下嬖，人灵动怨。

将纠邪慝，以合人愿。道之屈矣，代离凶困。

注 进本屠家子也。

注 代，更也。

后汉书卷七十

郑孔荀列传 第六十

郑太字公业，河南开封人，司农觭之曾孙也。少有才略。灵帝末，知天下将乱，阴结交豪桀。家富于财，有田四百顷，而食常不足，名闻山东。

注 开封，县，故城在今汴州南。

初举孝廉，三府辟，公车征，皆不就。及大将军何进辅政，征用名士，以公业为尚书侍郎，迁侍御史。进将诛阉官，欲召并州牧董卓为助。公业谓进曰：

“董卓强忍寡义，志欲无馘。若借之朝政，授以大事，将恣凶欲，必危朝廷。明公以亲德之重，据阿衡之权，秉意独断，诛除有罪，诚不宜假卓以为资援也。且事留变生，殷鉴不远。”又为陈时务之所急数事。进不能用，乃弃官去。谓颍川人荀攸曰：“何公未易辅也。”

注 续汉志曰：“尚书凡六曹，侍郎三十六人，四百石。一曹有六人，主作文书起草。”

注 借音子夜反。

进寻见害，卓果作乱。公业等与侍中伍琼、卓长史何颀共说卓，以袁绍为勃海太守，以发山东之谋。及义兵起，卓乃会公卿议，大发卒讨之，髡僚莫敢忤旨。

公业恐其觭多益横，凶强难制，独曰：“夫政在德，不在觭也。”卓不悦，曰，“如卿此言，兵为无用邪？”公业惧，乃诡词更对曰：“非谓无用，以为山东不足加大兵耳。如有不信，试为明公略陈其要。今山东合谋，州郡连结，人庶相动，非不强盛。然光武以来，中国无警，百姓优逸，忘战日久。仲尼有言：‘不教人战，是谓弃之。’其觭虽多，不能为害。一也。明公出自西州，少为国将，闲习军事，数践战场，名振当世，人怀慑服。二也。袁本初公卿子弟，生处京师。张孟卓东平长者，坐不窥堂。孔公绪清谈高论，嘘枯吹生。并无军旅之才，执锐之干，临锋决敌，非公之侔。三也。山东之士，素乏精悍。未有孟贲之勇，庆忌之捷，聊城之守，良、平之谋，可任以偏师，责以成功。四也。就有其人，而尊卑无序，王爵不加，若恃觭怙力，将各*(基)**[瀉]*峙，以观成败，不肯同心共胆，与齐进退。

五也。关西诸郡，颇习兵事，自顷以来，数与羌战，妇女犹戴戟操矛，挟弓负矢，况其壮勇之士，以当妄战之人乎！其胜可必。六也。且天下强勇，百姓所畏者，有并、凉之人，及匈奴、屠各、湟中义从、西羌八种，而明公拥之，以为爪牙，譬驱虎兕以赴犬羊。七也。又明公将帅，皆中表腹心，周旋日久，恩信淳着，忠诚可任，智谋可恃。以胶固之觭，当解合之执，犹以烈风扫彼枯叶。八也。夫战有三亡，以乱攻理者亡，以邪攻正者亡，以逆攻顺者亡。

今明公秉国平正，讨灭宦竖，忠义克立。以此三德，持彼三亡，奉辞伐罪，谁敢御之！九也。东州郑玄学该古今，北

海邴原清高直亮，皆儒生所仰，髡士楷式。彼诸将若询其计画，足知强弱。且燕、赵、齐、梁非不盛也，终灭于秦；吴、楚七国非不觴也，卒败荥阳。况今德政赫赫，股肱惟良，彼岂赞成其谋，造乱长寇哉？其不然。十也。若其所陈少有可采，无事征兵以惊天下，使患役之民相聚为非，弃德恃觴，自亏威重。”卓乃悦，以公业为将军，使统诸军讨击关东。或说卓曰：“郑公业智略过人，而结谋外寇，今资之士马，就其党与，窃为明公惧之。”卓乃收还其兵，留拜议郎。

注 诡犹诈也。

注 孟卓名邈。

注 言不妄视也。

注 名。

注 枯者嘘之使生，生者吹之使枯。言谈论有所抑扬也。

注 悍，勇也。

注 说苑曰：“孟贲水行不避蛟龙，陆行不避虎狼，发怒吐气，声响动天。”

许慎注淮南子曰：“孟贲，韃人也。”吕氏春秋曰：“孟贲过于河，先其伍，船人怒，以楫撻其头，不知其孟贲故也。中河，孟贲瞋目视船人，发植目裂，舟中人尽播入河。”庆忌，吴王僚子也。射之矢，满把不能中，四马追之不能及。

注 史记，燕将攻下聊城，因保守之。齐将田单攻之，岁余不下。

注 怙亦恃也。

注 峙，止也。

注 挟，持也。

注 义从、八种并见西羌传。

注 胶亦固也。

注 玄，北海人，故云东州。

注 魏志，原字根矩，北海朱虚人也。与管宁俱以操尚称。

注 前书吴王濞、楚王戊、赵王遂、淄川王贤、济南王辟光、胶西王卬、胶东王雄渠，景帝*(二)** *年反，大将军条侯周亚夫将兵破之荥阳。

卓既迁都长安，天下饥乱，士大夫多不得其命。而公业家有余资，日引宾客高会倡乐，所赡救者甚觶。乃与何颙、荀攸共谋杀卓。事泄，颙等被执，公业脱身自武关走，东归袁术。术上以为扬州刺史。未至官，道卒，年四十一。

孔融字文举，鲁国人，孔子二十世孙也。七世祖霸，为元帝师，位至侍中。

父宙，太山都尉。

注 前书霸字次*(孺)**[儒]*，元帝师。解见孔昱传。

融幼有异才。年十岁，随父诣京师。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，不妄接士宾客，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，皆不得白。融欲观其人，故造膺门。

语门者曰：“我是李君通家子弟。”门者言之。膺请融，问曰：“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？”融曰：“然。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，而相师友，

则融与君累世通家。”觶坐莫不叹息。太中大夫陈炜后至，坐中以告炜。

炜曰：“夫人小而聪了，大未必奇。”融应声曰：“观君所言，将不早惠乎？”

膺大笑曰：“高明必为伟器。”

注 融家传曰：“兄弟七人，融第六，幼有自然之性。年四岁时，每与诸兄共食梨，融辄引小者。大人问其故，荅曰：‘我小儿，法当取小者。’由是宗族奇之。”

注 膺，颍川襄城人。融家传曰：“闻汉中李公清节直亮，意慕之，遂造公门。”

李固，汉中人，为太尉，与此传不同也。

注 家语曰：“孔子谓南宫敬叔曰：‘吾闻老柳博古而达今，通礼乐之源，明道德之归，即吾之师也。今将往矣。’遂至周，问礼于老柳焉。”

注 炜音于匄反。

年十三，丧父，哀悴过毁，扶而后起，州里归其孝。性好学，博涉多该览。

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，览为刊章下州郡，以名捕俭。

俭与融兄曜有旧，亡抵于曜，不遇。时融年十六，俭少之而不告。融见其有窘色，

谓曰：“兄虽在外，吾独不能为君主邪？”因留舍之。

后事泄，国相以下，密就掩捕，俭得脱走，遂并收曜、融送狱。二人未知所坐。融曰：“保纳舍藏者，融也，当坐之。”曜曰：“彼来求我，非弟之过，请甘其罪。”吏问其母，母曰：

“家事任长，妾当其辜。”一门争死，郡县疑不能决，乃上谳之。诏书竟坐曜焉。融由是显名，与平原陶丘洪、陈留边让齐声称。州郡礼命，皆不就。

注 刊，削也。谓削去告人姓名。

注 抵，归也。融家传“曜字文礼”也。

注 窘，迫也。

注 舍，止也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谏，请也，音宜杰反。”

辟司徒杨赐府。时隐核官僚之贪浊者，将加贬黜，融多举中官亲族。尚书畏迫内宠，召掾属诘责之。融陈对罪恶，言无阿挠。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，杨赐遣融奉谒贺进，不时通，融即夺谒还府，投劾而去。河南官属耻之，私遣剑客欲追杀融。客有言于进曰：“孔文举有重名，将军若造怨此人，则四方之士引领而去矣。不如因而礼之，可以示广于天下。”进然之，既拜而辟融，举高第，为侍御史。与中丞赵舍不同，托病归家。

注 挠，曲也，音乃孝反。

注 融家传曰：“客言于进曰：‘孔文举于时英雄特杰，譬诸物类，犹觜星之有北辰，百谷之有黍稷，天下莫不属目也。’”后辟司空掾，拜中军候。在职三日，迁虎贲中郎将。会董卓废立，融每因对答，辄有匡正之言。以忤卓旨，转为议郎。时黄巾寇数州，而北海最为贼冲，卓乃讽三府同举融为北海相。

融到郡，收合士民，起兵讲武，驰檄飞翰，引谋州郡。贼张饶等鬪于冀州还，融逆击，为饶所败，乃收散兵保朱虚县。稍复鸠集吏民为黄巾所误者男女四万余人，更置城邑，立学校，表显儒术，荐举贤良郑玄、彭璆、邴原等。郡人甄子然、临孝存知名早卒，融恨不及之，乃命配食县社。其余虽一介之善，莫不加礼焉。郡人无后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，

皆为棺具而敛葬之。

时黄巾复来侵暴，融乃出屯都昌，为贼管亥所围。融逼急，乃遣东莱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刘备。备惊曰：“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？”即遣兵三千救之，贼乃散走。

注 璆音巨秋反，又音求。

注 都昌，县，属北海郡，故城在今青州临朐县东北。

注 吴志，慈字子义，东莱人也。避事之辽东，北海相孔融闻而奇之，数遣人讯问其母，并致饷遗。时融为管亥所围，慈从辽东还，母谓之曰：“汝与孔北海未尝相见，至汝行后，瞻恤殷勤，过于故旧。今为贼所围，汝宜赴之。”慈单步见融，既而求救于刘备，得兵以解围焉。

时袁、曹方盛，而融无所协附。左丞祖者，称有意谋，劝融有所结纳。融知绍、操终图汉室，不欲与同，故怒而杀之。

融负其高气，志在靖难，而才篲意广，迄无成功。在郡六年，刘备表领青州刺史。建安元年，为袁谭所攻，自春至夏，战士所余裁数百人，流矢雨集，戈矛内接。融隐几读书，谈笑自若。城夜陷，乃奔东山，妻子为谭所虏。

注 迄，竟也。

注 隐，凭也。庄子曰：“南郭子綦隐几而坐。”

及献帝都许，征融为将作大匠，迁少府。每朝会访对，融辄引正定义，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。

注 说文云：“隶，附着。”

初，太傅马日磾奉使山东，及至淮南，数有意于袁术。术轻侮之，遂夺取其节，求去又不听，因欲逼为军帅。日磾深自恨，遂呕血而毙。及丧还，朝廷议欲加礼。

融乃独议曰：“日磾以上公之尊，秉鬣节之使，衔命直指，宁辑东夏，

而曲媚奸臣，为所牵率，章表署用，辄使首名，附下罔上，奸以事君。

昔国佐当晋军而不挠，宜僚临白刃而正色。王室大臣，岂得以见胁为辞！又袁术僭逆，非一朝一夕，日磾随从，周旋历岁。汉律与罪人交关三日已上，皆应知情。春秋鲁叔孙得臣卒，以不发扬襄仲之罪，贬不书日。

郑人讨幽公之乱，斲子家之棺。圣上哀矜旧臣，未忍追案，不宜加礼。”

朝廷从之。

注 三辅决录曰：“日磾字翁叔，马融之族子。少传融业，以才学进。与杨彪、卢植、蔡邕等典校中书，历位九卿，遂登台辅。”献帝春秋曰：“术从日磾借节观之，因夺不还，条军中十余人使促辟之。日磾谓术曰：‘卿先代诸公辟士云何？’

而言促之，谓公府掾可劫得乎？’从术求去，而术不遣，既以失节屈辱忧恚。”

注 直指，无屈挠也。前书有绣衣直指。

注 辑，和也。

注 所上章表及署补用，皆以日磾名为首也。

注 前书曰：“附下罔上者刑。”

注 左传叔向曰：“奸以事君者，吾所能御。”

注 公羊传曰：“曷之战，齐师大败。齐侯使国佐如师。

郟克曰：‘与我纪侯之甗，*(及)**[反]*鲁、卫之侵地，使耕者东西其亩，以萧同叔子为质，则吾舍子。’国佐曰：‘与我纪侯之甗，请诺。使反鲁、卫之侵，请诺。使耕者东西其亩，是则土齐也。萧同叔子者，齐君母也，齐君母犹晋君之母也，曰不可。请战，一战而不胜，请再战，再战而不胜，请三战，三战不胜，则齐国尽子之有也，何必萧同叔子为质！’揖而去之。”

注 楚白公胜欲为乱，谓石乞曰：“王卿士皆以五百人当之则可。”乞曰：“不可得也。”曰：“市南有熊相宜僚者，若得之，可以当五百人矣。”乃从白公而见之。与言，悦；告之故，辞；承之以剑，不动。事见左传。

注 公羊传曰：“叔孙得臣卒。”何休注曰：“不日者，知公子遂欲杀君，而为人臣知贼而不言，明当诛也。”公子遂即襄仲也。

注 左传：“郑子家卒，郑人讨幽公之乱，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。”杜预注曰：“斲薄其棺，不使从卿礼。”为其杀君故也。

时论者多欲复肉刑。融乃建议曰：“古者敦庞，善否不别，吏端刑清，

政无过失。百姓有罪，皆自取之。末世陵彊，风化坏乱，政挠其俗，法害其人。

故曰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而欲绳之以古刑，投之以残弃，非所谓与时消息者也。纣斲朝涉之胫，天下谓为无道。夫九牧之地，千八百君，

若各别一人，是下常有千八百纣也。求俗休和，弗可得已。且被刑之人，虑不念生，志在思死，类多趋恶，莫复归正。夙

沙乱齐，伊戾祸宋，赵高、英布，为世大患。不能止人遂为非也，适足绝人还为善耳。虽忠如鬻拳，信如卞和，智如孙臆，冤如巷伯，才如史迁，达如子政，一离刀锯，没世不齿。是太甲之思庸，穆公之霸秦，南睢之骨立，卫武之初筵，陈汤之都赖，[二〇]魏尚之守边，[二一]无所复施也。汉开改恶之路，凡为此也。故明德之君，远度深惟，弃短就长，不苟革其政者也。”

朝廷善之，卒不改焉。

注 左传楚申叔时曰：“人生敦庞。”杜预注：“庞，厚大也。”

注 端，直也。

注 残其支体而弃废之。

注 易曰：“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。”

注 尚书曰：“纣斲朝涉之胫。”孔安国注曰：“冬日见朝涉水者，谓其胫耐寒，斲而视之。”

注 前书贾山曰：“昔者周盖千八百国，以九州之人养千八百君也。”

注 左传曰，灵公废太子光，立公子牙，使高厚傅牙，夙沙卫为少傅。崔杼逆光而立之，是为庄公。庄公以夙沙卫易己，卫奔高唐以叛。

注 左传，楚客聘于晋，过宋，太子痤知之，请野享之。公使往，伊戾请从，遣之。至则欲用牲，加书征之，骋而告曰：“太子将为乱，既与楚客盟矣。”公使视之，则信有焉。公囚太子，太子缢死。公徐闻其无罪，乃亨伊戾。

注 史记，胡亥谓李斯曰：“高，故宫人也。”遂专信任之。后杀李斯，劫杀胡亥，卒亡秦也。前书，英布坐法黥，论

输骊山，亡之江中为鬻盗。及属项羽，常为先锋陷阵。后归汉，为九江王。谋反，诛之。

注 左传：“初，鬻拳强谏，楚子弗从。临之以兵，惧而从之。拳曰：‘吾惧君以兵，罪莫大焉。’遂自刎。楚人以为大阍。君子曰：‘鬻拳可谓爱君矣。谏以自纳于刑，刑犹不忘纳君于善。’”

注 韩子曰：“楚人和氏得璞玉于楚山之中，献之武王。武王使玉人相之，曰：‘石也。’王以和为谩己，刎其左足。及文王即位，和又奉其璞，玉人又曰：

‘石也。’又刎其右足。文王薨，成王即位，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，三日三夜，泣尽而继以血。王使玉人攻璞而得宝焉。”琴操曰：“荆王封和为陵阳侯，和辞不就而去。乃作怨歌曰：‘进宝得刑，足离分兮。去封立信，守休芸兮。

断者不续，岂不冤兮！”注 史记，孙臆与庞涓学兵法，涓事魏惠王为将军，自以能不及臆，阴使召臆，断其两足而黥之。臆后入齐，威王问兵法，以为师。魏与赵攻韩，齐使田忌将而往。庞涓闻，去韩而归。臆谓田忌曰：“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。军半至。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醪，明日为五万醪，明日为二万醪。”庞涓行三日，大喜曰：“我固知齐卒怯，入吾地三日，士卒亡者过半矣。”乃弃其步兵，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。孙子度其行，暮当至马陵。马陵道狭，旁多险阻，可伏兵，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“庞涓死于此木下”。于是令齐军曰：“善射者万弩，夹道而伏，期日莫见火举而俱发。”涓夜至斫木下，见白书，乃攒火烛之，读书未毕，齐军万弩俱发，魏军大乱相失。庞涓自知智穷兵败，遂自刎。曰：“遂成竖子之名矣。”

注 毛萇注诗云：“巷伯，内小臣也。掌王后之命于宫中，

故谓之巷伯。”

伯被谗将刑，寺人孟子伤而作诗，以刺幽王也。

注 李陵为匈奴败，马迁明陵当必立功以报汉，遂被下蚕室宫刑，后乃着史记。

注 刘向字子政。宣帝时，上言黄金可成。上令典尚方铸作事，费甚多，方不验，乃下吏，当死。上奇其材，得踰冬减论。班固云：“向博物洽闻，通达古今。”

注 国语“中刑用刀锯”也。

注 尚书：“太甲既立，不明，伊尹放诸桐。三年，复归于亳。思庸。”孔注曰：“念常道也。”

注 秦穆使孟明、白乙等伐郑，蹇叔谏，不从。晋襄公败诸崤，囚孟明等，后归之。穆公曰：“孤之罪也，夫子何罪！”复使为政，遂霸西戎。事见左传。

注 韩诗曰：“宾之初筵，卫武公饮酒悔过也。言宾客初就筵之时，宾主秩秩然，俱谨敬也。宾既醉止，载号载呶，不知其为恶也。”

注[二〇]前书，汤字子公。迁西域副校尉，矫制发诸国兵，斩郅支单于于都赖水上。

注[二一]文帝时，尚为云中守，坐上首虏差六级，下吏削爵。赵人冯唐为郎，为言文帝，赦尚复为云中守也。

是时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，多行僭伪，遂乃郊祀天地，拟斥乘舆。诏书班下其事。融上疏曰：“窃闻领荆州牧刘表桀逆放恣，所为不轨，至乃郊祭天地，拟仪社稷。虽昏僭恶极，罪不容诛，至于国体，宜且讳之。何者？万乘至重，天王至尊，身为圣躬，国为神器，陛级县远，禄位限绝，犹天之不可阶，日月之不可踰也。每有一竖臣，辄云图之，若形之

四方，非所以杜塞邪萌。愚谓虽有重戾，必宜隐忍。贾谊所谓‘掷鼠忌器’，盖谓此也。

是以齐兵次楚，唯责包茅；王师败绩，不书晋人。前以露袁术之罪，今复下刘表之事，是使跛牂欲窥高岸，天险可得而登也。案表跋扈，剑诛列侯，遏绝诏命，断盗贡篚，招呼元恶，以自营卫，专为髡逆，主萃渊藪。郤鼎在庙，章孰甚焉！桑落瓦解，其孰可见。臣愚以为宜隐郊祀之事，以崇国防。”

注 斥，指也。

注 体谓国家之大体也。

注 老子曰：“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。”

注 贾谊曰：“人主之尊譬如堂，髡臣如陛，髡庶如地。故陛乃九级上，廉远地则堂高也。”

注 论语曰：“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。”
“又曰：“仲尼如日月，无得而踰焉。”

注 形，见也。

注 前书贾谊曰：“里谚云‘欲投鼠而忌器’，此善谕也。鼠近于器，尚惮不投，恐伤其器，况乎贵臣之近主乎？”

注 左传，齐桓伐楚，责以“苞茅不入，王祭不供，无以缩酒”。杜预注曰：

“包，里束也。茅，菁茅也。束茅而灌之以酒，为缩酒也。”

注 公羊传：“成公元年秋，王师败绩于 戎。孰败之？盖晋败之。曷为不言晋败之？王者无敌，莫敢当也。”

注 史记李斯曰：“故城高五丈，而楼季不轻犯也；太山之高百仞，而跛牂牧其上。夫楼季而难五丈之限，岂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？峭渐之孰异也。”尔雅曰：“羊牝曰牂。”易曰：

“天险不可升，地险山川丘陵也。”

注 郑玄注仪礼曰：“筐，竹器如筐也。”书曰：“厥筐玄纁玃组。”

注 书曰：“今商王受亡道，为天下逋逃主，萃渊薮。”孔注曰：“天下罪人逃亡者，而纣为魁主，窟聚泉府薮泽也。”

注 左传：“取郟大鼎于宋，戊申纳于太庙。臧哀伯谏曰：‘君人者，昭德塞违，以临照百官，百官于是乎戒惧。郟鼎在庙，彰孰甚焉！’”郟鼎，郟国所作也。

注 诗曰：“桑之落矣，其黄而陨。”

五年，南阳王冯、东海王祗薨，帝伤其早歿，欲为修四时之祭，以访于融。

融对曰：“圣恩敦睦，感时增思，悼二王之灵，发哀愍之诏，稽度前典，以正礼制。窃观故事，前梁怀王、临江愍王、齐哀王、临淮怀王并薨无后，同产昆弟，即景、武、昭、明四帝是也，未闻前朝修立祭祀。若临时所施，则不列传记。臣愚以为诸在冲胤，圣慈哀悼，礼同成人，加以号谥者，宜称上恩，

祭祀礼毕，而后绝之。至于一岁之限，不合礼意，又违先帝已然之法，所未敢处。”

注 并献帝子。

注 梁怀王揖，景帝弟也，立十年薨。临江闵王荣，武帝兄也，为皇太子，四岁废为王，坐侵庙墺地自杀。齐怀王闳，武帝子，昭帝异母兄，立八年薨。

臣贤案：齐哀王，悼惠王之子，高帝之孙，非昭帝兄弟，当为怀王，作“哀”者误也。临淮公衡，明帝弟，建武十五年

立，未及进爵为王而薨。融家传及本传皆作“公”，此为“王”者，亦误也。

注 称音尺证反。

注 处犹安也。

初，曹操攻屠邺城，袁氏妇子多见侵略，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。融乃与操书，称“武王伐纣，以妲己赐周公”。

操不悟，后问出何经典。对曰：

“以今度之，想当然耳。”

后操讨乌桓，又嘲之曰：“大将军远征，萧条海外。昔肃慎不贡楛矢，

丁零盗苏武牛羊，可并案也。”

注 袁绍传，熙，绍之中子也。甄氏，中山无极人，汉太保甄邯后也。父逸，上蔡令。魏略曰：“熙出在幽州，甄氏侍姑，及邺城破，文帝入绍舍，后怖，伏姑膝上。帝令举头就视，见其颜色非凡。太祖闻其意，为迎取之。”

注 妲音丁未反，又音旦。纣之妃，有苏氏女也。纣用其言，毒虐觴庶。武王克殷，斩妲己头，县之于小白旗，以为纣之亡由此女也。出列女传也。

注 建安十二年也。

注 国语曰：“昔武王克商，通于九夷百蛮，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，其长尺有咫。”肃慎国记曰：“肃慎氏，其地在夫余国北，东滨大海。”魏略曰：“挹娄一名肃慎氏。”说文曰“楛，木也。今辽左有楛木，状如荆，叶如榆”也。

注 山海经曰：“北海之内，有丁零之国。”前书苏武使匈奴，单于徙北海上，丁零盗武牛羊，武遂穷厄也。

时年饥兵兴，操表制酒禁，融频书争之，多侮慢之辞。既见操雄诈渐着，数不能堪，故发辞偏宕，多致乖忤。又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，千里寰内，不以封建诸侯。操疑其所论建渐广，益惮之。然以融名重天下，外相容忍，而潜忌正议，虑鯁大业。山阳郗虑承望风旨，以微法奏免融官。因显明讎怨，操故书激厉融曰：“盖闻唐虞之朝，有克让之臣，故麟凤来而颂声作也。

后世德薄，犹有杀身为君，破家为国。及至其敝，睚眦之怨必讎，一餐之惠必报。故晁错念国，遭祸于袁盎；

屈平悼楚，受谮于椒、兰；彭宠倾乱，起自朱浮；邓禹威损，失于宗、冯。由此言之，喜怒怨爱，祸福所因，可不慎与！昔廉、蔺小国之臣，犹能相下；

寇、贾仓卒武夫，屈节崇好；光武不问伯升之怨；齐侯不疑射钩之虜。夫立大操者，岂累细故哉！往闻二君有执法之平，以为小介，当收旧好；而怨毒渐积，志相危害，闻之怵然，中夜而起。昔国家东迁，文举盛叹鸿豫名实相副，综达经学，出于郑玄，又明司马法，鸿豫亦称文举奇逸博闻，诚怪今者与始相违。孤与文举既非旧好，又于鸿豫亦无恩纪，然愿人之相美，不乐人之相伤，是以区区思协欢好。又知二君龕小所构，孤为人臣，进不能风化海内，退不能建德和人，然抚养战士，杀身为国，破浮华交会之徒，计有余矣。”

注 融集与操书云：“酒之为德久矣。古先哲王，类帝禋宗，和神定人，以济万国，非酒莫以也。故天垂酒星之耀，地列酒泉之郡，人着旨酒之德。尧不千钟，无以建太平。孔非百觚，无以堪上圣。樊哙解斗鸿门，非豕肩钟酒，无以奋其怒。赵之廝养，东迎其王，非引滹酒，无以激其气。高祖非醉斩白

蛇，无以畅其灵。景帝非醉幸唐姬，无以开中兴。袁盎非醇醪之力，无以脱其命。定国不酣饮一斛，无以决其法。故酈生以高阳酒徒，着功于汉；屈原不舖褐歠醢，取困于楚。由是观之，酒何负于政哉？”又书曰：“昨承训荅，陈二代之祸，及觶人之败，以酒亡者，实如来诲。虽然，徐偃王行仁义而亡，今令不绝仁义；

燕哱以让失社稷，今令不禁谦退；鲁因儒而损，今令不弃文学；夏、商亦以妇人失天下，今令不断婚姻。而将酒独急者，疑但惜谷耳，非以亡王为戒也。”

注 偏邪跌宕，不拘正理。

注 周礼：“方千里曰国畿，其外五百里侯畿。”郑玄注：“畿，限也。”

注 续汉书：“虑字鸿豫，山阳高平人，少受学于郑玄。虞浦江表传曰：“献帝尝时见虑及少府孔融。问融曰：‘鸿豫何所优长？’融曰：‘可与适道，未可与权。’虑举笏曰：‘融昔宰北海，政散人流，其权安在？’遂与融互相长短，以至不穆。曹操以书和解之。”虑从光禄勋迁御史大夫。

注 尚书曰，舜以伯禹为司空，禹让稷、契暨鯀陶。以益为朕虞，益让于朱虎、熊罴。以伯夷为秩宗，伯夷让于夔龙。

注 史记曰：“于是禹兴九韶之乐，致异物，凤皇来仪。”

注 若齐孟阳代君居默以待贼，西汉纪信乘黄屋诳楚之类也。

注 若要离焚妻子以徇吴，李通诛宗族以从汉之类也。

注 史记，范睢一餐之德必偿，睢鷓之怨必报。

注 景帝时，错为御史大夫，以诸侯国大，请削其土。吴楚七国反，以诛错为名。袁盎素与错不相善，盎乃进说，请斩错以谢七国，景帝遂斩错也。

注 屈平楚怀王时为三闾大夫。秦昭王使张仪谲诈怀王，令绝齐交，又诱请会武关，平谏，王不听其言，卒客死于秦。怀王子子椒、子兰谗之于襄王，而放逐之。见史记。

注 朱浮与宠不相能，数譖之光武，宠遂反。

注 邓禹征赤眉，令宗钦、冯愔守桐邑。二人争权相攻，遂杀钦，因反击禹。今流俗本“宗”误作“宋”也。

注 音余。

注 赵惠文王与秦昭王会龟池，归，拜蔺相如为上卿，位在廉颇右。颇曰；

“吾不忍为之下，必辱之。”相如每朝，常避之。颇闻之，肉袒负荆谢之，相与为刎颈之友。事见史记。

注 公子恚与桓公争立，管仲射桓公中钩。后桓公即位，以管仲为相也。

注 介犹蒂芥也。公法虽平，私情为蒂芥者也。

注 怩音舞。怩，失意貌也。

注 史记，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法。其法论田及兵之法也。

融报曰：“猥惠书教，告所不逮。融与鸿豫州里比郡，知之最早。虽尝陈其功美，欲以厚于见私，信于为国，不求其覆过掩恶，有罪望不坐也。前者黜退，欢欣受之。昔赵宣子朝登韩厥，夕被其戮，喜而求贺。况无彼人之功，而敢枉当官之平哉！忠非三闾，智非晁错，窃位为过，免罪为幸。乃使余论远闻，所以鼻惧也。朱、彭、寇、贾，为世壮士，爱恶相攻，能为国忧。

至于轻弱薄劣，犹昆虫之相齧，适足还害其身，诚无所至也。晋侯嘉其臣所争者大，而师旷以为不如心竞。性既弱

缓，与人无伤，虽出胯下之负，

榆次之辱，不知贬毁之于己，犹蚊虻之一过也。子产谓人心不相似，或矜执者，欲以取胜为荣，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，大炉不欲令酒酸也。至于屈谷巨瓢，坚而无窍，当以无用罪之耳。它者奉遵严教，不敢失坠。郗为故吏，融所推进。赵衰之拔郤穀，不轻公叔之升臣也。

知同其爱，训诲发中。虽懿伯之忌，犹不得念，况恃旧交，而欲自外于贤吏哉！辄布腹心，修好如初。苦言至意，终身诵之。”

注 猥，曲也。

注 山阳与鲁郡相邻比。

注 宣子，赵盾谥也。国语曰：“宣子言韩厥于灵公，以为司马。河曲之役，赵宣子使人以其乘车干行，韩厥执而戮之。觴咸曰：‘韩厥必不没矣。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车，其谁安之？’宣子召而礼之，谓诸大夫曰：‘二三子可以贺我矣。

吾举厥也，中吾，乃今知免于罪矣。’”注 即屈原也。掌王族三姓，曰昭、屈、景，故曰“三闾”。

注 夏小正云：“昆，觴也。”孙卿子曰：“昆虫亦有知。”

注 左传“秦伯之弟针如晋修成，叔向命召行人子员。行人子朱曰：‘朱也当御。’三云，叔向不应。子朱怒曰：‘班爵同，何以黜朱于朝？’抚即从之。叔向曰：‘秦晋不和久矣。今日之事，幸而集，晋国赖之；不集，三军暴骨。子员导二国之言无私，子常易之。奸以事君者，吾所能御也。’拂衣从之。人救之。

平公曰：‘晋其庶乎！吾臣之所争者大。’师旷曰：‘公室惧卑，臣不心竞而力争’”也。

注 韩信贫贱，淮阴少年侮之，令信出跨下。

注 史记，荆轲尝游榆次，与盖聂论斗，盖聂怒而目之，荆轲出去。

注 蚊音文。虻音盟。言蚊虻之暂过，未以为害。

注 左传曰，子产谓子皮曰：“人心不同，其如面焉，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？”

注 炉，累土为之，以居酒瓮，四边隆起，一面高如锻炉，故名炉。字或作“垆”。韩子曰：“宋人有沽酒者，斗榘甚平，遇客甚谨，为酒甚美，而酒不售，酒酸*(者)*。怪其故，问所知闾长者杨倩。*(二人)**[倩]*曰：‘汝狗猛耶？’曰：‘狗猛。’‘何故不售？’曰：‘人畏焉。’令孺子怀钱挈壶往沽，狗迎齧之，酒所以酸而不售。”

注 韩子曰：“齐有居士田仲，宋人屈谷往见之，曰：‘谷先生之义，不恃仰人而食。今谷有树瓠之法，坚如石，闻厚而无窍，愿献先生。’田仲曰：‘夫子徒谓我也。凡贵于树瓠者，为可以盛也。今厚而无窍，则不可以盛物，而任坚如石，则不可以割而斟，吾无以此瓠为也。’[曰：‘然，谷]将弃之。‘今仲不恃仰人而食，亦无益人国，亦坚瓠之类。’”

注 左传，晋文公谋元帅，赵衰曰：“郟穀可。”乃使郟穀将中军。

注 公叔文子，鞞大夫，其家臣名僎，行与文子同，升之于公，与之并为大夫。僎音士眷反，见论语。

注 言曹公与己同爱郟虑，故发于中心而训诲。

注 礼记 弓曰：“滕成公之丧，使子叔敬叔吊，子服惠伯为介。及郊，为懿伯之忌不入。惠伯曰：‘政也，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将公事。’遂入。”郑玄注曰：“懿伯，惠伯之叔父也。忌，怨也。”

注 贤吏谓虑也。

岁余，复拜太中大夫。性宽容少忌，好士，喜诱益后进。及退闲职，宾客日盈其门。常叹曰：“坐上客恒满，尊中酒不空，吾无忧矣。”与蔡邕素善，邕卒后，有虎贲士貌类于邕，融每酒酣，引与同坐，曰：“虽无老成人，且有典刑。”融闻人之善，若出诸己，言有可采，必演而成之，面告其短，而退称所长，荐达贤士，多所銜进，知而未言，以为己过，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。

注 太中大夫职在言议，故云闲职。

注 汉官典职仪曰：“虎贲中郎将，主武贲千五百人。”

注 诗大雅曰“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”也。

曹操既积嫌忌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，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：“少府孔融，昔在北海，见王室不静，而招合徒觶，欲规不轨，云‘我大圣之后，而见灭于宋，有天下者，何必卯金刀’。及与孙权使语，谤讪朝廷。又融为九列，不遵朝仪，秃巾微行，唐突宫掖。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于言，

云‘父之于子，当有何亲？论其本意，实为情欲发耳。子之于母，亦复奚为？

譬如寄物灿中，出则离矣’。既而与衡更相赞扬。衡谓融曰：‘仲尼不死。’融荅曰：‘颜回复生。’大逆不道，宜极重诛。”书奏，下狱弃市。时年五十六。

妻子皆被诛。

注 典略曰：“粹字文蔚，陈留人，少学于蔡邕。建安初，以高第擢拜尚书郎，后为军谋祭酒，与陈琳、阮瑀等典记室。融诛之后，人翬粹所作，无不嘉其才而忌其笔也。”

注 史记曰，鲁大夫孟厘子曰：“孔丘，圣人之后，灭于宋。”服虔注曰：“圣人谓商汤也。孔子六代祖孔父嘉为宋华督所杀，其子奔鲁也。”

注 讪音所谏反。讪谓谤毁也。苍颉篇曰：“讪，非也。”

注 谓不加赆。

注 跌荡，无仪检也。放，纵也。

注 说文曰：“灿，缶也。”字书曰：“灿似缶而高。”

初，女年七岁，男年九岁，以其幼弱得全，寄它舍。二子方奔澗，融被收而不动。左右曰：“父执而不起，何也？”荅曰：“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！”主人有遗肉汁，男渴而饮之。女曰：“今日之祸，岂得久活，何赖知肉味乎？”兄号泣而止。或言于曹操，遂尽杀之。及收至，谓兄曰：“若死者有知，得见父母，岂非至愿！”乃延颈就刑，颜色不变，莫不伤之。

初，京兆人脂习元升，与融相善，每戒融刚直。及被害，许下莫敢收者，习往抚尸曰：“文举舍我死，吾何用生为？”操闻大怒，将收习杀之，后得赦出。

注 魏略曰：“曹操为司空，威德日盛，融故以旧意书疏倨傲，习常责融令改节，融不从之。”

魏文帝深好融文辞，每叹曰：“杨、班俦也。”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，辄赏以金帛。所着诗、颂、碑文、论议、六言、策文、表、檄、教令、书记凡二十五篇。

文帝以习有栾布之节，加中散大夫。

注 前书曰：“栾布，梁人也，为梁王彭越大夫，使于齐，未反。汉诛越，梟首雒阳下，布还，奏事越头下，祠而哭之。”

论曰：昔谏大夫郑昌有言：“山有猛兽者，藜藿为之不采。是以孔父正色，不容弑虐之谋；平仲立朝，有纾盗齐之望。若夫文举之高志直情，其足以动义慙而忤雄心。故使移鼎之结，事隔于人存；代终之规，启机于身后也。夫严气正性，覆折而已。岂有员园委屈，可以每其生哉！慄慄焉，皜皜焉，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。”

注 宣帝时，司隶校尉盖宽饶以直言得罪，郑昌愍伤宽饶忠直忧国，以言事不当意，而为文吏所诋挫，故上书讼之。

注 公羊传曰：“孔父正色而立于朝，则人莫敢过而致难于其君者，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。”

注 纾音舒，解也，缓也。盗齐谓田常也。庄子曰：“田成子一旦弑齐君而盗其国。”左传，齐景公坐于路寝。公叹曰：“美哉室！其谁有此乎？”晏子对曰：

“如君之言，其陈氏乎？”公曰：“是可若何？”对曰：“唯礼可以已之。”

注 忤，逆也。

注 移鼎谓迁汉之鼎也。人存谓曹操身在不得篡位也。左传曰：“桀有昏德，鼎迁于商；商纣暴虐，鼎迁于周。”

注 代终谓代汉祚之终也。身后谓曹丕受禅也。

注 “园”即“刃”字，音五丸反。前书音义曰：“刃谓刃团无棱角也。”每，贪也。言宁正直以倾覆摧折，不能委曲

以贪生也。贾谊云：“品庶每生。”

注 懔懔言劲烈如秋霜也。皜皜言坚贞如白玉也。皜音古老反。

苟彧字文若，颍川颍阴人，朗陵令淑之孙也。父缙，为济南相。

缙畏惮宦官，乃为彧娶中常侍唐衡女。彧以少有才名，故得免于讥议。南阳何颙名知人，见彧而异之，曰：“王佐才也。”

注 袁宏汉纪“彧”作“郁”。

注 朗陵，县，属汝南郡，故城在今豫州朗山县西南。

注 缙音古本反。

注 典略曰：“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，公明不取，转以妻郁。”

中平六年，举孝廉，再迁亢父令。董卓之乱，弃官归乡里。同邵韩融时将宗亲千余家，避乱密西山中。彧谓父老曰：“颍川，四战之地也。天下有变，常为兵冲。密虽小固，不足以扞大难，宜亟避之。”乡人多怀土不能去。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，彧乃独将宗族从馥，留者后多为董卓将李傕所杀略焉。

注 亢父，*[县]*，属梁国，故城在今兖州任城县南。亢音刚，父音甫。

注 密县西山也。

注 四面通也。

注 亟音纪力反。

彧比至冀州，而袁绍已夺馥位，绍待彧以上宾之礼。彧明有意数，见汉室崩乱，每怀匡佐之义。时曹操在东郡，彧闻操有雄略，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。

初平二年，乃去绍从操。操与语大悦，曰：“吾子房也。”
“以为奋武司马，时年二十九。明年，又为操镇东司马。

注 数，计数也。

注 比之张良。

兴平元年，操东击陶谦，使彧守甄城，任以留事。会张邈、陈宫以兖州反操，而潜迎吕布。布既至，诸城悉应之。邈乃使人谲彧曰：“吕将军来助曹使君击陶谦，宜亟供军实。”彧知邈有变，即勒兵设备，故邈计不行。豫州刺史郭贡率兵数万来到城下，求见彧。彧将往，东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。

曰：“何知贡不与吕布同谋，而轻欲见之。今君为一州之镇，往必危也。”彧曰：

“贡与邈等分非素结，今来速者，计必未定，及其犹豫，宜时说之，纵不为用，可使中立。若先怀疑嫌，彼将怒而成谋，不如往也。”贡既见彧无惧意，知城不可攻，遂引而去。彧乃使程昱说范、东阿，使固其守，卒全三城以待操焉。

注 县名，属济阴郡，今濮州县也。“甄”今作“鄆”，音绢。

注 典略“宫字公台，东郡人。刚直烈壮，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联结”也。

注 譎，诈也。

注 魏志曰：“惇字符让，沛国人。”

注 不令其有去就也。

注 魏志：“昱字仲德，东郡东阿人。”范，县，属东郡，今濮阳县也。东阿，县，属东郡，今济州县也。

注 三城谓甄、范、东阿也。

二年，陶谦死，操欲遂取徐州，还定吕布。彧谏曰：“昔高祖保关中，光武据河内，皆深根固本，以制天下。进可以胜敌，退足以坚守，故虽有困败，而终济大业。将军本以兖州首事，故能平定山东，此实天下之要地，而将军之关河也。若不先定之，根本将何寄乎？宜急分讨陈宫，使虏不得西顾，乘其闲而收熟麦，约食穰谷，以资一举，则吕布不足破也。今舍之而东，未见其便。”

多留兵则力不胜敌，少留兵则后不足固。布乘虚寇暴，震动人心，纵数城或全，其余非复己有，则将军尚安归乎？且前讨徐州，威罚实行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，必人自为守。就能破之，尚不可保。彼若惧而相结，共为表里，坚壁清野，以待将军，将军攻之不拔，掠之无获，不出一旬，则十万之众未战而自困矣。夫事固有弃彼取此，以权一时之执，愿将军虑焉。”操于是大收熟麦，复与布战。

布败走，因分定诸县，兖州遂平。

注 高祖距项羽，常留萧何守关中。

注 曹操初从东郡守鲍信等迎领兖州牧，遂进兵破黄巾等，故能平定山东也。

建安元年，献帝自河东还洛阳，操议欲奉迎车驾，徙都于许。觴多以山东未定，韩暹、杨奉负功恣睢，未可卒制。彧乃劝操曰：“昔晋文公纳周襄王，而诸侯景从；汉高祖为义帝缟素，而天下归心。自天子蒙尘，将军首唱义兵，徒以山东扰乱，未遑远赴，虽御难于外，乃心无不在王室。今銮驾旋轸，东京榛芜，义士有存本之思，兆人怀感旧之哀。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，大顺也；秉至公以服天下，大略也；扶弘义以致英俊，大德也。四方虽有逆节，其何能为？韩暹、杨奉，安足恤哉！若不时定，使豪桀生心，后虽为虑，亦无及矣。”操从之。

注 恣睢，肆怒貌。睢音火季反，又火佳反。史记：“盗跖日杀不辜，暴戾恣睢。”

注 左传，卜偃言于晋侯曰：“求诸侯莫如勤王，诸侯信之，且大义也。”晋侯以左师逆王，王入于王城，取太叔于温，杀之于隰城，遂定霸业，天下服从也。

注 项羽杀义帝于郴，高祖为义帝发丧。高祖大哭，发使告诸侯曰：“天下共立义帝，北面事之。今项羽放杀义帝，大逆无道，寡人亲为发丧，兵皆缟素。”

注 蒙，冒也。左传臧文仲曰：“天子蒙尘于外，敢不奔问官守。”

注 尚书曰：“虽尔身在外，乃心无不在王室。”乃，汝也。

注 郑玄注周礼曰：“轸，輿后横木也。”

及帝都许，以彧为侍中，守尚书令。操每征伐在外，其军国之事，皆与彧筹焉。

彧又进操计谋之士从子攸，及钟繇、郭嘉、陈羸、杜袭、司马懿、戏志才等，皆称其举。唯严象为杨州，韦康为凉州，后并负败焉。

注 魏志，荀攸字公达。太祖素闻攸名，与语大悦，谓彧曰：“公达非常人，吾得与计事，天下当何忧哉？”

注 魏志，嘉字奉孝，颍川人也。戏志才，筹画士也，太祖甚器之，早卒。

太祖与彧书曰：“自志才亡后，莫可与计事者。汝、颖固多奇士，谁可以继之？”

彧荐嘉，召见论天下事，太祖曰：“使孤成大业者，必此人也。”

注 袭字子绪，颍川人。荀彧荐袭，太祖以为丞相军谋祭酒，魏国建，为侍中。

注 懿字仲达，即晋宣帝。

注 三辅决录曰：“象字文则，京兆人。少聪博有胆智，为杨州刺史。后为孙策庐江太守李术所杀。”

注 康字符将，京兆人。父端，从凉州牧征为太仆，康代为凉州刺史，时人荣之。后为马超所围，坚守历时，救军不至，遂为超所杀。

袁绍既兼河朔之地，有骄气。而操败于张绣，绍与操书甚倨。操大怒，欲先攻之，而患力不敌，以谋于彧。彧量绍虽强，终为操所制，乃说先取吕布，然后图绍，操从之。三年，遂擒吕布，定徐州。

注 魏志，张绣在南阳降，既而悔之，而复反。操与战，

军败为流矢所中。

注 陈琳为绍作檄书曰：“操祖父腾鬻鬻放横，父嵩乞弃携养，操赘阉遗丑。”

并倨慢之词也。

五年，袁绍率大觝以攻许，操与相距。绍甲兵甚盛，议者咸怀惶惧。少府孔融谓彧曰：

“袁绍地广兵强，田丰、许攸智计之士为其谋，审配、逢纪尽忠之臣任其事，颜良、文丑勇冠三军，统其兵，殆难克乎？”彧曰：“绍兵虽多而法不整，田丰刚而犯上，许攸贪而不正，审配专而无谋，逢纪果而自用，颜良、文丑匹夫之勇，可一战而擒也。”后皆如彧之筹，事在袁绍传。

注 先贤行状：“丰字符皓，钜鹿人。天姿缜杰，权略多奇。”许攸字子远。

注 配字正南，魏郡人。忠烈慷慨，有不可犯之色。绍领冀州，委配腹心之任。英雄记曰：“纪字符图。初，绍去董卓，与许攸及纪俱诣冀州，绍以纪聪达有计策，甚信之。”

操保官度，与绍连战，虽胜而军粮方尽，*[书]*与彧议，欲还许以致绍师。

彧报曰：“今谷食虽少，未若楚汉在荥阳、成鯨闲也。是时刘项莫肯先退者，以为先退则孰屈也。公以十分居一之觝，画地而守之，搯其喉而不得进，已半年矣。情见孰竭，必将有变，此用奇之时，不可失也。”操从之，乃坚壁持之。遂以奇兵破绍，绍退走。封彧万岁亭侯，邑一千户。

注 官度，即古之鸿沟也。于荥阳下引河东南流，其所保处在今郑州中牟县北官度口是也。

注 致犹至也。兵法曰：“善战者，致人不致于人。”

注 高祖与项羽于荥阳、成鯨闲，久相持不决，后羽请鸿沟以西为汉而退，高祖遂乘羽，败之垓下，追杀之。

注 言与绍觝寡相悬也。

注 言画地作限隔也。邹阳曰：“画地而不敢犯。”

注 搯音厄。搯谓捉持之也。

六年，操以绍新破，未能为患，但欲留兵鞭之，自欲南征刘表，以计问彧。彧对曰：“绍既新败，觝惧人扰，今不因而定之，而欲远兵江汉，若绍收离纠散，乘虚以出，则公之事去矣。”操乃止。

注 纠，合也。

九年，操拔邺，自领冀州牧。有说操宜复置九州者，以为冀部所统既广，则天下易服。操将从之。彧言曰：“今若依古制，是为冀州所统，悉有河东、冯翊、扶风、西河、幽、并之地也。公前屠邺城，海内震骇，各惧不得保其土宇，守其兵觝。今若一处被侵，必谓以次见夺，人心易动，若一旦生变，天下未可图也。愿公先定河北，然后修复旧京，南临楚郢，责王贡之不入。天下咸知公意，则人人自安。须海内大定，乃议古制，此社稷长久之利也。”操报曰：“微足下之相难，所失多矣！”遂寝九州议。

十二年，操上书表彧曰：“昔袁绍作逆，连兵官度，时觝寡粮单，图欲还许。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，远恢进讨之略，

起发臣心，革易愚虑，坚营固守，徼其军实，遂摧扑大寇，济危以安。绍既破败，臣粮亦尽，将舍河北之规，改就荆南之策。彧复备陈得失，用移臣议，故得反旆冀土，克平四州。

向使臣退军官度，绍必鼓行而前，敌人怀利以自百，臣觴怯沮以丧气，有必败之形，无一捷之执。复若南征刘表，委弃兖、豫，饥军深入，踰越江、沔，

利既难要，将失本据。而彧建二策，以亡为存，以祸为福，谋殊功异，臣所不及。是故先帝贵指纵之功，薄搏获之赏；古人尚帷幄之规，下攻拔之力。

原其绩嗟，足享高爵。而海内未喻其状，所受不侔其功，臣诚惜之。乞重平议，增畴户邑。”彧深辞让。操譬之曰：“昔介子推有言：‘窃人之财，犹谓之盗。’况君奇谋拔出，兴亡所系，可专有之邪？”

虽慕鲁连飡高之结，将为圣人达节之义乎！”于是增封千户，并前二千户。又欲授以正司，彧使荀攸深自陈让，至于十数，乃止。操将伐刘表，问彧所策。彧曰：“今华夏以平，荆、汉知亡矣，可声出宛、叶而闲行轻进，以掩其不意。”操从之。会表病死。

注 恢，大也。

注 徼，邀也，音古尧反。

注 左传：“南辕反旆。”杜预曰：“军门前大旗。”

注 谓冀、青、幽、并也。

注 鼓行谓鸣鼓而行，言无所畏也。

注 各规利，人百其勇也。

注 沮，止也。

注 捷，胜也。

注 沔即汉水也。孔安国曰：“汉上为沔。”

注 搏，击也。高祖既杀项羽，论功行封，以萧何为最，功臣多不服。高祖曰：“诸君知猎乎？夫猎追杀兽者，狗也，而发纵指示兽者，人也。诸君徒能追得兽耳，功狗也。至如萧何，发*(纵)*指示，功人也。”“纵”或作“踪”，两通。

注 张良未尝有战斗功，高帝曰：“运策帷幄中，决胜千里外，子房功也。”

自择齐三万户以封之。

注 侔，等也。

注 前书曰：“复其后代，畴其爵邑。”音义曰：“畴，等也，使其后常与先人等也。”

注 左传介子推，晋文公臣。

注 操不专功，欲分之于彧也。

注 史记曰，赵欲尊秦为帝，鲁连止之，平原君乃欲封鲁连。连笑曰：“所贵于天下之士，为人排患释难解纷而无取也。即有取者，是商贾之士也，而连不忍为也。”

注 左传曰：“圣达节，次守节。”

注 彧先守尚书令，今欲正除也。

注 魏志，操如彧计，表子琮以州逆降。

十七年，董昭等欲共进操爵国公，九锡备物，密以访彧。彧曰“曹公本兴义兵，以匡振汉朝，虽勋庸崇着，犹秉忠贞之节。君子爱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”事遂寝。操心不能平。会南征孙权，表请彧劳军于谯，因表留彧曰：

“臣闻古之遣将，上设监督之重，下建副二之任，所以尊严国命，谋而鲜过者也。臣今当济江，奉辞伐罪，宜有大使肃将王命。文武并用，自古有之。使持节侍中守尚书令万岁

亭侯彧，国之*(望)**[重]*臣，德洽华夏，既停军所次，便宜与臣俱进，宣示国命，威怀丑虏。军礼尚速，不及先请，臣辄留彧，依以为重。”书奏，帝从之，遂以彧为侍中、光禄大夫，持节，参丞相军事。至濡须，彧病留寿春，操馈之食，发视，乃空器也，于是饮药而卒。时年五十。帝哀惜之，祖曰为之废燕乐。谥曰敬侯。明年，操遂称魏公云。

注 昭字公仁，济阴人也。

注 礼含文嘉曰：“九锡一曰车马，二曰衣服，三曰乐器，四曰朱户，五曰纳陛，六曰虎贲百人，七曰斧钺，八曰弓矢，九曰秬鬯，谓之九锡。锡，与也，九锡皆如其德。”左传曰：“分鲁公以大路大旗，夏后氏之璜，封父之繁弱，祝宗卜史，备物典策。”

注 礼记曰“君子之爱人也以德，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”也。

注 史记，齐景公以田穰苴为将军，扞燕。苴曰：“臣素卑贱，擢之闾伍之中，加之大夫之上，士卒未附，百姓不信，权轻，愿得君之宠臣，国之所尊，以监军，乃可。”景公许之，使庄贾往。即监督之义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谋而鲜过，惠训不倦。”

注 濡须，水名也，在今和州历阳县西南。吴录曰：“孙权闻操来，夹水立坞，状如偃月，以相拒，月余乃退。”

注 寿春，县，属淮南郡，今寿州郡也。

注 献帝春秋，董承之诛，伏后与父完书，言司空杀董承，帝方为报怨。完得书以示彧，彧恶之，隐而不言。完以示其妻弟樊普，普封以呈太祖，太祖阴为之备。彧恐事觉，欲自发之，因求使至邺，劝太祖以女配帝。太祖曰：“今朝廷有伏后，吾

女何得配上？”彧曰：“伏后无子，性又凶邪，往尝与父书，言词丑恶，可因此废也。”太祖曰：“卿昔何不道之？”彧阳惊曰：“昔已尝为公言也。”太祖曰：“此岂小事，而吾忘之！”太祖以此恨彧，而外含容之。至董昭建魏公议，彧意不同，欲言之于太祖，乃赍玺书犒军，饮餼礼毕，彧请问，太祖知彧欲言，揖而遣之，遂不得。留之，卒于寿春。

注 祖日谓祭祖神之日，因为燕乐也。风俗通曰：“共工氏子曰修，好远游，祀以为祖神。汉以午日祖。”

论曰：自迁帝西京，山东腾沸，天下之命倒县矣。荀君乃越河、冀，闲关以从曹氏。察其定举措，立言策，崇明王略，以急国艰，岂云因乱假义，以就违正之谋乎？诚仁为己任，期纾民于仓卒也。及阻董昭之议，以致非命，岂数也夫！世言荀君者，通塞或过矣。常以为中贤以下，道无求备，智筭有所研筮，原始未必要末。斯理之不可全诘者也。夫以鞭赐之贤，一说而毙两国。彼非薄于仁而欲之，盖有全必有丧也，斯又功之不兼者也。方时运之屯遭，非雄才无以济其溺，功高势强，则皇器自移矣。此又时之不可并也。盖取其归正而已，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。

注 诗曰：“百川沸腾。”

注 赵岐注孟子曰：“倒县犹困苦也。”

注 闲关犹展转也。

注 措，置也。

注 言彧本心不背汉也，注 纾，缓也，音舒。

注 两国谓齐与吴也。端木赐字子贡，鲁人也。田常欲伐鲁，仲尼令出使劝田常伐吴，常许之。赐又至吴，请夫差伐齐。

又之越，说句践将兵助吴。又之晋，说以兵待吴伐齐之弊。吴既胜齐，与晋争强，晋果败吴，越袭其后，遂杀夫差。故子贡一出，存鲁，乱齐，破吴，强晋，霸越。

注 子贡不欲违仁义而致晋，但其事不兼济也。言彧岂愿强曹氏令代汉哉？

事不得已也。

注 易曰：“屯如遭如。”遭音竹连反。

注 谓魏太祖功业大而神器自归也。

赞曰：公业称豪，骏声升腾。权诡时偃，挥金僚朋。北海天逸，音情顿挫。越俗易惊，孤音少和。直轡安归，高谋谁佐？彧之有弼，诚感国疾。功申运改，结疑心一。

注 谓诡辞以对卓。

注 挥，散也。

注 逸，纵也。顿挫犹抑扬也。

注 直轡，直道也。言其道无所归，谋谟之高欲谁佐也。

注 结若可疑，心如一心。

后汉书卷七十一

皇甫嵩朱铄列传 第六十一

皇甫嵩字义真，安定朝那人，度辽将军规之兄子也。父节，鴈门太守。嵩少有文武志介，好诗书，习弓马。初举孝廉、茂才。太尉陈蕃、大将军窦武连辟，并不到。灵帝公车征为议郎，迁北地太守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举孝廉为郎中，迁霸陵、临汾令，以父丧遂去官。”

初，钜鹿张角自称“大贤良师”，奉事黄老道，畜养弟子，跪拜首过，

符水咒说以疗病，病者颇愈，百姓信向之。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，以善道教化天下，转相诳惑。十余年闲，觭徒数十万，连结郡国，自青、徐、幽、冀、荆、杨、兖、豫八州之人，莫不毕应。遂置三十六方。方犹将军号也。大方万余人，小方六七千，各立渠帅。讹言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”。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，皆作“甲子”字。中平元年，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、杨数万人，期会发于邺。元义数往来京师，以中常侍封谥、徐奉等为内应，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。未及作乱，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，

于是车裂元义于洛阳。灵帝以周章下三公、司隶，使钩盾令周斌将三府掾属，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，诛杀千余人，推考冀州，逐捕角等。角等知事已露，晨夜驰敕诸方，一时俱起。皆着黄巾为标识，时人谓之“黄巾”，亦名为“蛾贼”。

杀人以祠天。角称“天公将军”，角弟宝称“地公将军”，宝弟梁称“人公将军”，所在燔烧官府，劫略聚邑，州郡失据，长吏多逃亡。旬日之闲，天下向应，京师震动。

注 “良”或作“郎”。

注 首音式受反。

注 帜音尺志反，又音试。

注 蛾音鱼绮反，即“蚊”字也。谕贼觶多，故以为名。

诏敕州郡修理攻守，简练器械，自函谷、大谷、广城、伊阙、轘辕、旋门、孟津、小平津诸关，并置都尉。召髡臣会议。嵩以为宜解党禁，益出中藏钱、西园厩马，以班军士。帝从之。于是发天下精兵，博选将帅，以嵩为左中郎将，持节，与右中郎将朱铄，共发五校、三河骑士及募精勇，合四万余人，嵩、铄各统一军，共讨颍川黄巾。

注 大谷、轘辕在洛阳东南，旋门在汜水之西。

铄前与贼波才战，战败，嵩因进保长社。波才引大觶围城，嵩兵少，军人皆恐，乃召军吏谓曰：“兵有奇变，不在觶寡。

今贼依草结营，易为风火。若因夜纵烧，必大惊乱。吾出兵击之，四面俱合，田单之功可成也。”其夕遂大风，嵩乃约敕军士皆束苜乘城，使锐士闲出围外，纵火大呼，城上举燎应之，嵩因鼓而奔其陈，贼惊乱奔走。会帝遣骑都尉曹操将兵

适至，嵩、操与朱铄合兵更战，大破之，斩首数万级。封嵩都乡侯。嵩、铄乘胜进讨汝南、陈国黄巾，追波才于阳翟，击彭脱于西华，并破之。余贼降散，三郡悉平。

注 孙子兵法曰：“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者也。故善出奇，无穷如天地，无竭如江海。战势不过奇正。奇正之变，不可胜也。”

注 田单为齐将，守即墨城。燕师攻城，田单取牛千头，衣以五采，束矛盾于其角，系火于其尾，穿城而出，城上大噪，燕师大败。事见史记。

注 莒音巨。说文云：“束苇烧之。”

注 西华，县，属汝南。

又进击东郡黄巾卜己于仓亭，生禽卜己，斩首七千余级。时北中郎将卢植及东中郎将董卓讨张角，并无功而还，乃诏嵩进兵讨之。嵩与角弟梁战于广宗。

梁觭精勇，嵩不能克。明日，乃闭营休士，以观其变。知贼意稍懈，乃潜夜勒兵，鸡鸣驰赴其陈，战至晡时，大破之，斩梁，获首三万级，赴河死者五万许人，焚烧车重三万余两，悉虏其妇子，系获甚觭。角先已病死，乃剖棺戮尸，传首京师。

注 今贝州宗城县。

嵩复与钜鹿太守冯翊郭典攻角弟宝于下曲阳，又斩之。首获十余万人，筑京观于城南。即拜嵩为左车骑将军，领冀州牧，封槐里侯，食槐里、美阳两县，合八千户。

注 杜元凯注左传曰：“积尸封土于其上，谓之京观。”

注 并属扶风。

以黄巾既平，故改年为中平。嵩奏请冀州一年田租，以贍饥民，帝从之。百姓歌曰：“天下大乱兮市为墟，母不保子兮妻失夫，赖得皇甫兮复安居。”嵩温恤士卒，甚得觴情，每军行顿止，须营幔修立，然后就舍帐。军士皆食，*(尔)**[己]*乃尝饭。吏有因事受赂者，嵩更以钱物赐之，吏怀畏，或至自杀。

嵩既破黄巾，威震天下，而朝政日乱，海内虚困。故信都令汉阳阎忠干说嵩曰：

“难得而易失者，时也；时至不旋踵者，几也。故圣人顺时以动，智者因几以发。今将军遭难得之运，蹈易骇之机，而践运不抚，临机不发，将何以保大名乎？”嵩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忠曰：“天道无亲，百姓与能。今将军受钺于暮春，收功于未冬。兵动若神，谋不再计，摧强易于折枯，消坚甚于汤雪，旬月之闲，神兵电埽，封尸刻石，南向以报，威德震本朝，风声驰海外，虽汤武之举，未有高将军者也。今身建不赏之功，体兼高人之德，而北面庸主，何以求安乎？”嵩曰：“夙夜在公，心不忘忠，何故不安？”

忠曰：“不然。昔韩信不忍一餐之遇，而弃三分之业，利剑已揣其喉，方发悔毒之叹者，机失而谋乖也。今主上执弱于刘、项，将军权重于淮阴，指撝足以振风云，叱筦可以兴雷电。赫然奋发，因危抵颓，崇恩以绥先附，振武以临后服，征冀方之士，动七州之觴，羽檄先驰于前，大军响振于后，蹈流漳河，饮马孟津，诛阉官之罪，除髡凶之积，虽僮儿可使奋拳以致力，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，况厉熊罴之卒，因迅风之执

哉！功业已就，天下已顺，然后请呼上帝，示以天命，混齐六合，南面称制，移宝器于将兴，推亡汉于已坠，实神机之至会，风发之良时也。夫既朽不雕，衰世难佐。若欲辅难佐之朝，雕朽败之木，是犹逆蹊走丸，迎风纵棹，岂云易哉？且今竖宦髡居，同恶如市，上命不行，权归近习，昏主之下，难以久居，不赏之功，谗人侧目，如不早图，后悔无及。”嵩惧曰：“非常之谋，不施于有常之执。创图大功，岂庸才所致。黄巾细孽，敌非秦、项，新结易散，难以济业。且人未忘主，天不佑逆。若虚造不冀之功，以速朝夕之祸，孰与委忠本朝，守其臣节。虽云多谗，不过放废，犹有令名，死且不朽。反常之论，所不敢闻。”忠知计不用，因亡去。

注 干谓冒进。

注 老子曰：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”易曰：“人谋鬼谋，百姓与能。”淮南子曰：“凡命将，主亲授钺，曰：‘从此上至天，将军制之。’”注 前书，项羽使武涉说韩信，信曰：“汉王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，背之不祥。”

又蒯通说信，令信背汉，参分天下，鼎足而立。信曰：“汉王遇我厚，岂可背之哉？”后信谋反，为吕后所执，叹曰：“吾不用蒯通计，为女子所诈，岂非天哉！”

注 “搗”即“麾”字，古通用。叱筮，怒声也。

注 抵音纸。抵，击也。

注 宝器犹神器也，谓天位也。

注 左氏传韩宣子曰：“同恶相求，如市贾焉。”

注 史记范蠡曰：“大名之下，难以久居。”

注 二句皆左传之辞。

注 英雄记曰：“梁州贼王国等起兵，劫忠为主，统三十

六*(郡)**[部]*，号‘车骑将军’。忠感慨发病死。”

会边章、韩遂作乱陇右，明年春，诏嵩回镇长安，以卫园陵。章等遂复入寇三辅，使嵩因讨之。

初，嵩讨张角，路由邟，见中常侍赵忠舍宅踰制，乃奏没入之。又中常侍张让私求钱五千万，嵩不与，二人由此为憾，奏嵩连战无功，所费者多。其秋征还，收左车骑将军印绶，削户六千，更封都乡侯，二千户。

五年，*(梁)**[凉]*州贼王国围陈仓，复拜嵩为左将军，督前将军董卓，各率二万人拒之。卓欲速进赴陈仓，嵩不听。卓曰：“智者不后时，勇者不留决。速救则城全，不救则城灭，全灭之孰，在于此也。”嵩曰：“不然。百战百胜，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。是以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不可胜在我，可胜在彼。

彼守不足，我攻有余。有余者动于九天之上，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。

今陈仓虽小，城守固备，非九地之陷也。王国虽强，而攻我之所不救，非九天之孰也。夫孰非九天，攻者受害；陷非九地，守者不拔。国今已陷受害之地，而陈仓保不拔之城，我可不烦兵动觶，而取全胜之功，将何救焉！”遂不听。

王国围陈仓，自冬迄春，八十余日，城坚守固，竟不能拔。贼觶疲敝，果自解去。嵩进兵击之。卓曰：“不可。兵法，穷寇勿*(迫)**[追]*，归觶勿*(追)**[迫]*。

今我追国，是迫归觶，追穷寇也。困兽犹斗，蜂虿有毒，况大觶乎！”

嵩曰：“不然。前吾不击，避其锐也。今而击之，待其衰也。所击疲师，非归觶也。国觶且走，莫有斗志。以整击乱，

非穷寇也。”遂独进击之，使卓为后拒。

连战大破之，斩首万余级，国走而死。卓大舅恨，由是忌嵩。

注 孙子之文。

注 孙子兵法曰：“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，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。”玄女三宫战法曰：“行兵之道，天地之宝。九天九地，各有表里。九天之上，六甲子也。

九地之下，六癸酉也。子能顺之，万全可保。”

注 司马兵法之言。

注 皆左氏传文。

明年，卓拜为并州牧，诏使以兵委嵩，卓不从。嵩从子郃时在军中，说嵩曰：“本朝失政，天下倒悬，能安危定倾者，唯大人与董卓耳。今怨隙已结，孰不俱存。卓被诏委兵，而上书自请，此逆命也。又以京师昏乱，踌躇不进，此怀奸也。且其凶戾无亲，将士不附。大人今为元帅，杖国威以讨之，上显忠义，下除凶害，此桓文之事也。”嵩曰：“专命虽罪，专诛亦有责也。不如显奏其事，使朝廷裁之。”于是上书以闻。帝让卓，卓又增怨于嵩。及后秉政，初平元年，乃征嵩为城门校尉，因欲杀之。嵩将行，长史梁衍说曰：“汉室微弱，阉竖乱朝，董卓虽诛之，而不能尽忠于国，遂复寇掠京邑，废立从意。今征将军，大则危祸，小则困辱。今卓在洛阳，天子来西，以将军之觮，精兵三万，迎接至尊，奉令讨逆，发命海内，征兵髡帅，袁氏逼其东，将军迫其西，此成禽也。”嵩不从，遂就征。有司承旨，奏嵩下吏，将遂诛之。

注 郗音历。

注 春秋左氏传曰：“稟命则不威，专命则不孝。”

嵩子坚寿与卓素善，自长安亡走洛阳，归投于卓。卓方置酒欢会，坚寿直前质让，责以大义，叩头流涕。坐者感动，皆离席请之。卓乃起，牵与共坐。

使免嵩囚，复拜嵩议郎，迁御史中丞。及卓还长安，公卿百官迎谒道次。卓风令御史中丞已下皆拜以屈嵩，既而抵手言曰：“义真耨未乎？”嵩笑而谢之，卓乃解释。

注 质，正也。

注 风音讽，谓讽动也。

注 耨音服。说文曰：“耨牛乘马。”“耨”，即古“服”字也，今河朔人犹有此言，音备。

注 献帝春秋曰：“初卓为前将军，嵩为左将军，俱征边章、韩遂，争雄。及嵩拜车下，卓曰：‘可以服未？’嵩曰：‘安知明公乃至于是？’卓曰：‘鸿鹄固有远志，但燕雀自不知耳。’嵩曰：‘昔与明公俱为鸿鹄，但明公今日变为凤皇耳。’”及卓被诛，以嵩为征西将军，又迁车骑将军。其年秋，拜太尉，冬，以流星策免。复拜光禄大夫，迁太常。寻李傕作乱，嵩亦病卒，赠骠骑将军印绶，拜家一人为郎。

注 续汉书曰以日有重珥免。

嵩为人爱慎尽勤，前后上表陈谏有补益者五百余事，皆手书毁草，不宣于外。

又折节下士，门无留客。时人皆称而附之。

注 言汲引之速。

坚寿亦显名，后为侍中，辞不拜，病卒。

朱铄字公伟，会稽上虞人也。少孤，母尝贩缿为业。铄以孝养致名，为县门下书佐，好义轻财，乡闾敬之。时同郡周规辟公府，当行，假郡库钱百万，以为冠帻费，而后仓卒督责，规家贫无以备，铄乃窃母缿帛，为规解对。母既失产业，深恚责之。铄曰：“小损当大益，初贫后富，必然理也。”

注 规被录占对，铄为备钱以解其事。

本县长山阳度尚见而奇之，荐于太守韦毅，稍历郡职。后太守尹端以铄为主簿。

熹平二年，端坐讨贼许昭失利，为州所奏，罪应弃市。铄乃羸服闲行，轻赍数百金到京师，赂主章吏，遂得刊定州奏，故端得输作左校。端喜于降免而不知其由，铄亦终无所言。

后太守徐珪举铄孝廉，再迁除兰陵令，政有异能，为东海相所表。会交址部髡贼并起，牧守採弱不能禁。又交址贼梁龙等万余人，与南海太守孔芝反叛，攻破郡县。光和元年，即拜铄交址刺史，令过本郡简募家兵及所调，合五千人，分从两道而入。既到州界，按甲不前，先遣使诣郡，观贼虚实，宣扬威德，以震动其心；既而与七郡兵俱进逼之，遂斩梁龙，降者数万人，旬月尽定。以功封都亭侯，千五百户，赐黄金五十斤，征为谏议大夫。

注 家兵，僮仆之属。调谓调发之。

及黄巾起，公卿多荐郤有才略，拜为右中郎将，持节，与左中郎将皇甫嵩讨颍川、汝南、陈国诸贼，悉破平之。嵩乃上言其状，而以功归郤，于是进封西乡侯，迁镇贼中郎将。

时南阳黄巾张曼成起兵，称“神上使”，觐数万，杀郡守褚贡，屯宛下百余日。

后太守秦颉击杀曼成，贼更以赵弘为帅，觐浸盛，遂十余万，据宛城。郤与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颉合兵万八千人围弘，自六月至八月不拔。有司奏欲征郤。司空张温上疏曰：“昔秦用白起，燕任乐毅，皆旷年历载，乃能克敌。郤讨颍川，以有功效，引师南指，方略已设，临军易将，兵家所忌，宜假日月，责其成功。”灵帝乃止。郤因急击弘，斩之。贼余帅韩忠复据宛拒郤。郤兵少不敌，乃张围结垒，起土山以临城内，因鸣鼓攻其西南，贼悉觐赴之。郤自将精卒五千，掩其东北，乘城而入。忠乃退保小城，惶惧乞降。司马张超及徐璆、秦颉皆欲听之。郤曰：“兵有形同而势异者。昔秦项之际，民无定主，故赏附以劝来耳。今海内一统，唯黄巾造寇，纳降无以劝善，讨之足以惩恶。今若受之，更开逆意，贼利则进战，钝则乞降，纵敌长寇，非良计也。”因急攻，连战不克。

郤登土山望之，顾谓张超曰：“吾知之矣。贼今外围周固，内营逼急，乞降不受，欲出不得，所以死战也。万人一心，犹不可当，况十万乎！其害甚矣。不如彻围，并兵入城。忠见围解，势必自出，出则意散，易破之道也。”既而解围，忠果出战，郤因击，大破之。乘胜逐北数十里，斩首万余级。忠等遂降。而秦颉积忿忠，遂杀之。余觐惧不自安，复以孙夏为帅，还屯宛中。郤急攻之。夏走，追至西鄂精山，又破之。复斩万余级，贼遂解散。明年春，遣使者持节拜郤右车骑将军，振旅还京师，以为光禄大夫，增邑五千，更封钱塘侯，加位特

进。以母丧去官，起家，复为将作大匠，转少府、太仆。

注 史记曰，白起，郿人也，善用兵，事秦昭王为大良造。攻魏，拔之。后五年，攻赵，拔光狼城。后七年，攻楚，拔鄢、邓五城。明年，拔郢，烧夷陵，遂东至竟陵。乐毅，赵人也，贤而好兵，燕昭王以为亚卿，后为上将军。伐齐，入临淄，徧齐五岁，下齐七十余城。

注 西鄂故城在今邓州向城县南，精山在其南。

注 钱塘，今杭州县也。钱塘记云：“昔郡议曹华信*(义)**[议]*立此塘，以防海水。始开募，有能致土石一斛，与钱一千，旬日之闲，来者云集。塘未成而讐不复取，皆遂弃土石而去，塘以之成也。”

自黄巾贼后，复有黑山、黄龙、白波、左校、郭大贤、于氏根、青牛角、张白骑、刘石、左髭丈八、平汉、大计、司隶、掾哉、雷公、浮云、飞燕、白雀、杨凤、于毒、五鹿、李大目、白绕、畦固、苦晒之徒，并起山谷闲，不可胜数。其大声者称雷公，骑白马者为张白骑，轻便者言飞燕，多髭者号于氏根，大眼者为大目，如此称号，各有所因。大者二三万，小者六七千。

注 九州春秋“大计”作“大洪”，“掾哉”作“缘城”。

注 九州春秋“晒”作“蝥”，音才由反。

注 左氏传曰：“于思于思，剑甲复来。”杜预注云：“于思，多须之貌也。”

贼帅常山人张燕，轻勇趯捷，故军中号曰飞燕。善得士卒

心，乃与中山、常山、赵郡、上党、河内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，觶至*(伯)**[百]*万，号曰黑山贼。

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，朝廷不能讨。燕乃遣使至京师，奏书乞降，遂拜燕平难中郎将，使领河北诸山谷事，岁得举孝廉、计吏。

燕后渐寇河内，逼近京师，于是出郗为河内太守，将家兵击濞之。其后诸贼多为袁绍所定，事在绍传。复拜郗为光禄大夫，转屯骑，寻拜城门校尉、河南尹。

时董卓擅政，以郗宿将，外甚亲纳而心实忌之。及关东兵盛，卓惧，数请公卿会议，徙都长安，郗辄止之。卓虽恶郗异己，然贪其名重，乃表迁太仆，以为己副。使者拜，郗辞不肯受。因曰：“国家西迁，必孤天下之望，以成山东之衅，臣不见其可也。”使者诘曰：“召君受拜而君拒之，不问徙事而君陈之，其故何也？”郗曰：“副相国，非臣所堪也；

迁都计，非事所急也。辞所不堪，言所非急，臣之宜也。”使者曰：“迁都之事，不闻其计，就有未露，何所承受？”郗曰：“相国董卓具为臣说，所以知耳。”

使人不能屈，由是止不为副。

卓后入关，留郗守洛阳，而郗与山东诸将通谋为内应。既而惧为卓所袭，乃弃官奔荆州。卓以弘农杨懿为河南尹，守洛阳。郗闻，复进兵还洛，懿走。郗以河南残破无所资，乃东屯中牟，移书州郡，请师讨卓。徐州刺史陶谦遣精兵三千，余州郡稍有所给，谦乃上郗行车骑将军。董卓闻之，使其将李傕、郭汜等数万人屯河南拒郗。郗逆击，为傕、汜所破。郗自知不敌，留关下不敢复前。

及董卓被诛，傕、汜作乱，郗时犹在中牟。陶谦以郗名臣，数有战功，可委以大事，乃与诸豪桀共推郗为太师，因移檄牧

伯，同讨李傕等，奉迎天子。乃奏记于郤曰：“徐州刺史陶谦、前扬州刺史周干、琅邪相阴德、东海相刘馥、

彭城相汲廉、北海相孔融、沛相袁忠、太山太守应劭、汝南太守徐璆、前九江太守服虔、博士郑玄等，敢言之行车骑将军河南尹莫府：国家既遭董卓，重以李傕、郭汜之祸，幼主劫执，忠良残敝，长安隔绝，不知吉凶。是以临官尹人，搢绅有识，莫不忧惧，以为自非明哲雄霸之士，曷能克济祸乱！自起兵已来，于兹三年，州郡转相顾望，未有奋击之功，而互争私变，更相疑惑。谦等并共谏，议消国难。僉曰：‘将军君侯，既文且武，应运而出，凡百君子，靡不颺颺。’故相率厉，简选精悍，堪能深入，直指咸阳，多持资粮，足支半岁，谨同心腹，委之元帅。”会李傕用太尉周忠、尚书贾诩策，征郤入朝。军吏皆惮入关，欲应陶谦等。郤曰：“以君召臣，义不俟驾，况天子诏乎！且傕、汜小竖，樊稠庸儿，无他远略，又执力相敌，变难必作。吾乘其闲，大事可济。”遂辞谦议而就傕征，复为太仆，谦等遂罢。

注 馥音巨眉反。

注 蔡质典职仪曰：“诸州刺史上郡并列卿府，言‘敢言之’。”

注 论语曰：“君命召，不俟驾行矣。”俟，待也。

初平四年，代周忠为太尉，录尚书事。明年秋，以日食免，复行骠骑将军事，持节镇关东。未发，会李傕杀樊稠，而郭汜又自疑，与傕相攻，长安中乱，故郤止不出，留拜大司农。献帝诏郤与太尉杨彪等十余人譬郭汜，令与李傕和。

汜不肯，遂留质郤等。郤素刚，即日发病卒。

子旣，亦有才行，官至豫章太守。

论曰：皇甫嵩、朱铄并以上将之略，受脤仓卒之时。及其功成师克，威声满天下。值弱主蒙尘，犷贼放命，斯诚叶公投袂之几，翟义鞠旅之日，故梁衍献规，山东连盟，而舍格天之大业，蹈匹夫之小谅，卒狼狽虎口，为智士笑。岂天之久斯乱也？何智勇之不终甚乎！前史晋平原华峤，称其父光禄大夫表，

每言其祖魏太尉歆 称“时人说皇甫嵩之不伐，汝豫之战，归功朱铄，张角之捷，本之于卢植，收名斂策，而已不有焉。盖功名者，世之所甚重也。

诚能不争天下之所甚重，则怨祸不深矣”。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乱，而能终以归全者，其致不亦贵乎！故颜子愿不伐善为先，斯亦行身之要与！

注 春秋左氏传曰：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。祀有执爨，戎有受脤。”脤，宜社之肉也。尔雅曰：“举大事，动大觶，必先有事于社然后出，谓之宜。”

注 新序曰：“楚白公胜既杀令尹、司马，欲立王子闾为王。王子闾不肯，劫之以刃。王子闾曰：‘吾闻辞天下者，非轻其利以明其德也。不为诸侯者，非恶其位以絜其行也。今子告我以利，威我以兵，吾不为也。’白公强之，不可，遂杀之。叶公子高率楚觶以诛白公，而反惠王于国。”投袂，奋袂也，言其怒也。左氏传曰：“楚子闾之，投袂而起。”翟义，方进之子，举兵将诛王莽，事见前书。诗曰：“陈师鞠旅。”郑玄注云：“鞠，告也。”

注 山东连盟谓上云髡帅及袁氏也。书称“伊尹格于皇天”。论语曰：“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。”庄子云，孔子见盗

跖，退曰：“吾几不免虎口。”

注 华峤谱曰：“表字伟容，歆之子也。年二十余，为散骑常侍。”

注 魏志曰：“歆字子鱼。”

注 敛策，不论其功。

注 论语曰，颜回曰：“愿无伐善，无施劳。”

赞曰：黄妖冲发，嵩乃奋钺。孰是振旅，不居不伐。 欽捷陈、颖，亦弭*(于)**[于]*越。 言肃王命，并邁屯聿。

注 老子曰：“功成而不居。”

注 谓平许昭也。*(于)**[于]*，语辞，犹云“句吴”之类矣。

注 聿犹蹶也。

后汉书卷七十二

董卓列传 第六十二

董卓字仲颖，陇西临洮人也。性麤猛有谋。少尝游羌中，尽与豪帅相结。

后归耕于野，诸豪帅有来从之者，卓为杀耕牛，与共宴乐，豪帅感其意，归相斂得杂畜千余头以遗之，由是以健侠知名。为州兵马掾，常徼守塞下。卓膂力过人，双带两鞬，左右驰射，为羌胡所畏。

注 卓别传曰：“卓父君雅为颖川轮氏尉，生卓及弟旻，故卓字仲颖，旻字叔颖。”

注 说文曰：“徼，巡也。”前书曰：“中尉巡徼京师。”音义曰：“所谓游徼，备盗贼。”

注 方言曰：“所以藏箭谓之服，藏弓谓之鞬。”左氏传云：“右属囊鞬。”

桓帝末，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，从中郎将张奂为军司马，共击汉阳叛羌，破之，拜郎中，赐缣九千匹。卓曰：“为者则己，有者则士。”乃悉分与吏兵，无所留。稍迁西域戊己校尉，坐事免。后为并州刺史，河东太守。

注 为功者虽己，共有者乃士。

中平元年，拜东中郎将，持节，代卢植击张角于下曲阳，军败抵罪。其冬，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关鬻盗反叛，遂共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、李文侯为将军，杀护羌校尉泠征。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边章、韩遂，使专任军政，共杀金城太守陈懿，攻烧州郡。明年春，将数万骑入寇三辅，侵逼园陵，托诛宦官为名。诏以卓为中郎将，副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征之。嵩以无功免归，而边章、韩遂等大盛。朝廷复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，假节，执金吾袁滂为副。拜卓破虏将军，与荡寇将军周慎并统于温。并诸郡兵步骑合十余万，屯美阳，

以鞬园陵。章、遂亦进兵美阳。温、卓与战，辄不利。十一月，夜有流星如火，光长十余丈，照章、遂营中，驴马尽鸣。贼以为不祥，欲归金城。卓闻之喜，明日，乃与右扶风鲍鸿等并兵俱攻，大破之，斩首数千级。章、遂败走榆中，

温乃遣周慎将三万人追讨之。温参军事孙坚说慎曰：“贼城中无谷，当外转粮食。坚愿得万人断其运道，将军以大兵继后，贼必困乏而不敢战。若走入羌中，并力讨之，则凉州可定也。”慎不从，引军围榆中城。而章、遂分屯葵园狭，反断慎运道。慎惧，乃弃车重而退。温时亦使卓将兵三万讨先零羌，卓于望垣北为羌胡所围，粮食乏绝，进退逼急。乃于所度水中伪立觜，以为捕鱼，而潜从觜下过军。比贼追之，决水已深，不得度。时觜军败退，唯卓全师而还，屯于扶风，封鬲乡侯，邑千户。

注 献帝春秋曰：“凉州义从宋建、王国等反。诈金城郡降，求见凉州大人故新安令边允、从事韩约。约不见，太守陈

懿劝之使*(王)**[往]*，国等便劫质约等数十人。金城乱，懿出，国等扶以到护羌营，杀之，而释约、允等。陇西以爱憎露布，冠约、允名以为贼，州购约、允各千户侯。约、允被购，‘约’改为‘遂’，‘允’改为‘章’。”

注 袁宏汉纪曰：“滂字公熙。纯素寡欲，终不言人短。当权宠之盛，或以同异致祸，滂独中立于朝，故爱憎不及焉。”

注 美阳故城在今雍州武功县北。

注 榆中，县，属金城郡，故城在今兰州金城县中。

注 坚字文台，吴郡富春人，即孙权之父也。见吴志。

注 望垣，县，属天水郡。

注 续汉书“覩”字作“堰”，其字义则同，但异体耳。

注 釐，县，故城在今雍州武功县。字或作“郃”，音台。

三年春，遣使者持节就长安拜张温为太尉。三公在外，始之于温。其冬，征温还京师，韩遂乃杀边章及伯玉、文侯，拥兵十余万，进围陇西。太守李相如反，与遂连和，共杀凉州刺史耿鄙。而鄙司马扶风马腾，亦拥兵反叛，又汉阳王国，自号“合觶将军”，皆与韩遂合。共推王国为主，悉令领其觶，寇掠三辅。

五年，围陈仓。乃拜卓前将军，与左将军皇甫嵩击破之。韩遂等复共废王国，而劫故信都令汉阳阎忠，使督统诸部。忠耻为觶所胁，感恚病死。遂等稍争权利，更相杀害，其诸部曲并各分乖。

注 典略曰：“腾字寿成，扶风茂陵人，马援后也。长八尺余，身体洪大，面鼻雄异，而性贤厚，人多敬之。”

注 英雄记曰：“王国等起兵，劫忠为主，统三十六部，

号‘车骑将军’。”

六年，征卓为少府，不肯就，上书言：“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：‘牢直不毕，禀赐断绝，妻子饥冻。’牵挽臣车，使不得行。羌胡敝肠狗态，

臣不能禁止，辄将顺安慰。增异复上。”朝廷不能制，颇以为虑。及灵帝寝疾，玺书拜卓为并州牧，令以兵属皇甫嵩。卓复上书言曰：“臣既无老谋，又无壮事，天恩误加，掌戎十年。士卒大小相狎弥久，恋臣畜养之恩，为臣奋一旦之命。乞将之北州，效力边垂。”于是驻兵河东，以观时变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牢，禀食也。古者名禀为牢。”

注 言羌胡心肠敝恶，情态如狗也。续汉书“敝”作“愍”。方言云：“愍，恶也。”郭璞曰：“愍怛，急性也。”愍音芳烈反，怛音芳于反。

注 如其更增异志，当复闻上。

及帝崩，大将军何进、司隶校尉袁绍谋诛阉宦，而太后不许，乃私呼卓将兵入朝，以胁太后。卓得召，实时就道。并上书曰：“中常侍张让等窃幸承宠，浊乱海内。臣闻扬汤止沸，莫若去薪；溃汉虽痛，胜于内食。昔赵鞅兴晋阳之甲，以逐君侧之恶人。今臣辄鸣钟鼓如洛阳，请收让等，以清奸秽。“卓未至而何进败，虎贲中郎将袁术乃烧南宫，欲讨宦官，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陈留王夜走小平津。

卓远见火起，引兵急进，未明到城西，闻少帝在北芒，因往奉迎。帝见卓将兵卒至，恐怖涕泣。卓与言，不能辞对；与陈留王语，遂及祸乱之事。卓以王为贤，且为董太后所养，

卓自以与太后同族，有废立意。

注 并犹兼也。

注 前汉枚乘上书曰：“欲汤之沧，一人吹之，百人扬之，无益也。不如绝薪止火而已。”沧音测亮反，寒也。

注 公羊传曰：“晋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荀寅与士吉射。*[荀寅与士吉射]*者曷为*[者也]*？君侧之恶人也。此逐君侧之恶人，曷为以叛言之？无君命也。”

注 鸣钟鼓者，声其罪也。论语曰：“小子鸣鼓而攻之。”典略载卓表曰：“张让等怙慢天常，擅操王命，父子兄弟并据州郡，一书出门，高获千金，下数百万膏腴美田，皆属让等。使变气上蒸，妖贼蜂起。”

注 山阳公载记“段”字作“殷”。

注 典略曰：“帝望见卓涕泣，髡公谓卓有诏溲兵。卓曰：‘公诸人为国大臣，不能匡正王室，至使国家播荡，何溲兵之有？’遂俱入城。”

初，卓之入也，步骑不过三千，自嫌兵少，恐不为远近所服，率四五日辄夜潜出军近营，明旦乃大陈旌鼓而还，以为西兵复至，洛中无知者。寻而何进及弟苗先所领部曲皆归于卓，卓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而并其觶，卓兵士大盛。乃讽朝廷策免司空刘弘而自代之。因集议废立。百僚大会，卓乃奋首而言曰：“大者天地，其次君臣，所以为政。皇帝闇弱，不可以奉宗庙，为天下主。今欲依伊尹、霍光故事，更立陈留王，何如？”公卿以下莫敢对。卓又抗言曰：“昔霍光定策，延年案剑。有敢沮大议，皆以军法从之。”坐者震动。尚书卢植独曰：“昔太甲既立不明，昌邑罪过千余，故有废立之事。

今上富于春秋，行无失德，非前事之比也。”卓大怒，罢坐。明日复集髡僚于崇德前殿，遂胁太后，策废少帝。曰：“皇帝在丧，无人子之心，威仪不类人君，今废为弘农王。”乃立陈留王，是为献帝。又议太后 碱迫永乐太后，至令忧死，逆妇姑之礼，无孝顺之节，迁于永安宫，遂以弑崩。

注 英雄记曰：“原字建阳。为人羸略有勇，善射，受使不辞，有警急，追寇虏辄在前。”

注 魏志曰：“以久不雨策免。”汉官仪曰：“弘字子高，安髡人。”

注 抗，高也。

注 前书，昭帝崩，霍光迎立昌邑王贺，即位二十七日，行淫乱，光召丞相已下会议，莫敢发言。田延年前，离席按剑曰：“髡臣有后应者请斩之。”

注 太甲，汤孙，太丁子也。尚书曰“太甲既立，不明，伊尹放诸桐宫”也。

注 昌邑王凡所征发一千一百二十七事。

注 灵帝何皇后。

注 孝仁董皇后，灵帝之母。

注 左传曰：“妇，养姑者也。亏姑以成妇，逆莫大焉。”

卓迁太尉，领前将军事，加节传斧钺虎贲，更封郾侯。卓乃与司徒黄琬、司空杨彪，俱带铁钺诣阙上书，追理陈蕃、窦武及诸党人，以从人望。于是悉复蕃等爵位，擢用子孙。

注 传音陟恋反。郾，今岐州县。

寻进卓为相国，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。封母为池阳君，置*(丞)*令*[丞]*。

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，金帛财产，家家殷积。卓纵放兵士，突其庐舍，淫略妇女，剽虏资物，谓之“搜牢”。人情崩恐，不保朝夕。及何后葬，开文陵，卓悉取藏中珍物。又奸乱公主，妻略宫人，虐刑滥罚，睚眦必死，髡僚内外莫能自固。卓尝遣军至阳城，时人会于社下，悉令就斩之，驾其车重，载其妇女，以头系车辕，歌呼而还。又坏五铢钱，更铸小钱，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、钟虞、飞廉、铜马之属，以充铸焉。故货贱物贵，谷石数万。又钱无轮郭文章，不便人用。时人以为秦始皇见长人于临洮，乃铸铜人。卓，临洮人也，而今毁之。虽成毁不同，凶暴相类焉。

注 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。一曰牢，漉也。二字皆从去声，今俗有此言。

注 灵帝陵。

注 钟虞以铜为之，故贾山上书云“悬石铸钟虞”。前书音义曰：“虞，鹿头龙身，神兽也。”说文：“钟鼓之附，以猛兽为饰也。”武帝置飞廉馆。音义云：

“飞廉，神禽，身似鹿，头如爵，有角，翮尾，文如豹文。明帝永平五年，长安迎取飞廉及铜马置上西门外，名平乐馆。铜马则东门京所作，致于金马门外者也。张璠纪曰：“太史灵台及永安候铜兰楯，卓亦取之。”

注 魏志曰：“卓铸小钱，大五分，无文章，肉好无轮郭，不磨鑿。”

注 三辅旧事曰：“秦王立二十六年，初定天下，称皇帝。大人见临洮，身長五丈，結長六尺，作銅人以厭之，立在阿房

殿前。汉徙长乐宫中大夏殿前。”

史记曰：“始皇铸天下兵器为十二金人。”

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，及其在事，虽行无道，而犹忍性矫情，擢用髡士。乃任吏部尚书汉阳周璠、侍中汝南伍琼、尚书郑公业、长史何颙等。以处士荀爽为司空。其染党锢者陈纪、韩融之徒，皆为列卿。幽滞之士，多所显拔。以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，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，陈留孔伋为豫州刺史，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。卓所亲爱，并不处显职，但将校而已。初平元年，馥等到官，与袁绍之徒十余人，各兴义兵，同盟讨卓，而伍琼、周璠阴为内主。

注 英雄记“璠”作“彬”，字仲远，武威人。琼字德瑜。璠音秘。

注 公业名泰。余人皆书名，范晔父名泰，避其讳耳。

注 英雄记馥字文节，颍川人。

注 吴志曰：“刘岱字公山，东莱牟平人。”

注 英雄记伋字公绪。九州春秋“伋”为“胄”。

注 献帝春秋“咨”作“资”。后为孙坚所杀。

初，灵帝末，黄巾余党郭太等复起西河白波谷，转寇太原，遂破河东，百姓流转三辅，号为“白波贼”，觝十余万。卓遣中郎将牛辅击之，不能蒞。及闻东方兵起，惧，乃鸩杀弘农王，欲徙都长安。会公卿议，太尉黄琬、司徒杨彪廷争不能得，而伍琼、周璠又固谏之。卓因大怒曰：“卓初入朝，二子劝用善士，故相从，而诸君到官，举兵相图。此二君卖卓，卓何用相负！”遂斩琼、璠。而彪、琬恐惧，诣卓谢曰：“小人恋旧，

非欲沮国事也，请以不及为罪。”卓既杀琼、秘，旋亦悔之，故表彪、琬为光禄大夫。于是迁天子西都。

初，长安遭赤眉之乱，宫室营寺焚灭无余，是时唯有高庙、京兆府舍，遂便时幸焉。后移未央宫。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，步骑驱蹙，更相蹈藉，饥饿寇掠，积尸盈路。卓自屯留毕圭苑中，悉烧宫庙官府居家，二百里内无复子遗。又使吕布发诸帝陵，及公卿已下坟墓，收其珍宝。

注 便时谓时日吉便。

时长沙太守孙坚亦率豫州诸郡兵讨卓。卓先遣将徐荣、李蒙四出虏掠。荣遇坚于梁，与战，破坚，生禽颍川太守李旻，亨之。卓所得义兵士卒，皆以布缠里，倒立于地，热膏灌杀之。

注 故城在今汝州梁县西南。

时河内太守王匡屯兵河阳津，将以图卓。卓遣疑兵挑战，而潜使锐卒从小平津过津北，破之，死者略尽。明年，孙坚收合散卒，进屯梁县之阳人。

卓遣将胡轸、吕布攻之，布与轸不相能，军中自惊恐，士卒散乱。坚追击之，轸、布败走。卓遣将李傕诣坚求和，坚拒绝不受，进军大谷，距洛九十里。

卓自出与坚战于诸陵墓闲，卓败走，潜屯龟池，聚兵于陕。坚进洛阳宣阳城门，更击吕布，布复破走。坚乃埽除宗庙，平塞诸陵，分兵出函谷关，至新安、龟池闲，以戳卓后。卓谓长史刘艾曰：“关东诸将数败矣，无能为也。

唯孙坚小慧，诸将军宜慎之。”乃使东中郎将董卓屯龟

池，中郎将段熲屯华阴，中郎将牛辅屯安邑，其余中郎将、校尉布在诸县，以御山东。

注 英雄记曰：“匡字公节，泰山人。轻财好施，以任侠闻。”

注 梁县属河南郡，今汝州县也。阳人，聚，故城在梁县西。

注 九州春秋曰：“卓以东郡太守胡轡为大督，吕布为骑督。轡性急，豫宣言‘今此行也，要当斩一青绶，乃整齐耳’。布等恶之，宣言相警云‘贼至’，军觝大乱奔走。”

注 大谷口在故嵩阳西北三十五里，北出对洛阳故城。张衡东京赋云“盟津达其后，大谷通其前”是也。距，至也。

注 洛阳记洛阳城南面有四门，从东第三门。

注 说文曰：“慧，愚也。”音都降反。

注 典略曰：“熲在华阴，特修农事。天子东迁，熲迎，*(贡)**[黠]*馈周急。”

魏志曰：“武威人也。”熲音壹回反。

卓讽朝廷使光禄勋宣璠持节拜卓为太师，位在诸侯王上。乃引还长安。百官迎路拜揖，卓遂僭拟车服，乘金华青盖，爪画两轡，时人号“竿摩车”，言其服饰近天子也。以弟旻为左将军，封鄆侯，兄子璜为侍中、中军校尉，皆典兵事。于是宗族内外，并居列位。其子孙虽在髻鬪，男皆封侯，女为邑君。

注 璠音烦，又音甫袁反。

注 金华，以金为华饰车也。爪者，盖弓头为爪形也。轡音甫袁反。广雅云：

“车箱也。”画为文彩。续汉志曰：“幡长六尺，下屈，广八寸。”又云：“皇太子青盖金华蚤画幡。”竿摩谓相逼近也。今俗以事干人者，谓之“相竿摩”。

数与百官置酒宴会，淫乐纵恣。乃结垒于长安城东以自居。又筑坞于郿，高厚七丈，号曰“万岁坞”。积谷为三十年储。白云：“事成，雄据天下；不成，守此足以毕老。”尝至郿行坞，公卿已下祖道于横门外。卓施帐幔饮设，诱降北地反者数百人，于坐中杀之。先断其舌，次斩手足，次凿其眼目，以镬煮之。未及得死，偃转*(桮)**[杯]*案闲。会者战栗，亡失匕箸，而卓饮食自若。诸将有言语蹉跌，便戮于前。又稍诛关中旧族，陷以叛逆。

注 今案：坞旧基高一丈，周回一里一百步。

注 横音光。

时太史望气，言当有大臣戮死者。卓乃使人诬卫尉张温与袁术交通，遂笞温于市，杀之，以塞天变。前温出屯美阳，令卓与边章等战无功，温召又不时，应命，既到而辞对不逊。时孙坚为温参军，劝温陈兵斩之。温曰：“卓有威名，方倚以西行。”坚曰：“明公亲帅王师，威振天下，何恃于卓而赖之乎？坚闻古之名将，杖钺临觴，未有不断斩以示威武者也。故穰苴斩庄贾，魏绛戮杨干。

今若纵之，自亏威重，后悔何及！”温不能从，而卓犹怀忌恨，故及于难。

注 史记齐景公时，晋伐阿、鄆而燕侵河上，以司马穰苴为将军，使宠臣庄贾监军。贾期后至，穰苴斩以徇三军，鄆音

绢。

注 魏绛，晋大夫。杨干，晋公弟。会诸侯于曲梁，杨干乱行，魏绛戮其仆。

事在左传。

温字伯慎，少有名誉，累登公卿，亦阴与司徒王允共谋诛卓，事未及发而见害。越骑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，志手刃之，乃朝服怀佩刀以见卓。孚语毕辞去，卓起送至合，以手抚其背，孚因出刀刺之，不中。卓自奋得免，急呼左右执杀之，而大诟曰：“虏欲反耶！”孚大言曰：“恨不得磔裂奸贼于都市，

以谢天地！”言未毕而毙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温，穰人。”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孚字德瑜，汝南吴房人。质性刚毅，勇壮好义，力能兼人。”

注 诟，骂也，音许豆反。

注 磔，车裂之也，音丁格反。献帝春秋“磔”作“车”。

时王允与吕布及仆射士孙瑞谋诛卓。有人书“吕”字于布上，负而行于市，歌曰：“布乎！”有告卓者，卓不悟。

三年四月，帝疾新愈，大会未央殿。

卓朝服升车，既而马惊墮泥，还入更衣。其少妻止之，卓不从，遂行。乃陈兵夹道，自垒及宫，左步右骑，屯卫周潜，令吕布等扞卫前后。王允乃与士孙瑞密表其事，使瑞自书诏以授布，令骑都尉李肃与布同心勇士十余人，伪着卫士服于掖门内以待卓。卓将至，马惊不行，怪惧欲还。吕布劝令进，

遂入门。肃以戟刺之，卓衷甲不入，伤臂堕车，顾大呼曰：“吕布何在？”布曰：“有诏讨贼臣。”卓大骂曰：“庸狗敢如是邪！”布应声持矛刺卓，趣兵斩之。

主簿田仪及卓仓头前赴其尸，布又杀之。驰赍赦书，以令宫陛内外。士卒皆称万岁，百姓歌舞于道。

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，填满街肆。使皇甫嵩攻卓弟旻于郿坞，杀其母妻男女，尽灭其族。乃尸卓于市。天时始热，卓素充肥，脂流于地。

守尸吏然火置卓脐中，光明达曙，如是积日。诸袁门生又聚董氏之尸，焚灰扬之于路。坞中珍藏有金二万斤，银八万斤，锦绮纈縠素奇玩，积如丘山。

注 三辅决录曰：“瑞字君荣，扶风人，博达无不通。天子都许，追论瑞功，封子萌津亭侯。萌字文始，有才学，与王粲善，粲作诗赠萌。”

注 英雄记曰：“有道士书布为‘吕’字，将以示卓，卓不知其为吕布也。”

注 献帝纪曰：“肃，吕布同郡人也。”

注 趣音促。九州春秋曰：“布素使秦谊、陈卫、李黑等伪作宫门卫士，持长戟。卓到宫门，黑等以长戟挟叉卓车，或叉其马。卓惊呼布，布素施铠于衣中，持矛，即应声刺卓，坠于车。”

注 九州春秋“仪”字作“景”。

注 英雄记曰：“卓母年九十，走至坞门，曰：‘乞脱我死。’实时斩首。”

初，卓以牛辅子暹，素所亲信，使以兵屯陕。辅分遣其校

尉李傕、郭汜、张济

将步骑数万，击破河南尹朱铄于中牟。因掠陈留、颍川诸县，杀略男女，所过无复遗类。吕布乃使李肃以诏命至陕讨辅等，辅等逆与肃战，肃败走弘农，布诛杀之。其后牛辅营中无故大惊，辅惧，乃赍金宝踰城走。左右利其货，斩辅，送首长安。

注 英雄记：“傕，北地人。”刘艾献帝纪曰：“傕字稚然。汜，张掖人。”

注 献帝纪曰：“辅帐下支胡赤儿等，素待之过急，尽以家宝与之，自带二十余饼金、大白珠璎。胡谓辅曰：‘城北已有马，可去也。’以绳系辅，踰城悬下之，未及地丈许放之，辅伤不能行，诸胡共取其金并珠，斩首诣长安。”

傕、汜等以王允、吕布杀董卓，故忿怒并州人，并州人其在军者男女数百人，皆诛杀也。牛辅既败，觶无所依，欲各散去。傕等恐，乃先遣使诣长安，求乞赦免。王允以为一岁不可再赦，不许之。傕等益怀忧惧，不知所为。武威人贾诩时在傕军，说之曰：“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，诸君若弃军单行，则一亭长能束君矣。不如相率而西，以攻长安，为董公报仇。事济，奉国家以正天下；若其不合，走未后也。”傕等然之，各相谓曰：“京师不赦我，我当以死决之。若攻长安克，则得天下矣；不克，则钞三辅妇女财物，西归乡里，尚可延命。”觶以为然，于是共结盟，率军数千，晨夜西行。王允闻之，乃遣卓故将胡軫、徐荣击之于新丰。荣战死，軫以觶降。傕随道收兵，比至长安，已十余万，与卓故部曲樊稠、李蒙等合，围长安。城峻不可攻，守之八日，吕布军有叟兵内反，引

催觝得入。城溃，放兵虏掠，死者万余人。杀卫尉种拂等。吕布战败出奔。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门楼上。于是大赦天下。李催、郭汜、樊稠等皆为将军。遂围门楼，共表请司徒王允出，问“太师何罪”？允穷蹙乃下，后数日见杀。催等葬董卓于郿，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，合敛一棺而葬之。葬日，大风雨，霆震卓墓，流水入藏，漂其棺木。

注 魏志曰：“卓之入洛阳，诩以太尉掾为平津尉，迁讨虏校尉。”牛辅屯陕，诩在辅军。辅既死，故诩在催军。

注 九州春秋曰：“胡文才、杨整修皆凉州人，王允素所不善也。及李催之叛，乃召文才、整修，使东晓喻之。不假借以温颜，谓曰：‘关东鼠子欲何为乎？卿往晓之。’于是二人往，实召兵而还。”

注 袁宏纪曰：“蒙后为催所杀。”

注 叟兵即蜀兵也。汉代谓蜀为叟。

注 三辅黄图曰：“长安城东面北头门号宣平门。”

注 袁山松书曰“允谓催等曰：‘臣无作威作福，将军乃放纵，欲何为乎？’催等不应。自拜署催为扬武将军，汜为扬烈将军，樊稠等皆为中郎将”也。

注 献帝起居注曰：“顷户开，大风暴雨，水土流入，杼出之。棺向入，辄复风雨，水溢郭户，如此者三四。顷中水半所，稠等共下棺，天风雨益暴甚，遂闭户。户闭，大风复破其顷。”

催又迁车骑将军，开府，领司隶校尉，假节。汜后将军，稠右将军，张济为镇东将军，并封列侯。催、汜、稠共秉朝政。济出屯弘农。以贾诩为左冯翊，欲侯之。诩曰：“此救命之计，

何功之有！”固辞乃止。更以为尚书典选。

明年夏，大雨昼夜二十余日，漂没人庶，又风如冬时。帝使御史裴茂讯诏狱，原系者二百余人。其中有为催所枉系者，催恐茂赦之，乃表奏茂擅出囚徒，疑有奸故，请收之。诏曰：

“灾异屡降，阴雨为害，使者衔命宣布恩泽，原解轻微，庶合天心。欲释冤结而复罪之乎！一切勿问。”

初，卓之入关，要韩遂、马腾共谋山东。遂、腾见天下方乱，亦欲倚卓起兵。兴平元年，马腾从陇右来朝，进屯霸桥。时腾私有求于催，不获而怒，遂与侍中马宇、右中郎将刘范、

前凉州刺史种劭、中郎将杜稟合兵攻催，连日不决。韩遂闻之，乃率觭来欲和腾、催，既而复与腾合。催使兄子利共郭汜、樊稠与腾等战于长平观下。遂、腾败，斩首万余级，种劭、刘范等皆死。遂、腾走还凉州，稠等又追之。韩遂使人语稠曰：“天下反复未可知，相与州里，今虽小违，要当大同，欲共一言。”乃骈马交臂相加，笑语良久。

军还，利告催曰：“樊、韩骈马笑语，不知其辞，而意爱甚密。”于是催、稠始相猜疑。犹加稠及郭汜开府，与三公合为六府，皆参选举。

注 献帝传曰：“腾父平，扶风人。为天水兰干尉，失官，遂留陇西，与羌杂居。家贫无妻，遂取羌女，生腾。”

注 焉之子。

注 献帝纪曰：“稟与贾诩有隙，胁扶风吏人为腾守槐里，欲共攻催。催令樊稠及兄子利数万人攻围槐里，夜梯城，城陷，斩稟梟首。”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长平，溪名也，在池阳南。有长平观，去长安五十里。”

注 骈，并也。

注 献帝起居注曰：“催等各欲用其所举，若壹违之，便忿愤恚怒。主者患之，乃以次第用其所举，先从催起，汜次之，稠次之。三公所举，终不见用。”

时长安中盗贼不禁，白日虏掠，催、汜、稠乃参分城内，各备其界，犹不能制，而其子弟纵横，侵暴百姓。是时谷一斛五十万，豆麦二十万，人相食啖，

白骨委積，臭秽满路。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，经日而死者无降。帝疑赋恤有虚，乃亲于御前自加临检。既知不实，使侍中刘艾出让有司。于是尚书令以下皆诣省阁谢，奏收侯汶考实。诏曰：“未忍致汶于理，可杖五十。”自是后多得全济。

注 啖音徒敢反。

注 音问。

注 赋，布也。恤，忧也。

明年春，催因会刺杀樊稠于坐，由是诸将各相疑异，催、汜遂复理兵相攻。

安西将军杨定者，故卓部曲将也。惧催忍害，乃与汜合谋迎天子幸其营。

催知其计，即使兄子暹将数千人围宫。以车三乘迎天子、皇后。太尉杨彪谓暹曰：“古今帝王，无在人臣家者。诸君举事，当上顺天心，柰何如是！”暹曰：“将军计决矣。”帝于是遂幸催营，彪等皆徒从。乱兵入殿，掠宫人什物，催又徙御府金帛乘舆器服，而放火烧宫殿官府居人悉尽。帝使杨彪与

司空张喜等十余人和催、汜，汜不从，遂质留公卿。彪谓汜曰：“将军达人闲事，柰何君臣分争，一人劫天子，一人质公卿，此可行邪？”

汜怒，欲手刃彪。彪曰：“卿尚不奉国家，吾岂求生邪！”

“左右多谏，汜乃止。”

遂引兵攻催，矢及帝前，又贯催耳。催将杨奉本白波贼帅，乃将兵救催，于是汜觶乃退。

注 献帝纪曰：“催见稠果勇而得觶心，疾害之，醉酒，潜使外生骑都尉胡封于坐中拉杀稠。”

注 袁宏纪曰“李催数设酒请汜，或留汜止宿。汜妻惧与催婢妾私而夺己爱，思有以离闲之。会催送馈，汜妻乃以鼓为药。汜将食，妻曰：‘食从外来，傥或有故？’遂摘药示之，曰：‘一栖不两雄，我固疑将军之信李公也。’他日催请汜，大醉，汜疑催药之，绞粪汁饮之乃解，于是遂相猜疑”也。

注 音纤。

注 献帝纪曰：“汜与催将张苞、张龙谋诛催，汜将兵夜攻催门。候开门内汜兵，苞等烧屋，火不然。汜兵弓弩并发，矢及天子楼帷帘中。”

是日，催复移帝幸其北坞，唯皇后、宋贵人俱。催使校尉监门，隔绝内外。

寻复欲徙帝于池阳黄白城，君臣惶惧。司徒赵温深解譬之，乃止。诏遣谒者仆射皇甫邴和催、汜。邴先譬汜，汜即从命。又诣催，催不听。曰：“郭多，盗马虏耳，何敢欲与我同邪！必诛之。”

君观我方略士觶，足办郭多不？多又劫质公卿。所为如是，

而君苟欲左右之邪！”

汜一名多。邴曰：“今汜质公卿，而将军胁主，谁轻重乎？”催怒，呵遣邴，因令虎贲王昌追杀之。昌伪不及，邴得以免。催乃自为大司马。与郭汜相攻连月，死者以万数。

注 献帝纪曰：“催令门设反关，校尉守察。盛夏炎暑，不能得冷水，饥渴流离。上以前移宫人及侍臣，不得以谷米自随，入门有禁防，不得出市，困乏，使就催索粳米五斛，牛骨五具，欲为食赐宫人左右。催不与米，取久牛肉牛骨给，皆已臭虫，不可啖食。”

注 池阳，县，故城在今泾阳县西北。

注 左右，助也，音佐又。

注 献帝起居注曰：“催性喜鬼怪左道之术，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讴击鼓下神祭，六丁符劾厌胜之具，无所不为。又于朝廷省门外为董卓作神坐，数以牛羊祠之。”

天子使左中郎将李国持节拜催为大司马，在三公之右。催自以为得鬼神之助，乃厚赐诸巫。”

张济自陕来和解二人，仍欲迁帝权幸弘农。帝亦思旧京，因遣使敦请催求东归，十反乃许。车驾即日发迈。李催出屯曹阳。以张济为骠骑将军，复还屯陕。迁郭汜车骑将军，杨定后将军，杨奉兴义将军。又以故牛辅部曲董承为安集将军。

汜等并侍送乘舆。汜遂复欲胁帝幸郾，定、奉、承不听。汜恐变生，乃弃军还就李催。车驾进至华阴。宁辑将军段熲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资储，请帝幸其营。初，杨定与熲有隙，遂诬熲欲反，乃攻其营，十余日不下。而熲犹奉给御膳，稟贍百官，终无二意。

注 袁宏纪曰：“济使太官令孙笃、校尉张式宣谕十反。”

注 献帝起居注曰：“初，天子出，到宣平门，当度桥，汜兵数百人遮桥曰：

‘是天子非？’车不得前。催兵数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舆车前，侍中刘艾大呼云：

‘是天子也！’使侍中杨琦高举车帷。帝言诸兵：‘汝溘，何敢迫近至尊邪！’汜等兵乃溘。既度桥，士觴咸称万岁。”

注 蜀志曰：“承，献帝舅也。”裴松之注曰：“承，灵帝母太后之侄。”

注 帝王纪曰：“帝以尚书郎郭溥喻汜，汜以屯部未定，乞须留之。溥因骂汜曰：‘卿真庸人贱夫，为国上将，今天子有命，何须留之？吾不忍见卿所行，请先杀我，以章卿恶。’汜得溥言切，意乃少喻。”

注 袁宏纪曰：“煨与杨定有隙，煨迎乘舆，不敢下马，揖马上。侍中种辑素与定亲，乃言曰：‘段煨欲反。’上曰：‘煨属来迎，何谓反？’对曰：‘迎不至界，拜不下马，其色变，必有异心。’太尉杨彪等曰：‘煨不反，臣等敢以死保，车驾可幸其营。’董承、杨定言曰：‘郭汜今且将七百骑来入煨营。’天子信之，遂露次于道南，奉、承、定等功也。”

李傕、郭汜既悔令天子东，乃来救段煨，因欲劫帝而西，杨定为汜所遮，亡奔荆州。而张济与杨奉、董承不相平，乃反合傕、汜，共追乘舆，大战于弘农东涧。承、奉军败，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，皆弃其妇女辎重，御物符策典籍，略无所遗。

射声校尉沮郤被创坠马。李傕谓左右曰：“尚可活不？”郤骂之曰：“汝等凶逆，逼迫天子，乱臣贼子，未有如汝者！”傕使杀之。天子遂露次曹阳。承、奉乃谲傕等与连和，而密

遣闲使至河东，招故白波帅李乐、韩暹、胡才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，并率其觶数千骑来，与承、奉共击催等，大破之，斩首数千级，乘輿乃得进。董承、李乐拥鞭左右，胡才、杨奉、韩暹、去卑为后距。催等复来战，奉等大败，死者甚于东涧。自东涧兵相连缀四十里中，方得至陕，乃结营自守。时残破之余，虎贲羽林不满百人，皆有离心。承、奉等夜乃潜议过河，使李乐先度具舟舡，举火为应。帝步出营，临河欲济，岸高十余丈，乃以绢缒而下。余人或匍匐岸侧，或从上自投，死亡伤残，不复相知。争赴舡者，不可禁制，董承以戈击披之，断手指于舟中者可掬。同济唯皇后、宋贵人、杨彪、董承及后父执金吾伏完等数十人。其宫女皆为催兵所掠夺，冻溺死者甚觶。既到大阳，止于人家，然后幸李乐营。百官饥饿，河内太守张杨使数千人负米贡饷。帝乃御牛车，因都安邑。河东太守王邑奉献绵帛，悉赋公卿以下。封邑为列侯，拜胡才征东将军，张杨为安国将军，皆假节、开府。其垒壁髑竖，竟求拜职，刻印不给，至乃以锥画之。或赍酒肉就天子燕饮。又遣太仆韩融至弘农，与催、汜等连和。催乃放遣公卿百官，颇归宫人妇女，及乘輿器服。

注 献帝传曰：“掠妇女衣被，弼违不时解，即斫刺之。有美发者断取。冻死及婴儿随流而浮者塞水。”

注 袁山松书曰：“歛年二十五，其督战瞥宝负其尸而瘞之。”

注 袁宏纪曰：“催、汜绕营叫呼，吏士失色，各有分散意。李乐惧，欲令车驾御舡过砥柱，出盟津。杨彪曰：‘臣弘农人也。自此以东，有三十六难，非万乘所当登。’宗正刘艾亦曰：‘臣前为陕令，知其危险。旧故*[有]*河师，犹时有倾

危，况今无师。太尉所虑是也。’”注 缙音直类反。

注 宋贵人名都，常山太守泓之女也。见献帝起居注。

注 大阳，县，属河东郡。前书音义曰“在大河之阳”也。即今陕州河北县是也。十三州记曰：“傅岩在其界，今住穴尚存。”

注 魏志曰：“杨字稚叔，云中人。”

注 邑字文都，北地泾阳人，镇北将军。见同岁名。

注 魏*(志)**[书]*曰“乘輿时居棘篱中，门户无关闭，天下与鬻臣会，兵士伏篱上观，互相镇压以为笑。诸将或遣婢诣省问，或赍酒送天子，侍中不通，喧呼骂詈”也。

初，帝入关，三辅户口尚数十万，自催汜相攻，天子东归后，长安城空四十余日，强者四散，羸者相食，二三年闲，关中无复人迹。建安元年春，诸将争权，韩暹遂攻董承，承奔张杨，杨乃使承先缮修洛宫。七月，帝还至洛阳，幸杨安殿。张杨以为己功，故因以“杨”名殿。乃谓诸将曰：“天子当与天下共之，朝廷自有公卿大臣，杨当出扞外难，何事京师？”遂还野王。杨奉亦出屯梁。

乃以张杨为大司马，杨奉为车骑将军，韩暹为大将军，领司隶校尉，皆假节钺。暹与董承并留宿鞞。

注 献帝起居注曰：“旧时宫殿悉坏，仓卒之际，拾摭故瓦材木，工匠无法度之制，所作并无足观也。”

暹矜功恣睢，干乱政事，董承患之，潜召兖州牧曹操。操乃诣阙贡献，稟公卿以下，因奏韩暹、张杨之罪。暹惧诛，单骑奔杨奉。帝以暹、杨有翼车驾之功，诏一切勿问。于是封

韞将军董承、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余人为列侯，赠沮铄为弘农太守。曹操以洛阳残荒，遂移帝幸许。杨奉、韩暹欲要遮车驾，不及，曹操击之，奉、暹奔袁术，遂纵暴杨、徐闲。明年，左将军刘备诱奉斩之。暹惧，走还并州，道为人所杀。胡才、李乐留河东，才为怨家所害，乐自病死。张济饥饿，出至南阳，攻穰，战死。郭汜为其将伍习所杀。

注 恣睢，自任用之貌。睢音火季反。

注 袁宏纪曰：“诛议郎侯祈、尚书冯硕、侍中*(壶)**[台]*崇，讨有罪也。”

封韞将军董承、辅国将军伏完、侍中丁鈇、种辑、尚书仆射钟繇、尚书郭溥、御史中丞董芬、彭城相刘艾、冯翊韩斌、东郡太守杨觭、议郎罗邵、伏德、赵蕤为列侯，赏有功也。赠射声校尉沮铄为弘农太守，旌死节也。”

注 献帝春秋曰：“车驾出洛阳，自轘辕而东，杨奉、韩暹引军追之。轻骑既至，操设伏兵要于阳城山峡中，大败之。”

注 九州春秋曰：“暹失奉，孤特，与千余骑欲归并州，为张宣所杀。”

三年，使谒者仆射裴茂诏关中诸将段煨等讨李傕，夷三族。以段煨为安南将军，封闾乡侯。

注 典略曰：“傕头至，有诏高县之。”

注 闾乡，今虢州县也。说文“闾”，今作“闾”，流俗误也。

四年，张杨为其将杨丑所杀。以董承为车骑将军，开府。

注 魏志曰：“杨素与吕布善。曹公之围布，杨欲救之不能，乃出兵东市，遥为之执。其将杨丑杀杨以应曹公。”

自都许之后，权归曹氏，天子总己，百官备员而已。帝忌操专恣，乃密诏董承，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。承遂与刘备同谋，未发，会备出征，承更与偏将军王服、长水校尉种辑、议郎吴硕结谋。

事泄，承、服、辑、硕皆为操所诛。

韩遂与马腾自还凉州，更相战争，乃下陇据关中。操方事河北，虑其乘闲为乱，七年，乃拜腾征南将军，遂征西将军，并开府。后征段煨为大鸿胪，病卒。复征马腾为鞬尉，封槐里侯。腾乃应召，而留子超领其部曲。十六年，超与韩遂举关中背曹操，操击破之，遂、超败走，腾坐夷三族。超攻杀凉州刺史韦康，

复据陇右。十九年，天水人杨阜破超，超奔汉中，降刘备。韩遂走金城羌中，为其帐下所杀。初，陇西人宗建在枹罕，自称“河首平汉王”，署置百官三十许年。曹操因遣夏侯渊击建，斩之，凉州悉平。

注 太仆端之子也。弟诞，魏光禄大夫。

注 魏志曰：“阜字义山，天水冀人也。韦康以为别驾。马超率万余人攻冀城，阜率国士大夫及宗族子弟胜兵者千余人，使弟岳于城上作偃月营，与超接战。

自正月至八月拒守，而救兵不至。超入，拘岳于冀，杀刺史太守。阜内有报超之志，而未得其便。外兄姜屯历城，阜少长*(诣)*家，见母，说前在冀中时事，歔歔悲甚。曰：‘何为尔？’阜曰：‘守城不能完，君亡不能死，亦何面目以

视息天下？’时 母慨然 从阜计。超闻阜等兵起，自将出袭历城，得 母。*[母]*骂之曰：‘若背父之逆子，杀君之桀贼，天地岂久容，敢以面目视人乎？’超怒，杀之。阜与战，身被五创，宗族昆季死者七人，超遂南奔张鲁。”

注 蜀志曰：“超字孟起。既奔汉中，闻备围刘璋于成都，密书请降。备遣迎超，将兵径到城下。汉中震怖，璋即稽首。”

注 建以居河上流，故称“河首”也。

注 魏志曰：“泉字妙才，沛国人也，为征西护军，魏太祖使帅诸将讨建，拔之。”

论曰：董卓初以虓阚为情， 因遭崩剥之执， 故得蹈藉彝伦， 毁裂畿服。

夫以剝肝斲趾之性， 则髑生不足以厌其快， 然犹折意缙绅， 弼疑陵夺， 尚有盗窃之道焉。 及残寇乘之， 倒山倾海， 昆冈之火， 自兹而焚， 版荡之篇， 于焉而极。 呜呼， 人之生也难矣！ 天地之不仁甚矣！

注 诗大雅曰：“阚如虓虎。”毛传曰：“虎怒之貌也。”

注 剥犹乱也。左传曰：“天实剥乱。”

注 彝，常也。伦，理也。书云：“我不知其彝伦攸。”左传曰：“裂冠毁冕。”畿谓王畿也。服，九服也。

注 剝，剖也。斲，斩也。纣剝剔孕妇，剖比干之心，斲朝涉之胫。

注 折，屈也。谓忍性屈情，擢用郑泰、蔡邕、何颙、荀爽等。

注 庄子曰：“跖之徒问于跖曰：‘盗亦有道乎？’跖曰：‘何适无有邪？夫妄意室中之藏，圣也；入先，勇也；出后，

义也；知可否，智也；分均，仁也：

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，天下未之有也。’”注 残寇谓
僮、汜等。

注 书曰：“火炎昆冈，玉石俱焚。”

注 诗大雅曰：“上帝版版，下人卒瘁。”毛萇注：“版，
反也。瘁，病也。”

言厉王为政，反先王之道，下人尽病也。”又荡之什曰：
“荡荡上帝，下人之辟，疾威上帝，其命多辟。”郑玄注云：
“荡荡，法度废坏之貌。”

注 左传曰：“人生实难，其有不获死乎？”

注 老子曰：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”

赞曰：百六有会， 过、剥成灾。董卓滔天，干逆三才。
方夏崩沸， 皇京鞭埃。无礼虽及，余祲遂广。 矢延王辂，
兵缠魏象。 区服倾回，人神波荡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四千五百岁为一元，一元之中有九会，
阳会五，阴会四。”

阳为旱，阴为水。”初入元百六岁有阳会，故曰“百六之
会”。

注 易曰大过：“栋挠，本末弱也。”剥：“不利有攸往，
小人长也。”

注 滔，漫也。书曰：“象龚滔天。”

注 方，四方；夏，华夏也。诗小雅云：“百川沸腾，山
頄崒崩。”

注 左传曰：“多行无礼，必自及。”

注 周礼巾车氏掌王之五辂。缠，遶也。魏象，阙也。

后汉书卷七十三

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 第六十三

刘虞字伯安，东海郟人也。祖父嘉，光禄勋。虞初举孝廉，稍迁幽州刺史，民夷感其德化，自鲜卑、乌桓、夫余、秽貊之辈，皆随时朝贡，无敢扰边者，百姓歌悦之。公事去官。中平初，黄巾作乱，攻破冀州诸郡，拜虞甘陵相，绥抚荒余，以蔬俭率下。迁宗正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虞父舒，丹阳太守。虞通五经，东海*(王)*恭*[王]*之后。”

后车骑将军张温讨贼边章等，发幽州乌桓三千突骑，而牢禀逋悬，皆畔还本国。

前中山相张纯私谓前太山太守张举曰：“今乌桓既畔，皆愿为乱，凉州贼起，朝廷不能禁。又洛阳人妻生子两头，此汉祚衰尽，天下有两主之征也。子若与吾共率乌桓之觭以起兵，庶几可定大业。”举因然之。四年，纯等遂与乌桓大人共连盟，攻蓟下，燔烧城郭，虏略百姓，杀护乌桓校尉箕稠、右北平太守刘政、辽东太守阳终等，觭至十余万，屯肥如。举称“天

子”，纯称“弥天将军安定王”，移书州郡，云举当代汉，告天子避位，敕公卿奉迎。纯又使乌桓峭王等步骑五万，入青冀二州，攻破清河、平原，杀害吏民。朝廷以虞威信素着，恩积北方，明年，复拜幽州牧。虞到蓟，罢省屯兵，务广恩信。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宽弘，开许善路。又设赏购举、纯。举、纯走出塞，余皆降散。纯为其客王政所杀，送首诣虞。灵帝遣使者就拜太尉，封容丘侯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牢，贾直也。”稟，食也。言军粮不续也。

注 肥如，县，属辽西郡，故城在今平州。

注 峭音七笑反。

注 容丘，县，属东海郡。

及董卓秉政，遣使者授虞大司马，进封襄贲侯。初平元年，复征代表隗为太傅。

道路隔塞，王命竟不得达。旧幽部应接荒外，资费甚广，岁常割青、冀赋调二亿有余，以给足之。时处处断绝，委输不至，而虞务存宽政，劝督农植，开上谷胡市之利，通渔阳盐铁之饶，民悦年登，谷石三十。青、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，皆收视温恤，为安立生业，流民皆忘其迁徙。虞虽为上公，天性节约，敝衣绳履，食无兼肉，远近豪俊夙僭奢者，莫不改操而归心焉。

注 夙犹旧也。

初，诏令公孙瓒讨乌桓，受虞节度。瓒但务会徒觶以自强

大，而纵任部曲，颇侵扰百姓，而虞为政仁爱，念利民物，由是与瓚渐不相平。二年，冀州刺史韩馥、勃海太守袁绍及山东诸将议，以朝廷幼冲，逼于董卓，远隔关塞，不知存否，以虞宗室长者，欲立为主。乃遣故乐浪太守张岐等赞议，上虞尊号。

虞见岐等，厉色叱之曰：“今天下崩乱，主上蒙尘。吾被重恩，未能清雪国耻。诸君各据州郡，宜共矚力，尽心王室，而反造逆谋，以相垢误邪！”

固拒之。馥等又请虞领尚书事，承制封拜，复不听。遂收斩使人。于是选掾右北平田畴、从事鲜于银、蒙险闲行，奉使长安。献帝既思东归，见畴等大悦。

时虞子和为侍中，因此遣和潜从武关出，告虞将兵来迎。道由南阳，后将军袁术闻其状，遂质和，使报虞遣兵俱西。虞乃使数千骑就和奉迎天子，而术竟不遣之。

注 时献帝年十岁。

注 左传曰，周襄王出奔于郑，鲁臧文仲曰：“天子蒙尘于外。”

注 说文曰：“矚力，并力也。”左传曰：“矚力同心。”音力凋反，又音六。

注 魏志曰：“畴字子春，右北平无终人。好读书，善击斗。刘虞署为从事。”

太祖北征乌桓，令畴将觶*(止)**[上]*徐无，出卢龙，历平刚，登白狼堆。去柳城二百余里，虏乃惊，太祖与战，大斩获，论功封畴。畴上疏自陈，太祖令夏侯惇喻之。畴曰：“岂可卖卢龙塞以易赏禄哉？”初，公孙瓚知术诈，固止虞遣兵，

虞不从，瓚乃阴劝术执和，使夺其兵，自是与瓚仇怨益深。和寻得逃术还北，复为袁绍所留。瓚既累为绍所败，而犹攻之不已，虞患其黠武，且虑得志不可复制，固不许行，而稍节其禀假。瓚怒，屡违节度，又复侵犯百姓。虞所赉赏典当胡夷，瓚数抄夺之。积不能禁，乃遣驿使奉章陈其暴掠之罪，瓚亦上虞禀粮不周，二奏交驰，互相非毁，朝廷依违而已。瓚乃筑京于蓟城以备虞。虞数请瓚，辄称病不应。虞乃密谋讨之，以告东曹掾右北平魏攸。攸曰：“今天下引领，以公为归，谋臣爪牙，不可无也。瓚文武才力足恃，虽有小恶，固宜容忍。”虞乃止。

注 黠犹慢也，数也。尚书曰“黠于祭祀”也。

注 当音丁浪反。

注 京，高丘也，言高筑丘垒以备虞焉。解见献帝纪。

顷之攸卒，而积忿不已。四年冬，遂自率诸屯兵觶合十万人以攻瓚。将行，从事代郡程绪免胄而前曰：“公孙瓚虽有过的恶，而罪名未正。明公不先告晓使得改行，而兵起萧墙，非国之利。加胜败难保，不如驻兵，以武临之，瓚必悔祸谢罪，所谓不战而服人者也。”虞以绪临事沮议，遂斩之以徇。戒军士曰：“无伤余人，杀一伯珪而已。”时州从事公孙纪者，瓚以同姓厚待遇之。纪知虞谋而夜告瓚。瓚时部曲放散在外，仓卒自惧不免，乃掘东城欲走。虞兵不习战，又爱人庐舍，敕不听焚烧，急攻围不下。瓚乃简募锐士数百人，因风纵火，直冲突之。虞遂大败，与官属北奔居庸县。瓚追攻之，三日城陷，遂执虞并妻子还蓟，犹使领州文书。会天子遣使者段训增虞封邑，督六州事；拜瓚前将军，封易侯，假节督幽、并、

*(司)**[青]*、冀。瓚乃诬虞前与袁绍等欲称尊号，胁训斩虞于蓟市。先坐而咒曰：“若虞应为天子者，天当风雨以相救。”时旱热炎盛，遂斩焉。传首京师，故吏尾敦于路劫虞首归葬之。

瓚乃上训为幽州刺史。虞以恩厚得觴，怀被北州，百姓流旧，莫不痛惜焉。

注 居庸县属上谷郡，有关。

注 尾敦，姓名。

初，虞以俭素为操，冠敝不改，乃就补其穿。及遇害，瓚兵搜其内，而妻妾服罗纨，盛绮饰，时人以此疑之。和后从袁绍报瓚云。

公孙瓚字伯珪，辽西令支人也。家世二千石。瓚以母贱，遂为郡小吏。为人美姿貌，大音声，言事辩慧。太守奇其才，以女妻之。后从涿郡卢植学于缙氏山中，略见书传。举上计吏。太守刘君坐事槛车征，官法不听吏下亲近，瓚乃改容服，诈称侍卒，身执徒养，御车到洛阳。太守当徙日南，瓚具豚酒于北芒上，祭辞先人，酌觞祝曰：

“昔为人子，今为人臣，当诣日南。日南多瘴气，恐或不还，便当长辞坟茔。”

慷慨悲泣，再拜而去，观者莫不叹息。既行，于道得赦。

注 令音力定反。支音巨移反。

注 典略曰：“瓚性辩慧，每白事，常兼数曹，无有忘误。”

注 魏志曰：“侯太守妻之以女。”

瓚还郡，举孝廉，除辽东属国长史。尝从数十骑出行塞下，卒逢鲜卑数百骑。

瓚乃退入空亭，约其从者曰：“今不奔之，则死尽矣。”乃自持两刃矛，驰出冲贼，杀伤数十人，瓚左右亦亡其半，遂得免。

中平中，以瓚督乌桓突骑，车骑将军张温讨凉州贼。会乌桓反畔，与贼张纯等攻击蓟中，瓚率所领追讨纯等有功，迁骑都尉。张纯复与畔胡丘力居等寇渔阳、河闲、勃海，入平原，多所杀略。瓚追击战于属国石门，虏遂大败，弃妻子踰塞走，悉得其所略男女。瓚深入无继，反为丘力居等所围于辽西管子城，二百余日，粮尽食马，马尽煮弩楯，力战不敌，乃与士卒辞诀，各分散还。

时多雨雪，队坑死者十五六，虏亦饥困，远走柳城。诏拜瓚降虏校尉，封都亭侯，复兼领属国长史。职统戎马，连接边寇。每闻有警，瓚辄厉色愤怒，如赴雠敌，望尘奔逐，或继之以夜战。虏识瓚声，惮其勇，莫敢抗犯。

注 贼即边章等。

注 石门，山名，在今营州柳城县西南。

瓚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，皆乘白马，以为左右翼，自号“白马义从”。乌桓更相告语，避白马长史。乃画作瓚形，驰骑射之，中者咸称万岁。虏自此之后，遂远窜塞外。

瓚志埽灭乌桓，而刘虞欲以恩信招降，由是与虞相忤。初平二年，青、徐黄巾三十万觝入勃海界，欲与黑山合。瓚率步骑二万人，逆击于东光南，大破之，

斩首三万余级。贼弃其车重数万两，奔走度河。瓚因其半

济薄之，贼复大破，死者数万，流血丹水，收得生口七万余人，车甲财物不可胜算，威名大震。拜奋武将军，封蓊侯。

注 东光，今沧州市。

瓚既谏刘虞遣兵就袁术，而惧术知怨之，乃使从弟越将千余骑诣术自结。术遣越随其将孙坚，击袁绍将周昕，越为流矢所中死。瓚因此怒绍，遂出军屯盘河，将以报绍。乃上疏曰：“臣闻皇羲已来，君臣道着，张礼以导人，设刑以禁暴。今车骑将军袁绍，托承先轨，爵任崇厚，而性本淫乱，情行浮薄。昔为司隶，值国多难，太后承摄，何氏辅朝。绍不能举直措枉，而专为邪媚，招来不轨，疑误社稷，至令丁原焚烧孟津，董卓造为乱始。绍罪一也。卓既无礼，帝主见质。绍不能开设权谋，以济君父，而弃置节传，

进窜逃亡。忝辱爵命，背违人主，绍罪二也。绍为勃海，当攻董卓，而默选戎马，不告父兄，至使太傅一门，累然同毙。不仁不孝，绍罪三也。绍既兴兵，涉历二载，不恤国难，广自封植。乃多引资粮，专为不急，割刻无方，考责百姓，其为痛怨，莫不咨嗟。绍罪四也。逼迫韩馥，窃夺其州，矫刻金玉，以为印玺，每有所下，辄阜囊施检，文称诏书。昔亡新僭侈，渐以即真。

观绍所拟，将必阶乱。绍罪五也。绍令星工伺望祥妖，赂遗财货，与共饮食，克会期日，攻钞郡县。此岂大臣所当施为？绍罪六也。绍与故虎牙都尉刘勋，首共造兵，勋降服张杨，累有功嗟，而以小忿枉加酷害。信用谗慝，济其无道，绍罪七也。故上谷太守高焉，故甘陵相姚贡，绍以贪恡，横责其钱，钱不备毕，二人并命。绍罪八也。春秋之义，子以母贵。

绍母亲为傅婢，地实微贱，据职高重，享福丰隆。有苟进之志，无虚退之心，绍罪九也。又长沙太守孙坚，前领豫州刺史，遂能驱走董卓，埽除陵庙，忠勤王室，其功莫大。绍遣小将盗居其位，断绝坚粮，不得深入，使董卓久不服诛。绍罪十也。昔姬周政弱，王道陵弼，天子迁徙，诸侯背畔，故齐桓立柯*(会)**[亭]*之盟，晋文为践土之会，伐荆楚以致菁茅，诛曹、韞以章无礼。臣虽闾茸，名非先贤，蒙被朝恩，负荷重任，职在鈇钺，奉辞伐罪，辄与诸将州郡共讨绍等。若大事克捷，罪人斯得，庶续桓文忠诚之嗟。”遂举兵攻绍，于是冀州诸城悉畔从瓚。

注 般即尔雅九河钩盘之河也。其枯河在今沧州乐陵县东南。

注 谓何进也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何进欲诛中常侍赵忠等，进乃诈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数千人，为贼于河内，称‘黑山伯’，上事以诛忠等为辞，烧平阴、河津莫府人舍，以怖动太后。”

注 传音丁恋反。

注 左传曰：“两释累囚。”杜预曰：“累，系也。”前书音义曰：“诸不以罪死曰累。”毙，踣也。董卓恨绍起兵山东，乃诛绍叔父太傅隗，及宗族在京师者，尽诛灭之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凡章表皆启封，其言密事得皂囊。”说文曰：“检，书署也。”

今俗谓之排，其字从“木”。

注 亡新，王莽。

注 阶，梯也。诗曰：“职为乱阶。”

注 星工，善星者。

注 憚音力含反。

注 公羊传曰“桓公幼而贵，隐公长而卑，子以母贵，母以子贵”也。

注 春秋：“公会齐侯盟于柯。”公羊传曰：“齐桓公之信着于天下，自柯之盟始也。”

注 践土，郑地也。左传，周襄王出居于郑，晋文公重耳为践土之会，率诸侯朝天子，以成霸功。

注 菁茅，灵茅，以供祭祀也。左传曰僖四年，齐桓伐楚，责之曰：“尔贡苞茅不入，王祭不供，无以缩酒，寡人是征。”

注 左传僖二十八年，晋侯伐曹，假道于鞞，鞞人不许，还自河南济，侵曹伐鞞，责其无礼也。

注 鬩犹下也。茸，细也。鬩音吐盍反。昔音人勇反。

注 鈇音方于反。莖，刃也。钺，斧也。

注 尚书：“周公东征，三年，罪人斯得。”

绍惧，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绶授瓚从弟范，遣之郡，欲以相结。而范遂背绍，领勃海兵以助瓚。瓚乃自署其将帅为青、冀、兖三州刺史，又悉置郡县守令，与绍大战于界桥。瓚军败还蓟。绍遣将崔巨业将兵数万攻围故安不下，退军南还。瓚将步骑三万人追击于巨马水，大破其觶，死者七八千*[人]*。

乘胜而南，攻下郡县，遂至平原，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据有齐地。绍复遣兵数万与楷连战二年，粮食并尽，士卒疲困，互掠百姓，野无青草。绍乃遣子谭为青州刺史，楷与战，败退还。

注 桥名。解见献帝纪。

注 水在幽州归义县界，自易州遵化县界流入。

注 左传齐侯伐鲁，语展喜曰：“室如悬磬，野无青草，何恃而不恐？”

是岁，瓚破禽刘虞，尽有幽州之地，猛志益盛。前此有童谣曰：“燕南垂，赵北际，中央不合大如砺，唯有此中可避世。”瓚自以为易地当之，遂徙镇焉。乃盛修营垒，楼观数十，临易河，通辽海。

注 前书易县属涿郡，续汉志曰属河闲。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归义县南十八里。

刘虞从事渔阳鲜于辅等，合率州兵，欲共报瓚。辅以燕国阎柔素有恩信，推为乌桓司马。柔招诱胡汉数万人，与瓚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北，斩丹等四千余级。乌桓峭王感虞恩德，率种人及鲜卑七千余骑，共辅南迎虞子和，与袁绍将曲义合兵十万，共攻瓚。兴平二年，破瓚于鲍丘，斩首二万余级。瓚遂保易京，开置屯田，稍得自支。相持岁余，曲义军粮尽，士卒饥困，余觭数千人退走。瓚徼破之，尽得其车重。

注 鲍丘，水名也，又名路水，在今幽州渔阳县。

是时旱蝗谷贵，民相食。瓚恃其才力，不恤百姓，记过忘善，睚眦必报，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，必以法害之。常言“衣冠皆自以职分富贵，不谢人惠”。故所宠爱，类多商贩庸儿。所在侵暴，百姓怨之。于是代郡、广阳、上谷、右北平各杀瓚所置长吏，复与辅、和兵合。瓚虑有非常，乃居于高京，以铁为门。斥去左右，男人七岁以上不得入易门。专侍姬妾，其文簿书

记皆汲而上之。令妇人习为大言声，使闻数百步，以传宣教令。疏远宾客，无所亲信，故谋臣猛将，稍有乖散。自此之后，希复攻战。或问其故。瓚曰：“我昔驱畔胡于塞表，埽黄巾于孟津，当此之时，谓天下指麾可定。至于今日，兵革方始，观此非我所决，不如休兵力耕，以救凶年。兵法百楼不攻。今吾诸营楼榭千里，积谷三百万斛，食此足以待天下之变。”

注 九州春秋曰：“瓚曰：‘始天下兵起，我谓唾掌而决。’”

注 “榭”即“櫓”字，见说文。释名曰：“櫓，露也。上无覆屋。”

建安三年，袁绍复大攻瓚。瓚遣子续请教于黑山诸帅，而欲自将突骑直出，傍西山以断绍后。长史关靖谏曰：“今将军将士，莫不怀瓦解之心，所以犹能相守者，顾恋其老小，而恃将军为主故耳。坚守旷日，或可使绍自退。若舍之而出，后无镇重，易京之危，可立待也。”瓚乃止。绍渐相攻逼，瓚觐日蹙，乃浚，筑三重营以自固。

四年春，黑山贼帅张燕与续率兵十万，三道来救瓚。未及至，瓚乃密使行人赍书告续曰：“昔周末丧乱，僵尸蔽地，以意而推，犹为否也。不图今日亲当其锋。”

袁氏之攻，状若鬼神，梯冲舞吾楼上，鼓角鸣于地中，日穷月急，不遑启处。

鸟厄归人，湡水陵高，汝当碎首于张燕，驰骤以告急。父子天性，不言而动。且厉五千铁骑于北隰之中，起火为应，吾当自内出，奋扬威武，决命于斯。不然，吾亡之后，天下虽广，不容汝足矣。”绍候得其书，如期举火，瓚以为救至，遂便出战。绍设伏，瓚遂大败，复还保中小城。自计必无

全，乃悉缢其姊妹妻子，然后引火自焚。绍兵趣登台斩之。

注 湣音丑六反，喻急也。

注 言相感也。

注 下湿曰隰。

注 献帝春秋“候者得书，绍使陈琳易其词”，即此书。

关靖见瓚败，叹恨曰：“前若不止将军自行，未必不济。吾闻君子陷人于危，必同其难，岂可以独生乎！”乃策马赴绍军而死。续为屠各所杀。田楷与袁绍战死。

注 屠各，胡号。

鲜于辅将其觶归曹操，操以辅为度辽将军，封都亭侯。阎柔将部曲曹操击乌桓，拜护乌桓校尉，封关内侯。

张燕既为绍所败，人觶稍散。曹操将定冀州，乃率觶诣邺降，拜平北将军，封安国亭侯。

论曰：自帝室王公之胄，皆生长脂腴，不知稼穡，其能厉行饬身，卓然不羈者，或未闻焉。刘虞守道慕名，以忠厚自牧。美哉乎，季汉之名宗子也！

若虞瓚无闲，同情共力，纠人完聚，稽保燕、蓟之饶，缮兵昭武，以临羈雄之隙，舍诸天运，征乎人文，则古之休烈，何远之有！

注 前书班固曰：“夫唯大雅，卓尔不羈者，河闲献王之谓与？”故论引焉。

注 牧，养也。易曰：“卑以自牧。”

注 纠，收也。

注 缮，修也。左传曰：“缮甲兵。”

注 天运犹天命也。人文犹人事也。易曰“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”。

陶谦字恭祖，丹阳人也。少为诸生，仕州郡，四迁为车骑将军张温司马，西讨边章。会徐州黄巾起，以谦为徐州刺史，击黄巾，大破走之，境内晏然。

注 丹阳郡丹阳县人也。吴书曰：“陶谦父，故余姚长。谦少孤，始以不羁闻于县中。年十四，犹缀帛为幡，乘竹马而戏，邑中儿童皆随之。故仓梧太守同县甘公出遇之，见其容貌，异而呼之，与语甚悦，许妻以女。甘夫人怒曰：‘陶家儿遨戏无度，于何以女许之？’甘公曰：‘彼有奇表，长必大成。’遂与之。”

注 吴书曰：“陶谦察孝廉，拜尚书郎，除舒令。郡太守张盘，同郡先辈，与谦父友，谦耻为之屈。尝*[以]*舞属谦，谦不为起，固强之乃舞，舞又不转。

盘曰：‘不当转邪？’曰：‘不可转，转则胜人。’”时董卓虽诛，而李傕、郭汜作乱关中。是时四方断绝，谦每遣使闲行，奉贡西京。诏迁为徐州牧，加安东将军，封溧阳侯。是时徐方百姓殷盛，谷实甚丰，流民多归之。而谦信用非所，刑政不理。别驾从事赵昱，知名士也，而以忠直见觐，出为广陵太守。

曹宏等谗慝小人，谦甚亲任之，良善多被其害。由斯渐乱。

下邳*(阍)**[阙]*宣自称“天子”，谦始与合从，后遂杀

之而并其觶。

注 溧阳今宣州县也。溧音栗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谦奏昱茂才，迁为太守。”

初，曹操父嵩避难琅邪，时谦别将守阴平，士卒利嵩财宝，遂袭杀之。初平四年，曹操击谦，破彭城傅阳。谦退保郟，操攻之不能克，乃还。过拔取虑、睢陵、夏丘，皆屠之。

凡杀男女数十万人，鸡犬无余，泗水为之不流，自是五县城保，无复行结。初三辅遭李傕乱，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。

注 县名，属东海国，故城在今沂州承县西南。

注 县名，属彭城国，本春秋时偃阳也。楚宣王灭宋，改曰傅阳，故城在今沂州承县南。

注 取虑音秋闾，县名，属下邳郡，故城在今泗州下邳县西南。睢陵，县，在下邳县东南。夏丘，县，属沛郡，故城今泗州虹县是。

注 歼、尽也。左传曰：“门官歼焉。”

兴平元年，曹操复击谦，略定琅邪、东海诸县，谦惧不免，欲走归丹阳。会张邈迎吕布据兖州，操还击布。是岁，谦病死。

初，同郡人笮融，聚觶数百，往依于谦，谦使督广陵、下邳、彭城运粮。

遂断三郡委轮，大起浮屠寺。上累金盘，下为重楼，又堂阁周回，可容三千许人，作黄金涂像，衣以锦彩。每浴佛，辄多设饮饭，布席于路，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。及曹操击谦，徐方不安，融乃将男女万口、马三千匹走广陵。广陵太

守赵昱待以宾礼。融利广陵资货，遂乘酒酣杀昱，放兵大掠，因以过江，南奔豫章，杀郡守朱皓，入据其城。后为扬州刺史刘繇所破，走入山中，为人所杀。

注 笮音侧格反。

注 浮屠，佛也。解见西羌传。

注 献帝春秋曰：“融敷席方四五里，费以巨万。”

昱字符达，琅邪人。清己疾恶，潜志好学，虽亲友希得见之。为人耳不邪听，目不妄视。太仆种拂举为方正。

赞曰：襄贲励德，维城燕北。仁能洽下，忠以鞬国。伯珪簞犷，武才趨猛。

虞好无终，绍執难并。徐方殄耗，实谦为梗。

注 励，勉也。

注 趨音去骄反。

后汉书卷七十四上

袁绍刘表列传 第六十四上

绍子谭

袁绍字本初，汝南汝阳人，司徒汤之孙。父成，五官中郎将，*(绍)*壮健好交结，大将军梁冀以下莫不善之。

注 袁山松书曰：“绍，司空逢之孽子，出后伯父成。”魏书亦同。英雄记：

“成字文开，与梁冀结好，言无不从。京师谚曰：‘事不谐，问文开。’”绍少为郎，除濮阳长，遭母忧去官。三年礼竟，追感幼孤，又行父服。服阕，徙居洛阳。绍有姿貌威容，爱士养名。既累世台司，宾客所归，加倾心折节，莫不争赴其庭，士无贵贱，与之抗礼，輜辀柴毂，填接街陌。内官皆恶之。中常侍赵忠言于省内曰：“袁本初坐作声价，好养死士，不知此儿终欲何作。”叔父太傅隗闻而呼绍，以忠言责之，绍终不改。

注 英雄记曰，凡在颍庐六年。

注 英雄记曰：“绍不妄通宾客，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。”

又好游侠，与张孟卓、何伯求、吴子卿、许子远皆为奔走之友。”

注 说文曰：“駟车，衣车也。”郑玄注周礼曰：“駟犹屏也，取其自蔽隐。”

柴穀，贱者之车。

后辟大将军何进掾，为侍御史、虎贲中郎将。中平五年，初置西园八校尉，以绍为佐军校尉。

注 乐资山阳公载记曰：“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，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，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，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，赵融为助军左校尉，冯芳为助军右校尉，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，淳于琼为右校尉：凡八人，谓之西园军，皆统于硕。”此云“佐军”，与彼文不同。

灵帝崩，绍劝何进征董卓等觶军，胁太后诛诸宦官，转绍司隶校尉。语已见何进传。及卓将兵至，骑都尉太山鲍信说绍曰：“董卓拥制强兵，将有异志，今不早图，必为所制。及其新至疲劳，袭之可禽也。”绍畏卓，不敢发。顷之，卓议欲废立，谓绍曰：“天下之主，宜得贤明，每念灵帝，令人愤毒。

董侯似可，今当立之。”绍曰：“今上富于春秋，未有不善宣于天下。若公违礼任情，废嫡立庶，恐觶议未安。”卓案剑叱绍曰：“竖子敢然！天下之事，岂不在我？”

我欲为之，谁敢不从！”绍诡对曰：“此国之大事，请出与太傅议之。”卓复言“刘氏种不足复遗”。绍勃然曰：“天下健者，岂惟董公！”横刀长揖径出。

悬节于上东门，而奔冀州。

注 魏书曰：“信，太山*(阳)*平*[阳]*人也。少有大节，宽厚爱人，沉毅有谋。说绍不从，乃引军还乡里。”

注 毒，恨也。

注 英雄记曰：“绍揖卓去，坐中惊愕。卓新至，见绍大家，故不敢害。”

注 洛阳城东面北头门也。山阳公载记曰：“卓以袁绍弃节，改第一葆为赤旄。”

董卓购募求绍。时侍中周玘、城门校尉伍琼为卓所信待，琼等阴为绍说卓曰：“夫废立大事，非常人所及。袁绍不达大体，恐惧出奔，非有它志。今急购之，势必为变。袁氏树恩四世，门生故吏膺于天下，若收豪杰以聚徒觝，英雄因之而起，则山东非公之有也。不如赦之，拜一郡守，绍喜于免罪，必无患矣。”卓以为然，乃遣授绍勃海太守，封邳乡侯。绍犹称兼司隶。

注 前书颍川有周承休侯国，元帝置。元始二年更名邳，音口浪反。

初平元年，绍遂以勃海起兵，*(以)**[与]*从弟后将军术、冀州牧韩馥、

豫州刺史孔伷、兖州刺史刘岱、陈留太守张邈、广陵太守张超、河内太守王匡、山阳太守袁遗、东郡太守桥瑁、济北相鲍信等同时俱起，觝各数万，以讨卓为名。绍与王匡屯河内，伷屯颍川，馥屯邳，余军咸屯酸枣，约盟，遥推绍为盟主。绍自号车骑将军，领司隶校尉。

注 馥字文节，颍川人也。

注 英雄记曰，孔伷字公绪，陈留人也。王匡字公节，泰山人也。袁遗字伯业，绍从弟术字公路，汝南汝阳人也。桥瑁字符玮，桥玄族子，先为兖州刺史，甚有威惠。魏氏春秋云刘岱恶而杀之。

董卓闻绍起山东，乃诛绍叔父隗，及宗族在京师者，尽灭之。卓乃遣大鸿胪韩融、少府阴循、执金吾胡母班、将作大匠吴循、越骑校尉王縯警解绍等诸军。绍使王匡杀班、縯、吴循等，袁术亦执杀阴循，惟韩融以名德免。

注 献帝春秋曰：“太傅袁隗，太仆袁基，术之母兄，卓使司隶宣璠*(尺)**[尽]*口收之，母及姊妹婴孩以上五十余人下狱死。”卓别传曰：“悉埋青城门外东都门内，而加书焉。又恐有盗取者，复以尸送郾藏之。”

注 海内先贤传曰：“韩融字符长，颍川人。”楚国先贤传曰：“阴循字符基，南阳新野人也。”汉末名士录曰：“胡母班字季友，泰山人，名在八厨。”谢承书曰：“班，王匡之妹夫。匡受绍旨，收班系狱，欲杀以徇军。班与匡书，略曰：

‘足下拘仆于狱，欲以衅鼓，此何悖暴无道之甚者也？仆与董卓何亲戚？义岂同恶？足下张虎狼之口，吐长蛇之毒，恚卓迁怒，何其酷哉！死者人之所难，然耻为狂夫所害。若亡者有灵，当诉足下于皇天。夫婚姻者祸福之几，今日着矣。曩为一体，今为血讎，亡人二女，则君之甥，身没之后，慎勿令临仆尸骸。’匡得书，抱班二子哭，班遂死于狱。”

是时豪杰既多附绍，且感其家祸，人思为报，州郡蜂起，

莫不以袁氏为名。韩馥见人情归绍，忌*(方)**[其]*得觶，恐将图己，常遣从事守绍门，不听发兵。

桥瑁乃诈作三公移书，传驿州郡，说董卓罪恶，天子危逼，企望义兵，以释国难。馥于是方听绍举兵。乃谋于觶曰：“助袁氏乎？助董氏乎？”治中刘惠勃然曰：“兴兵为国，安问袁、董？”馥意犹深疑于绍，每贬节军粮，欲使离散。

注 英雄记曰：“刘子惠，中山人。兖州刺史刘岱与其书，道‘卓无道，天下所共攻，死在旦暮，不足为忧。但卓死之后，当复回师讨文节。拥强兵，何凶逆，宁可得置’。封书与馥，馥得此大惧，归咎子惠，欲斩之。别驾从事耿武等排合伏子惠上，愿并见斩，得不死，作徒，被赭衣，埽除宫门外。”

明年，馥将曲义反畔，馥与战失利。绍既恨馥，乃与义相结。绍客逢纪谓绍曰：

“夫举大事，非据一州，无以自立。今冀部强实，而韩馥庸才，可密要公孙瓒将兵南下，馥闻必骇惧。并遣辩士为陈祸福，馥迫于仓卒，必可因据其位。”

绍然之，益亲纪，即以书与瓒。瓒遂引兵而至，外托*[讨]*董卓，而阴谋袭馥。

绍乃使外甥陈留高干及颍川荀谏等说馥曰：“公孙瓒乘胜来南，而诸郡应之。

袁车骑引军东向，其意未可量也。窃为将军危之。”馥惧，曰：“然则为之柰何？”

谏曰：“君自料宽仁容觶，为天下所附，孰与袁氏？”馥曰：“不如也。”“临危吐决，智勇迈于人，又孰与袁氏？”馥曰：“不如也。”“世布恩德，天下家受其惠，又孰与袁氏？”

馥曰：“不如也。”谡曰：“勃海虽郡，其实州也。”

今将军资三不如之敌，久处其上，袁氏一时之杰，必不为将军下也。且公孙提燕、代之卒，其锋不可当。夫冀州天下之重资，若两军并力，兵交城下，危亡可立而待也。夫袁氏将军之旧，且为同盟。当今之计，莫若举冀州以让袁氏，必厚德将军，公孙瓒不能复与之争矣。是将军有让贤之名，而身安于太山也。愿勿有疑。”馥素性恇怯，因然其计。馥长史耿武、别驾闵纯、骑都尉沮授闻而谏曰：“冀州虽鄙，带甲百万，谷支十年。袁绍孤客穷军，仰我鼻息，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，绝其哺乳，立可饿杀。”

柰何欲以州与之？”馥曰：“吾袁氏故吏，且才不如本初。度德而让，古人所贵，诸君独何病焉？”先是，馥从事赵浮、程涣将强弩万人屯孟津，闻之，率兵驰还，请以拒绍，馥又不听。乃避位，出居中常侍赵忠故舍，遣子送印绶以让绍。

注 英雄记曰：“纪字符图。初，绍去董卓，与许攸及纪俱诣冀州，以纪聪达有计策，甚亲信之。”逢音庞。

注 魏志云谡，荀彧之弟。

注 言土广也。

注 献帝传曰：“沮授，广平人。少有大志，多谋略。”英雄记曰：“耿武字文威。闵纯字伯典。后袁绍至，馥从事十人弃馥去，唯恐在后，独武、纯杖刀拒，兵不能禁，绍后令田丰杀此二人。”

注 英雄记曰：“绍在朝歌清水口，浮等从后来，船数百艘，觐万余人，整兵骇鼓过绍营，绍甚恶之。浮等到，谓馥曰：‘袁本初军无斗粮，各欲离散，旬日之闲，必土崩瓦解。明将军但闭户高枕，何忧何惧？’”绍遂领冀州牧，承制以馥为奋

威将军，而无所将御。引沮授为别驾，因谓授曰：

“今贼臣作乱，朝廷迁移。吾历世受宠，志竭力命，兴复汉室。然齐桓非夷吾不能成霸，句践非范蠡无以存国。今欲与卿戮力同心，共安社稷，将何以匡济之乎？”授进曰：“将军弱冠登朝，播名海内。值废立之际，忠义奋发，单骑出奔，董卓怀惧，济河而北，勃海稽服。拥一郡之卒，撮冀州之觶，威陵河朔，名重天下。

若举军东向，则黄巾可埽；还讨黑山，则张燕可灭；回师北首，则公孙必禽；震胁戎狄，则匈奴立定。横大河之北，合四州之地，收英雄之士，拥百万之觶，迎大驾于长安，复宗庙于洛邑，号令天下，诛讨未服。以此争锋，谁能御之！比及数年，其功不难。”绍喜曰：“此吾心也。”即表授为奋武将军，使监护诸将。

注 稽音启。

注 广雅曰：“撮，持也。”

注 黑山在今冀州冀县西北。九州春秋曰“燕本姓褚。黄巾贼起，燕聚少年为髡盗，博陵张牛角亦起与燕合。燕推牛角为帅，俱攻瘦陶。牛角为飞矢所中，被创且死，大会其觶，告曰：‘必以燕为帅。’牛角死，觶奉燕，故改姓张。性剽悍，捷速过人，故军中号曰‘飞燕’。其后人觶浸广，常山、赵郡、中山、上党、河内诸山谷皆相通，号曰‘黑山’”也。

注 四州见下。

注 左传秦伯曰：“是吾心也。”

魏郡审配，钜鹿田丰，并以正直不得志于韩馥。绍乃以

丰为别驾，配为治中，甚见器任。馥自怀猜惧，辞绍索去，往依张邈。后绍遣使诣邈，有所计议，因共耳语。馥时在坐，谓见图谋，无何，如厕自杀。

注 先贤行状曰：“配字正南。少忠烈慷慨，有不可犯之节。绍领冀州，委腹心之任。丰字符皓。天姿缜杰，权略多奇。绍军之败也，土崩奔走，徒觴略尽，军将皆抚膝啼泣曰：‘向使田丰在此，不至于是。’”

注 英雄记曰：“绍以河内朱汉为都官从事。汉先时为馥所不礼，内怀忿恨，且欲徼迎绍意，即发城郭兵围守馥第，拔刃登屋，馥走上楼，收得馥大儿，搥折两脚。绍亦立收汉杀之。馥犹忧怖，故报绍索去。”

注 九州春秋曰：“至燧，因以书刀自杀。”

其冬，公孙瓒大破黄巾，还屯盘河，威震河北，冀州诸城无不望风响应。

绍乃自击之。瓒兵三万，列为方陈，分突骑万匹，翼军左右，其锋甚锐。绍先令曲义领精兵八百，强弩千张，以为前登。瓒轻其兵少，纵骑腾之，义兵伏楯下，一时同发，瓒军大败，斩其所置冀州刺史严纲，获甲首千余级。曲义追至界桥，瓒敛兵还战，义复破之，遂到瓒营，拔其牙门，余觴皆走。绍在后十数里，闻瓒已破，发蹠息马，唯鞞帐下强弩数十张，大戟士百许人。瓒散兵二千余骑卒至，围绍数重，射矢雨下。田丰扶绍，使溲入空垣。绍脱兜鍪抵地，曰：“大丈夫当前斗死，而反逃垣墙闲邪？”促使诸弩竞发，多伤瓒骑。

觴不知是绍，颇稍引溲。会曲义来迎，骑乃散退。三年，瓒又遣兵至龙凑挑战，绍复击破之。瓒遂还幽州，不敢复出。

注 尔雅有九河，钩盘是其一也。故河道在今德州昌平县界，入沧州乐陵县，今名枯盘河。

注 九州春秋曰：“还屯广宗界桥。”今贝州宗城县东有古界城，此城近枯漳水，则界桥盖当在此之侧也。

注 真人水镜经曰：“凡军始出，立牙竿必令完坚；若有折，将军不利。”牙门旗竿，军之精也。即周礼司常职云“军旅会同置旌门”是也。

四年初，天子遣太仆赵岐和解关东，使各罢兵。瓚因此以书警绍曰：“赵太仆以周、邵之德，衔命来征，宣扬朝恩，示以和睦，旷若开云见日，何喜如之！昔贾复、寇恂争相危害，遇世祖解纷，遂同舆并出。衅难既释，时人美之。自惟边鄙，得与将军共同斯好，此诚将军之*(羞)**[眷]*，而瓚之愿也。“绍于是引军南还。

三月上巳，大会宾徒于薄落津。闻魏郡兵反，与黑山贼干毒等数万人共覆邺城，杀郡守。坐中客家在邺者，皆忧怖失色，或起而啼泣，绍容貌自若，不改常度。贼有陶升者，自号“平汉将军”，独反诸贼，将部觶踰西城入，闭府门，具车重，载绍家及诸衣冠在州内者，身自扞鞞，送到斥丘。

绍还，因屯斥丘，以陶升为建义中郎将。六月，绍乃出军，入朝歌鹿肠山苍岩谷口，讨干毒。围攻五日，破之，斩毒及其觶万余级。绍遂寻山北行，进击诸贼左髭丈八等，皆斩之，又击刘石、青牛角、黄龙、左校、郭大贤、李大目、于氏根等，复斩数万级，皆屠其屯壁。遂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、鴈门乌桓战于常山。燕精兵数万，骑数千匹，连战十余日，燕兵死伤虽多，绍军亦疲，遂各退。曲义自恃有功，骄纵不轨，绍召

杀之，而并其觶。

注 历法三月建辰，己卯退除，可以拂除灾也。韩诗曰：“溱与洧，方涣涣兮。”

薛君注云：“郑国之俗，三月上巳之辰，两水之上招魂续魄，拂除不祥，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也。”酈元水经注曰：“漳水经钜鹿故城西，谓之*[薄]*落津。”

续汉志瘦陶县有薄落亭。

注 管子曰，齐桓公筑五鹿、中牟、邺，以御诸侯。

注 献帝春秋曰：“绍劝督引满投壶，言笑容貌自若。”

注 英雄记曰：“升故为内黄小吏。”

注 重，辘重也。

注 斥丘，县，属钜鹿郡，故城在今相州成安县东南。十三州志云：“土地斥鹵，故曰斥丘。”

注 朝歌故城在今韃县西。续汉志曰：“朝歌有鹿肠山。”

兴平二年，拜绍右将军。其冬，车驾为李傕等所迫于曹阳，沮授说绍曰：“将军累叶台辅，世济忠义。今朝廷播越，宗庙残毁，观诸州郡，虽外托义兵，内实相图，未有忧存社稷恤人之意。且今州城粗定，兵强士附，西迎大驾，即宫邺都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稽士马以讨不庭，谁能御之？”绍将从其计。颍川郭图、淳于琼曰：“汉室陵彊，为日久矣，今欲兴之，不亦难乎？且英雄并起，各据州郡，连徒聚觶，动有万计，所谓秦失其鹿，先得者王。今迎天子，动辄表闻，从之则权轻，违之则拒命，非计之善者也。”授曰：“今迎朝廷，于义为得，于时为宜。若不早定，必有先之者焉。夫权不失几，功不猷速，愿其图之。”帝立既非绍意，竟不能从。

注 左传，周襄王出奔于郑，狐偃言于晋文公曰：“求诸侯莫如勤王，诸侯信之，且大义也。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，今为可矣。”文公从之，纳襄王，遂成霸业。

注 九州春秋图字公则。

注 史记曰，蒯通曰：“秦失其鹿，天下共追之，高才者先得焉。”

绍有三子：谭字显思，熙字显雍，尚字显甫。谭长而惠，尚少而美。绍后妻刘有宠，而偏爱尚，数称于绍，绍亦奇其姿容，欲使传嗣。乃以谭继兄后，出为青州刺史。沮授谏曰：“世称万人逐兔，一人获之，贪者悉止，分定故也。

且年均以贤，德均则卜，古之制也。愿上惟先代成*(则)**[败]*之诫，下思逐兔分定之义。若其不改，祸始此矣。”绍曰：“吾欲令诸子各据一州，以视其能。”于是以中子熙为幽州刺史，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。

注 慎子曰：“兔走于街，百人追之，贪人具存，人莫之非者，以兔为未定分也。积兔满市，过不能顾，非不欲兔也，分定之后，虽鄙不争。”子思子、商君书并载，其词略同。

注 左传曰：“王后无嫡则择立长，年钧以德，德钧以下。”

建安元年，曹操迎天子都许，乃下诏书于绍，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，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。绍上书曰：

臣闻昔有哀叹而霜陨，悲哭而崩城者。每读其书，谓为信然，于今况之，乃知妄作。何者？臣出身为国，破家立事，至乃怀忠获衅，抱信见疑，昼夜长吟，剖肝泣血，曾无崩城陨霜之应，故邹衍、杞妇何能感彻。

注 淮南子曰：“邹衍事燕惠王尽忠，左右谮之，仰天而哭。夏五月，天为降霜。”

注 齐庄公攻莒，为五乘之宾，而梁独不预。归而不食，其母曰：“食！汝生而无义，死而无名，则虽非五乘，孰不汝笑？生而有义，死而有名，则五乘之宾尽汝下也。”及与莒战，梁遂斗杀二十七人而死。妻闻而哭，城为之次而隅为之崩。见说苑。

臣以负薪之资，拔于陪隶之中，奉职宪台，擢授戎校。常侍张让等滔乱天常，侵夺朝威，贼害忠德，扇动奸党。故大将军何进忠国疾乱，义心赫怒，以臣颇有一介之节，可责以鹰犬之功，故授臣以督司，谕臣以方略。臣不敢畏惮强御，避祸求福，与进合图，事无违异。忠策未尽而元帅受败，太后被质，宫室焚烧，陛下圣德幼冲，亲遭厄困。时进既被害，师徒丧沮，臣独将家兵百余人，抽戈承明，竦剑翼室，虎叱鬪司，奋击凶丑，曾不浹辰，罪人斯殄。此诚愚臣效命之一验也。

注 负薪谓贱人也。礼记曰：“问士之子长幼，长曰能负薪矣，幼曰未能负薪。”

注 陪，重也。左传曰：“王臣公，公臣卿，卿臣大夫，大夫臣士，士臣阜，阜臣隶，隶臣僚，僚臣仆，仆臣台。”又曰：“是无陪台也。”陪隶犹陪台。

注 元帅谓何进。

注 山阳公载记曰：“绍与王匡等并力入端门，于承明堂上格杀中常侍高望等二人。”尚书曰：“延入翼室。”孔安国注：“翼，明也。室谓路寝。”

注 浹，潜也。左传曰：“浹辰之闲。”杜预曰：“十二

日也。”

会董卓乘虚，所图不轨。臣父兄亲从，并当大位，不憚一室之祸，苟惟宁国之义，故遂解节出奔，创谋河外。时卓方贪结外援，招悦英豪，故即臣勃海，申以军号，则臣之与卓，未有纤芥之嫌。若使苟欲滑泥扬波，偷荣求利，则进可以享窃禄位，退无门户之患。然臣愚所守，志无倾夺，故遂引会英雄，兴师百万，饮马孟津，歃血漳河。会故冀州牧韩馥怀挟逆谋，欲专权埶，绝臣军粮，不得踵系，至使猾虏肆毒，害及一门，尊卑大小，同日并戮。鸟兽之情，犹知号呼。臣所以荡然忘哀，貌无隐戚者，诚以忠孝之节，道不两立，顾私怀己，不能全功。斯亦愚臣破家徇国之二验也。

注 谓叔隗为太傅，从兄基为太仆。

注 河外，河南。

注 即谓就拜也。山阳公载记曰：“董卓以绍为前将军，封邳乡侯。绍受侯，不受前将军。”

注 滑，混也。楚词：“滑其泥，扬其波。”

注 献帝春秋曰：“绍合冀州十郡守相，觐数十万，登坛歃血，盟曰：‘贼臣董卓，承汉室之微，负兵甲之觶，陵越帝城，跨蹈王朝，幽鸩太后，戮杀弘农，提挈幼主，越迁秦地，残害朝臣，斩刈忠良，焚烧宫室，蒸乱宫人，发掘陵墓，虐及鬼神，过恶烝皇天，浊秽熏后土。神只怨恫，无所凭恃，兆人泣血，无所控告，仁贤之士，痛心疾首，义士奋发，云兴雾合，咸欲奉辞伐罪，躬行天诛。’”

凡我同盟之后，毕力致命，以伐凶丑，同銜王室，翼戴天子。有渝此盟，神明是殛，俾坠其师，无克祚国！”

注 礼记曰：“凡生天地之闲者，有血气之属必有知，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。

今是*(夫)**[大]*鸟兽则失丧其髑匹，越月踰时焉，则必反巡过其故乡，翔回焉，鸣号焉，蹢躅焉，踟蹰焉，然后乃能去之。小者至于燕爵，犹有啁縱之顷焉，然后乃能去之。”

注 隐，忧也。

又黄巾十万焚烧青、兖、黑山、张杨蹈藉冀城。臣乃旋师，奉辞伐畔。金鼓未震，狡敌知亡，故韩馥怀惧，谢咎归土，张杨、黑山同时乞降。臣时辄承制，窃比窦融，以议郎曹操权领兖州牧。会公孙瓒师旅南驰，陆掠北境，臣即星驾席卷，与瓒交锋。假天之威，每战辄克。臣备公族子弟，生长京辇，颇闻俎豆，不习干戈；

加自乃祖先臣以来，世作辅弼，咸以文德尽忠，得免罪戾。臣非与瓒角戎马之执，争战阵之功者也。诚以贼臣不诛，春秋所贬，苟云利国，专之不疑。

故冒践霜雪，不惮劬勤，实庶一捷之福，以立终身之功。社稷未定，臣诚耻之。

太仆赵岐衔命来征，宣明陛下含弘之施，蠲除细故，与下更新，奉诏之日，引师南辕。是臣畏怖天威，不敢怠慢之三验也。

注 窦融行西河五郡大将军事，以梁统为武威太守。

注 公羊传曰：“赵盾弑其君夷曩。弑者赵穿也。曩为加之赵盾？不讨贼也。

赵盾曰：‘天乎！予无辜。’史曰：‘尔为仁为义，人弑尔君，而复国不讨贼，非弑如何？’”注 左传曰：“苟利社

稷，专之可也。”

注 左传曰：“令尹南辕反旆。”杜预曰：“回军南向。”

又臣所上将校，率皆清英宿德，令名显达，登锋履刃，死者过半，勤恪之功，不见书列。而州郡牧守，竞盗声名，怀持二端，优游顾望，皆列土锡圭，跨州连郡，是以远近狐疑，议论纷错者也。臣闻守文之世，德高者位尊；仓卒之时，功多者赏厚。陛下播越非所，洛邑乏祀，海内伤心，志士愤惋。是以忠臣肝脑涂地，肌肤横分而无悔心者，义之所感故也。今赏加无劳，以携有德；杜黜忠功，以疑觴望。斯岂腹心之远图？将乃谗慝之邪说使之然也？臣爵为通侯，位二千石。殊恩厚德，臣既叨之，岂敢窥觊重礼，以希彤弓兹矢之命哉？诚伤偏裨列校，勤不见纪，尽忠为国，躐成重愆。斯蒙恬所以悲号于边狱，白起献款于杜邮也。太傅曰：碑位为师保，任配东征，而耗乱王命，宠任非所，凡所举用，皆觴所捐弃。而容纳其策，以为谋主，令臣骨肉兄弟，还为讎敌，交锋接刃，构难滋甚。臣虽欲释甲投戈，事不得已。诚恐陛下日月之明，有所不照，四聪之听有所不闻，乞下臣章，咨之髀贤，使三槐九棘，议臣罪戾。若以臣今行权为衅，则桓、文当有诛绝之刑；若以觴不讨贼为贤，则赵盾可无书弑之贬矣。

臣虽小人，志守一介。若使得申明本心，不愧先帝，则伏首欧刀，褰衣就镬，臣之愿也。惟陛下垂尸鸠之平，绝邪谄之论，无令愚臣结恨三泉。

注 携，离也。

注 左氏传曰：“王命尹氏策晋文公为侯伯，赐之大路之服，戎路之服，彤弓一，彤矢百，兹弓十，兹矢千。”

注 史记曰，胡亥遣使者杀蒙恬，恬不肯死，使者即以属吏，系于阳周。恬喟然太息曰：“恬罪当死矣。起临洮属之辽东，城万余里。此其中不能无绝地桩，此乃恬之罪也！”遂吞药自杀。

注 史记曰，秦王免白起为士伍，迁之阴密。白起既行，出咸阳西门十里，至杜邮，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，自裁。

注 三辅决录注曰：“马日磾字翁叔，马融之族子。少传融业，以才学进，历位九卿，遂登台辅。”献帝春秋曰：“日磾假节东征，循抚州郡。术在寿春，不肃王命，侮慢日磾，借节观之，因夺不还，从术求去，而术不遣，既以失节屈辱，忧恚而死。”

注 周官曰：“三槐，三公*(匹)**[位]*焉。左九棘，孤卿大夫位焉。右九棘，公侯伯子男位焉。”郑玄注曰：“槐之言怀也，言怀来人于此欲与谋也。树棘以为位者，取其赤心而外刺，象以赤心有刺也。”

注 齐桓、晋文时，周室弱，诸侯不朝，桓、文权行征伐，率诸侯以朝天子。

注 尸鸠，鵲鷓也。诗国风曰：“尸鸠在桑，其子七兮，叔人君子，其仪一兮。”

毛萑注曰：“尸鸠之养其子，旦从上下，暮从下上，平均如一。言善人君子执义亦如此。”

注 三者，数之小终，言深也。前书曰：“下镗三泉。”

于是以绍为太尉，封邳侯。时曹操自为大将军，绍耻为之下，伪表辞不受。操大惧，乃让位于绍。二年，使将作大匠孔融持节拜绍大将军，锡弓矢节钺，虎贲百人，兼督冀、青、幽、并四州，然后受之。

注 献帝春秋曰：“使将作大匠孔融持节之邺，拜太尉绍为大将军，改封邺侯。”

注 大尉位在大将军上。初，武帝以鞞青征伐有功，以为大将军，欲尊宠之，故置大司马官号以冠之。其后霍光、王凤等皆然。明帝以弟东平王苍有贤材，以为骠骑大将军，以王故，位公上。和帝以舅窦宪征匈奴，还迁大将军，在公上，以勋戚者不拘常例焉。

注 礼含文嘉曰：“九锡一曰车马，二曰衣服，三曰乐器，四曰朱户，五曰纳陛，六曰虎贲之士百人，七曰斧钺，八曰弓矢，九曰秬鬯。”春秋元命苞曰“赐虎贲得专征伐，赐斧钺得诛”也。

绍每得诏书，患有不便于己，乃欲移天子自近，使说操以许下埤湿，洛阳残破，宜徙都甄城，以就全实。操拒之。田丰说绍曰：“徙都之计，既不克从，宜早图许，奉迎天子，动托诏令，响号海内，此筹之上者。不尔，终为人所禽，虽悔无益也。”绍不从。四年春，击公孙瓒，遂定幽土，事在瓒传。

注 埤亦下也。音婢。

注 甄音绢。

绍既并四州之地，觴数十万，而骄心转盛，贡御稀简。主簿耿包密白绍曰：“赤德衰尽，袁为黄胤，宜顺天意，以从民心。”绍以包白事示军府僚属，议者以包妖妄宜诛。绍知觴情未同，不得已乃杀包以弭其结。于是简精兵十万，骑万匹，欲出攻许，以审配、逢纪统军事，田丰、荀谏及南阳许攸为谋主，颜良、文丑为将帅。沮授进说曰：“近讨公孙，师出历年，

百姓疲敝，仓库无积，赋役方殷，此国之深忧也。宜先遣使献捷天子，务农逸人。若不得通，乃表曹操隔我王路，然后进屯黎阳，渐营河南，益作舟船，缮修器械，分遣精骑，抄其边鄙，令彼不得安，我取其逸。如此可坐定也。”郭图、审配曰：“兵书之法，十围五攻，敌则能战。今以明公之神武，连河朔之强觮，以伐曹操，*(兵)**[其]*执譬若覆手。今不时取，后难图也。”授曰：“盖救乱诛暴，谓之义兵；恃觮凭强，谓之骄兵。义者无敌，骄者先灭。曹操奉迎天子，建宫许都。今举师南向，于义则违。且庙胜之策，不在强弱。曹操法令既行，士卒精练，非公孙瓒坐受围者也。今弃万安之术，而兴无名之师，窃为公惧之。”图等曰：“武王伐纣，不为不义；况兵加曹操，而云无名！且公师徒精勇，将士思奋，而不及时早定大业，所谓‘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’。此越之所以霸，吴之所以灭也。监军之计，在于*(将军)**[持牢]*，而非见时知几之变也。”绍纳图言。

图等因是谮沮授曰：“授监统内外，威震三军，若其浸盛，何以制之！夫臣与主同者*[昌]，主与臣同者]*亡，此黄石之所忌也。且御觮于外，不宜知内。”

绍乃分授所统为三都督，使授及郭图、淳于琼各典一军，未及行。

注 献帝春秋曰：“袁，舜后。黄应代赤，故包有此言。”

注 十倍则围之，五倍则攻之。

注 前书陆贾谓南越王曰：“越杀王降汉，如反复手耳。”

注 前书魏相上书曰：“救乱诛暴，谓之义兵。兵义者王。敌加于己，不得已而起者，谓之应兵。兵应者胜。争恨小故，不胜愤怒者，谓之忿兵。兵忿者败。”

利人土地货宝者，谓之贪兵。兵贪者破。恃国家之大，矜人庶之觴，欲见威于敌者，谓之骄兵。兵骄者灭。此非但人事，乃天道也。”

注 淮南子曰：“运筹于庙堂之中，决胜乎千里之外。”

注 前书曰，新城三老说高祖曰：“顺德者昌，逆德者亡。兵出无名，事故不成。”音义曰：“有名，伐有罪也。”

注 史记范蠡谓句践曰：“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。”

注 臣与主同者，权在于主也。主与臣同者，权在臣也。黄石者，即张良于下邳圯上所得者，三略也。圯音以之反。

注 淮南子曰：“国不可从外理，军不可从中御。”

五年，左将军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，据沛以背曹操。操惧，乃自将征备。田丰说绍曰：“与公争天下者，曹操也。操今东击刘备，兵连未可卒解，今举军而袭其后，可一往而定。兵以几动，斯其时也。”绍辞以子疾，未得行。丰举杖击地曰：“嗟乎，事去矣！夫遭难遇之几，而以婴儿病失其会，惜哉！”绍闻而怒之，从此遂疏焉。

曹操畏绍过河，乃急击备，遂破之。备奔绍，绍于是进军攻许。田丰以既失前几，不宜便行，谏绍曰：“曹操既破刘备，则许下非复空虚。且操善用兵，变化无方，觴虽少，未可轻也。今不如久持之。将军据山河之固，拥四州之觴，外结英雄，内修农战，然后简其精锐，分为奇兵，乘虚迭出，以扰河南，救右则击其左，救左则击其右，使敌疲于奔命，人不得安业，我未劳而彼已困，不及三年，可坐克也。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，若不如志，悔无及也。”绍不从。丰强谏忤绍，绍以为沮觴，遂械系之。乃先宣檄曰：

注 孙子兵法曰：“凡战者以正合，以奇胜也。”注云：“正者当敌，奇者击其不备。”

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，忠臣虑难以立权。曩者强秦弱主，赵高执柄，专制朝命，威福由己，终有望夷之祸，污辱至今。

及臻吕后，禄、产专政，擅断万机，决事禁省，下陵上替，海内寒心。于是绛侯、朱虚兴威奋怒，诛夷逆暴，尊立太宗，故能道化兴隆，光明融显。此则大臣立权之明表也。

注 始皇崩，胡亥立，赵高为丞相。胡亥梦白虎啣其左骖马，杀之，心不乐。

问占梦，卜泾水为祟，胡亥乃斋望夷宫。赵高令其驺阎乐逼胡亥使自杀。张华云：“望夷之宫在长陵西北长平观，东临泾水，作之以望北夷。”事见史记。

注 吕后专制，以兄子禄为赵王、上将军，产为梁王、相国，各领南北军。

吕后崩，欲为乱，绛侯周勃、朱虚侯刘章等共诛之，立文帝，庙称太宗。左传闵子马曰：“下陵上替，能无乱乎？”

司空曹操祖父腾，故中常侍，与左悺、徐璜并作妖孽，饕餮放横，伤化虐人。

父嵩，乞丐携养，因臧买位，舆金鞶宝，输货权门，窃盗鼎司，倾覆重器。

操*(奸)**[赘]*阉遗丑，本无令德，僿狡锋侠，好乱乐祸。

幕府董统鹰扬，埽夷凶逆，续遇董卓侵官暴国，于是提剑挥鼓，发命东夏，广罗英雄，弃瑕录用，故遂与操参咨策略，谓其鹰犬之才，爪牙可任。至乃愚佻短虑，轻进易退，伤夷折

糒，数丧师徒。幕府辄复分兵命锐，修完补辑，表行东郡太守、兖州刺史，被以虎文，授以偏师，錡就威柄，冀获秦师一克之报。而遂乘资跋扈，肆行酷烈，割剥元元，残贤害善。

故九江太守边让，英才隤逸，以直言正色，论不阿谄，身被梟悬之戮，妻孥受灰灭之咎。自是士林愤痛，人怨天怒，一夫奋臂，举州同声，故躬破于徐方，地夺于吕布，彷徨东裔，蹈据无所。幕府惟强干弱枝之义，且不登畔人之党，故复援旌擐甲，席卷赴征，金鼓响震，布觳破沮，拯其死亡之患，复其方伯之任。是则幕府无德于兖土，而有大造于操也。

注 贪财为饕，贪食为餮。悝音乌板反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嵩字巨高。灵帝时卖官，嵩以货得拜大司农、大鸿胪，代崔烈为太尉。”魏志曰：“嵩，腾养子，莫能审其生出本末。”曹瞒传及郭颁代语并云嵩，夏侯氏子，悝之叔父。魏太祖于悝为从父兄弟也。“弃”亦“乞”也。

注 方言曰：“僂，轻也。”魏志曰：“操少机警有权数，而任侠放荡，不修行业。”锋侠言如其锋之利也。僂音方妙反。或作“剽”，劫财物也，音同。

注 谓绍诛诸阉人，无少长皆斩之。

注 左传：“侵官冒也。”

注 字书曰：“佻，轻也。”魏志曰：“操引兵西，将据成臯，到荥阳汴水，遇卓将徐荣，战不利，士卒死伤多，操为流矢所中，所乘马被创。曹洪以马与操，得夜遁，又为吕布所败。”

注 续汉志曰：“虎贲将，冠鹖冠，虎文单衣。襄邑岁献织成虎文衣。”

注 秦穆公使孟明视、西乞术、白乙丙伐郑，晋襄公败诸

穀，执孟明等。文嬴请而舍之，归于秦。穆公复用孟明伐晋，晋人不敢出，封穀尸而还。事见左传。

注 太公金匱曰：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今海内陆沈于殷久矣，何乃急于元元哉？”

注 魏志曰：“陶谦为徐州牧，操初征之，下十余城。后复征谦，收五城，遂略地至东海。还过郟，会张邈与陈宫畔迎吕布，郡县皆应。布西屯濮阳而操攻之，布出兵战，操兵奔，阵乱，驰突火出，坠马烧左手掌，司马楼异扶操上马，遂得引去。”

注 强干弱枝，解见班固传。左传宋大夫鱼石等以宋彭城畔属楚，经书“宋彭城”，传曰“非宋地，追书也，且不登畔人也”。杜预注曰：“登，成也。”

注 左传曰：“擐甲执兵。”杜预注曰：“擐，贯也。”前书杨雄曰：“云彻席卷，后无余灾。”魏志曰：“操袭定陶未拔，会布至，击破之。布将薛兰、李封屯钜野，操攻之。布救兰败，布走。布复与陈宫将万余人*(乘)**[来]*战，操时兵少，设伏纵奇兵击，大破之。布夜走，东奔刘备。”

注 左传使吕相绝秦曰：“秦师克还无害，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。”杜预注曰：“造，成也。”

会后銮驾东反，髡虜乱政。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，匪遑离局，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，使缮修郊庙，翼卫幼主。而便放志专行，威劫省禁，卑侮王僚，败法乱纪，坐召三台，专制朝政，爵赏由心，刑戮在口，所爱光五宗，所怨灭三族，髡谈者受显诛，腹议者蒙隐戮，道路以目，百辟钳口，尚书记期会，公卿充员品而已。

注 北鄙之傲谓公孙瓒攻绍也。左传曰：“局部也。”杜预注曰：“远其部曲为离局。”

注 晋书曰：“汉官尚书为中台，御史为宪台，谒者为外台，是谓三台。”

注 五宗谓上至高祖，下及孙。三族谓父族、母族、妻族。

注 大农颜异与张汤有隙，人告异，汤推异与客言诏令下有不便者，异不言，微反唇。汤遂奏，异九卿，见令不便，不入言而腹非，论死，见前书。

注 国语曰：“厉王虐，国人谤王。邵公告王曰：‘人不堪命矣。’王怒，得卫巫，使监谤，以告则杀之。国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。”周书曰：“贤哲钳口，小人鼓舌。”何休注公羊传曰：“柑，以木衔其口也。”“钳”或作“柑”，音渠廉反。

注 前书贾谊曰：“大臣特以簿书不报，期会之闲，以为大故。”

故太尉杨彪，历典二司，元纲极位。操因睚眦，被以非罪，笞楚并兼，五毒俱至，触情放恣，不顾宪章。又议郎赵彦，忠谏直言，议有可纳，故圣朝含听，改容加锡。操欲迷夺时明，杜绝言路，擅收立杀，不俟报闻。又梁孝王先帝母弟，坟陵尊显，松柏桑梓犹宜恭肃。操率将吏士，亲临发掘，破棺裸尸，掠取金宝，至令圣朝流涕，士民伤怀。又署发丘中郎将、摸金校尉，所过毁突，无骸不露。身处三公之官，而行桀虐之态，污国虐民，毒施人鬼。

加其细政苛惨，科防互设，赠缴充蹊，坑菑塞路，举手挂网罗，动足蹈机阱，是以充、豫有无聊之人，帝都有呼嗟之怨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彪代董卓为司空，又代黄琬为司徒。时

袁术僭乱，操托彪与术婚姻，诬以欲图废置，奏收下狱，劾以大逆。”

注 献帝春秋曰：“收彪下狱考实，遂以策罢。”

注 前书曰，孝文皇帝竊皇后生孝景帝、梁孝王武。

注 管子曰：“天下无道，人在爵位者皆不自聊生。”

历观古今书籍所载，贪残虐烈无道之臣，于操为甚。莫府方诘外奸，未及整训，加意含覆，冀可弥缝。而操豺狼野心，潜包祸谋，乃欲桡折栋梁，孤弱汉室，除忠害善，专为梟雄。往岁伐鼓北征，讨公孙瓒，强御桀逆，拒围一年。操因其未破，阴交书命，欲托助王师，以见掩袭，故引兵造河，方舟北济。会行人发露，瓒亦梟夷，故使锋芒挫缩，厥图不果。屯据敖仓，阻河为固，乃欲运螳螂之斧，御隆车之隧。莫府奉汉威灵，折冲宇宙，长戟百万，胡骑千骊，奋中黄、育、获之士，聘良弓劲弩之执，并州越太行，青州涉济、漯，大军泛黄河以角其前，荆州下宛、叶而掎其后。雷震虎步，并集虜廷，若举炎火以焚飞蓬，覆沧海而注燧炭，有何不消灭者哉？

注 左传曰：“弥缝敝邑。”杜预注曰：“弥缝犹补合。”

注 左传曰，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，令尹子文曰：“必杀之。是子也，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，弗杀必灭若敖氏。谚曰‘狼子野心’，是乃狼也，其可畜乎！”

注 周易“栋桡之凶，不可有以辅”也。

注 献帝春秋曰：“操引军造河，托言助绍，实图袭邲，以为瓒援。会瓒破灭，绍亦觉之，以军退，屯于敖仓。”

注 韩诗外传曰：“齐庄公猎，有螳螂举足将持其轮，问

其御曰：‘此何虫？’对曰：‘此螳螂也。此虫知进而不知退，不量其力而轻就敌。’公曰：‘此为天下勇士矣。’回车避之，勇士归焉。”亦见淮南子。又庄子曰：“螳螂怒臂以当车辙，不知其不胜任也。”隧，道也。

注 尸子曰：“*[中]*黄伯曰：‘我左执太行之獾，右执雕虎，唯象未试。’”史记范雎说秦昭王“乌获、任鄙之力，庆忌、夏育之勇”也。

注 文子曰：“狡兔得而猎犬烹，高鸟尽而良弓藏。”史记苏秦说韩王曰：“天下之强弓劲弩，皆从韩出。”

注 绍甥高干为并州刺史，故言越太行山而来助。

注 绍长子谭为青州刺史。济，漯，二水名，在今齐州界。漯音他合反。

注 贾逵注国语曰：“从后牵曰掎。”音居蚁反。左传曰“晋人角之，诸戎掎之”是也。荆州谓刘表也。与绍交，故云下宛、叶。

注 楚词曰：“离忧患而乃寤，若纵火于秋蓬。”

注 黄石公三略曰：“夫以义而讨不义，若决河而沉莢火，其克必也。”

当今汉道陵弼，纲弛网绝，操以精兵七百，围守宫阙，外称陪卫，内以拘质，惧篡逆之祸，因斯而作。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，烈士立功之会也。可不勸哉！

注 据陈琳集，此檄陈琳之词也。魏志曰：“琳字孔璋，广陵人，避难冀州，袁绍使典文章。绍败，归太祖。太祖谓曰：‘卿昔为本初移书，但可罪状孤而已，恶恶止其身，何乃上及父祖邪？’琳谢罪。太祖爱其才而不咎也。”流俗本此下有

“陈琳之辞”者，非也。

乃先遣颜良攻曹操别将刘延于白马，绍自引兵至黎阳。沮授临行，会其宗族，散资财以与之。曰：“孰存则威无不加，孰亡则不保一身。哀哉！”其弟宗曰：“曹操士马不敌，君何惧焉？”授曰：“以曹兖州之明略，又挟天子以为资，我虽克伯珪，觴实疲敝，而主骄将怵，军之破败，在此举矣。杨雄有言：‘六国蚩蚩，为羸弱姬。’今之谓乎！”曹操遂救刘延，击颜良斩之。绍乃度河，壁延津南。沮授临船叹曰：“上盈其志，下务其功，悠悠黄河，吾其济乎！”遂以疾退，绍不许而意恨之，复省其所部，并属郭图。

注 白马，县，属东郡，今滑州县也，故城在今县东。

注 法言之文也。羸，秦姓也。姬，周姓。方言：“蚩，悖也。”六国悖惑，侵弱周室，终为秦所并也。

注 蜀志曰：“曹公使张辽及关羽为先锋，羽望见良麾盖，策马刺良万觴之中，斩其首还，诸将莫能当，遂解白马围。”

注 酈元水经注曰：“汉孝文时河决酸枣，东溃金堤，大发卒塞之，武帝作瓠子之歌，皆谓此口也。”又东北谓之延津。杜预注左传：“陈留酸枣县北有延津。”

绍使刘备、文丑挑战，曹操又击破之，斩文丑。再战而禽二将，绍军中大震。

操还屯官渡，绍进保阳武。沮授又说绍曰：“北兵虽觴，而劲果不及南军；南军谷少，而资储不如北。南幸于急战，北利在缓师。宜徐持久，旷以日月。”绍不从。连营稍前，渐逼官渡，遂合战。操军不利，复还坚壁。绍为高橧，起土山，

射营中，*[营中]*皆蒙楯而行。操乃发石车击绍楼，皆破，军中呼曰“霹雳车”。绍为地道欲袭操，操辄于内为长燎以拒之。又遣奇兵袭绍运车，大破之，尽焚其谷食。

注 官度在今郑州中牟县北。酈元水经云：“菑荡渠经曹公垒北，有高台谓之官度台，在中牟城北，俗谓之中牟台。”

注 阳武，今郑州县。

注 魏志曰：“连营稍进，前依沙，东西数十里为屯。操亦分营与相当。”

注 释名曰：“楼橹者，露上无覆屋也。”今官度台北土山犹在，台之东，绍旧营遗基并存焉。

注 楯，今之旁排也。杨雄羽猎赋曰：“蒙楯负羽。”献帝春秋曰：“绍令军中各持三尺绳，曹操诚禽，但当缚之。”

注 以其发石声震烈，呼为霹雳，即今之抛车也。抛音普孝反。

相持百余日，河南人疲困，多畔应绍。绍遣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北迎彻运。沮授说绍可遣蒋奇别为支军于表，以绝曹操之钞。绍不从。许攸进曰：“曹操兵少而悉师拒我，许下余守孰必空弱。若分遣轻军，星行掩袭，许拔则操*(为)*成禽。如其未溃，可令首尾奔命，破之必也。”绍又不能用。会攸家犯法，审配收系之，攸不得志，遂奔曹操，而说使袭取淳于琼等，琼等时宿在鸟巢，去绍军四十里。操自将步骑五千人，夜往攻破琼等，悉斩之。

注 以支军为琼等表援。

注 鸟巢，地名，在滑州酸枣城东。

注 曹瞒传曰：“公闻许攸来，跣出迎之。攸劝公袭琼等，公大喜，乃选精锐步骑，皆执袁军旗帜，衔枚缚马口，夜从闲道出，人把束薪。所历道问者，语之曰：‘袁公恐曹操钞掠后军，还兵以益备。’问者信以为然。既至，围屯，大放火，营中惊乱，大破之，尽燔其彻谷宝货，斩督将*(睢)**[眭]*元进等，割得将军淳于仲简鼻，杀士卒千余人，皆取鼻，牛马割唇舌，以示绍军。将士皆惶惧。”

初，绍闻操击琼，谓长子谭曰：“就操破琼，吾拔其营，彼固无所归矣。”乃使高览、张合等攻操营，不下。二将闻琼等败，遂奔操。于是绍军惊扰，大溃。绍与谭等幅巾乘马，与八百骑度河，至黎阳北岸，入其将军蒋义渠营。至帐下，把其手曰：“孤以首领相付矣。”义渠避帐而处之。使宣令焉。觶闻绍在，稍复集。余觶伪降，曹操尽坑之，前后所杀八万人。

注 魏志曰：“张合字歆文，河闲郑人也。合说绍曰：‘曹公精兵往，必破琼等，则事去矣。’郭图曰：‘合计非也，不如攻其本营。’合曰：‘曹公营固，攻之必不拔。若琼等见禽，吾属尽为虏矣。’绍但遣轻骑救琼，而以重兵攻太祖营，不能下。太祖果破琼等。绍军溃，图、合，又更谮合快军败，合惧，归太祖。”

沮授为操军所执，乃大呼曰：“授不降也，为所执耳。”操见授谓曰：“分野殊异，遂用圯绝，不图今日乃相得也。”授对曰：“冀州失策，自取奔北。授知力俱困，宜其见禽。”操曰：“本初无谋，不相用计。今丧乱过纪，国家未定，方当与君图之。”授曰：“叔父、母、弟悬命袁氏，若蒙公灵，

速死为福。”操叹曰：“孤早相得，天下不足虑也。”遂赦而厚遇焉。授寻谋归袁氏，乃诛之。

注 十二年曰纪。

绍外宽雅有局度，忧喜不形于色，而性矜愎自高，短于从善，故至于败。

及军还，或谓田丰曰：“君必见重。”丰曰：“公貌宽而内忌，不亮吾忠，而吾数以至言诤之。若胜而喜，必能赦我，战败而怨，内忌将发。若军出有利，当蒙全耳，今既败矣，吾不望生。”绍还，曰：“吾不用田丰言，果为所笑。”遂杀之。

注 愎音平逼反。

注 先贤行状曰：“绍谓逢纪曰：‘冀州人闻吾军败，皆当念吾；唯田别驾前谏止吾，与觴不同，吾亦曷之。’纪复曰：‘丰闻将军之退，拍手大笑，喜其言之中也。’绍于是有害丰之意。初，太祖闻丰不从戎，喜曰：‘绍必败矣。’及绍奔遁，复曰：‘向使绍用其别驾计，尚未可知也。’”官度之败，审配二子为曹操所禽。孟岱与配有隙，因蒋奇言于绍曰：“配在位专政，族大兵强，且二子在南，必怀反畔。”郭图、辛评亦为然。绍遂以岱为监军，代配守邺。护军逢纪与配不睦，绍以问之，纪对曰：“配天性烈直，每所言行，慕古人之节，不以二子在南为不义也，公勿疑之。”绍曰：“君不恶之邪？”纪曰：“先所争者私情，今所陈者国事。”绍曰“善”。乃不废配，配、*[纪]*由是更协。

注 英雄记曰：“审配任用，与纪不睦，辛评、郭图皆比于谭。”评，辛毗兄也。见魏志。

冀州城邑多畔，绍复击定之。自军败后发病，七年夏，薨。未及定嗣，逢纪、审配宿以骄侈为谭所病，辛评、郭图皆比于谭而与配、纪有隙。觴以谭长，欲立之。配等恐谭立而评等为害，遂矫绍遗命，奉尚为嗣。

注 魏志曰：“绍自军破后，发病欧血死。”献帝春秋曰：“绍为人政宽，百姓德之。河北士女莫不伤怨，市巷挥泪，如或丧亲。”典论曰：“袁绍妻刘氏性酷妒，绍死，僵尸未殡，宠妾五人尽杀之，为死者有知，当复见绍于地下，乃髡头墨面，以毁其形。尚又为尽杀死者之家。”

后汉书卷七十四下

袁绍刘表列传 第六十四下

绍子谭

谭自称车骑将军，出军黎阳。尚少与其兵，而使逢纪随之。谭求益兵，审配等又议不与。谭怒，杀逢纪。

曹操度河攻谭，谭告急于尚，尚乃留审配守邺，自将助谭，与操相拒于黎阳。

自九月至明年二月，大战城下，谭、尚败退。操将围之，乃夜遁还邺。操进军，尚逆击破操，操军还许，谭谓尚曰：“我铠甲不精，故前为曹操所败。今操军退，人怀归志，及其未济，出兵掩之，可令大溃，此策不可失也。”尚疑而不许，既不益兵，又不易甲。谭大怒，郭图、辛评因此谓谭曰：“使先公出将军为兄后者，皆是审配之所构也。”谭然之。遂引兵攻尚，战于外门。谭败，乃引兵还南皮。

注 郭缘生述征记曰：“黎阳城西袁谭城，城南又有一城，是曹公攻谭之所筑。”

注 郭郭之门。

注 南皮，今沧州县也。章武有北皮亭，故此曰南皮。

别驾王修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谭，谭还欲更攻尚，问修曰：

“计将安出？”修曰：

“兄弟者，左右手也。譬人将斗而断其右手，曰‘我必胜若’，如是者可乎？夫弃兄弟而不亲，天下其谁亲之？属有谗人交斗其闲，以求一朝之利，愿塞耳勿听也。若斩佞臣数人，复相亲睦，以御四方，可横行于天下。”谭不从。尚复自将攻谭，谭战大败，婴城固守。尚围之急，谭奔平原，而遣颍川辛毗诣曹操求救。

注 前书蒯通曰：“必将婴城固守。”音义曰：“婴谓以城自绕也。”

注 魏志曰：“辛毗，颍川阳翟人也。谭使毗诣太祖求和，毗见太祖致谭意。”

太祖悦，谓毗曰：“谭可信，尚必可克不？”毗对曰：“明公无问信与诈也，直*(言)*当论其孰耳。袁氏本兄弟相伐，非谓他人能闲其闲，乃谓天下可定于己也。一旦求救于明公，此可知也。”刘表以书谏谭曰：

天降灾害，祸难殷流，初交殊族，卒成同盟，使王室震荡，彝伦攸斁。是以智达之士，莫不痛心入骨，伤时人不能相忍也。然孤与太公，志同愿等，

虽楚魏绝邈，山河迥远，戮力乃心，共銜王室，使非族不干吾盟，异类不绝吾好，此孤与太公无贰之所致也。功绩未卒，太公殒陨，贤胤承统，以继洪业。宣奕世之德，履丕显之祚，摧严敌于邺都，扬休烈于朔土，顾定疆宇，虎视河外，凡我同盟，莫不景附。何悟青蝇飞于竿旌，无忌游于二垒，使股肱分成二体，匈膺绝为异身。初闻此问，尚谓不然，定闻信来，乃知阨伯、实沈之忿已成，弃亲即讎之计已决，旃旆

交于中原，暴尸累于城下。闻之哽咽，若存若亡。昔三王、五伯，下及战国，君臣相弑，父子相杀，兄弟相残，亲戚相灭，盖时有之。然或欲以成王业，或欲以定霸功，皆所谓逆取顺守，而徼富强于一世也。

未有弃亲即异，兀其根本，而能全于长世者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震荡播越。”书曰：“彝伦攸斁。”彝，常也。伦，理也。攸，所也。斁，败也。

注 言太公者尊之，谓绍也。

注 楚，荆州也。魏，冀州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同好恶，錡王室。”杜预曰：“錡，助也。”

注 奕，重也，国语曰“奕代载德”。

注 诗小雅曰：“营营青蝇，止于榛。谗人罔极，构我二人。”史记，费无忌得宠于楚平王，为太子建少傅，无宠于太子，日夜谗太子于王，欲诛太子。太子亡奔宋。左传作“无极。”竿旌、二垒者，谓谭、尚也。

注 左传子产曰：“高辛氏有二子，伯曰闾伯，季曰实沈，居于旷林，不相能也，日寻干戈，以相征讨。”

注 若周公诛管、蔡之类。

注 若齐桓公杀子纠也。

昔齐襄公报九世之讎，士丐卒苟偃之事，是故春秋美其义，君子称其信。

夫伯游之恨于齐，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；宣子之臣承业，未若仁君之继统也。

且君子违难不适讎国，交绝不出恶声，况忘先人之讎，弃亲戚之好，而为万世之戒，遗同盟之耻哉！蛮夷戎狄将有谓

让之言，况我族类，而不痛心邪！

注 公羊传曰：“纪侯大去其国。大去者何？灭之也。孰灭之也？齐灭之。曷为不言齐灭之？为襄公讳也。春秋为贤者讳。何贤于襄公？复讎也。何讎尔？

远祖也。哀公烹于周，纪侯谮之。远祖者几代？九代矣。“史记曰，纪侯谮齐哀公于周，周夷王烹哀公。其弟静立，是为胡公。弟献公立，子武公立，子厉公立，子文公立，子成公立，子庄公立，子厘公立，子襄公八年，纪迁去其邑，是为九代也。

注 荀偃，晋大夫也。左传曰，荀偃将中军，士丐佐之，伐齐。济河，病目出，及卒，而视不可喻。栾盈曰：“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？”士丐抚之曰：“主苟终，所不嗣事于齐有如河！”乃瞑受含。伯游，荀偃字也。宣子即士丐也，士燮之子，士会之孙。

注 左传曰，公山不狃曰：“君子违难不适讎国。”杜预曰：“违，奔亡也。”

史记乐毅遗燕惠王书曰：“臣闻古之君子，交绝不出恶声。”

夫欲立竹帛于当时，全宗祀于一世，岂宜同生分谤，争校得失乎？若冀州有不弟之毡，无鼻顺之节，仁君当降志辱身，以济事为务。事定之后，使天下平其曲直，不亦为高义邪？今仁君见憎于夫人，未若郑庄之于姜氏；昆弟之嫌，未若重华之于象敖。

然庄公卒崇大隧之乐，象敖终受有鼻之封。愿捐弃百痼，追摄旧义，复为母子昆弟如初。今整勒士马，瞻望鹄立。

注 左传曰：“段不弟，故不言弟。”

注 郑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，生庄公及叔段。庄公寤生，惊姜氏，遂恶之，爱叔段，欲立之，武公弗许。及庄公立，姜氏为请京，使居之。段缮甲兵，将袭郑，夫人将启之。庄公遂寘姜氏于城颍，而誓之曰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。”

既而悔之。颍考叔曰：“君何患焉？若阙地及泉，隧而相见，其谁曰不然！”从之。公入而赋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。”姜出而赋：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泄泄。”遂为母子如初。事见左传。史记曰，舜名重华。父瞽叟盲而舜母死，瞽叟更娶妻，生象。瞽叟爱后妻子，常欲杀舜。舜践帝位，封弟象为诸侯。孟子曰：“象至不仁，封诸有鼻。仁人之于其弟也，不藏怒焉，不宿怨焉，亲爱之而已矣。”鼻国在永州营道县北，今犹谓之鼻亭。

又与尚书谏之，并不从。

注 魏氏春秋载表遗尚书曰：“知变起辛、郭，祸结同生，追阍伯、实沈之踪，忘常棣死丧之义，亲寻干戈，僵尸流血，闻之哽咽，若存若亡。昔轩辕有涿鹿之战，周公有商、奄之师，皆所以翦除秽害而定王业，非强弱之争，喜怒之忿也。故虽灭亲不尤，诛兄不伤。今二君初承洪业，纂继前轨，进有国家倾危之虑，退有先公遗恨之负。当唯曹是务，唯国是康。何者？金木水火刚柔相济，然后克得其和，能为人用。今青州天性峭急，迷于曲直。仁君度数弘广，绰然有余，当以大苞小，以优容劣，先除曹操，以平先公之恨，事定之后，乃议曲直之评，不亦善乎！若留神远图，克己复礼，当振旅长驱，共錡王室。若迷而不返，遵而无改，则胡夷将有诮让之言，况我同盟，复

能戮力仁君之役哉！此韩卢、东郭自困于前，而遗田父之获者也。愤跃鹤望，冀闻和同之声。若其泰也，则袁族其与汉升降乎！如其否也，则同盟永无望矣。”表二书并见王粲集。

曹操遂还救谭，十月至黎阳。尚闻操度河，乃释平原还邺。尚将吕旷、高翔畔归曹氏，谭复阴刻将军印，以假旷、翔。操知谭诈，乃以子整娉谭女以安之，而引军还。

注 魏志曰，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郟侯，二十三年薨，无子。黄初二年，追进爵，谥曰戴公。

九年三月，尚使审配守邺，复攻谭于平原。配献书于谭曰：“配闻良药苦口而利于病，忠言逆耳而便于行。愿将军缓心抑怒，终省愚辞。盖春秋之义，国君死社稷，忠臣死君命。苟图危宗庙，剥乱国家，亲簠一也。是以周公垂涕以*(毙)**[蔽]*管、蔡之狱，季友獻欬而行叔牙之诛。何则？

义重人轻，事不获已故也。昔先公废黜将军以续贤兄，立我将军以为嫡嗣，上告祖灵，下书谱牒，海内远近，谁不备闻！何意凶臣郭图，妄画蛇足，曲辞谄媚，交乱懿亲。至令将军忘孝友之仁，袭阌、沉之咎，放兵钞突，屠城杀吏，冤魂痛于幽冥，创痍被于草棘。又乃图获邺城，许赏赐秦胡，其财物妇女，豫有分数。又云：‘孤虽有老母，趣使身体完具而已。’闻此言者，莫不悼心挥涕，使太夫人忧哀愤隔，我州君臣监寐悲叹。诚拱默以听执事之图，则惧违春秋死命之节，诒太夫人不测之患，损先公不世之业。我将军辞不获命，以及馆陶之役。

伏惟将军至孝蒸蒸，发于岐嶷，友于之性，生于自然，章之

以聪明，行之以敏达，览古今之举措，鬻兴败之征符，轻荣财于粪土，贵名*(高)**[位]*于丘岳。何意奄然迷沉，堕贤哲之操，积怨肆忿，取破家之祸！翘企延颈，待望讎敌，委慈亲于虎狼之牙，以逞一朝之志，岂不痛哉！

若乃天启尊心，革图易虑，则我将军匍匐悲号于将军股掌之上，配等亦当敷躬布体以听斧钺之刑。如又不悛，祸将及之。愿熟详吉凶，以赐环玦。” 谭不纳。

注 孔子家语曰：“忠言逆耳而利于行。”

注 左传晏婴曰：“君为社稷死则死之，为社稷亡则亡之。”又晋解杨曰：“受命以出，有死无陨。死而成命，臣之禄也。”

注 左传曰“天实剥乱”也。

注 左传曰，郑子太叔曰：“周公杀管叔，放蔡叔。夫岂不爱？王室故也。”

注 公羊传曰：“公子牙卒。何以不称弟？杀也，为季子讳杀也。庄公病，叔牙曰：‘鲁一生一及，君以知之。庆父存也。’季子曰：‘夫何敢？是将为乱！’和药而饮之，曰：‘公子从吾言而饮此，则可以无为天下戮笑，必有后于鲁国。’诛不避兄弟，君臣之义也。”

注 战国策曰：“楚有祠者，赐其舍人酒一盃，相谓曰：‘数人饮之不足，一人饮之有余，请各画地为蛇，先成者饮酒。’一人蛇先成，引酒且饮，乃左手持酒，右手画蛇，曰：‘吾能为之足。’未成，一人蛇成，夺其盃，曰：‘蛇固无足，子安能为足？’遂饮酒。为蛇足者终亡其酒。”

注 诂，遗也。不世犹言非常也。献帝春秋曰：“谭尚遂寻干戈，以相征讨。”

谭军不利，保于平原，尚乃军于馆陶。谭击之败，尚走保

险。谭追攻之，尚设奇伏大破谭军，僵尸流血不可胜计。谭走还平原。”

注 堕音许规反。

注 孙卿子曰：“绝人以玦，反人以环。”

曹操因此进攻邺，审配将冯*(札)**[礼]*为内应，开突门内操兵三百余人。

配觉之，从城上以大石击门，门闭，入者皆死。操乃凿燎围城，周回四十里，初令浅，示若可越。配望见，笑而不出争利。操一夜浚之，广深二丈，引漳水以灌之。自五月至八月，城中饿死者过半。尚闻邺急，将军万余人还救城，操逆击破之。尚走依曲漳为营，操复围之，未合，尚惧，遣阴夔、陈琳求降，不听。尚还走蓝口，操复进，急围之。尚将马延等临阵降，觝大溃，尚奔中山。尽收其辎重，得尚印绶节钺及衣物，以示城中，城中崩沮。审配令士卒曰：“坚守死战，操军疲矣。幽州方至，何忧无主！”操出行围，配伏弩射之，几中。以其兄子荣为东门校尉，荣夜开门内操兵，配拒战城中，生获配。

操谓配曰：“吾近行围，弩何多也？”配曰：“犹恨其少。”操曰：“卿忠于袁氏，亦自不得不尔。”意欲活之。配意气壮烈，终无挠辞，见者莫不叹息，遂斩之。

全尚母妻子，还其财宝。高干以并州降，复为刺史。

注 墨子备突篇曰“城百步，一突门。突门用车两轮，以木束之涂其上，维置突门内。度门广狭之，令人入门四尺，中置窒突，门旁为橐，充醪状，又置艾。寇即入，下轮而塞之，鼓橐熏之”也。

注 漳水之曲。

注 相州安*(杨)**[阳]*县界有蓝嵯山，与邺相近，盖蓝山之口。

注 几音祈。中音竹仲反。

注 先贤行状曰：“是日先缚配将诣帐下，辛毗等逆以马鞭击其头，骂之曰：

‘奴，汝今日真死矣。’配顾曰：‘狗辈！由汝曹破冀州，恨不得杀汝。’太祖既有意活配，配无挠辞，辛毗等号哭不已，乃杀之。”

曹操之围邺也，谭复背之，因略取甘陵、安平、勃海、河闲，攻尚于中山。尚败，走故安从熙，而谭悉收其觶，还屯龙凑。

十二月，曹操讨谭，军其门。谭夜遁*(奔)**[走]*南皮，临清河而屯。明年正月，急攻之。谭欲出战，军未合而破。谭被发驱驰，追者意非恒人，趋奔之。

谭惶马，顾曰：“咄，儿过我，我能富贵汝。”言未绝口，头已断地。于是斩郭图等，戮其妻子。

注 趋音促。

熙、尚为其将焦触、张南所攻，奔辽西乌桓。触自号幽州刺史，驱率诸郡太守令长背袁向曹，陈兵数万。杀白马盟，令曰：“违者斩！”觶莫敢仰视，各以次敌。至别驾代郡韩珩，曰：“吾受袁公父子厚恩，今其破亡，智不能救，勇不能死，于义阙矣。若乃北面曹氏，所不能为也！”一坐为珩失色。触曰：“夫举大事，当立大义。事之济否，不待一人，可卒珩志，以厉事君。”曹操闻珩节，甚高之，屡辟不至，卒于家。

注 珩音行。

注 先贤行状曰“珩字子佩，代郡人，清粹有雅量。少丧父母，奉养兄姊，宗族称悌”也。

高干复叛，执上党太守，举兵守壶口关。十一年，曹操自征干，干乃留其将守城，自诣匈奴求救，不得，独与数骑亡，欲南奔荆州。上洛都尉捕斩之。

注 潞州上党县有壶山口，因其险而置关焉。

注 典论曰：“上洛都尉王琰获高干，以功封侯。其妻哭于室，以为琰富贵将更娶妾媵故也。”

十二年，曹操征辽西，击乌桓。尚、熙与乌桓逆操军，战败走，乃与亲兵数千人奔公孙康于辽东。尚有勇力，先与熙谋曰：“今到辽东，康必见我，我独为兄手击之，且据其郡，犹可以自广也。”康亦心规取尚以为功，乃先置精勇于厩中，然后请尚、熙。熙疑不欲进，尚强之，遂与俱入。未及坐，康叱伏兵禽之，坐于冻地。尚谓康曰：“未死之闲，寒不可忍，可相与席。”康曰：“卿头颅方行万里，何席之为！”遂斩首送之。

康，辽东人。父度。初避吏为玄兔小吏，稍仕。中平元年，还为本郡守。在职敢杀伐，郡中名豪与己夙无恩者，遂诛灭百余家。因东击高句骊，西攻乌桓，威行海畔。时王室方乱，度恃其地远，阴独怀幸。会襄平社生大石丈余，下有三小石为足，度以为己瑞。初平元年，乃分辽东为辽西、中辽郡，并置太守，越海收东莱诸县，为营州刺史，自立为辽东侯、平州牧，追封父延为建义侯。立汉二祖庙。

承制设坛墀于襄平城南，郊祀天地，藉田理兵，乘鸾辂九旒旄头羽骑。建安九年，司空曹操表为奋威将军，封永宁乡侯。度死，康嗣，故遂据辽土焉。

注 襄平，县，属辽东郡，故城在今平州卢龙县西南。魏志曰：“时襄平延里社生大石，或谓度曰：‘此汉宣帝冠石祥也，里名与先君同。社主土地，明当有土地，有三公辅也。’度益喜。”

注 为犹置也。

刘表字景升，山阳高平人，鲁恭王之后也。 身長八尺余，姿貌温伟。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，号为“八顾”。诏书捕案党人，表亡走得免。党禁解，辟大将军何进掾。

注 恭王，景帝子，名余。

初平元年，长沙太守孙坚杀荆州刺史王叡， 诏书以表为荆州刺史。时江南宗贼大盛， 又袁术阻兵屯鲁阳，表不能得至，乃单马入宜城， 请南郡人蒯越、襄阳人蔡瑁与共谋画。

表谓越曰：“宗贼虽盛而觭不附，若袁术因之，祸必至矣。吾欲征兵，恐不能集，其策焉出？”对曰：“理平者先仁义，理乱者先权谋。兵不在多，贵乎得人。袁术骄而无谋，宗贼率多贪暴。越有所素养者，使人示之以利，必持觭来。使君诛其无道，施其才用，威德既行，襁负而至矣。兵集觭附，南据江陵，北守襄阳，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。公路虽至，无能为也。”表曰：“善。”

乃使越遣人诱宗贼帅，至者十五人，皆斩之而袭取其觭。唯江夏贼张虎、陈坐拥兵据襄阳城，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，乃

降。江南悉平。诸守令闻表威名，多解印绶去。表遂理兵襄阳，以观时变。

注 王氏谱曰：“叡字通曜，晋太保祥之伯父也。”吴录曰：“叡见执，惊曰：‘我何罪？’坚曰：‘坐无所知。’叡穷迫，刮金饮之而死。”

注 宗党共为贼。

注 宜城，县，属南郡，本鄢，惠帝三年改名宜城。

注 傅子曰：“越字异度，魏太祖平荆州，与荀彧书曰：‘不喜得荆州，喜得异度耳。’”注 汉官仪曰，荆州管长沙、零陵、桂阳、南阳、江*(陵)**[夏]*、武陵、南郡、章陵等是也。

袁术与其从兄绍有隙，而绍与表相结，故术共孙坚合从袭表。表败，坚遂围襄阳。会表将黄祖救至，坚为流箭所中死，余觝退走。及李傕等入长安，冬，表遣使奉贡。傕以表为镇南将军、荆州牧，封成武侯，假节，以为己援。

注 典略曰：“刘表夜遣将黄祖潜出兵，坚逆与战，祖败走，窜岷山中。坚乘胜夜追祖，祖部兵从竹木闲射坚，杀之。“英雄记：“刘表将吕介将兵缘山向坚，坚轻骑寻山讨介，介下兵射中坚头，应时物故。”与此不同。

建安元年，骠骑将军张济自关中走南阳，因攻穰城，中飞矢而死。荆州官属皆贺。表曰：“济以穷来，主人无礼，至于交锋，此非牧意，牧受吊不受贺也。”

使人纳其觶，觶闻之喜，遂皆服从。三年，长沙太守张羨率零陵、桂阳三郡畔表，表遣兵攻围，破羨，平之。于是开土遂广，南接五领，北据汉川，地方数千里，带甲十余万。初，荆州人情好扰，加四方骇震，寇贼相扇，处处麋沸。表招诱有方，威怀兼洽，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，万里肃清，大小咸悦而服之。关西、兖、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，表安慰赈赡，皆得资全。遂起立学校，博求儒术，慕母闾、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，谓之后定。爱民养士，从容自保。

注 献帝春秋曰：“济引觶入荆州，贾诩随之归刘表。襄阳城守不受，济因攻之，为流矢所中。济从子绣收觶而退。刘表自责，以为己无宾主礼，遣使招绣，绣遂屯襄阳，为表北藩。”

注 英雄记曰：“张羨，南阳人。先作零陵、桂阳守，甚得江湘闲心。然性屈强不顺，表薄其为人，不甚礼也。羨因是怀恨，遂畔表。”

注 裴氏广州记云：“大庾、始安、临贺、桂阳、揭阳，是谓五领。”邓德明南康记曰：“大庾一也，桂阳甲骑二也，九真都庞三也。临贺萌渚四也，始安越城五也。”

注 闾音开。

及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度，绍遣人求助，表许之，不至，亦不援曹操，且欲观天下之变。从事中郎南阳韩嵩、别驾刘先说表曰：“今豪桀并争，两雄相持，天子之重在于将军。若欲有为，起乘其敝可也；如其不然，固将择所宜从。岂可拥甲十万，坐观成败，求援而不能助，见贤而不肯归！此两怨必集于将军，恐不得中立矣。曹操善用兵，且贤俊多归之，其势必举袁绍，然后移兵以向江汉，恐将军不能御也。今之胜计，

莫若举荆州以附曹操，操必重德将军，长享福祚，垂之后嗣，此万全之策也。”蒯越亦劝之。表狐疑不断，乃遣嵩诣操，观望虚实。谓嵩曰：“今天下未知所定，而曹操拥天子都许，君为我观其衅。”

嵩对曰：“嵩观曹公之明，必得志于天下。将军若欲归之，使嵩可也；如其犹豫，嵩至京师，天子假嵩一职，不获辞命，则成天子之臣，将军之故吏耳。在君为君，不复为将军死也。惟加重思。”表以为惮使，强之。至许，果拜嵩侍中、零陵太守。及还，盛称朝廷曹操之德，劝遣子入侍。表大怒，以为怀贰，陈兵诟嵩，将斩之。嵩不为动容，徐陈临行之言。表妻蔡氏知嵩贤，谏止之。

表犹怒，乃考杀从行者。知无它意，但囚嵩而已。

注 先贤行状曰：“嵩字德高，义阳人，少好学，贫不改操。”

注 零陵先贤传曰：“先字始宗。博学强记，尤好黄老，明习汉家典故。”

注 诟，骂也。

注 傅子曰：“表妻蔡氏谏之曰：‘韩嵩，楚国之望，且其言直，诛之无辞。’表乃不诛而囚之。”

六年，刘备自袁绍奔荆州，表厚相待结而不能也。十三年，曹操自将征表，未至。八月，表疽发背卒。在荆州几十年，家无余积。

注 代语曰“表死后八十余年，晋太康中，顷见发，表及妻身形如生，芬香闻数里”也。

二子：琦，琮。表初以琦貌类于己，甚爱之，后为琮娶其后妻蔡氏之侄，蔡氏遂爱琮而恶琦，毁誉之言日闻于表。表宠耽后妻，每信受焉。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张允并得幸于表，又睦于琮。而琦不自宁，尝与琅邪人诸葛亮谋自安之术。

亮初不对。后乃共升高楼，因令去梯，谓亮曰：“今日上不至天，下不至地，言出子口而入吾耳，可以言未？”亮曰：“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，重耳居外而安乎？”

琦意感悟，阴规出计。会表将江夏太守黄祖为孙权所杀，琦遂求代其任。

注 申生，晋献公之太子。为丽姬所谮，自缢死。重耳，申生之弟。惧丽姬之谗，出奔。献公卒，重耳入，是为文公，遂为霸主。见左氏传。

及表病甚，琦归省疾，素慈孝，允等恐其见表而父子相感，更有托后之意，乃谓琦曰：“将军命君抚临江夏，其任至重。今释觴擅来，必见谴怒。伤亲之欢，重增其疾，非孝敬之道也。”遂遏于户外，使不得见。琦流涕而去，人觴闻而伤焉。遂以琮为嗣。

琮以侯印授琦。琦怒，投之地，将因奔丧作难。会曹操军至新野，琦走江南。

蒯越、韩嵩及东曹掾傅巽等说琮归降。琮曰：“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，守先君之业，以观天下，何为不可？”巽曰：“逆顺有大体，强弱有定势。以人臣而拒人主，逆道也；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国，必危也；以刘备而敌曹公，不当也。”

三者皆短，欲以抗王师之锋，必亡之道也。将军自料何与刘备？”琮曰：“不若也。”巽曰：“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，

则虽全楚不能以自存也。诚以刘备足御曹公，则备不为将军下也。愿将军勿疑。”

注 傅子曰：“巽字公悌，缙玮博达，有知人监识。”

及操军到襄阳，琮举州请降，刘备奔夏口。操以琮为青州刺史，封列侯。

蒯越等侯者十五人。乃释嵩之囚，以其名重，甚加礼待，使条品州人优劣，皆擢而用之。以嵩为大鸿胪，以交友礼待之。蒯越光禄勋，刘*(光)**[先]*尚书令。初，表之结袁绍也，侍中从事邓义谏不听。义以疾退，终表世不仕，操以为侍中。其余多至大官。

注 夏口，城，今之鄂州也。左传：“吴伐楚，楚沈尹戌奔命于夏汭。”杜预注曰：“汉水入*(口)**[江]*，今夏口也。”

操后败于赤壁，刘备表琦为荆州刺史。明年卒。

注 赤壁，山名也，在今鄂州蒲圻县。

论曰：袁绍初以豪侠得觴，遂怀雄霸之图，天下胜兵举旗者，莫不假以为名。

及临场决敌，则悍夫争命；深筹高议，则智士倾心。盛哉乎，其所资也！

韩非曰：“佞刚而不和，愎过而好胜，嫡子轻而庶子重，斯之谓亡征。”刘表道不相越，而欲卧收天运，拟踪三分，其犹木禺之于人也。

注 悍，勇也。

注 韩非亡征篇曰：“佷刚而不和，悞谏而好胜，不顾社稷而轻为信者，可亡也。”又曰：“太子轻，庶子伉，可亡也。”又曰：“太子卑而庶子尊，可亡也。”

注 言其如刻木为人，无所知也。前书：“有木禺龙一。”音义曰：“禺，寄也。寄龙形于木。”

赞曰：绍姿弘雅，表亦长者。称雄河外，擅强南夏。鱼丽汉舳，云屯冀马。

窥图讯鼎，禋天类社。既云天工，亦资人亮。矜强少成，坐谈奚望。

回皇頔壁，身颓业丧。

注 鱼丽犹相次比也。左传曰：“奉公为鱼丽之陈。”前书音义曰：“舳，船后持柂处也。”左传曰：“冀之北土，马之所生。”

注 窥图谓若刘歆图书改名秀。讯鼎谓楚子问王孙满鼎轻重也。国语曰：“精意以享谓之禋。”尔雅曰：“是类是禋，师祭也。”社者阴类，将兴师，故祭之。

注 工者，官也。亮，信也。尚书曰：“天工人其代之。”又曰：“惟时亮天工。”

注 九州春秋曰：“曹公征乌桓，诸将曰：‘今深入远征，万一刘表使备袭许，悔无及也。’郭嘉曰：‘刘表坐谈客耳，自知才不足以御备，重任之则恐不能制，轻之则备不为用。虽违国远征，无忧矣。’公遂征之。”

注 頔，嫡也。壁，爱也。

后汉书卷七十五

刘焉袁术吕布列传 第六十五

刘焉字君郎，江夏竟陵人也，鲁恭王后也。肃宗时，徙竟陵。焉少任州郡，以宗室拜郎中。去官居阳城山，精学教授。举贤良方正，稍迁南阳太守、宗正、太常。

注 竟陵今复州县。

注 恭王，景帝子，名余。

时灵帝政化衰缺，四方兵寇，焉以为刺史威轻，既不能禁，且用非其人，辄增暴乱，乃建议改置牧伯，镇安方夏，清选重臣，以居其任。焉乃阴求为交址，以避时难。议未即行，会益州刺史郗俭在政烦扰，谣言远闻，而并州刺史张懿、凉州刺史耿鄙并为寇贼所害，故焉议得用。出焉为监军使者，领益州牧，

太仆黄琬为豫州牧，宗正刘虞为幽州牧，皆以本秩居职。州任之重，自此而始。

注 前书任安为监北军使者。

是时益州贼马相亦自号“黄巾”，合聚疲役之民数千人，

先杀绵竹令，进攻雒县，杀郗俭，又击蜀郡、犍为，旬月之闲，破坏三郡。马相自称“天子”，觶至十余万人，遣兵破巴郡，杀郡守赵部。州从事贾龙，先领兵数百人在犍为，遂纠合吏人攻相，破之，龙乃遣吏卒迎焉。焉到，以龙为校尉，徙居绵竹。*(龙)*抚纳离叛，务行宽惠，而阴图异计。

注 绵竹故城在今益州绵竹县东。

注 今益州雒县。

注 绵竹及雒属广汉郡，并蜀郡、犍为郡。

沛人张鲁，母有恣色，兼挟鬼道，往来焉家，遂任鲁以为督义司马，*(遂)*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，断绝斜谷，杀使者。鲁既得汉中，遂复杀张修而并其觶。

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，乃托以佗事，杀州中豪强十余人，士民皆怨。初平二年，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并反，攻焉。焉击破，皆杀之。自此意气渐盛，遂造作乘舆车重千余乘。焉四子，范为左中郎将，诞治书御史，璋奉车都尉，并从献帝在长安，唯别部司马瑁随焉在益州。朝廷使璋晓譬焉，焉留璋不复遣。兴平元年，征西将军马腾与范谋诛李傕，焉遣叟兵五千助之，战败，

范及诞并见杀。焉既痛二子，又遇天火烧其城府车重，延及民家，馆邑无余，于是徙居成都，遂*[疽]*发背*(疽)*卒。

注 蜀志曰，杀王咸、李权等。

注 重，輜重也。

注 蜀志曰：“璋字季玉。”

注 汉世谓蜀为叟。孔安国注尚书云：“蜀，叟也。”

注 说文曰：“疽，久汉。”

州大吏赵贇等贪璋温仁，立为刺史。诏书因以璋为监军使者，领益州牧，以贇为征东中郎将。先是荆州牧刘表表焉僭拟乘舆器服，贇以此遂屯兵胸肋备表。

注 胸音蠡。肋音如尹反。属巴郡，故城在今夔州云安县西也。

初，南阳、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，焉悉收以为觶，名曰“东州兵”。璋性柔宽无威略，东州人侵暴为民患，不能禁制，旧士颇有离怨。赵贇之在巴中，甚得觶心，璋委之以权。贇因人情不辑，乃阴结州中大姓。建安五年，还共击璋，蜀郡、广汉、犍为皆反应。东州人畏见诛灭，乃同心并力，为璋死战，遂破反者，进攻贇于江州，斩之。

注 辑，和也。

注 江州，县名，属巴郡，今渝州巴县。

张鲁以璋闇懦，不复承顺。璋怒，杀鲁母及弟，而遣其将庞羲等攻鲁，数为所破。鲁部曲多在巴土，故以羲为巴郡太守。鲁因袭取之，遂雄于巴汉。

十三年，曹操自将征荆州，璋乃遣使致敬。操加璋振威将军，兄瑁平寇将军。

璋因遣别驾从事张松诣操，而操不相接礼。松怀恨而还，劝璋绝曹氏，而结好刘备。璋从之。

十六年，璋闻曹操当遣兵向汉中讨张鲁，内怀恐惧，松复

说璋迎刘备以拒操。

璋即遣法正将兵迎备。璋主簿巴西黄权谏曰：“刘备有梟名，今以部曲遇之，则不满其心，以宾客待之，则一国不容二主，此非自安之道。”

从事广汉王累自倒悬于州门以谏。璋一无所纳。

注 蜀志曰：“法正字孝直，扶风郿人也。祖真，字乔卿。父衍，字季谋。”

注 蜀志曰：“权字公衡，阆中人也。先主取益州，诸县望风景附，权闭城坚守。须璋稽服，乃诣先主。*[先]*主称尊号，将东伐吴，权谏，先主不从，以权为镇北将军，督江北军，先主自在江南。吴将陆义乘虚断围，南军败绩，先主引退，而道隔，权不得还，故率所领降于魏。有司执法白收权妻子。先主曰：

‘孤负黄权，权不负孤也。’待之如初。魏文帝谓权曰：‘君舍逆效顺，欲追踪陈、韩邪？’权对曰：‘臣过受刘氏厚遇，降吴不可，还蜀无路，是以归命。且败军之将，免死为幸，何古人之可慕？’”注 梟即骁也。

备自江陵驰至涪城，璋率步骑数万与备会。张松劝备于会袭璋，备不忍。明年，出屯葭萌。松兄广汉太守肃惧祸及己，乃以松谋白璋，收松斩之，

敕诸关戍勿复通。

备大怒，还兵击璋，所在战克。十九年，进围成都，数十日，城中有精兵三万人，谷支一年，吏民咸欲拒战。璋言：“父子在州二十余岁，无恩德以加百姓，而攻战三载，肌膏草野者，以璋故也。何心能安！”遂开城出降，髡下莫不流涕。备

迁璋于公安， 归其财宝， 后以病卒。

注 涪城故城今绵州城。

注 蜀志曰：“是岁建安十六年。”

注 益郡耆旧传曰：“张肃有威仪，容貌甚伟。松为人短小放荡，不持节操，然识理精果，有才干。刘璋遣诣曹公，公不甚礼。杨修深器之，白公辟松，不纳。修以公所撰兵书示松，饮宴之闲，一省即便闇诵，以此异之。”

注 公安，今荆州区。

注 蜀志曰：“先主迁璋于公安南，犹佩振威将军印绶。孙权破关羽，取荆州，以璋为益州牧，留*(住)**[驻]*秭归。”

明年，曹操破张鲁，定汉中。

鲁字公旗。初，祖父陵，顺帝时客于蜀，学道鹤鸣山中，造作符书，以惑百姓。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，故谓之“米贼”。陵传子衡，衡传于鲁，鲁遂自号“师君”。其来学者，初名为“鬼卒”，后号“祭酒”。祭酒各领部觶，觶多者名曰“理头”。皆校以诚信，不听欺妄，有病但令首过而已。诸祭酒各起义舍于路，同之亭传，县置米肉以给行旅。食者量腹取足，过多则鬼能病之。犯法者先加三原，然后行刑。不置长吏，以祭酒为理，民夷信向。朝廷不能讨，遂就拜鲁镇夷中郎将，领汉宁太守，通其贡献。

注 山在今益州晋原县西。

注 魏志曰：“大抵与黄巾相似。”首音式*(杀)**[救]*反。

注 传音陟恋反。

注 原，免也。

注 典略曰：“初，熹平中，妖贼大起，*[三辅有骆曜。光和中，东方有张角]*，汉中有张修。*[骆曜教民緇匿法，角]*为太平道，*(张角)**[修]*为五斗米道。

太平道师持九节杖，为符祝，教病人叩头思过，因以符水饮之。病或自愈者，则云此人信道，其或不愈，则云不信道。修法略与角同，加施净室，使病人处其中思过。又使人为奸令祭酒，主以老子五千文，使都习，号‘奸令’。为鬼吏，主为病者请祷。*[请祷]*之法，书病人姓字，说服罪之意。作三通，其一上之天，着山上，其一埋之地，其一沈之水，谓之‘三官手书’。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，故号‘五斗米师’也。实无益于疗病，*[但为淫妄]*，小人昏愚，竞共事之。后角被诛，修亦亡。及鲁自在汉中，因其人信行修业，遂增饰之。教使起义舍，以米*[肉]*置其中，以止行人。又*[教]*使自隐，有小过者，当循道百步，则罪除。又依月令，春夏禁杀。又禁酒。流移寄在其地者，不敢不奉也。”

注 袁山松书，建安二十年置汉宁郡。

韩遂、马超之乱，关西民奔鲁者数万家。时人有地中得玉印者，髡下欲尊鲁为汉宁王。

鲁功曹阎圃谏曰：“汉川之民，户出十万，四面险固，财富土沃，上匡天子，则为桓文，次方襄融，不失富贵。今承制署置，孰足斩断。遽称王号，必为祸先。”

鲁从之。

鲁自在汉川垂三十年，闻曹操征之，至阳平，欲举汉中南降。其弟卫不昕，率觶数万，拒关固守。操破卫，斩之。鲁闻阳平已陷，将稽颡归降。阎圃说曰：“今以急往，其功为轻，

不如且依巴中，然后委质，功必多也。”于是乃奔南山。左右欲悉焚宝货仓库。鲁曰：“本欲归命国家，其意未遂。今日之走，以避锋锐，非有恶意。”遂封藏而去。操入南郑，甚嘉之。又以鲁本有善意，遣人慰安之。鲁即与家属出逆，拜镇南将军，封阆中侯，邑万户，将还中国，待以客礼。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。

注 周地图记曰：“驩谷西北有古阳平关。”其地在今梁州驩城县西北也。

注 魏志曰：“太祖征鲁至阳平关，卫拒关坚守。”

注 阆中属巴郡，今隆州县。

鲁卒，谥曰原侯。子富嗣。

论曰：刘焉鬻时方艰，先求后亡之所，庶乎见几而作。夫地广则骄尊之心生，财衍则僭奢之情用，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。璋能闭隘养力，守案先图，尚可与岁时推移，而遽输利器，静受流斥，所谓羊质虎皮，见豺则恐，吁哉！

注 左传曰，郑公孙黑肱有疾，归邑于公，曰：“吾闻之，生于乱代，贵而能贫，人无求焉，可以后亡。”

注 易曰：“君子见几而作，不俟终日。”又曰：“几者动之微，吉之先见。”

注 衍，饶也。

注 老子曰：“国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”

注 杨子法言曰：“羊质虎皮，见草而悦，见豺而战。”

袁术字公路，汝南汝阳人，司空逢之子也。少以侠气闻，

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，后颇折节。举孝廉，累迁至河南尹、虎贲中郎将。

时董卓将欲废立，以术为后将军。术畏卓之祸，出奔南阳。会长沙太守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，引兵从术。刘表上术为南阳太守，术又表坚领豫州刺史，使率荆、豫之卒，击破董卓于阳人。

注 英雄记曰：“咨字子议，颍川人。”吴历曰：“孙坚至南阳，咨不给军粮，又不肯见。坚欲进兵，恐为后害，乃诈得急疾，举军震惶，迎呼巫医，禱祀山川，遣所亲人说咨，言病困欲以兵付咨。咨闻之，心利其兵，即将步骑五六百人入营看坚。坚与相见，无何，卒然而起，案剑骂咨，遂执斩之。”

术从兄绍因坚讨卓未反，远，遣其将会稽周昕夺坚豫州。术怒，击昕走之。绍议欲立刘虞为帝，术好放纵，惮立长君，托以公义不肯同，积此衅隙遂成。乃各外交党援，以相图谋，术结公孙瓒，而绍连刘表。豪桀多附于绍，术怒曰：“髡竖不吾从，而从吾家奴乎！”又与公孙瓒书，云绍非袁氏子，绍闻大怒。初平三年，术遣孙坚击刘表于襄阳，坚战死。公孙瓒使刘备与术合谋共逼绍，绍与曹操会击，皆破之。四年，术引军入陈留，屯封丘。黑山余贼及匈奴于扶罗等佐术，与曹操战于匡亭，大败。术退保雍丘，又将其余觝奔九江，杀扬州刺史陈温而自领之，又兼称徐州伯。李傕入长安，欲结术为援，乃授以左将军，假节，封阳翟侯。

初，术在南阳，户口尚数十百万，而不修法度，以钞掠为资，奢恣无馘，百姓患之。又少见识书，言“代汉者当涂高”，自云名字应之。又以袁氏出陈为舜后，以黄代赤，德运之次，

遂有僭逆之谋。又闻孙坚得传国玺，遂拘坚妻夺之。兴平二年冬，天子播越，败于曹阳。术大会群下，因谓曰：“今海内鼎沸，刘氏微弱。吾家四世公辅，百姓所归，欲应天顺民，于诸君何如？”

觭莫敢对。主簿阎象进曰：“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，积德累功，参分天下，犹服事殷。明公虽奕世克昌，孰若有周之盛？汉室虽微，未至殷纣之敝也。”

术嘿然，使召张范。范辞疾，遣弟承往应之。术问曰：“昔周室陵弼，则有桓文之霸；秦失其政，汉接而用之。今孤以土地之广，士人之觭，欲徼福于齐桓，拟谿于高祖，可乎？”承对曰：“在德不在觭。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，虽云匹夫，霸王可也。若陵僭无度，干时而动，觭之所弃，谁能兴之！”术不说。

注 当涂高者，魏也。然术自以“术”及“路”皆是“涂”，故云应之。

注 陈大夫辕涛涂，袁氏其后也。五行火生土，故云以黄代赤。

注 韦昭吴书曰：“汉室大乱，天子北诣河上，六玺不自随，掌玺者以投井中。”

孙坚北讨董卓，顿军城南，甄官署有井，每旦有五色气从井中出，使人浚井，得汉*[传]*国玉玺，其文曰‘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’。”

注 袁安为司空，子敞及京，京子汤，汤子逢并为司空。

注 国语曰：“后稷勤周，十五代而王。”毛诗国风序曰：“国君积行累功，以致爵位。”论语孔子曰：“三分天下有二，犹服事殷。”

注 奕犹重也。诗云：“不显奕代。”又曰：“克昌厥后。”

注 王肃注家语曰：“言若丘陵之渐透弼。”

注 魏志曰，范字公仪。承字公先，河内人，司徒歆之孙也。

自孙坚死，子策复领其部曲，术遣击扬州刺史刘繇，破之，策因据江东。策闻术将欲僭号，与书谏曰：“董卓无道，陵虐王室，祸加太后，暴及弘农，天子播越，宫庙焚毁，是以豪桀发愤，沛然俱起。元恶既毙，幼主东顾，乃使王人奉命，宣明朝恩，偃武修文，与之更始。然而河北异谋于黑山，曹操毒被于东徐，刘表僭乱于南荆，公孙叛逆于朔北，正礼阻兵，玄德争盟，是以未获从命，囊弓戢戈。当谓使君与国同规，而舍是弗恤，完然有自取之志，惧非海内企望之意也。成汤讨桀，称‘有夏多罪’；武王伐纣，曰‘殷有重罚’。此二王者，虽有圣德，假使时无失道之过，无由逼而取也。今主上非有恶于天下，徒以幼子胁于强臣，异于汤武之时也。又闻幼主明智聪敏，有夙成之德，天下虽未被其恩，咸归心焉。若辅而兴之，则旦、奭之美，率土所望也。使君五世相承，为汉宰辅，荣宠之盛，莫与为比，宜嗟忠守节，以报王室。时人多惑图纬之言，妄牵非类之文，苟以悦主为美，不顾成败之计，古今所慎，可不孰虑！忠言逆耳，驳议致憎，苟有益于尊明，无所敢辞。”术不纳，策遂绝之。

注 左传曰，王子朝云“兹不谷震荡播越”。播，迁也。越，逸也。言失其所居。

注 沛然，自恣纵罔也。沛音片害反。

注 谓袁绍为冀州牧，与黑山贼相连。

注 刘繇也。

注 刘备也。

注 完然，自得蝸。

注 尚书汤誓曰：“有夏多罪，天命殛之。”

注 史记曰：“武王笱告诸侯曰：‘殷有重罚，不可不伐。’”

注 夙，早也。

注 安生京，京生汤，汤生逢，逢生术，凡五代。

注 驳，杂也，议不同也。前书张良曰：“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良药苦口利于病。”

建安二年，因河内张炯符命，遂果僭号，自称“仲家”。

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，置公卿百官，郊祀天地。乃遣使以窃号告吕布，并为子娉布女。布执术使送许。术大怒，遣其将张勋、桥蕤攻布，大败而还。术又率兵击陈国，诱杀其王宠及相骆俊，曹操乃自征之。术闻大骇，即走度淮，留张勋、桥蕤于蕲阳，以拒操。*[操]*击破斩蕤，而勋退走。术兵弱，大將死，觴情离叛。

加天旱岁荒，士民冻馁，江、淮闲相食殆尽。时舒仲应为术沛相，术以米十万斛与为军粮，仲应悉散以给饥民。术闻怒，陈兵将斩之。仲应曰：“知当必死，故为之耳。宁可以一人之命，救百姓于涂炭。”术下马牵之曰：“仲应，足下独欲享天下重名，不与吾共之邪？”

注 “仲”或作“冲”。

注 时献帝在许。

注 水经曰：“蕲水出江夏蕲春县北山。”郦元注云：“即蕲山也。西南流经蕲山，又南对蕲阳，注于大江，亦谓之

蕲阳口。”

术虽矜名尚奇，而天性骄肆，尊己陵物。及窃伪号，淫侈滋甚，媵御数百，无不兼罗纨，厌粱肉，自下饥困，莫之简恤。于是资实空尽，不能自立。四年夏，乃烧宫室，奔其部曲陈简、雷薄于潜山。复为简等所拒，遂大困穷，士卒散走。忧懣不知所为，遂归帝号于绍，曰：“禄去汉室久矣，天下提挈，政在家门。豪雄角逐，分割疆宇。此与周末七国无异，唯强者兼之耳。袁氏受命当王，符瑞炳然。今君拥有四州，人户百万，以强则莫与争大，以位则无所比高。曹操虽欲扶衰鏖微，安能续绝运，起已灭乎！谨归大命，君其兴之。”

绍阴然其计。

注 九州春秋曰：“司隶冯方女，国色也，避乱扬州。袁术登城，见而悦之，遂纳焉，甚爱幸。诸妇害其宠，给之曰：‘将军贵人有志节，当时时涕泣忧愁，必长见敬重。’冯氏以为然，后见术辄垂涕，术果以有心志，益哀之。诸妇因是共绞杀之，悬之厕梁，术诚以为不得志而死也，厚加殓敛焉。”

注 潜县之山也。潜，今寿州霍山县也。潜音遣。

注 青、冀、幽、并。

术因欲北至青州从袁谭，曹操使刘备徼之，不得过，复走还寿春。六月，至江亭。坐箦默而叹曰：“袁术乃至是乎！”因愤慨结病，欧血死。妻子依故吏庐江太守刘勋。孙策破勋，复见收视，术女入孙权宫，子曜仕吴为郎中。

注 箦，第也，谓无茵席也。

注 魏志曰“ 勋字子台，琅邪人，与太祖有旧，为孙策破后，自归太祖，封列侯。勋自恃与太祖有宿，日骄慢，数犯法，又诽谤，遂免其官 ” 也。

论曰：天命符验，可得而见，未可得而言也。然大致受大福者，归于信顺乎！

夫事不以顺，虽强力广谋，不能得也。谋不可得之事，日失忠信，变诈妄生矣。

况复苟肆行之，其以欺天乎！虽假符僭称，归将安所容哉！

注 易曰：“天之所助者，顺也；人之所助者，信也。履信思顺，自天佑之。”

吕布字奉先，五原九原人也。以弓马骁武给并州。刺史丁原为骑都尉，*(原)*屯河内，以布为主簿，甚见亲待。灵帝崩，原受何进召，将兵诣洛阳，为执金吾。会进败，董卓诱布杀原而并其兵。

卓以布为骑都尉，誓为父子，甚爱信之。稍迁至中郎将，封都亭侯。卓自知凶恣，每怀猜畏，行止常以布自鞶。尝小失卓意，卓拔手戟掷之。布拳捷得免，而改容顾谢，卓意亦解。布由是阴怨于卓。卓又使布守中合，而私与傅婢情通，益不自安。因往见司徒王允，自陈卓几见杀之状。时允与尚书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，因以告布，使为内应。布曰：“如父子何？”曰：“君自姓吕，本非骨肉。”

今忧死不暇，何谓父子？掷戟之时，岂有父子情也？“布遂许之，乃于门刺杀卓，事已见卓传。允以布为奋威将军，假节，仪同三司，封温侯。

注 几音祈。

允既不赦凉州人，由是卓将李傕等遂相结，还攻长安。布与傕战，败，乃将数百骑，以卓头系马鬣，走出武关，奔南阳。袁术待之甚厚。布自恃杀卓，有德袁氏，遂恣兵钞掠。术患之。布不安，复去从张杨于河内。时李傕等购募求布急，杨下诸将皆欲图之。布惧，谓杨曰：“与卿州里，今见杀，其功未必多。不如生卖布，可大得傕等爵宠。”杨以为然。有顷，布得走投袁绍，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。燕精兵万余，骑数千匹。布常御良马，号曰赤菟，能驰城飞堞，

与其健将成廉、魏越等数十骑驰突燕阵，一日或至三四，皆斩首而出。连战十余日，遂破燕军。布既恃其功，更请兵于绍，绍不许，而将士多暴横，绍患之。

布不自安，因求还洛阳。绍听之，承制使领司隶校尉，遣壮士送布而阴使杀之。

布疑其图己，乃使人鼓箏于帐中，潜自遁出。夜中兵起，而布已亡。绍闻，惧为患，募遣追之，皆莫敢逼，遂归张杨。道经陈留，太守张邈遣使迎之，相待甚厚，临别把臂言誓。

注 曹瞒传曰：“时人语曰：‘人中有吕布，马中有赤菟。’”邈字孟卓，东平人，少以侠闻。初辟公府，稍迁陈留太守。董卓之乱，与曹操共举义兵。及袁绍为盟主，有骄色，邈正义责之。绍既怨邈，且闻与布厚，乃令曹操杀邈。操不听，然邈心不自安。兴平元年，曹操东击陶谦，令其将武阳人陈宫屯东郡。

宫因说邈曰：“今天下分崩，雄桀并起，君拥十万之众，当四战之地，抚剑顾眄，亦足以为人豪，而反受制，不以鄙乎！今州军东征，其处空虚，吕布壮士，善战无前，迎之共据兖州，

观天下形势，俟时事变通，此亦从横一时也。”邈从之，遂与弟超及宫等迎布为兖州牧，据濮阳，郡县皆应之。

注 典略曰：“陈宫字公台，东郡人也。刚直烈壮，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连结。

及天下乱，始随太祖。后自疑，乃从吕布。为布画策，布每不从。”

注 陈留地平，四面受敌，故谓之四战之地也。

曹操闻而引军击布，累战，相持百余日。是时旱蝗少谷，百姓相食，布移屯山阳。二年闲，操复尽收诸城，破布于钜野，布东奔刘备。邈诣袁术求救，留超将家属屯雍丘。操围超数月，屠之，灭其三族。邈未至寿春，为其兵所害。

时刘备领徐州，居下邳，与袁术相拒于淮上。术欲引布击备，乃与布书曰：“术举兵诣阙，未能屠裂董卓。将军诛卓，为术报耻，功一也。昔金元休南至封丘，为曹操所败。将军伐之，令术复明目于遐迩，功二也。术生年以来，不闻天下有刘备，备乃举兵与术对战。凭将军威灵，得以破备，功三也。将军有三大功在术，术虽不敏，奉以死生。将军连年攻战，军粮苦少，今送米二十万斛。非唯此止，当骆驿复致。凡所短长亦唯命。”布得书大悦，即勒兵袭下邳，获备妻子。备败走海西，饥困，请降于布。布又恚术运粮不复至，乃具车马迎备，以为豫州刺史，遣屯小沛。布自号徐州牧。术惧布为己害，为子求婚，布复许之。

注 董卓杀隗及术兄基等男女二十余人。

注 典略曰“元休名尚，京兆人。同郡韦休甫、第五文休

俱著名，号为‘三休’。尚，献帝初为兖州刺史，东之郡，而太祖已临兖州。尚依袁术，术僭号，欲以尚为太尉，不敢显言，私使讽之，术亦不敢强也。建安初，尚逃还，为术所害”也。

注 海西，县，属广陵郡，故属东海。

注 高祖本泗水郡沛县人。及得天下，改泗水为沛郡，小沛即沛县。

术遣将纪灵等步骑三万以攻备，备求救于布。诸将谓布曰：“将军常欲杀刘备，今可假手于术。”布曰：“不然。术若破备，则北连太山，吾为在术围中，不得不救也。”

便率步骑千余，驰往赴之。灵等闻布至，皆敛兵而止。布屯沛城外，遣人招备，并请灵等与共飧饮。布谓灵曰：“玄德，布弟也，为诸君所困，故来救之。布性不喜合斗，但喜解斗耳。”乃令军候植戟于营门，布弯弓顾曰：“诸君观布射*[戟]*小支，中者当各解兵，不中可留决斗。”布即一发，正中戟支。灵等皆惊，言“将军天威也”。明日复欢会，然后各罢。

注 周礼考工记曰：“为戟博二寸，内倍之，胡参之，援四之。”郑注云：“援，直刃；胡，其子也。”小支谓胡也。即今之戟傍曲支。

术遣韩胤以僭号事告布，因求迎妇，布遣女随之。沛相陈珪恐术报布成姻，则徐杨合从，为难未已。于是往说布曰：“曹公奉迎天子，辅赞国政，将军宜与协同策谋，共存大计。今与袁术结婚，必受不义之名，将有累卵之危矣。”

布亦素怨术，而女已在涂，乃追还绝婚，执胤送许，曹操杀之。

注 说苑曰：“晋灵公造九层台，费用千亿，谓左右曰：‘敢有谏者斩。’孙息求见。灵公张弩持矢见之，谓之曰：‘子欲谏邪？’孙息曰：‘臣不敢谏也。

臣能累十二博瀉，加九鸡子于其上。’公曰：‘吾未尝见也，子为寡人作之。’孙息即正颜色，定志意，以瀉子置下，加鸡子其上。左右懾息。灵公曰：‘危哉！’孙息曰：‘复有危于此者。’公曰：‘愿复见之。’息曰：‘九层之台，三年不成，男不得耕，女不得织，国用空虚，户口减少，吏人叛亡，蛙国谋议将兴兵。’公乃坏台。”

陈珪欲使子登诣曹操，布固不许，会使至，拜布为左将军，布大喜，即听登行，并令奉章谢恩。登见曹操，因陈布勇而无谋，轻于去就，宜早图之。操曰：“布狼子野心，诚难久养，非卿莫究其情伪。”即增珪秩中二千石，拜登广陵太守。临别，操执登手曰：“东方之事，便以相付。”令阴合部鱣，以为内应。

始布因登求徐州牧，不得。登还，布怒，拔戟斫机曰：“卿父劝吾协同曹操，绝婚公路。今吾所求无获，而卿父子并显重，但为卿所卖耳。”登不为动容，徐对之曰：“登见曹公，言养将军譬如养虎，当饱其肉，不饱则将噬人。公曰：‘不如卿言。譬如养鹰，饥即为用，饱则扬去。’其言如此。”布意乃解。

注 左传曰：“伯石之生也，叔向之母视之，曰：‘是豺狼之声也，狼子野心。’”

袁术怒布杀韩胤，遣其大将张勋、桥蕤等与韩暹、杨奉连

執，步骑数万，七道攻布。布时兵有三千，马四百匹，惧其不敌，谓陈珪曰：“今致术军，卿之由也，为之柰何？”珪曰：“暹、奉与术，卒合之师耳。谋无素定，不能相维。

子登策之，比于连鸡，執不俱栖，立可离也。”布用珪策，与暹、奉书曰：

“二将军亲拔大驾，而布手杀董卓，俱立功名，当垂竹帛。今袁术造逆，宜共诛讨，柰何与贼还来伐布？可因今者同力破术，为国除害，建功天下，此时不可失也。”又许破术兵，悉以军资与之。暹、奉大喜，遂共击勋等于下邳，大破之，生禽桥蕤，余觶溃走，其所杀伤、墮水死者殆尽。

注 卒音千忽反。

注 素，旧也。

注 战国策曰：“秦惠王谓寒泉子曰：‘苏秦欺弊邑，欲以一人之知，反复山东之君。夫诸侯之不可一，犹连鸡之不能俱上于栖。’”时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，许布财帛以相结，而未及送，布乃自往求之。其督将高顺谏止曰：“将军威名宣播，远近所畏，何求不得，而自行求赂。万一不克，岂不损邪？”布不从。既至莒，霸等不测往意，固守拒之，无获而还。顺为人清白有威严，少言辞，将觶整齐，每战必克。布性决易，所为无常。顺每谏曰：“将军举动，不肯详思，忽有失得，动辄言误。误事岂可数乎？”布知其忠而不能从。

注 英雄记曰“顺为人不饮酒，不受馈。所将七百余兵，号为千人，名‘陷阵营’。布后疏顺，夺顺所将兵，亦无恨意”也。

建安三年，布遂复从袁术，遣顺攻刘备于沛，破之。曹操遣夏侯惇救备。

为顺所败。操乃自将击布，至下邳城下。遗布书，为陈祸福。布欲降，而陈宫等自以负罪于操，深沮其计，而谓布曰：“曹公远来，势不能久。将军若以步骑出屯于外，宫将余觝闭守于内。若向将军，宫引兵而攻其背；若但攻城，则将军救于外。不过旬月，军食毕尽，击之可破也。”布然之。布妻曰：“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，犹舍而归我。今将军厚公台不过于曹氏，而欲委全城，捐妻子，孤军远出乎？若一旦有变，妾岂得为将军妻哉！”布乃止。而潜遣人求救于袁术，自将千余骑出。战败走还，保城不敢出。术亦不能救。

注 魏志曰：“夏侯惇字符让，沛国谯人。年二十四，就师学，人有辱其师者，惇杀之。后从征吕布，为流矢伤左目。领陈留、济阴太守，加建武将军。太祖常同舆载，特见亲重，出入卧内，诸将莫之比。”

曹操燎围之，壅沂、泗以灌其城，三月，上下离心。其将侯成使客牧其名马，而客策之以叛。成追客得马，诸将合礼以贺成。成分酒肉，先入诣布而言曰：“蒙将军威灵，得所亡马，诸将齐贺，未敢尝也，故先以奉贡。”布怒曰：“布禁酒而卿等酝酿，为欲因酒共谋布邪？”成忿惧，乃与诸将共执陈宫、高顺，率其觝降。布与麾下登白门楼。兵围之急，令左右取其首诣操。左右不忍，乃下降。布见操曰：“今日已往，天下定矣。”操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布曰：“明公之所患不过于布，今已服矣。令布将骑，明公将步，天下不足定也。”顾谓刘备曰：“玄德，卿为坐上客，我为降虏，绳缚我急，独不可一言

邪？”操笑曰：

“缚虎不得不急。”乃命缓布缚。刘备曰：“不可。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、董太师乎？”操颌之。布目备曰：“大耳儿最叵信！”操谓陈宫曰：“公台平生自谓智有余，今意何如？”宫指布曰：“是子不用宫言，以至于此。若见从，未可量也。”操又曰：“柰卿老母何？”

宫曰：“老母在公，不在宫也。夫以孝理天下者，不害人之亲。”操复曰：“柰卿妻子何？”宫曰：“宫闻霸王之主，不绝人之祀。”固请就刑，遂出不顾，操为之泣涕。布及宫、顺皆缢杀之，传首许市。

注 宋武北征记曰：“下邳城有三重，大城*(之门)*周四里，吕布所守也。魏武禽布于白门。白门，大城之门也。”酈元水经注曰：“南门谓之白门，魏武禽陈宫于此。”

注 杜预注左传曰：“颌，摇头也。”音五感反。

注 蜀志曰：“备顾自见其耳。”

注 左传曰：“齐桓公存三亡国。”

赞曰：焉作庸牧，以希后福。曷云负荷？地堕身逐。术既叨贪，布亦躐覆。

注 王莽改益州曰庸部。

后汉书卷七十六

循吏列传 第六十六

初，光武长于民间，颇达情伪，见稼穡艰难，百姓病害，至天下已定，务用安静，解王莽之繁密，还汉世之轻法。身衣大练，色无重彩，耳不听郑鞞之音，手不持珠玉之玩，宫房无私爱，左右无偏恩。建武十三年，异国献名马者，日行千里，又进宝剑，贾兼百金，诏以马驾鼓车，剑赐骑士。损上林池御之官，废骋望弋猎之事。其以手拊赐方国者，皆一札十行，细书成文。

勤约之风，行于上下。数引公卿郎将，列于禁坐。广求民瘼，观纳风谣。

故能内外匪懈，百姓宽息。自临宰邦邑者，竞能其官。若杜诗守南阳，号为“杜母”，任延、锡光移变边俗，斯其绩用最章章者也。又第五伦、宋均之徒，亦足有可称谈。然建武、永平之闲，吏事刻深，亟以谣言单辞，转易守长。故朱浮数上谏书，箴切峻政，钟离意等亦规讽殷勤，以长者为言，而不能得也。

所以中兴之美，盖未尽焉。自章、和以后，其有善绩者，往往不绝。如鲁恭、吴佑、刘宽及颍川四长，并以仁信笃诚，使人不欺；王堂、陈宠委任贤良，而职事自理；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。边凤、延笃先后为京兆尹，时人以辈前世赵、张。

又王涣、任峻之为洛阳令，明发奸伏，吏端禁止，然导德齐礼，有所未充，亦一时之良能也。今缀集殊闻显绩，以为循吏篇云。

注 左传楚子曰：“晋侯在外十九年矣，人之情伪尽知之矣。”

注 前书曰：“莽春夏斩人于市，一家铸钱，保伍人没入为官奴婢，男子槛车，女子步，铁锁琅铛其颈，愁苦死者十七八。”轻法谓高祖约法三章，孝文除肉刑也。

注 说文曰：“札，牒也。”

注 禁坐犹御坐也。

注 章章，明也。前书班固曰：“章章尤著者也。”

注 时明帝性褊察，好以耳目隐发为明，又引杖撞郎，朝廷竦栗，争为苛刻，唯意独敢谏争，数封还诏书。见意传也。

注 谓荀淑为当涂长，韩韶为羸长，陈寔为太丘长，钟皓为林虑长。淑等皆颍川人也。

注 王堂任陈蕃、应嗣，陈宠任王涣、谭显也。

注 辈，类也。赵谓赵广汉，张谓张敞者也。

韞颀字子产，河内修武人也。家贫好学问，随师无粮，常佣以自给。王莽时，仕郡历州宰。

注 颀音立。

建武二年，辟大司徒邓禹府。举能案剧，除侍御史，襄城令。政有名绩，迁桂阳太守。郡与交州接境，颇染其俗，不知礼则。颀下车，修庠序之教，设婚姻之礼。僮年闲，邦俗从化。

先是含涯、浚阳、曲江三县，越之故地，武帝平之，内属桂阳。民居深山，滨溪谷，习其风土，不出田租。去郡远者，或且千里。吏事往来，辄发民乘船，名曰“传役”。每一吏出，徭及数家，百姓苦之。颯乃凿山信道五百余里，列亭传，置邮驿。于是役省劳息，奸吏杜绝。流民稍还，渐成聚邑，使输租赋，同之平民。又耒阳县*(山)**[出]*铁石，佗郡民庶常依因聚会，私为冶铸，遂招来亡命，多致奸盗。颯乃上起铁官，罢斥私铸，岁所增入五百余万。颯理恤民事，居官如家，其所施政，莫不合于物宜。视事十年，郡内清理。

注 含涯故城在今广州含涯县东。浚阳，今广州县也。曲江，韶州县也。

注 续汉志耒阳县有铁官也。

二十五年，征还。光武欲以为少府，会颯被疾，不能拜起，敕以桂阳太守归家，须后诏书。居二岁，载病诣阙，自陈困笃，乃收印绶，赐钱十万，后卒于家。

注 东观记曰“颯到即引见，赐食于前。从吏二人，赐冠帻，钱人五千”也。

注 须，待也。

南阳茨充代颯为桂阳。亦善其政，教民殖桑柘麻纆之属，劝令养蚕织屨，民得利益焉。

注 东观记曰“充字子河，宛人也。初举孝廉，之京师，同侣马死，充到前亭，辄舍车持马还相迎，乡里号之曰‘一马’”

两车茨子河’”也。

注 礼记曰：“禁人无伐桑柘。”郑玄注云：“爱蚕食也。”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元和中，荆州刺史上言：臣行部入长沙界，观者皆徒跣。臣问御佐曰：‘人无履亦苦之否？’御佐对曰：‘十二月盛寒时并多剖裂血出，燃火燎之，春温或脓溃。建武中，桂阳太守茨充教人种桑蚕，人得其利，至今江南颇知桑蚕织屨，皆充之化也。’”任延字长孙，南阳宛人也。年十二，为诸生，学于长安，明诗、易、春秋，显名太学，学中号为“任圣童”。值仓卒，避兵之陇西。时隗嚣已据四郡，遣使请延，延不应。

更始元年，以延为大司马属，拜会稽都尉，时年十九，迎官惊其壮。及到，静泊无为，唯先遣馈礼祠延陵季子。时天下新定，道路未通，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，会稽颇称多士。延到，皆聘请高行如董子仪、严子陵等，敬待以师友之礼。掾吏贫者，辄分奉禄以赈给之。省诸卒，令耕公田，以周穷急。每时行县，辄使慰勉孝子，就餐饭之。

注 壮，少也。

注 季子，吴王寿梦之少子札也，封于延陵也。

注 饭音符晚反。

吴有龙丘苌者，隐居太末，志不降辱。王莽时，四辅三公连辟，不到。

掾史白请召之。延曰：“龙丘先生躬德履义，有原宪、伯夷之节。都尉埽洒其门，犹惧辱焉，召之不可。”遣功曹奉谒，修书记，致医药，吏使相望于道。

积一岁，苕乃乘辇诣府门，愿得先死备录。延辞让再三，遂署议曹祭酒。

苕寻病卒，延自临殡，不朝三日。是以郡中贤士大夫争往宦焉。

注 太末，县，属会稽郡，今婺州龙丘县也。东阳记云：“秦时改为太末，有龙丘山在东，有九石特秀，色丹，远望如莲华。苕之隐处有一岩穴如窗牖，中有石默，可寝处。”

注 四辅谓太师、太傅、国师、国将。三公谓大司马、司徒、司空也，并莽时官。见前书也。

注 原宪，孔子弟子，鲁人也。子贡结驷连骑，排藜藿过谢，原宪摄敝衣冠见子贡。伯夷，孤竹君之子，让其国，饿死于首阳山也。

注 请编名录于郡职也。

建武初，延上书愿乞骸骨，归拜王庭。诏征为九真太守。光武引见，赐马杂繒，令妻子留洛阳。九真俗以射猎为业，不知牛耕，民常告余交址，每致困乏。

延乃令铸作田器，教之垦辟。田畴岁岁开广，百姓充给。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，各因淫好，无适对匹，不识父子之性，夫妇之道。延乃移书属县，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，女年十五至四十，皆以年齿相配。其贫无礼聘，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。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。是岁风雨顺节，谷稼丰衍。其产子者，始知种姓。咸曰：“使我有是子者，任君也。”多名子为“任”。于是徼外蛮夷夜郎等慕义保塞，延遂止罢侦候戍卒。

注 东观汉记曰：“九真俗烧草种田。”前书曰“搜粟都尉赵过教人牛耕”也。

注 适音丁历反。

注 侦，伺也，音丑政反。

初，平帝时，汉中锡光为交址太守，教导民夷，渐以礼义，化声侔于延。

王莽末，闭境拒守。建武初，遣使贡献，封盐水侯。领南华风，始于二守焉。

注 侔，等也。

延视事四年，征诣洛阳，以病稽留，左转睢阳令，九真吏人生为立祠。拜武威太守，帝亲见，戒之曰：“善事上官，无失名誉。”延对曰：“臣闻忠臣不私，私臣不忠。履正奉公，臣子之节。上下雷同，非陛下之福。善事上官，臣不敢奉诏。”帝叹息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

既之武威，时将兵长史田绀，郡之大姓，其子弟宾客为人暴害。延收绀系之，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。绀少子尚乃聚会轻薄数百人，自号将军，夜来攻郡。

延即发兵破之。自是威行境内，吏民累息。

注 累息，累气。

郡北当匈奴，南接种羌，民畏寇抄，多废田业。延到，选集武略之士千人，明其赏罚，令将杂种胡骑休屠黄石屯据要害，其有警急，逆击追讨。虏恒多残伤，遂绝不敢出。

注 黄石，杂种号也。

河西旧少雨泽，乃为置水官吏，修理沟渠，皆蒙其利。又造立校官，自掾*(史)**[史]*子孙，皆令诣学受业，复其徭役。章句既通，悉显拔荣进之。郡遂有儒雅之士。

注 校，学也。

后坐擅诛羌不先上，左转召陵令。显宗即位，拜颍川大守。永平二年，征会辟雍，因以为河内太守。视事九年，病卒。

少子愷，官至太常。

王景字仲通，乐浪讲邯人也。八世祖仲，本琅邪不其人。好道术，明天文。

诸吕作乱，齐哀王襄谋发兵，而数问于仲。及济北王兴居反，欲委兵师仲，

仲惧祸及，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，因而家焉。父闾，为郡三老。更始败，土人王调杀郡守刘宪，自称大将军、乐浪太守。建武六年，光武遣太守王遵将兵击之。至辽东，闾与郡决曹史杨邑等共杀调迎遵，皆封为列侯，闾独让爵。帝奇而征之，道病卒。

注 讲音诺甘反，邯音下甘反，县名。

注 襄及兴居并高祖孙，齐悼惠王肥之子也。

景少学易，遂广窥觴书，又好天文术数之事，沉深多伎艺。辟司空伏恭府。时有荐景能理水者，显宗诏与将作谒者王吴共修作浚仪渠。吴用景塉流法，水乃不复为害。

初，平帝时，河、汴决坏，未及得修。建武十年，阳武令张汜上言：“河决积久，日月侵毁，济渠所漂数十许县。修理之费，其功不难。宜改修堤防，以安百姓。”书奏，光武即为发卒。方营河功，而浚仪令乐俊复上言：“昔元光之闲，人庶炽盛，缘堤垦殖，而瓠子河决，尚二十余年，不即拥塞。

今居家稀少，田地饶广，虽未修理，其患犹可。且新被兵革，方兴役力，劳怨既多，民不堪命。宜须平静，更议其事。”光武得此遂止。后汴渠东侵，日月弥广，而水门故处，皆在河中，兖、豫百姓怨叹，以为县官恒兴佗役，不先民急。永平十二年，议修汴渠，乃引见景，问以理水形便。景陈其利害，应对敏给，帝善之。又以尝修浚仪，功业有成，乃赐景山海经、河渠书、禹贡图，及钱帛衣物。夏，遂发卒数十万，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，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。景乃商度地势，凿山阜，破砥绩，直截沟涧，防遏冲要，簏决壅积，十里立一水门，令更相洄注，无复溃漏之患。景虽简省役费，然犹以百亿计。

明年夏，渠成。帝亲自巡行，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，如西京旧制。景由是知名。王吴及诸从事掾史皆增秩一等。景三迁为侍御史。

十五年，从驾东巡狩，至无盐，帝美其功绩，拜河堤谒者，赐车马缣钱。

注 济水出今洛州济源县西北，东流经温县入河，度河东南入郑州，又东入滑、曹、郟、济、齐、青等州入海，即此渠也。王莽末，旱，因枯涸，但入河内而已。

注 武帝年。

注 瓠子堤在今滑州白马县。武帝元光中，河决于瓠子，东南注钜野，通于淮、泗，至元封二年塞之也。

注 山海经，禹所作。河渠书，太史公史记也。

注 尚书曰：“原隰底绩。”注：“底，致也。绩，功也。”
“言破禹所致功之处也。或云砥磧，山名也。”

注 尔雅曰：“逆流而上曰洄。”郭璞注云：“旋流也。”

注 十万曰亿也。

注 十三州志曰：“成帝时河堤大坏，泛滥青、徐、兖、豫四州略篇，乃以校尉王延代领河堤谒者，秩千石，或名其官为护都水使者。中兴，以三府掾属为之。”

建初七年，迁徐州刺史。先是杜陵杜笃奏上论都*[赋]*，欲令车驾迁还长安。

耆老闻者，皆动怀土之心，莫不眷然伫立西望。景以宫庙已立，恐人情疑惑，会时有神雀诸瑞，乃作金人论，颂洛邑之美，天人之符，文有可采。

注 章帝时有神雀、凤皇、白鹿、白乌等瑞也。

明年，迁庐江太守。先是百姓不知牛耕，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。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。景乃驱率吏民，修起芜废，教用儻耕，由是垦辟倍多，境内丰给。遂铭石刻誓，令民知常禁。又训令蚕织，为作法制，皆着于乡亭，庐江传其文辞。卒于官。

注 陂在今寿州安丰县东。陂径百里，灌田万顷。芍音鹊。

初，景以为六经所载，皆有卜筮，作事举止，质于蓍龟，而觴书错糅，吉凶相反，乃参纪觴家数术文书，顷宅禁忌，

堪輿日相之属，适于事用者，集为大衍玄基云。

注 葬送造宅之法，若黄帝、青乌之书也。

注 前书藝文志，堪輿金匱十四卷。许慎云：“堪，天道也。輿，地道也。”

日相谓日辰王相之法也。

注 易曰“大衍之数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”也。

秦彭字伯平，扶风茂陵人也。自汉兴之后，世位相承。六世祖袭，为颍川太守，与髡从同时为二千石者五人，故三辅号曰“万石秦氏”。彭同产女弟，显宗时入掖庭为贵人，有宠。永平七年，以彭贵人兄，随四姓小侯擢为开阳城门候。

十五年，拜骑都尉，副驸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。

注 续汉志：“城门候一人，六百石。”*[开阳]*，城南面东头第一门也。汉官仪云“开阳门始成，未有名，夜有一柱来止楼上。琅邪开阳县上言南门一柱飞去，因以名门”也。

建初元年，迁山阳太守。以礼训人，不任刑罚。崇好儒雅，敦明庠序。每春秋飨射，辄修升降揖让之仪。乃为人设四诫，以定六亲长幼之礼。有遵奉教化者，擢为乡三老，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。吏有过咎，罢遣而已，不加耻辱。百姓怀爱，莫有欺犯。兴起稻田数千顷，每于农月，亲度顷亩，分别肥瘠，差为三品，各立文簿，藏之乡县。于是奸吏局躄，无所容诈。彭乃上言，宜令天下齐同其制。诏书以其所立条式，班令三府，并下州郡。

注 六亲谓父子兄弟夫妇也。

在职六年，转颍川太守，仍有凤皇、麒麟、嘉禾、甘露之瑞，集其郡境。肃宗巡行，再幸颍川，辄赏赐钱谷，恩宠甚异。章和二年卒。

彭弟惇、曜，并为射声校尉。

王涣字稚子，广汉郾人也。父顺，安定太守。涣少好侠，尚气力，数通剽轻少年。晚而改节，敦儒学，习尚书，读律令，略举大义。为太守陈宠功曹，当职割断，不避豪右。宠风声大行，入为大司农。和帝问曰：“在郡何以为理？”宠顿首谢曰：“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选能，主簿鐔昱拾遗补阙，臣奉宣诏书而已。”帝大悦。涣由此显名。

注 郾，县，故城在今梓州郾县西南也。

注 剽，劫夺也。

州举茂才，除温令。县多奸猾，积为人患。涣以方略讨击，悉诛之。境内清夷，商人露宿于道。其有放牛者，辄云以属稚子，终无侵犯。在温三年，迁兖州刺史，绳正部郡，风威大行。后坐考妖言不实论。岁余，征拜侍御史。

注 绳，直也。

永元十五年，从驾南巡，还为洛阳令。以平正居身，得宽猛之宜。其冤嫌久讼，历政所不断，法理所难平者，莫不曲尽情诈，压塞鞫疑。又能以谲数发擿奸伏。

京师称叹，以为涣有神筭。元兴元年，病卒。百姓市道

莫不咨嗟。男女老壮皆相与赋敛，致奠醑以千数。

注 谲，诈；数，术也。

注 智算若神也。

注 醑音张芮反。说文曰：“祭酹也。”

涣丧西归，道经弘农，民庶皆设盘桡于路。吏问其故，咸言平常持米到洛，为卒司所钞，恒亡其半。自王君在事，不见侵枉，故来报恩。其政化怀物如此。民思其德，为立祠安阳亭西，每食辄弦歌而荐之。

注 钞，掠也。

注 古乐府歌曰“孝和帝在时，洛阳令王君，本自益州广汉蜀人，少行*(官)**[宦]*学，通五经论。明知法令，历代衣冠，从温补洛阳令，化行致贤。

外行猛政，内怀慈仁，移恶子姓名五，篇着里端。无妄发赋，念在理冤。清身苦体，宿夜劳勤，化有能名，远近所闻。天年不遂，早就奄昏，为君作祠安阳亭西，欲令后代莫不称传”也。

永初二年，邓太后诏曰：“夫忠良之吏，国家所以为理也。求之甚勤，得之至寡。

故孔子曰：‘才难不其然乎！’昔大司农朱邑、右扶风尹翁归，政结茂异，令名显闻，孝宣皇帝嘉叹愍惜，而以黄金百斤策赐其子。故洛阳令王涣，秉清修之节，蹈羔羊之义，尽心奉公，务在惠民，功业未遂，不幸早世，百姓追思，为之立祠。

自非忠爱之至，孰能若斯者乎！今以涣子石为郎中，以劝劳动。”延熹中，桓帝事黄老道，悉毁诸房祀，唯特诏密县存故太傅卓茂庙，洛阳留王涣祠焉。

注 前书曰，邑字仲卿，庐江舒人。为北海太守，以理行第一，入为大司农。

性公正，不可交以私，天子器之，朝廷敬焉。神爵元年卒，宣帝下诏赐其子黄金百斤，奉其祭祀。

注 前书云，翁归字子况，河东平阳人。拜东海太守，以高第入守右扶风。

元康四年卒。宣帝制诏：“御史右扶风翁归，廉平向正，早夭不遂，朕甚怜之。

其赐翁归子黄金百斤，以奉其祭祀。”

注 韩诗羔羊曰：“羔羊之皮，素丝五紵。”薛君章句曰：“小者曰羔，大者曰羊。素喻洁白，丝喻屈柔。紵，数名也。诗人贤仕为大夫者，言其德能，称有洁白之性，屈柔之行，进退有度数也。”

饒显后亦知名，安帝时豫州刺史。时天下饥荒，竟为盗贼，州界收捕且万余人。

显愍其困穷，自陷刑辟，辄擅赦之，因自劾奏。有诏勿理。后位至长乐卫尉。

自涣卒后，连诏三公特选洛阳令，皆不称职。永和中，以剧令勃海任峻补之。

峻擢用文武吏，皆尽其能，纠剔奸盗，不得旋踵，一岁断狱，不过数十。

威风猛于涣，而文理不及之。峻字叔高，终于太山太守。

注 剧，县名，属北海郡也。

注 左传天王策命晋文侯曰：“纠逖王慝。”杜预注云：“逖，远也。”“剔”与“逖”通。

许荆字少张，会稽阳羨人也。祖父武，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。武以二弟晏、普未显，欲令成名，乃请之曰：“礼有分异之义，家有别居之道。”

于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，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，二弟所得并悉劣少。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，晏等以此并得选举。武乃会宗亲，泣曰：“吾为兄不肖，盗声窃位，二弟年长，未豫荣禄，所以求得分财，自取大讥。今理产所增，三倍于前，悉以推二弟，一无所留。”于是郡中翕然，远近称之。位至长乐少府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荆字子张。家贫为吏。无有船车，休假常单步荷担上下。”

注 阳羨故城在今常州义兴县也。

注 仪礼曰“父子一体也，夫妇一体也，昆弟一体也。故父子手足也，夫妇判合也，昆弟四体也。昆弟之义无分焉，而有分者，则避子之私也。子不私其父，则不成为子。故有东宫，有西宫，有南宫，有北宫。异居而同财，有余则归之宗，不足则资之宗”也。

荆少为郡吏，兄子世尝报讎杀人，怨者操兵攻之。荆闻，乃出门逆怨者，跪而言曰：“世前无状相犯，咎皆在荆不能训导。兄既早没，一子为嗣，如令死者伤其灭绝，愿杀身代之。”怨家扶荆起，曰：“许掾郡中称贤，吾何敢相侵？”因遂委

去。荆名誉益着。太守黄兢举孝廉。

和帝时，稍迁桂阳太守。郡滨南州，风俗脆薄，不识学义。荆为设丧纪婚姻制度，使知礼禁。尝行春到耒阳县，人有蒋均者，兄弟争财，互相言讼。荆对之叹曰：“吾荷国重任，而教化不行，咎在太守。”乃顾使吏上书陈状，乞诣廷尉。均兄弟感悔，各求受罪。在事十二年，父老称歌。以病自上，征拜谏议大夫，卒于官。桂阳人为立庙树碑。

注 脆薄犹轻薄也。

注 谢承书曰“郴人谢弘等不养父母，兄弟分析，因此皆还供养者千有余人”也。

荆孙馘，灵帝时为太尉。

孟尝字伯周，会稽上虞人也。其先三世为郡吏，并伏节死难。尝少修操行，仕郡为户曹史。上虞有寡妇至孝养姑。姑年老寿终，夫女弟先怀嫌忌，乃诬妇厌苦供养，加鸩其母，列讼县庭。郡不加寻察，遂结竟其罪。尝先知枉状，备言之于太守，太守不为理。尝哀泣外门，因谢病去，妇竟冤死。自是郡中连旱二年，祷请无所获。后太守殷丹到官，访问其故，尝诣府具陈寡妇冤诬之事。因曰：“昔东海孝妇，感天致旱，于公一言，甘泽时降。宜戮讼者，以谢冤魂，庶幽枉获申，时雨可期。”丹从之，即刑讼女而祭妇墓，天应澍雨，谷稼以登。

注 解见霍谡传也。

尝后策孝廉，举茂才，拜徐令。州郡表其能，迁合浦太守。郡不产谷实，而海出珠宝，与交址比境，常通商贩，贸余粮食。

先时宰守并多贪秽，诡人采求，不知纪极，珠遂渐徙于交址郡界。于是行旅不至，人物无资，贫者饿死于道。尝到官，革易前敝，求民病利。曾未踰岁，去珠复还，百姓皆反其业，商货流通，称为神明。

注 贸，易也。

注 诡，责也。

注 人所病苦及利益之*(甚)**[事]*也。

以病自上，被征当还，吏民攀车请之。尝既不得进，乃载乡民船夜遁去。隐处穷泽，身自耕佣。邻县士民慕其德，就居止者百余家。

桓帝时，尚书同郡杨乔上书荐尝曰：“臣前后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尝，而身轻言微，终不蒙察。区区破心，徒然而已。尝安仁弘义，耽乐道德，清行出俗，能干绝羈。前更守宰，移风改政，去珠复还，饥民蒙活。且南海多珍，财产易积，掌握之内，价盈兼金，而尝单身谢病，躬耕垄次，匿景藏采，不扬华藻。实羽翮之美用，非徒腹背之毛也。而沉沦草莽，好爵莫及，廊庙之宝，弃于沟渠。且年岁有讫，桑榆行尽，而忠贞之节，永谢圣时。

臣诚伤心，私用流涕。夫物以远至为珍，士以稀见为贵。盘木朽株，为万乘用者，左右为之容耳。王者取士，宜拔鱣之所贵。臣以斗筲之姿，趋走日月之侧。思立微节，不敢苟私乡曲。窃感禽息，亡身进贤。”尝竟不见用。年七十，卒于家。

注 谢承书曰“乔字圣达，乌伤人也。前后数上书陈政事”

也。

注 说苑曰：“赵简子游于西河而乐之，叹曰：‘安得贤士而与处焉？’舟人古桑曰：‘此是吾君不好之也。’简子曰：‘吾门左右客千人，朝食不足，暮收市征，暮食不足，朝收市征，吾可谓不好士乎？’古桑曰：‘鸿鹄高飞远翔，其所恃者六翮也。背上之毛，腹下之毳，无尺寸之数，加之满把，飞不能为之益高。不知门下左右客千人者，六翮之用乎？将尽毛毳也？’”新序云晋平公，余并同也。

注 易曰：“我有好爵，吾与尔靡之。”

注 尚书顾命曰：“赤刀、大训、弘璧、琬琰在西序，大玉、夷玉、天球、河图在东序。”周礼大宗伯曰：“天府掌祖庙之守藏，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。”

注 谓日将夕，在桑榆闲，言晚暮也。

注 若珠翠之属也。

注 前书邹阳曰：“蟠木根柢，轮囷离奇，而为万乘器者，左右为之先容耳。”

注 日月喻人君也。易曰：“悬象着明莫大乎日月，崇高莫大乎富贵。”

注 禽息，秦大夫，荐百里奚而不见纳。缪公出，当车以头击闾，脑乃播出，曰：“臣生无补于国，不如死也。”缪公感动，而用百里奚，秦以大化。见韩诗外传。

第五访字仲谋，京兆长陵人。司空伦之族孙也。少孤贫，常佣耕以养兄嫂。有闲暇，则以学文。仕郡为功曹，察孝廉，补新都令。政平化行，三年之闲，邻县归之，户口十倍。

注 文谓道艺者也。

注 新都，县，属蜀郡，故城在今益州新都县东。

迁张掖太守。岁饥，粟石数千，访乃开仓赈给以救其敝。吏惧谴，争欲上言。访曰：“若上须报，是弃民也。太守乐以一身救百姓！”遂出谷赋人。

顺帝玺书嘉之。由是一郡得全。岁余，官民并丰，界无奸盗。

注 谴，责也。

注 上音时掌反。须，待也。

迁南阳太守，去官。拜护羌校尉，边境服其威信。卒于官。

刘矩字叔方，沛国萧人也。叔父光，顺帝时为司徒。矩少有高节，以*(叔)*父*[叔]*辽未得仕进，遂绝州郡之命。太尉朱宠、太傅桓焉嘉其志义，故叔辽以此为诸公所辟，拜议郎，矩乃举孝廉。

稍迁雍丘令，以礼让化之。其无孝义者，皆感悟自革。民有争讼，矩常引之于前，提耳训告，以为忿恚可忍，县官不可入，使归更寻思。讼者感之，辄各罢去。其有路得遗者，皆推寻其主。在县四年，以母忧去官。

注 毛诗曰：“匪面命之，言提其耳。”

后太尉胡广举矩贤良方正，四迁为尚书令。矩性亮直，不能谐附贵势，以是失大将军梁冀意，出为常山相，以疾去官。时冀妻兄孙祉为沛相，矩惧为所害，不敢还乡里，乃投彭城友人家。岁余，冀意少悟，乃止。补从事中郎，复为尚书令，迁

宗正、太常。

延熹四年，代黄琼为太尉。琼复为司空，矩与琼及司徒种嵩同心辅政，号为贤相。时连有鬻异，司隶校尉以劾三公。尚书朱穆上疏，称矩等良辅，及言殷汤、高宗不罪臣下之义。帝不省，竟以蛮夷反叛免。后复拜太中大夫。

注 尚书汤诰曰：“余一人有罪，无以尔万方。万方有罪，在余一人。”尚书高宗诫傅说曰：“一夫不获，则曰时予之辜。”

灵帝初，代周景为太尉。矩再为上公，所辟召皆名儒宿德。不与州郡交通。顺辞默谏，多见省用。复以日食免。因乞骸骨，卒于家。

注 顺辞，不忤旨。默谏，不显扬也。

刘宠字祖荣，东莱牟平人，齐悼惠王之后也。悼惠王子孝王将闾，将闾少子封牟平侯，子孙家焉。父丕，博学，号为通儒。

注 悼惠王肥，高祖子也。

宠少受父业，以明经举孝廉，除东平陵令，以仁惠为吏民所爱。母疾，弃官去。百姓将送塞道，车不得进，乃轻服遁归。

注 东平陵，县名，属济南郡也。

后四迁为豫章太守，又三迁拜会稽太守。山民愿朴，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，

颇为官吏所扰。宠简除烦苛，禁察非法，郡中大化。征为将作大匠。山阴县有五六老叟，虬眉皓发，自若邪山谷闲出，人赍百钱以送宠。宠劳之曰：

“父老何自苦？”对曰：“山谷鄙生，未尝识郡朝。它守时吏发求民闲，至夜不绝，或狗吠竟夕，民不得安。自明府下车以来，狗不夜吠，民不见吏。年老遭值圣明，今闻当见弃去，故自扶奉送。”宠曰：“吾政何能及公言邪？勤苦父老！”

为人选一大钱受之。

注 愿，谨也。风俗通曰“俗说市井者，言至市*(当)*有所鬻卖，当于井上先濯，乃到市也。谨案春秋井田记，人年三十，受田百亩，以食五口。五口为一户，父母妻子也。公田十亩，庐舍五亩，成田一顷十五亩。八家而九顷二十亩，共为一井。庐舍在内，贵人也。公田次之，重公也。私田在外，贱私也。

井田之义，一曰无泄地气，二曰无费一家，三曰同风俗，四曰合巧拙，五曰通财货。因井为市，交易而退，故称市井”也。

注 虬，杂也。老者眉杂白黑也。

注 若邪，在今越州会稽县东南也。

转为宗正、大鸿胪。延熹四年，代黄琼为司空，以阴雾愆阳免。顷之，拜将作大匠，复为宗正。建宁元年，代王畅为司空，频迁司徒、太尉。二年，以日食策免，归乡里。

宠前后历宰二郡，累登卿相，而*(准)**[清]*约省素，家

无货积。尝出京师，欲息亭舍，亭吏止之，曰：“整顿洒埽，以待刘公，不可得*(也)**[止]*。”宠无言而去，时人称其长者。以老病卒于家。

弟方，官至山阳太守。方有二子：岱字公山，繇字正礼。兄弟齐名称。

注 吴志曰：“平原陶丘洪荐繇，欲令举茂才。刺史曰：‘前年举公山，奈何复举正礼？’洪曰：‘若*(使)*明*[使]*君用公山于前，擢正礼于后，所谓御二龙于长涂，骋骐驎于千里，不亦可乎？’”董卓入洛阳，岱从侍中出为兖州刺史。虚己爱物，为士人所附。初平三年，青州黄巾贼入兖州，杀任城相郑遂，转入东平。岱击之，战死。

兴平中，繇为扬州牧、振威将军。时袁术据淮南，繇乃移居曲阿。值中国丧乱，士友多南奔，繇携接收养，与同优剧，甚得名称。袁术遣孙策攻破繇，因奔豫章，病卒。

仇览字季智，一名香，陈留考城人也。少为书生淳默，乡里无知者。年四十，县召补吏，选为蒲亭长。劝人生业，为制科令，至于果菜为限，鸡豕有数，农事既毕，乃令子弟髡居，还就黉学。其剽轻游恣者，皆役以田桑，严设科罚。躬助丧事，赈恤穷寡。

儻年称大化。览初到亭，人有陈元者，独与母居，而母诣览告元不孝。览惊曰：

“吾近日过舍，庐落整顿，耕耘以时。此非恶人，当是教化未及至耳。母守寡养孤，苦身投老，奈何肆忿于一朝，欲致子以不义乎？”母闻感悔，涕泣而去。览乃亲到元家，与其母子饮，因为陈人伦孝行，譬以祸福之言。元卒成孝子。乡

邑为之谚曰：“父母何在在我庭，化我鸣臬哺所生。”

注 续汉志：“考城故菑。”陈留风俗传曰“章帝恶其名，改为考城”也。

注 广雅曰：“落，居也。”案今人谓院为落也。

注 谢承书曰“览为县阳遂亭长，好行教化。人羊元凶恶不孝，其母诣览言元。览呼元，诘责元以子道，与一卷孝经，使诵读之。元深改悔，到母默下，谢罪曰：‘元少孤，为母所骄。谚曰：“孤犊触乳，骄子骂母。”乞今自改。’母子更相向泣，于是元遂修孝道，后成佳士”也。

注 鸣臬即鸱臬也。

时考城令河内王涣，政尚严猛，闻览以德化人，署为主簿。谓览曰：“主簿闻陈元之过，不罪而化之，得无少鹰鹯之志邪？”

览曰：“以为鹰鹯，不若鸾凤。”

涣谢遣曰：“枳棘非鸾凤所栖，百里岂大贤之路？今日太学曳长裾，飞名誉，皆主簿后耳。以一月奉为资，勉卒景行。”

“

注 左传季孙行父曰：“见无礼于君者诛之，如鹰鹯之逐鸟雀。”

注 时涣为县令，故自称百里也。

注 卒，终也。

览入太学。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，与览比字，宾客盈室。览常自守，不与融言。融观其容止，心独奇之，乃谓曰：“与先生同郡壤，蛭房牖。今京师英雄四集，志士交结之秋，虽务

经学，守之何固？”览乃正色曰：“天子修设太学，岂但使人游谈其中！”高揖而去，不复与言。后融以告郭林宗，林宗因与融赍刺就房谒之，遂请留宿。林宗嗟叹，下默为拜。

览学毕归乡里，州郡并请，皆以疾辞。虽在宴居，必以礼自整。妻子有过，辄免冠自责。妻子庭谢，候览冠，乃敢升堂。家人莫见喜怒声色之异。后征方正，遇疾而卒。

注 宴，安也。论语曰：“子之宴居。”

三子皆有文史才，少子玄，最知名。

童恢字汉宗，琅邪姑幕人也。父仲玉，遭世凶荒，倾家赈恤，九族乡里赖全者以百数。仲玉早卒。

注 谢承书“童”作“僮”，“恢”作“种”也。

注 姑幕故城在今密州莒县东北也。

恢少仕州郡为吏，司徒杨赐闻其执法廉平，乃辟之。及赐被劾当免，掾属悉投刺去，恢独诣阙争之。及得理，掾属悉归府，恢杖策而逝。由是论者归美。

复辟公府，除不其令。吏人有犯违禁法，辄随方晓示。若吏称其职，人行善事者，皆赐以酒肴之礼，以劝励之。耕织种收，皆有条章。一境清静，牢狱连年无囚。比县流人归化，徙居二万余户。民尝为虎所害，乃设槛捕之，生获二虎。

恢闻而出，咒虎曰：“天生万物，唯人为贵。虎狼当食六畜，而残暴于人。

王法杀人者死，伤人则论法。汝若是杀人者，当垂头服罪；自知非者，当号呼称冤。”一虎低头闭目，状如震惧，实时杀

之。其一视恢鸣吼，踊跃自奋，遂令放释。吏人为之歌颂。青州举尤异，迁丹阳太守，暴疾而卒。

注 杜预注左传云：“六畜，马牛羊豕犬鸡也。”

弟翊字汉文，名高于恢，宰府先辟之。翊阳暗不肯仕，及恢被命，乃就孝廉，除须昌长。化有异政，吏人生为立碑。闻举将丧，弃官归。后举茂才，不就。卒于家。

注 暗，疾不能言也。

赞曰：政畏张急，理善亨鲜。推忠以及，觴痍自蠲。一夫得情，千室鸣弦。怀我风爱，永载遗贤。

注 韩诗外传曰：“水浊则鱼喁，令苛则人乱。理国者譬若张琴然，大弦急则小弦绝矣。故急辔衔者，非千里之御也。”

注 老子曰“理大国者若亨小鲜”也。

注 推忠恕以及于人，则觴病自蠲除。

注 一夫谓守长也。千室谓黎庶。言上得化下之情，则其下鸣弦而安乐也。

注 沈约宋书载晔与其侄及甥书，论撰书之意曰：“吾观史书，恒觉其不可解。

既造后汉，转得统绪。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，殆少可得意者。班氏最有高名，既任情无例，不可甲乙。博瞻不可及之，整理未必愧也。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，至于循吏已下及六夷诸序论，笔势纵放，实天下之奇作，其中合者，往往不减过秦

篇。尝比方班氏所作，非但不愧之而已。又欲因事发论，以正一代得失，意复未果。赞自是吾文之杰思，殆无一字空设。此书行，故应有赏音者。

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。诸细意甚多，自古体大而思精，未有此也。恐俗人不能尽之，多贵古贱今，所以称情狂言耳。”

后汉书卷七十七

酷吏列传 第六十七

汉承战国余烈，多豪猾之民。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，桀健者则雄张闾里。

且宰守旷远，户口殷大。故临民之职，专事威断，族灭奸轨，先行后闻。

肆情刚烈，成其不桡之威。违觭用己，表其难测之智。至于重文横入，为穷怒之所迁及者，亦何可胜言。故乃积骸满菀，漂血十里。致温舒有虎冠之吏，延年受屠伯之名，岂虚也哉！若其揣挫强执，摧勒公卿，碎裂头脑而不顾，亦为壮也。

注 横音胡孟反。张音知亮反。

注 前书曰，成帝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，汉极盛矣。

注 先行刑而后闻奏也。

注 桡，屈也。前书宁成为济南都尉，而鄆都为守。始前数都尉，步入府，因吏谒守如县令，其畏都如此。及成往，直陵都出其上。都素闻其声，善遇之，与结驩。

注 前书严延年为河南太守，觭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，所谓当生者诡杀之，吏人莫能测其用意深浅也。

注 重犹深也。横犹枉也。穷，极也。言迁怒于无罪之人。

注 菑，坑也。前书尹赏守长安令，得一切以便宜从事。赏至，修理长安狱，穿地方深各数丈，名为虎穴。乃部户曹掾史，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，无市籍商贩作务，而鲜衣凶服者，得数百人，尽以次内穴中，覆以大石，皆相枕藉死。又王温舒为河内太守，捕郡中豪猾论报，流血十余里也。

注 王温舒为中尉，穷案奸猾，尽糜烂狱中。其爪牙吏，虎而冠者也。音义云“言其残虐之甚”也。

注 前书严延年为河南太守，所诛杀血流数里。河南号曰“屠伯”，言若屠人之杀六畜也。

注 前书济南甄氏，宗人三百余家，豪猾，二千石莫能制。鄧都为济南守，至则诛甄氏首恶，郡中路不拾遗，都后竟坐斩。又赵广汉为京兆尹，侵犯贵戚大臣，将吏卒入丞相魏相府，召其夫人*(疏)**[跪]*庭下受辞，责以杀婢事。

司直萧望之劾奏广汉摧辱大臣，伤化不道，坐即斩。破碎头脑言不避诛戮也。

自中兴以后，科网稍密，吏人之严害者，方于前世省矣。而阉人亲娅，侵虐天下。至使阳球磔王甫之尸，张俭剖曹节之墓。若此之类，虽厌快觴愤，亦云酷矣！俭知名，故附党人篇。

注 尔雅曰：“两獬相谓曰娅。”

注 刘淑、李膺等传也。

董宣字少平，陈留圉人也。初为司徒侯霸所辟，举高第，累迁北海相。到官，以大姓公孙丹为五官掾。丹新造居宅，而

卜工以为当有死者，丹乃令其子杀道行人，置尸舍内，以塞其咎。宣知，即收丹父子杀之。丹宗族亲党三十余人，操兵诣府，称冤叫号。宣以丹前附王莽，虑交通海贼，乃悉收系剧狱，使门下书佐水丘岑尽杀之。青州以其多滥，奏宣考岑，宣坐征诣廷尉。在狱，晨夜讽诵，无忧色。及当出刑，官属具饌送之，宣乃厉色曰：“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，况死乎！”升车而去。时同刑九人，次应及宣，光武驰使驺骑特原宣刑，且令还狱。遣使者诘宣多杀无辜，宣具以状对，言水丘岑受臣旨意，罪不由之，愿杀臣活岑。使者以闻，有诏左转宣怀令，令青州勿案岑罪。岑官至司隶校尉。

注 剧县之狱。

注 姓水丘，名岑也。

后江夏有剧贼夏喜等寇乱郡境，以宣为江夏太守。到界，移书曰：“朝廷以太守能禽奸贼，故辱斯任。今勒兵界首，檄到，幸思自安之宜。”喜等闻，惧，即时降散。外戚阴氏为郡都尉，宣轻慢之，坐免。

后特征为洛阳令。时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，因匿主家，吏不能得。及主出行，而以奴骖乘，宣于夏门亭候之，乃驻车叩马，以刀画地，大言数主之失，叱奴下车，因格杀之。主即还宫诉帝，帝大怒，召宣，欲捶杀之。宣叩头曰：“愿乞一言而死。”帝曰：“欲何言？”宣曰：“陛下圣德中兴，而纵奴杀良人，将何以理天下乎？臣不须捶，请得自杀。”即以头击楹，流血被面。帝令小黄门持之，使宣叩头谢主，宣不从，强使顿之，宣两手据地，终不肯俯。主曰：“文叔为白衣时，臧亡匿死，吏不敢至门。今为天子，威不能行一令乎？”帝笑曰：

“天子不与白衣同。”因敕强项令出。赐钱三十万，宣悉以班诸吏。由是搏击豪强，莫不震栗。京师号为“卧虎”。歌之曰：“枹鼓不鸣董少平。”

注 谢承书曰：“敕令诣太官赐食。宣受诏出，饭尽，覆杯食机上。太官以状闻。上问宣，宣对曰：‘臣食不敢遗余，如奉职不敢遗力。’”注 枹，击鼓杖也，音浮，其字从木也。

在县五年。年七十四，卒于官。诏遣使者临视，唯见布被覆尸，妻子对哭，有大麦数斛、敝车一乘。帝伤之，曰：“董宣廉絜，死乃知之！”以宣尝为二千石，赐艾绶，葬以大夫礼。拜子并为郎中，后官至齐相。

注 谢承书曰“有白马一匹，兰舆一乘”也。

注 诸本此下有说蔡茂事二十五字，亦有无者。案：茂自有传也。

樊晔字仲华，南阳新野人也。与光武少游旧。建武初，征为侍御史，迁河东都尉，引见云台。初，光武微时，尝以事拘于新野，晔为市吏，馈饷一笥，

帝德之不忘，仍赐晔御食，及乘舆服物。因戏之曰：“一笥饷得都尉，何如？”

晔顿首辞谢。及至郡，诛讨大姓马适匡等。盗贼清，吏人畏之。数年，迁扬州牧，教民耕田种树理家之术。视事十余年，坐法左转职长。

注 苍颉篇曰：“馈，饷也。”说文曰：“饷，饼也。笥，

竹器也。”

注 马适，姓也。前书有马适建。俗本“匡”上有“王”字者，误也。

注 轹，县，属河*(南)**[内]*郡，故城在今洛州济源县东南也。

隗嚣灭后，陇右不安，乃拜晔为天水太守。政严猛，好申韩法， 善恶立断。

人有犯其禁者，率不生出狱，吏人及羌胡畏之。道不拾遗。行旅至夜，聚衣装道傍，曰“以付樊公”。凉州为之歌曰：

“游子常苦贫，力子天所富。宁见乳虎穴，不入冀府寺。大笑期必死，忿怒或见置。嗟我樊府君，安可再遭值！”视事十四年，卒官。

注 申不害、韩非之法也。

注 勤力之子。

注 乳，产也。猛兽产乳护其子，则搏噬过常，故以喻也。诸本“穴”字或作“六”，误也。

注 冀，天水县也。

永平中，显宗追思晔在天水时政能，以为后人莫之及，诏赐家钱百万。子融，有俊才，好黄老，不肯为吏。

李章字第公，河内怀人也。五世二千石。章习严氏春秋，经明教授，历州郡吏。光武为大司马，平定河北，召章置东曹属，数从征伐。

注 宣帝时博士严彭祖也。

光武即位，拜阳平令。时赵、魏豪右往往屯聚，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，缮甲兵，为在所害。章到，乃设飧会，而延谒纲。纲带文剑，被羽衣，

从士百余人来到。章与对燕饮，有顷，手剑斩纲，伏兵亦悉杀其从者，因驰诣坞壁，掩击破之，吏人遂安。

注 阳平，县，属东郡，故城今魏州莘县也。

注 缉鸟羽以为衣也。前书栾大为五利将军，服羽衣也。

迁千乘太守，坐诛盗贼过滥，征下狱免。岁中拜侍御史，出为琅邪太守。时北海安丘大姓夏长思等反，遂囚太守处兴，而据营陵城。章闻，即发兵千人，驰往击之。掾*(吏)** [史]*止章曰：“二千石行不得出界，兵不得擅发。”

章按剑怒曰：“逆虏无状，囚劫郡守，此何可忍！若坐讨贼而死，吾不恨也。”

遂引兵安丘城下，募勇敢烧城门，与长思战，斩之，获三百余级，得牛马五百余头而还。兴归郡，以状上帝，悉以所得班劳吏士。后坐度人田不实征，以章有功，但司寇论。月余免刑归。复征，会病卒。

注 风俗通曰：“史记赵有辩士处子，故有处姓也。”

注 营陵，县，属北海郡也。

注 前书杜钦奏记王凤曰“二千石守千里之地，任兵马之重，不宜去郡”也。

周紆字文通，下邳徐人也。为人刻削少恩，好韩非之术。少为廷尉史。

永平中，补南行唐长。到官，晓吏人曰：“朝廷不以长不肖，使牧黎民，而性讎猾吏，志除豪贼，且勿相试！”遂杀县中尤无状者数十人，吏人大震。迁博平令。收考奸臧，无出狱者。以威名迁齐相，亦颇严酷，专任刑法，而善为辞案条教，为州内所则。后坐杀无辜，复左转博平令。

注 博平，县，故城在今博州博平县东也。

注 辞案犹今案牍也。

建初中，为勃海太守。每赦令到郡，辄隐闭不出，先遣使属县尽决刑罪，乃出诏书。坐征诣廷尉，免归。

紆廉絜无资，常筑塹以自给。肃宗闻而怜之，复以为郎，再迁召陵侯相。廷掾惮紆严明，欲损其威，乃晨取死人断手足，立寺门。紆闻，便往至死人边，若与死人共语状。阴察视口眼有稻芒，乃密问守门人曰：“悉谁载贖入城者？”

门者对：“唯有廷掾耳。”又问铃下：“外颇有疑令与死人语者不？”

对曰：“廷掾疑君。”乃收廷掾考问，具服“不杀人，取道边死人”。后人莫敢欺者。

注 续汉志每郡有五官掾，县为廷掾也。

注 悉犹知也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铃下、侍合、辟车，此皆以名自定者也。”

征拜洛阳令，下车，先问大姓主名，吏数间里豪强以对。紆厉声怒曰：“本问贵戚若马、窦等辈，岂能知此卖菜佣乎？”于是部吏望风旨，争以激切为事。贵戚局蹐，京师肃清。

皇后弟黄门郎窦笃从宫中归，夜至止奸亭，亭长霍延遮止笃，笃苍头与争，延遂拔剑拟笃，而肆詈恣口。笃以表闻。诏召司隶校尉、河南尹诣尚书谴问，遣剑戟士收紆送廷尉诏狱。数日贯出。帝知紆奉法疾奸，不事贵戚，然苛惨失中，数为有司所奏，八年，遂免官。

注 贯，赦也，音市夜反。

注 惨，虐也。

后为御史中丞。和帝即位，太傅邓彪奏紆在任过酷，不宜典司京辇。免归田里。后窦氏贵盛，笃兄弟秉权，睚眦宿怨，无不僵仆。紆自谓无全，乃柴门自守，以待其祸。然笃等以紆公正，而怨隙有素，遂不敢害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御史中丞，外督部刺史，内领侍御史，纠察百司。”故云典司京辇。

注 僵，偃也。仆，踣也。

永元五年，复征为御史中丞。诸窦虽诛，而夏阳侯缙犹尚在朝。紆疾之，乃上疏曰：“臣闻臧文仲之事君也，见有礼于君者，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；见无礼于君者，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。案夏阳侯缙，本出轻薄，志在邪僻，学无经术，而妄构讲舍，外招儒徒，实会奸桀。轻忽天威，侮慢王室，又造作巡狩封禅之书，惑觴不道，当伏诛戮，而主者营私，不为国计。夫涓流虽寡，浸成江河；爝火虽微，卒能燎野。履霜有渐，可不惩革？宜寻吕产专窃之乱，永惟王莽篡逆之祸，上安社稷之计，下解万夫之惑。”会缙归国，紆迁司隶校尉。

注 左氏传季孙行父称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辞也。

注 庄子曰：“日月出矣，而燭火不息。”燭火，小火也。

注 易曰：“履霜坚冰至，其所由来者渐矣。”

注 吕产，吕太后之兄子，封为梁王，太后崩，与弟禄作乱也。

六年夏旱，车驾自幸洛阳录囚徒，二人被掠生虫，坐左转骑都尉。七年，迁将作大匠。九年，卒于官。

黄昌字圣真，会稽余姚人也。本出孤微。居近学官，数见诸生修庠序之礼，因好之，遂就经学。又晓习文法，仕郡为决曹。刺史行部，见昌，甚奇之，辟从事。

注 余姚，今越州县也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决曹主罪法事。”

后拜宛令，政尚严猛，好发奸伏。人有盗其车盖者，昌初无所言，后乃密遣亲客至门下贼曹家掩取得之，悉收其家，一时杀戮。大姓战惧，皆称神明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贼曹主盗贼事。”

朝廷举能，迁蜀郡太守。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，百姓侵冤。及昌到，吏人讼者七百余，悉为断理，莫不得所。密捕盗帅一人，胁使条诸县强暴之人姓名居处，乃分遣掩讨，无有遗脱。宿恶大奸，皆奔走它境。

注 悖，乱也。

初，昌为州书佐，其妇归宁于家，遇贼被获，遂流转入蜀为人妻。其子犯事，乃诣昌自讼。昌疑母不类蜀人，因问所由。对曰：“妾本会稽余姚戴次公女，州书佐黄昌妻也。妾尝归家，为贼所略，遂至于此。”昌惊，呼前谓曰：“何以识黄昌邪？”对曰：“昌左足心有黑子，常自言当为二千石。”昌乃出足示之。

因相持悲泣，还为夫妇。

注 相书曰：“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。”

视事四年，征，再迁陈相。县人彭氏旧豪纵，造起大舍，高楼临道。昌每出行县，彭氏妇人辄升楼而观。昌不喜，遂敕收付狱，案杀之。

又迁为河内太守，又再迁颍川太守。永和五年，征拜将作大匠。汉安元年，进补大司农，左转太中大夫，卒于官。

阳球字方正，渔阳泉州人也。家世大姓冠盖。球能击剑，习弓马。性严厉，好申韩之学。郡吏有辱其母者，球结少年数十人，杀吏，灭其家，由是知名。

初举孝廉，补尚书侍郎，闲达故事，其章奏处议，常为台阁所崇信。出为高唐令，以严苛过理，郡守收举，会赦见原。

注 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县南也。

注 处，断也。

注 收系举劾之也。

辟司徒刘宠府，举高第。九江山贼起，连月不解。三府上

球有理奸才，拜九江太守。球到，设方略，凶贼殄破，收郡中奸吏尽杀之。

迁平原相。出教曰：“相前驕高唐，志埽奸鄙，遂为贵郡所见枉举。昔桓公释管仲射钩之讎，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。虽以不德，敢忘前义。况君臣分定，而可怀宿昔哉！今一蠲往愆，期诸来嗟。若受教之后而不改奸状者，不得复有所容矣。”郡中咸畏服焉。时天下大旱，司空张顛条奏长吏苛酷贪污者，皆罢免之。

球坐严苦，征诣廷尉，当免官。灵帝以球九江时有功，拜议郎。

迁将作大匠，坐事论。顷之，拜尚书令。奏罢鸿都文学，曰：“伏承有诏敕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、江览等三十二人图象立赞，以劝学者。臣闻传曰：‘君举必书。书而不法，后嗣何观！’案松、览等皆出于微蔑，斗筭小人，依凭世戚，附托权豪，俛眉承睫，徼进明时。或献赋一篇，或鸟篆盈简，而位升郎中，形图丹青。亦有笔不点牍，辞不辩心，假手请字，妖伪百品，莫不被蒙殊恩，蝉蜕滓浊。是以有识掩口，天下嗟叹。臣闻图象之设，以昭劝戒，欲令人君动鉴得失。未闻竖子小人，诈作文颂，而可妄窃天官，垂象图素者也。”

今太学、东观足以宣明圣化。愿罢鸿都之选，以消天下之谤。”书奏不省。

注 左传曹*(翊)**[剝]*谏鲁庄公之辞也。

注 八体书有鸟篆，象形以为字也。

注 说文曰：“蜕，蝉蛇所解皮也。”蜕音式锐反。楚词曰：“济江海兮蝉蜕。”

或音它外反。

时中常侍王甫、曹节等奸虐弄权，扇动外内，球尝拊髀发愤曰：“若阳球作司隶，此曹子安得容乎？”光和二年，迁为司隶校尉。王甫休沐里舍，球诣阙谢恩，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、袁赦、封翊、中黄门刘毅、小黄门庞训、朱禹、齐盛等，及子弟为守令者，奸猾纵恣，罪合灭族。太尉段颍谄附佞幸，宜并诛戮。于是悉收甫、颍等送洛阳狱，及甫子永乐少府萌、沛相吉。球自临考甫等，五毒备极。萌谓球曰：“父子既当伏诛，少以楚毒假借老父。”

球曰：“若罪恶无状，死不灭责，乃欲求假借邪？”萌乃骂曰：“尔前奉事吾父子如奴，奴敢反汝主乎！今日困吾，行自及也！”球使以土窒萌口，捶朴交至，父子悉死杖下。颍亦自杀。乃僵磔甫尸于夏城门，大署榜曰“贼臣王甫”。

尽没入财产，妻子皆徙比景。

注 翊章吐盍反。

注 若，汝也。

球既诛甫，复欲以次表曹节等，乃敕中都官从事曰：“且先去大猾，当次案豪右。”

权门闻之，莫不屏气。诸奢饰之物，皆各緘滕，不敢陈设。京师畏震。

注 说文曰：“緘，束篋也。”孔安国注尚书曰：“滕，緘也。”

时顺帝虞贵人葬，百官会丧还，曹节见磔甫尸道次，慨然

拭泪曰：“我曹自可相食，何宜使犬舐其汁乎？”语诸常侍，今且俱入，勿过里舍也。节直入省，白帝曰：“阳球故酷暴吏，前三府奏当免官，以九江微功，复见擢用。愆过之人，好为妄作，不宜使在司隶，以骋毒虐。”帝乃徙球为鞞尉。时球出谒陵，节敕尚书令召拜，不得稽留尺一。球被召急，因求见帝，叩头曰：“臣无清高之行，横蒙鹰犬之任。前虽纠诛王甫、段颎，盖简落狐狸，未足宣示天下。愿假臣一月，必令豺狼鸣梟，各服其辜。”叩头流血。殿上呵叱曰：“鞞尉扞诏邪！”

至于再三，乃受拜。

注 拭，拭也，音亡粉反。

其冬，司徒刘合与球议收案张让、曹节，节等知之，共诬白合等。语已见陈球传。遂收球送洛阳狱，诛死，妻子徙边。

王吉者，陈留浚仪人，中常侍甫之养子也。甫在宦者传。吉少好诵读书传，喜名声，而性残忍。以父秉权宠，年二十余，为沛相。晓达政事，能断察疑狱，发起奸伏，多出觇议。课使郡内各举奸吏豪人诸常有微过酒肉为臧者，虽数十年犹加贬弃，注其名籍。专选剽悍吏，击断非法。若有生子不养，即斩其父母，合土棘埋之。凡杀人皆磔尸车上，随其罪目，宣示属县。

夏月腐烂，则以绳连其骨，周管一郡乃止，见者骇惧。视事五年，凡杀万余人。其余惨毒刺刻，不可胜数。郡中惴恐，莫敢自保。及阳球奏甫，乃就收执，死于洛阳狱。

注 目，罪名也。

注 惴，惧也，音之瑞反。

论曰：古者敦庞，善恶易分。至于画衣冠，异服色，而莫之犯。叔世偷薄，上下相蒙，德义不足以相洽，化导不能以惩违，遂乃严刑痛杀，随而绳之，致刻深之吏，以暴理奸，倚疾邪之公直，济忍苛之虐情。汉世所谓酷能者，盖有闻也。皆以敢捍精敏，巧附文理，风行霜烈，威誉諠赫。与夫断断守道之吏，何工否之殊乎！故严君蚩黄霸之术，密人笑卓茂之政，

猛既穷矣，而犹或未胜。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，袁安未尝鞠人臧罪，

而猾恶自禁，人不欺犯。何者？以为威辟既用，而苟免之行兴；仁信道孚，故感被之情着。苟免者威隙则奸起，感被者人亡而思存。由一邦以言天下，则刑讼繁措，可得而求乎！

注 左传申叔时曰：“人生敦庞，和同以听。”杜预注云：“敦庞，厚大也。”

注 白武通曰：“画象者，其衣服象五刑也。犯墨者蒙巾，犯劓者以赭着其衣，犯髡者以墨蒙其髡处而画之，犯宫者杂屣，犯大辟者布衣无领。”墨，黥面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叔向曰：‘三辟之兴，皆叔代也。’”叔代犹未代也。偷，苟且也。本或作“渝”。渝，变也。

注 左传介之推曰：“下义其罪，上赏其奸，上下相蒙，难与处矣。”蒙，欺也。

注 尚书曰：“如有一介臣，断断猗。”孔安国注云：“断断猗然专一之臣也。”

注 前书严延年为河南太守，严刑峻罚。时黄霸为颍川太守，以宽恕为化，郡中亦平，屡蒙丰年，凤皇屡集。上下诏称

扬其行，加金爵之赏。延年素轻霸为人，及比郡为守，矐赏反在己前，心内不服。河南界中又有蝗，府丞狐义出行蝗，还见延年。延年曰：“此蝗岂凤皇食邪？”

注 茂传曰：“初茂到县，有所废置，吏人笑之。”

注 前书曰：“朱邑以爱利为行，未尝笞辱人。”

注 安传曰“安为河南尹，政号严明，然未曾以臧罪鞠人”也。

注 辟，法也，音频亦反。

注 左传曰：“小信未孚。”杜预注云：“孚，大信也。”

“此言仁信之道，大信于人。”

注 若子产卒，仲尼闻之，曰“古之遗爱也”。

赞曰：大道既往，刑礼为薄。斯人散矣，机诈萌作。去杀由仁，济宽非虐。末暴虽胜，崇本或略。

注 老子曰：“大道废，有仁义。”又曰：“礼者，忠信之薄而乱之始。”

注 论语曾子曰“上失其道，人散久矣，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”也。

注 论语曰：“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。”此言用仁德化人，人知礼节，可以无杀戮也。左传曰：“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。”言政宽则人慢，故须以猛济之，非故为暴虐也。

注 春秋繁露曰：“君者，国之本也。夫为国*(本)*，其化莫大于崇本。崇本则君化若神，不崇本则无以兼人。”此言酷暴为政化之末，虽得胜残，而崇本之道尚为略也。

后汉书卷七十八

宦者列传 第六十八

易曰：“天垂象，圣人则之。”宦者四星，在皇位之侧，故周礼置官，亦备其数。阉者守中门之禁，寺人掌女宫之戒。

又云“王之正内者五人”。

月令：“仲冬，命阉尹审门闾，谨房室。”诗之小雅，亦有巷伯刺谗之篇。然宦人之在王朝者，其来旧矣。将以其体非全气，情志专良，通关中人，易以役养乎？然而后世因之，才任稍广。其能者，则勃貂、管苏有功于楚、晋，景监、缪贤着庸于秦、赵。及其敝也，则竖刁乱齐，伊戾祸宋。

注 易系辞之文也。

注 周礼曰：“阉人掌守王宫中门之禁。”郑玄注云：“中门，于外内为中也。”

阉即刖足者。”

注 周礼曰：“寺人掌王宫之内人及女宫之戒命”也。

注 周礼曰：“寺人掌王之正内五人。”注云：“正内，路寝也。”

注 郑玄注月令云：“奄尹，主领奄竖之官者也。于周*(礼)*则为内宰，掌理王之内政、宫令，诚出入开闭之属也。”

注 毛诗序曰：“巷伯，刺幽王也。寺人伤于谗，而作是

诗也。”毛萇注云：

“巷伯，内之小臣也。”

注 关，涉也。中人，内人也。

注 勃貂即寺人披也。一名勃鞞，字伯楚。左传曰，吕、郟畏偪，将焚公宫，杀晋文公。寺人披见公，以难告，遂杀吕、郟。新序曰：“楚恭王有疾，告诸大夫曰：‘管苏犯我以义，违我以礼，与处不安，不见不思，然而有得焉，吾死之后，爵之于朝’”也。

注 史记曰，商君入秦，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。又曰，蔺相如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，赵求人使报秦者，未得，缪贤曰：“臣舍人蔺相如可使也。”着庸谓荐鞅及相如也。

注 左传曰，齐桓公卒，易牙入，与寺人貂因内宠以杀鬻吏而立公子无亏，孝公奔宋。杜预注曰：“寺人即阉官。”“刁”即“貂”也，音雕。又曰，楚客聘于晋，过宋，太子知之，请野享之，公使往。寺人伊戾请从之。至则坎用牲，加书征之，而骋告公曰：“太子将为乱。”公使视之，则信有焉。太子死，公徐闻其无罪，乃亨伊戾也。

汉兴，仍袭秦制，置中常侍官。然亦引用士人，以参其选，皆银珰左貂，给事殿省。及高后称制，乃以张卿为大谒者，出入卧内，受宣诏命。文帝时，有赵谈、北宫伯子，颇见亲幸。至于孝武，亦爱李延年。帝数宴后庭，或潜游离馆，故请奏机事，多以宦人主之。至元帝之世，史游为黄门令，勤心纳忠，有所补益。其后弘恭、石显以佞险自进，卒有萧、周之祸，损穆帝德焉。

注 前书曰，齐人田生求事吕后所幸大谒者张释卿。音义

曰：“奄人也。”仲长统昌言曰：“宦竖傅近房卧之内，交错妇人之闲。”

注 前书曰，孝文时宦者则赵谈、北宫伯子，孝武时宦者李延年也。

注 前书曰，急就一篇，元帝黄门令史游作。董巴舆服志曰“禁门曰黄闼，中人主之，故曰黄门”也。

注 前书曰，前将军萧望之及光禄大夫周堪建白，以为宜罢中常侍官，应古不近刑人，由是大与石显忤，后皆害焉。望之自杀，堪废锢不得复进用也。

中兴之初，宦官悉用阉人，不复杂调它士。至永平中，始置员数，中常侍四人，小黄门十人。和帝即祚幼弱，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，内外臣僚，莫由亲接，所与居者，唯阉宦而已。故郑觿得专谋禁中，终除大憝，遂享分土之封，超登宫卿之位。于是中官始盛焉。

注 憝，恶也，音大对反。谓诛窦宪也。

注 宫卿谓为大长秋也。

自明帝以后，迄乎延平，委用渐大，而其员稍增，中常侍至有十人，小黄门二十人，改以金珰右貂，兼领卿署之职。邓后以女主临政，而万机殷远，朝臣国议，无由参断帷幄，称制下令，不出房闼之闲，不得不委用刑人，寄之国命。手握王爵，口含天宪，非复掖廷永巷之职，闺牖房闼之任也。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，曹腾参建桓之策，续以五侯合谋，梁冀受钺，结因公正，恩固主心，故中外服从，上下屏气。或称伊、霍之勋，无谢于往载；或谓良、平之画，复兴于当今。虽时有忠公，

而竟见排斥。举动回山海，呼吸变霜露。阿旨曲求，则光宠三族；直情忤意，则参夷五宗。

汉之纲纪大乱矣。

注 尔雅曰“宫中*(小)**[之]*门谓之闾”也。

注 永巷及掖廷，并署名也。尔雅曰：“小闺谓之闾。”

注 谓皇甫嵩、蔡雍等并被排也。

注 父族、母族、妻族也。

注 夷，灭也。参夷，夷三族也。五宗，五服内亲故也。

若夫高冠长剑，纡朱怀金者，布满宫闾；苴茅分虎，南面臣人者，盖以十数。府署第馆，瀍列于都鄙；子弟支附，过半于州国。南金、和宝、冰纨、雾縠之积，盈仞珍藏；媼媛、侍儿、歌童、舞女之玩，充备绮室。

狗马饰雕文，土木被缙绣。皆剥割萌黎，竞恣奢欲。构害明贤，专树党类。

其有更相援引，希附权强者，皆腐身熏子，以自衒达。同敝相济，故其徒有繁，败国蠹政之事，不可单书。所以海内嗟毒，志士穷栖，寇剧缘闲，摇乱区夏。虽忠良怀愤，时或奋发，而言出祸从，旋见孛戮。因复大考钩党，转相诬染。

凡称善士，莫不离被灾毒。窦武、何进，位崇戚近，乘九服之器怨，协髡英之执力，而以疑留不断，至于殄败。斯亦运之极乎！虽袁绍龚行，芟夷无余，然以暴易乱，亦何云及！自曹腾说梁冀，竟立昏弱。魏武因之，遂迁龟鼎。所谓“君以此始，必以此终”，信乎其然矣！

注 楚辞曰：“高余冠之岌岌。”又曰：“抚长剑兮玉珥。”

“杨雄法言曰：“或问使我纡朱怀金，其乐不可量也。”李轨注曰：“朱，朱绂也。金，金印也。”

注 封诸侯各以其方色土，苴以白茅，而分铜虎符也。

注 瀉列，如瀉之布列。史记曰：“往往瀉置。”

注 诗颂曰：“大路南金。”郑玄注云：“荆、杨之州，贡金三品。”和谓卞和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夫差宿有妃嬙嫔御焉。”杜预注曰：“妃嬙，贵者。”嬙音墙。

前书曰：“初，爰盎为吴相时，从史盗私盎侍儿。”昌言曰：“为音乐则歌儿舞女，千曹而迭起。”左传晏子曰：“高台深池，撞钟舞女。”绮室，室之绮丽者。

注 前书东方朔曰：“土木衣绮绣，狗马被纈罽。”纈，厚繒也。

注 前书曰：“史迁熏胥以刑。”韦昭曰：“古者腐刑必熏合之。”

注 单，尽也。

注 寇盗剧贼缘闲隙而起也。

注 钩党谓李膺、杜密等。

注 九服已见上。髡英谓刘猛、朱 之属，见窦武传。

注 尚书曰：“龚行天罚。”左传曰：“芟夷蕴崇之。”史记曰“以暴易乱兮，不知其非”也。

注 谓立桓帝也。

注 龟鼎，国之守器，以谕帝位也。尚书曰：“宁王遗我大宝龟。”左传曰“鼎迁于商”也。

注 此谓宦官也。言汉家初宠用宦官，其后终为宦官所灭。左传楚屈荡曰“君以此始，必以此终”也。

郑觭字季产，南阳犍人也。为人谨敏有心几。永平中，初给事太子家。肃宗即位，拜小黄门，迁中常侍。和帝初，加位钩盾令。

时窦太后秉政，后兄大将军宪等并窃威权，朝臣上下莫不附之，而觭独一心王室，不事豪党，帝亲信焉。及宪兄弟图作不轨，觭遂首谋诛之，以功迁大长秋。

策勋班赏，每辞多受少，由是常与议事。中官用权，自觭始焉。

注 与音预。

十四年，帝念觭功美，封为鄴乡侯，食邑千五百户。永初元年，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户。

注 鄴音士交反。说文曰：“南*(郡)**[阳]*棘阳县有鄴乡。”

元初元年卒，养子闾嗣。闾卒，子安嗣。后国绝。桓帝延熹二年，绍封觭曾孙石雒为关内侯。

蔡伦字敬仲，桂阳人也。以永平末始给事宫掖，建初中，为小黄门。及和帝即位，转中常侍，豫参帷幄。

伦有才学，尽心敦慎，数犯严颜，匡弼得失。每至休沐，辄闭门绝宾，暴体田野。后加位尚方令。永元九年，监作秘剑及诸器械，莫不精工坚密，为后世法。

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，其用缣帛者谓之纸。缣贵而简重，并不便于人。伦乃造意，用树肤、麻头及敝布、鱼网以为纸。元兴元年奏上之，帝善其能，自是莫不从用焉，故天下咸称

“蔡侯纸”。

注 湘州记曰：“耒阳县北有汉黄门蔡伦宅，宅西有一石臼，云是伦舂纸臼也。”

元初元年，邓太后以伦久宿卫，封为龙亭侯， 邑三百户。后为长乐太仆。

四年，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，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，各讎校*(汉)*家法，令伦监典其事。

注 龙亭，县，故城在今洋州兴县东，明月池在其侧。

伦初受窦后讽旨，诬陷安帝祖母宋贵人。及太后崩，安帝始亲万机，敕使自致廷尉。伦耻受辱，乃沐浴整衣冠，饮药而死。国除。

孙程字稚卿，涿郡新城人也。 安帝时，为中黄门，给事长乐宫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北新城人，卫康叔之胄孙林父之后。”东观自此已下十九人，与程同功者皆弃其所承本系。盖当时史官惧程等威权，故曲为文饰。

时邓太后临朝，帝不亲政事。小黄门李闰与帝乳母王圣常共譖太后兄执金吾悝等，言欲废帝，立平原王*(德)**[翼]*，帝每忿惧。及太后崩，遂诛邓氏而废平原王，封闰雍乡侯；又小黄门江京以谗谄进，初迎帝于邸，以功封都乡侯，食邑各三百户。闰、京并迁中常侍，江京兼大长秋，与中常侍樊丰、黄

门令刘安、钩盾令陈达及王圣、圣女伯荣扇动内外，竟为侈虐。又帝舅大将军耿宝、皇后兄大鸿胪阎显更相阿党，遂枉杀太尉杨震，废皇太子为济阴王。

明年帝崩，立北乡侯为天子。显等遂专朝争权，乃讽有司奏诛樊丰，废耿宝、王圣，及党与皆见死徙。

十月，北乡侯病笃。程谓济阴王谒者长兴渠曰：“王以嫡统，本无失德，先帝用谗，遂至废黜。若北乡疾不起，共断江京、阎显，事乃可成。”渠等然之。又中黄门南阳王康，先为太子府史，自太子之废，常怀叹愤。又长乐太官丞京兆王国，并附同于程。至二十七日，北乡侯薨。閻显白太后，征诸王子简为帝嗣。未及至。十一月二日，程遂与王康等十八人聚谋于西钟下，皆截单衣为誓。四日夜，程等共会崇德殿上，因入章台门。时江京、刘安及李闰、陈达等俱坐省门下，程与王康共就斩京、安、达，以李闰权势积为省内所服，欲引为主，因举刃胁闰曰：“今当立济阴王，无得摇动。”闰曰：“诺。”于是扶闰起，俱于西钟下迎济阴王立之，是为顺。召尚书令、仆射以下，从辇幸南宫云台，程等留守省门，遮扞内外。

注 兴姓，渠名。

阎显时在禁中，忧迫不知所为，小黄门樊登劝显发兵，以太后诏召越骑校尉冯诗、虎贲中郎将阎崇，屯朔平门，以御程等。诱诗入省，太后使授之印，曰：“能得济阴王者封万户侯，得李闰者五千户侯。”显以诗所将觶少，使与登迎吏士于左掖门外。诗因格杀登，归营屯守。显弟卫尉景遽从省中还外府，收兵至盛德门。程传召诸尚书使收景。尚书郭镇时卧病，闻之，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车门，逢景从吏士，拔白刃，呼曰：“无

干兵。”镇即下车，时节诏之。景曰：“何等诏？”因斫镇，不中。镇引剑击景堕车，左右以戟叉其匈，遂禽之，送廷尉狱，即夜死。旦日，令侍御史收显等送狱，于是遂定。下诏曰：“夫表功录善，古今之通义也。故中常侍长乐太仆江京、黄门令刘安、钩盾令陈达与故车骑将军阎显兄弟谋议恶逆，倾乱天下。中黄门孙程、王康、长乐太官丞王国、中黄门黄龙、彭恺、孟叔、李建、王成、张贤、史泛、马国、王道、李元、杨佗、陈予、赵封、李刚、魏猛、苗光等，怀忠愤发，曝力协谋，遂埽灭元恶，以定王室。诗不云乎：‘无言不讎，无德不报。’程为谋首，康、国协同。其封程为浮阳侯，食邑万户；康为华容侯，国为酈侯，各九千户；黄龙为湘南侯，五千户；彭恺为西平昌侯，孟叔为中庐侯，李建为复阳侯，各四千二百户；王成为广宗侯，张贤为祝阿侯，史泛为临沮侯，马国为广平侯，王道为范县侯，李元为驩信侯，杨佗为山都侯，陈予为下隰侯，赵封为析县侯，李刚为枝江侯，各四千户；魏猛为夷陵侯，二千户；苗光为东阿侯，千户。”是为十九侯。加赐车马金银钱帛各有差。李闰以先不豫谋，故不封。遂擢拜程骑都尉。

注 佗音驼。

注 东观记曰“程赋枣脯，又*[分]*与光，曰：‘以为信，今暮其当着矣。’漏尽，光为尚席直事通灯，解剑置外，持灯入章台门，程等适入。光走出门，欲取剑，王康呼还，光不应。光得剑，欲还入，门已闭，光便守宜秋门，会李闰来，出光，因与俱迎济阴王幸南宫云台。诏书录功臣，令康疏名，康诈疏光入章台门。光谓康曰：‘缓急有问者当相证也。’诏书封光东阿侯，食邑四千户，未受符策，光心不自安，诣黄门令自告。

有司奏康、光欺诈主上，诏书勿问，遂封东阿侯，邑千户”也。

注 诗大雅也。

注 西平昌，*(诸)*县，属平原郡。

注 中庐，县，属南郡。

注 临沮，县，属南郡。

注 曦信、山都并属南阳郡也。

注 下隼，县，*[属]*长沙郡，音似兗反。

永建元年，程与张贤、孟叔、马国等为司隶校尉虞诩讼罪，怀表上殿，呵叱左右。帝怒，遂免程官，因悉遣十九侯就国，后徙封程为宜城侯。程既到国，怨恨恚怼，封还印绶、符策，亡归京师，往来山中。诏书追求，复故爵土，赐车马衣物，遣还国。

注 怼，怨也，音直季反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程到宜城，怨恨恚怼，刻瓦为印，封还印绶。”

三年，帝念程等功勋，悉征还京师。程与王道、李元皆拜骑都尉，余悉奉朝请。

阳嘉元年，程病甚，即拜奉车都尉，位特进。及卒，使五官*[中]*郎将追赠车骑将军印绶，赐谥刚侯。侍御史持节监护丧事，乘舆幸北部尉传，瞻望车骑。

注 北部尉之传舍也。传音陟恋反。

程临终，遗言上书，以国传弟美。帝许之，而分程半，封

程养子寿为浮阳侯。

后诏书录微功，封兴渠为高望亭侯。四年，诏宦官养子悉听得为后，袭封爵，定着乎令。

王康、王国、彭恺、王成、赵封、魏猛六人皆早卒。黄龙、杨佗、孟叔、李建、张贤、史泛、王道、李元、李刚九人与阿母山阳君宋娥更相货赂，求高官增邑，又诬罔中常侍曹腾、孟贲等。永和二年，发觉，并遣就国，减租四分之一。宋娥夺爵归田舍。唯马国、陈予、苗光保全封邑。

初，帝见废，监太子家小黄门籍建、傅高梵、长秋长赵熹、丞良贺、药长夏珍皆以无过获罪，建等坐徙朔方。及帝即位，并擢为中常侍。梵坐臧罪，减死一等。建后封东乡侯，三百户。

贺清俭退厚，位至大长秋。阳嘉中，诏九卿举武猛，贺独无所荐。帝引问其故，对曰：“臣生自草茅，长于宫掖，既无知人之明，又未尝交知士类。昔卫鞅因景监以见，有识知其不终。今得臣举者，匪荣伊辱。”固辞之。及卒，帝思贺忠，封其养子为都乡侯，三百户。

注 谦退而厚重也。

注 史记赵良谓商君曰：“君之见秦王也，因嬖人景监，非所以为名也。”商君竟为秦惠所车裂也。

曹腾字季兴，沛国谯人也。安帝时，除黄门从官。顺帝在东宫，邓太后以腾年少谨厚，使侍皇太子书，特见亲爱。及帝即位，腾为小黄门，迁中常侍。桓帝得立，腾与长乐太仆州辅等七人，以定策功，皆封亭侯，腾为费亭侯，迁大长秋，加位特进。

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，奉事四帝，未尝有过。其所进达，

皆海内名人，陈留虞放、边韶、南阳延固、张温、弘农张奂、颍川堂溪典等。时蜀郡太守因计吏赂遗于腾，益州刺史种暠于斜谷关搜得其书，上奏太守，并以劾腾，请下廷尉案罪。帝曰：“书自外来，非腾之过。”遂寝暠奏。腾不为纤介，常称暠为能吏，时人嗟美之。

腾卒，养子嵩嗣。种暠后为司徒，告宾客曰：“今身为公，乃曹常侍力焉。”

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，故位至太尉。及子操起兵，不肯相随，乃与少子疾避乱琅邪，为徐州刺史陶谦所杀。

注 嵩具袁绍传。

单超，河南人；徐璜，下邳良城人；具瑗，魏郡元城人；左悺，河南平阴人；

唐衡，颍川颍人也。桓帝初，超、璜、瑗为中常侍，悺、衡为小黄门史。

注 悺音工免反，又音绾。

初，梁冀两妹为顺桓二帝皇后，冀代父商为大将军，再世权戚，威振天下。冀自诛太尉李固、杜乔等，骄横益甚，皇后乘势忌恣，多所鸩毒，上下钳口，

莫有言者。帝逼畏久，恒怀不平，恐言泄，不敢谋之。延熹二年，皇后崩，帝因如厕，独呼衡问：“左右与外舍不相得者皆谁乎？”衡对曰：“单超、左悺前诣河南尹不疑，礼敬小简，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阳狱，二人诣门谢，乃得解。

徐璜、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横，口不敢道。”于是帝呼超、愬入室，谓曰：“梁将军兄弟专固国朝，迫胁外内，公卿以下从其风旨。今欲诛之，于常侍意何如？”

超等对曰：“诚国奸贼，当诛日久。臣等弱劣，未知圣意何如耳。”帝曰：“审然者，常侍密图之。”对曰：“图之不难，但恐陛下复中狐疑。”帝曰：“奸臣胁国，当伏其罪，何疑乎！”于是更召璜、瑗等五人，遂定其议，帝啗超臂出血为盟。于是诏收冀及宗亲党与悉诛之。愬、衡迁中常侍，封超新丰侯，二万户，璜武原侯，瑗东武阳侯，各万五千户，赐钱各千五百万；愬上蔡侯，衡汝阳侯，各万三千户，赐钱各千三百万。五人同日封，故世谓之“五侯”。又封小黄门刘普、赵忠等八人为乡侯。自是权归宦官，朝廷日乱矣。

注 周书曰：“贤智钳口。”谓不言也。拊与钳古字通，音其炎反。

注 外舍谓皇后家也。

注 中音丁仲反。

超病，帝遣使者就拜车骑将军。明年薨，赐东园秘器，棺中玉具，赠侯将军印绶，使者理丧。及葬，发五营骑士，*(将军)*侍御史护丧，将作大匠起顷莹。

其后四侯转横，天下为之语曰：“左回天，具独坐，徐卧虎，唐两橐。”

皆竞起第宅，楼观壮丽，穷极伎巧。金银鬪珥，施于犬马。

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，皆珍饰华侈，拟则宫人。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。又养其疏属，或乞嗣异姓，或买苍头为子，并以传国袭封。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，辜较百姓，与盗贼无异。

注 独坐言骄傲无偶也。

注 两奘谓随意所为不定也。今人谓持两端而任意为两奘。诸本“两”或作“雨”也。

注 眊，以毛羽为饰，音如志反。

超弟安为河东太守，弟子匡为济阴太守，璜弟盛为河内太守，悝弟敏为陈留太守，瑗兄恭为沛相，皆为所在蠹害。

璜兄子宣为下邳令，暴虐尤甚。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不能得，及到县，遂将吏卒至嵩家，载其女归，戏射杀之，埋着寺内。时下邳县属东海，汝南黄浮为东海相，有告言宣者，浮乃收宣家属，无少长悉考之。掾史以下固谏争。浮曰：

“徐宣国贼，今日杀之，明日坐死，足以瞑目矣。”即案宣罪弃市，暴其尸以示百姓，郡中震栗。璜于是诉怨于帝，帝大怒，浮坐髡钳，输作右校。五侯宗族宾客虐箠天下，民不堪命，起为寇贼。七年，衡卒，亦赠车骑将军，如超故事。璜卒，赙赠钱布，赐顷莹地。

明年，司隶校尉韩演因奏悝罪恶，及其兄太仆南乡侯称请托州郡，聚敛为奸，宾客放纵，侵犯吏民。悝、称皆自杀。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，征诣廷尉。瑗诣狱谢，上还原武侯印绶，诏贬为都乡侯，卒于家。超及璜、衡袭封者，并降为乡侯，租入岁皆三百万，子弟分封者，悉夺爵土。刘普等贬为关内侯。

侯览者，山阳防东人。桓帝初为中常侍，以佞猾进，倚势贪放，受纳货遗以巨万计。延熹中，连岁征伐，府帑空虚，乃假百官奉禄，王侯租税。览亦上缣五千匹，赐爵关内侯。又托以与议诛梁冀功，进封高乡侯。

小黄门段珪家在济阴，与览并立田业，近济北界，仆从宾客侵犯百姓，劫掠行旅。济北相滕延一切收捕，杀数十人，陈

尸路衢。览、珪大怨，以事诉帝，延坐多杀无辜，征诣廷尉，免。延字伯行，北海人，后为京兆尹，有理名，世称为长者。

览等得此愈放纵。览兄参为益州刺史，民有丰富者，辄诬以大逆，皆诛灭之，没入财物，前后累亿计。太尉杨秉奏参，槛车征，于道自杀。京兆尹袁逢于旅舍阅参车三百余两，皆金银锦帛珍玩，不可胜数。览坐免，旋复复官。

注 复，上音房又反。

建宁二年，丧母还家，大起茔顷。督邮张俭因举奏览贪侈奢纵，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，田百一十八顷。起立第宅十有六区，皆有高楼池苑，堂阁相望，饰以绮画丹漆之属，制度重深，僭类宫省。又豫作寿顷，石熾双阙，高庑百尺，破人居室，发掘坟墓。虏夺良人，妻略妇子，及诸罪衅，请诛之。

而览伺候遮截，章竟不上。俭遂破览顷宅，籍没资财，具言罪状。又奏览母生时交通宾客，干乱郡国。复不得御。览遂诬俭为钩党，及故长乐少府李膺、太仆杜密等，皆夷灭之。遂代曹节领长乐太仆。

注 生而自为顷，为寿顷。

注 庑，廊下周屋也。

注 御，进也。

熹平元年，有司举奏览专权骄奢，策收印绶，自杀。阿党者皆免。

曹节字汉丰，南阳新野人也。其本魏郡人，世吏二千石。

顺帝初，以西园骑迁小黄门。桓帝时，迁中常侍，奉车都尉。建宁元年，持节将中黄门虎贲羽林千人，北迎灵帝，陪乘入宫。及即位，以定策封长安乡侯，六百户。

时窦太后临朝，后父大将军武与太傅陈蕃谋诛中官，节与长乐五官史朱瑀、从官史共普、张亮、中黄门王尊、长乐谒者腾是等十七人，共矫诏以长乐食监王甫为黄门令，将兵诛武、蕃等，事已具蕃、武传。节迁长乐鞞尉，封育阳侯，增邑三千户；甫迁中常侍，黄门令如故；瑀封都乡侯，千五百户；普、亮等五人各三百户；余十一人皆为关内侯，岁食租二千斛。

注 共音恭。

先是瑀等阴于明堂中祷皇天曰：“窦氏无道，请皇天辅皇帝诛之，令事必成，天下得宁。”既诛武等，诏令太官给塞具，赐瑀钱五千万，余各有差，后更封华容侯。二人，节病困，诏拜为车骑将军。有顷疾瘳，上印绶，罢，复为中常侍，位特进，秩中二千石，寻转大长秋。

注 塞，报祠也，音苏代反。字当为“赛”，通也。

熹平元年，窦太后崩，有何人书朱雀阙，言“天下大乱，曹节、王甫幽杀太后，常侍侯览多杀党人，公卿皆尸禄，无有忠言者。”于是诏司隶校尉刘猛逐捕，十日一会。猛以诽书言直，不肯急捕，月余，主名不立。猛坐左转谏议大夫，以御史中丞段颍代猛，乃四出逐捕，及太学游生，系者千余人。节等怨猛不已，使颍以它事奏猛，抵罪输左校。朝臣多以为言，乃免刑，复公车征之。

注 何人，不知何人也。

注 不得书阙主名。

节遂与王甫等诬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谋反，诛之。以功封者十二人。甫封冠军侯。

节亦增邑四千六百户，并前七千六百户。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、牧守令长，布满天下。

节弟破石为越骑校尉，越骑营五百妻有美色，破石从求之，五百不敢违，妻执意不肯行，遂自杀。其淫暴无道，多此类也。

注 韦昭辩释名曰：“五百字本为‘伍’。伍，当也。伯，道也。使之导引当道陌中以驱除也。”案：今俗呼行杖人为五百也。

光和二年，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及子长乐少府萌、沛相吉，皆死狱中。时连有灾异，郎中梁人审忠以为朱瑀等罪恶所感，乃上书曰：“臣闻理国得贤则安，失贤则危，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，汤举伊尹不仁者远。陛下即位之初，未能万机，皇太后念在抚育，权时摄政，故中常侍苏康、管霸应时诛殄。太傅陈蕃、大将军窦武考其党与，志清朝政。华容侯朱瑀知事觉露，祸及其身，遂兴造逆谋，作乱王室，撞蹋省闼，执夺玺绶，迫胁陛下，聚会髡臣，离闲骨肉母子之恩，遂诛蕃、武及尹勋等。因共割裂城社，自相封赏。

父子兄弟被蒙尊荣，素所亲厚布在州郡，或登九列，或据三司。不惟禄重位尊之责，而苟营私门，多蓄财货，缮修第舍，连里竟巷。盗取御水以作鱼钓，

车马服玩拟于天家。髡公卿士杜口吞声，莫敢有言。州牧郡守承顺风旨，辟召选举，释贤取愚。故虫蝗为之生，夷寇为之起。天意愤盈，积十余年。故频岁日食于上，地震于下，所以谴戒人主，欲令觉悟，诛鉏无状。昔高宗以雉雒之变，故获中兴之功。近者神只启悟陛下，发赫斯之怒，故王甫父子应时馘截，路人士女莫不称善，若除父母之讎。诚怪陛下复忍孽臣之类，不悉殄灭。昔秦信赵高，以危其国；吴使刑人，身遘其祸。虞公抱宝牵马，鲁昭见逐干侯，以不用宫之奇、子家驹以至灭辱。今以不忍之恩，赦夷族之罪，奸谋一成，悔亦何及！臣为郎十五年，皆耳目闻见，瑀之所为，诚皇天所不复赦。愿陛下留漏刻之听，裁省臣表，埽灭丑类，以荅天怒。与瑀考验，有不如言，愿受汤镬之诛，妻子并徙，以绝妄言之路。”

章寢不报。节遂领尚书令。四年，卒，赠车骑将军。后瑀亦病卒，皆养子传国。

注 五臣谓禹、稷、契、咎陶、伯益也。

注 论语文也。

注 桓思窦后。

注 窦后传诛康及霸。

注 撞音直江反。

注 水入宫苑为御水。

注 高宗祭，有雉升鼎耳而雒，高宗修德，殷以中兴。见尚书也。

注 诗鲁颂曰：“在泮献馘。”音古获反。郑玄注云：“谓所杀者之左耳。”

注 谓复任用曹节等也。

注 左传曰，吴伐越获俘焉，以为闾，使守舟。吴子余祭观舟，闾人以刀杀之。

注 公羊传曰，晋大夫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，假道于虞以伐虢，宫之奇谏，不听。后晋灭虞，虞公抱宝牵马而至，荀息见曰：“臣之谋何如？”

又曰，昭公将杀季氏，告子家驹曰：“季氏为无道，僭于公室久矣。吾欲杀之，何如？”子家驹曰：“诸侯僭于天子，大夫僭于诸侯，久矣，君无多辱焉。”昭公不从其言，后逐季氏，昭公奔于干侯，遂死焉。

审忠字公诚，宦官诛后，辟公府。

吕强字汉盛，河南成棘人也。少以宦者为小黄门，再迁中常侍。为人清忠奉公。

灵帝时，例封宦者，以强为都乡侯。强辞让恳恻，固不敢当，帝乃听之。因上疏陈事曰：

臣闻诸侯上象四七，下裂王土，高祖重约非功臣不侯，所以重天爵明劝戒也。

伏闻中常侍曹节、王甫、张让等，及侍中许相，并为列侯。节等宦官佑薄，品卑人贱，谗谄媚主，佞邪徼宠，放毒人物，疾妒忠良，有赵高之祸，未被轘裂之诛，掩朝廷之明，成私树之党。而陛下不悟，妄授茅土，开国承家，小人是用。又并及家人，重金兼紫，相继为蕃辅。受国重恩，不念尔祖，述修厥德，而交结邪党，下比鬻佞。陛下或其琐才，特蒙恩泽。又授位乖越，贤才不升，素餐私幸，必加荣擢。阴阳乖刺，稼穡荒蔬，人用不康，罔不由兹。臣诚知封事已行，言之无逮，所以冒死干触陈愚忠者，实愿陛下损改既谬，从此一止。

注 赵高指鹿为马，而杀胡亥。輶裂，以车裂也。

注 易曰：“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。”

注 金印紫绶。重、兼，言累积也。

注 诗大雅云：“无念尔祖，聿修厥德。”聿，述也。

注 琐，小也。

注 郑玄注周礼云：“蔬，草有实者。”

臣又闻后宫彩女数千余人，衣食之费，日数百金。比谷虽贱，而户有饥色。案法当贵而今更贱者，由赋发繁数，以解县官，寒不敢衣，饥不敢食。民有斯厄，而莫之恤。宫女无用，填积后庭，天下虽复尽力耕桑，犹不能供。昔楚女悲愁，则西宫致灾，况终年积聚，岂无忧怨乎！夫天生蒸民，立君以牧之。君道得，则民戴之如父母，仰之犹日月，虽时有征税，犹望其仁恩之惠。易曰：“悦以使民，民忘其劳；悦以犯难，民忘其死。”储君副主，宜讽诵斯言；南面当国，宜履行其事。

注 县官调发既多，故贱糶谷以供之。

注 公羊传曰：“西宫灾，何以书？记灾也。”何休注云：“是时僖公为齐桓公所胁，以齐媵为嫡，楚女废居西宫而不见恤，悲愁怨旷所生也。”

注 左传师旷对晋侯曰：“君养人如子，盖之如天，容之如地。人奉其君，爱之如父母，仰之如日月，敬之如神明，畏之如赖灵，天生人而立之君，使司牧之，勿使失其性”也。

注 易兑卦彖辞。

注 易曰：“圣人南面，向明而化。”杜预注左传曰：“当国，执政也。”

又承诏书，当于河闲故国起解读之馆。陛下龙飞即位，虽从藩国，然处九天之高，岂宜有顾恋之意。且河闲疏远，解读邈绝，而当劳民单力，未见其便。

又今外戚四姓贵幸之家，及中官公族无功德者，造起馆舍，凡有万数，楼阁连接，丹青素垩，雕刻之饰，不可单言。丧葬踰制，奢丽过礼，竞相放效，莫肯矫拂。谷梁传曰：“财尽则怨，力尽则怼。”尸子曰：“君如杆，民如水，杆方则水方，杆圆则水圆。”上之化下，犹风之靡草。今上无去奢之俭，下有纵欲之敝，至使禽兽食民之甘，木土农民之帛。昔师旷谏晋平公曰：“梁柱衣绣，民无褐衣；池有弃酒，士有渴死；厩马秣粟，民有饥色。近臣不敢谏，远臣不得畅。”此之谓也。

注 楚辞曰：“圆则九重，孰营度之？”圆谓天也。

注 郭璞注山海经曰：“垩似土，白色，音恶。”

注 矫，正也。拂，戾也，音扶弗反。

注 尸子，晋人也，名佼，秦相鞅鞅客也。鞅谋计，未尝不与佼规也。商君被刑，恐并诛，乃亡逃入蜀，作书二十篇，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，一篇言九州险阻，水泉所起也。

注 杆，曠属也，音于。字亦作孟。

注 说苑咎犯谏晋文公之辞也。

又闻前召议郎蔡邕对问于金商门，而令中常侍曹节、王甫等以诏书喻旨。邕不敢怀道迷国，而切言极对，毁刺贵臣，讥呵竖宦。陛下不密其言，至令宣露，髑邪项领，膏唇拭舌，竟欲咀嚼。造作飞条。陛下回受诽谤，致邕刑罪，室家徙放，

老幼流离，岂不负忠臣哉！今髡臣皆以邕为戒，上畏不测之难，下惧剑客之害，臣知朝廷不复得闻忠言矣。故太尉段颎，武勇冠世，习于边事，垂发服戎，功成皓首，历事二主，勋烈独昭。陛下既已式序，位登台司，而为司隶校尉阳球所见诬胁，一身既毙，而妻子远播。天下惆怅，功臣失望。宜征邕更授任，反颎家属，则忠贞路开，觭怨以弭矣。

注 毛诗曰：“驾彼四牡，四牡项领。”注云：“项，大也。四牡者人所驾，今但养大其领，不肯为用。谕大臣自恣，王不能使也。”膏唇拭舌谓欲谗毁故也。

注 飞条，飞书也。

注 谓蔡邕徙朔方时，阳球使刺客追刺邕也。

注 垂发谓童子也。

注 谓桓帝、灵帝也。

帝知其忠而不能用。

时帝多稽私臧，收天下之珍，每郡国贡献，先输中署，名为“导行费”。强上疏谏曰：

注 中署，内署也。导，引也。贡献外别有所入，以为所献希之导引也。

天下之财，莫不生之阴阳，归之陛下。归之陛下，岂有公私？而今中尚方敛诸郡之宝，中御府积天下之缿，西园引司农之臧，中厩聚太仆之马，而所输之府，辄有导行之财。调广民困，费多献少，奸吏因其利，百姓受其敝。又阿媚之臣，好献其私，容谄姑息，自此而进。

注 万物禀阴阳而生。

旧典选举委任三府，三府有选，参议掾属，咨其行状，度其器能，受试任用，责以成功。若无可察，然后付之尚书。尚书举劾，请下廷尉，覆案虚实，行其诛罚。今但任尚书，或复敕用。如是，三公得免选举之负，尚书亦复不坐，责赏无归，岂肯空自苦劳乎！

注 咨，谋也。

夫立言无显过之咎，明镜无见疵之尤。如恶立言以记过，则不当学也；不欲明镜之见疵，则不当照也。愿陛下详思臣言，不以记过见疵为责。

注 韩子曰：“古人之目短于自见，故以镜观面。智短于自规，故以道正己。”

镜无见疵之罪，道无明过之恶。目失镜则无以正鬢眉，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。” 疵与疵同也。

书奏不省。

中平元年，黄巾贼起，帝问强所宜施行。强欲先诛左右贪浊者，大赦党人，料简刺史、二千石能否。帝纳之，乃先赦党人。于是诸常侍人人求退，又各自征还宗亲子弟在州郡者。中常侍赵忠、夏惲等遂共构强，云“与党人共议朝廷，数读霍光传。强兄弟所在并皆贪秽”。帝不悦，使中黄门持兵召强。强闻帝召，怒曰：“吾死，乱起矣。丈夫欲尽忠国家，岂能对狱吏乎！”遂自杀。忠、惲复谮曰：“强见召未知所问，而就

外草自屏，有奸明审。”遂收捕宗亲，没入财产焉。

注 言其欲谋废立也。

注 外草自屏谓在外野草中自杀也。

时宦者济阴丁肃、下邳徐衍、南阳郭耽、汝阳李巡、北海赵佑等五人称为清忠，皆在里巷，不争威权。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，争弟高下，更相告言，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，以合其私文者，乃白帝，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，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。自后五经一定，争者用息。赵佑博学多览，著作校书，诸儒称之。

又小黄门甘陵吴伉，善为风角，博达有奉公称。知不得用，常托病还寺舍，从容养志云。

张让者，颍川人；赵忠者，安平人也。少皆给事省中，桓帝时为小黄门。忠以与诛梁冀功封都乡侯。延熹八年，黜为关*(中)**[内]*侯，食本县租千斛。

注 与音预。

灵帝时，让、忠并迁中常侍，封列侯，与曹节、王甫等相为表里。节死后，忠领大长秋。让有监奴典任家事，交通货赂，威形諠赫。扶风人孟佗，资产饶贍，与奴朋结，倾竭馈问，无所遗爱。奴咸德之，问佗曰：“君何所欲？力能办也。”曰：“吾望汝曹为我一拜耳。”时宾客求谒让者，车恒数百千两，佗时诣让，后至，不得进，监奴乃率诸仓头迎拜于路，遂共輦车入门。宾客咸惊，谓佗善于让，皆争以珍玩赂之。佗分以遗让，让大喜，遂以佗为凉州刺史。

注 佗音驼。

注 三辅决录注曰：“佗字伯郎。以蒲陶酒一斗遗让，让即拜佗为凉州刺史。”

是时让、忠及夏恽、郭胜、孙璋、毕岚、栗嵩、段珪、高望、张恭、韩悝、宋典十二人，皆为中常侍，封侯贵宠，父兄子弟布列州郡，所在贪残，为人蠹害。黄巾既作，盗贼糜沸，郎中中山张钧上书曰：“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，万人所以乐附之者，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、子弟、婚亲、宾客典据州郡，辜榷财利，侵掠百姓，百姓之冤无所告诉，故谋议不轨，聚为盗贼。宜斩十常侍，县头南郊，以谢百姓，又遣使者布告天下，可不须师旅，而大寇自消。”天子以钧章示让等，皆免冠徒跣顿首，乞自致洛阳诏狱，并出家财以助军费。有诏皆冠履视事如故。

帝怒钧曰：“此真狂子也。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？”钧复重上，犹如前章，辄寝不报。诏使廷尉、侍御史考为张角道者，御史承让等旨，遂诬奏钧学黄巾道，收掠死狱中。而让等实多与张角交通。后中常侍封谿、徐*(奏)**[奉]*事独发觉坐诛，帝因怒诘让等曰：“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，皆令禁锢，或有伏诛。

今党人更为国用，汝曹反与张角通，为可斩未？”皆叩头云：“故中常侍王甫、侯览所为。”帝乃止。

明年，南宫灾。让、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，以修宫室。发太原、河东、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，每州郡部送至京师，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，因强折贱买，十分雇一，因复货之于宦官，复不为即受，材木遂至腐积，宫室连年不成。刺史、太守复增私调，百姓呼嗟。凡诏所征求，皆令西园骑密

约敕，

号曰“中使”，恐动州郡，多受赇赂。刺史、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，皆责助军修宫钱，大郡至二三千万，余各有差。当之官者，皆先至西园谐价，然后得去。有钱不毕者，或至自杀。其守清者，乞不之官，皆迫遣之。

注 雇谓卖其价也。

注 驹，养马人。

注 谐谓平论定其价也。

时钜鹿太守河内司马直新除，以有清名，减责三百万。直被诏，怅然曰：“为民父母，而反割剥百姓，以称时求，吾不忍也。”辞疾，不听。行至孟津，上书极陈当世之失，古今祸败之戒，即吞药自杀。书奏，帝为暂绝修宫钱。

又造万金堂于西园，引司农金钱缿帛，仞积其中。又还河闲买田宅，起第观。帝本侯家，宿贫，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，故聚为私臧，复*(臧)*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千万。常云：“张常侍是我公，赵常侍是我母。”宦官得志，无所惮畏，并起第宅，拟则宫室。帝常登永安侯台，宦官恐其望见居处，乃使中大人尚但谏曰：“天子不当登高，登高则百姓虚散。”自是不敢复升台榭。

注 仞，满也。

注 永安，宫也。

注 尚姓，但名。

注 春秋潜潭巴曰：“天子无高台榭，高台榭，则下畔之。”盖因此以诋帝也。

明年，遂使钩盾令宋典缮修南宫玉堂。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于仓龙、玄武阙。又铸四钟，皆受二千斛，县于玉堂及云台殿前。又铸天禄虾蟆，吐水于平门外桥东，转水入宫。又作翻车渴乌，施于桥西，用洒南北郊路，以省百姓洒道之费。又铸四出文钱，钱皆四道。识者窃言侈虐已甚，形象兆见，此钱成，必四道而去。及京师大乱，钱果流布四海。复以忠为车骑将军，百余日罢。

注 仓龙，东阙。玄武，北阙。

注 翻车，设机车以引水。渴乌，为曲筒，以气引水上也。

六年，帝崩。中军校尉袁绍说大将军何进，令诛中官以悦天下。谋泄，让、忠等因进入省，遂共杀进。而绍勒兵斩忠，捕宦官无少长悉斩之。让等数十人劫质天子走河上。追急，让等悲哭辞曰：“臣等殄灭，天下乱矣。惟陛下自爱！”

皆投河而死。

论曰：自古丧大业绝宗禋者，其所渐有由矣。三*(世)**
[代]*以嬖色取祸，

嬴氏以奢虐致灾，西京自外戚失祚，东都缘阉尹倾国。成败之来，先史商之久矣。至于衅起宦夫，其略犹或可言。何者？刑余之丑，理谢全生，声荣无晖于门阙，肌肤莫传于来体，推情未鉴其敝，即事易以取信，加渐染朝事，颇识典物，故少主凭谨旧之庸，女君资出内之命，顾访无猜惮之心，恩狎有可悦之色。亦有忠厚平端，怀术纠邪；

或敏才给对，饰巧乱实；或借誉贞良，先时荐誉。非直苟恣凶德，止于暴横而已。然真邪并行，情貌相越，故能回惑昏幼，迷瞽视听，盖亦有其理焉。诈利既滋，朋徒日广，

直臣抗议，必漏先言之闲，至戚发愤，方启专夺之隙，斯忠贤所以智屈，社稷故其为墟。易曰：“履霜坚冰至。”

云所从来久矣。今结其所以，亦岂一朝一夕哉！

注 夏以末嬉，殷以妲己，周以嚭姒。

注 秦始皇，嬴姓也。

注 商谓商略。

注 谓吕强也。

注 若良贺对顺帝不举人也。

注 曹腾进边诏、延固等也。

注 越，违也。谓貌虽似忠而情实奸邪。

注 瞽，乱也，音茂。

注 谓蔡邕对诏，王甫、曹节窃观之，乃宣布于外，而邕下狱也。

注 谓窦武谋诛宦者，反为宦者所杀也。

注 易曰：“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，由辨之不早辨也。”易曰：

“履霜坚冰至。”盖言慎也。言初履霜而坚冰至者，以喻物渐而至大也。

赞曰：任失无小，过用则违。况乃巷职，远参天机。舞文巧态，作惠作威。

凶家害国，夫岂异归！

注 毛诗曰：“寺人巷伯，作为此诗。”巷职即寺人之职也。

注 尚书曰：“臣无作威作福。臣有作威作福，其害于而

家，凶于而国。”又曰：“为恶不同，同归于乱。”

后汉书卷七十九上

儒林列传 第六十九上

昔王莽、更始之际，天下散乱，礼乐分崩，典文残落。及光武中兴，爱好经术，未及下车，而先访儒雅，采求阙文，补缀漏逸。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，遁逃林藪。自是莫不抱负坟策，云会京师，范升、陈元、郑兴、杜林、鞞宏、刘昆、桓荣之徒，继踵而集。于是立五经博士，各以家法教授，易有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，尚书欧阳、大小夏侯，诗齐、鲁、韩，礼大小戴，春秋严、颜，凡十四博士，太常差次总领焉。

注 礼记曰：“武王克殷反商，未及下车，而封黄帝之后于蓟。”

建武五年，乃修起太学，稽式古典，筮豆干戚之容，备之于列，服方领习矩步者，委它乎其中。中元元年，初建三雍。明帝即位，亲行其礼。天子始冠通天，衣日月，备法物之驾，盛清道之仪，坐明堂而朝饔后，登灵台以望云物，袒割辟雍之上，尊养三老五更。飨射礼毕，帝正坐自讲，诸儒执经问难于前，冠带缙绅之人，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。

其后复为功臣子孙、四姓未属别立校舍，搜选高能以受其业，自期门羽林之士，悉令通孝经章句，匈奴亦遣子入学。济济乎，

洋洋乎，盛于永平矣！

注 笏豆，礼器也。竹谓之笏，木谓之豆。干，盾也。戚，钺也。舞者所执。

注 方领，直领也。委它，行貌也。委音于危反。它音以支反。

注 徐广舆服杂注曰：“天子朝，冠通天冠，高九寸，黑介帻，金薄山，所常服也。”

注 续汉志曰“乘舆备文日月星辰”也。

注 胡广汉制度曰“天子出，有大驾、法驾、小驾。大驾则公卿奉引，大将军骖乘，太仆御，属车八十一乘，备千乘万骑。法驾，公不在鹵簿，唯河南尹、执金吾、洛阳令奉引，侍中骖乘，奉车郎御，属车三十六乘。小驾，太仆奉驾，侍御史整车骑”也。

注 汉官仪曰“清道以旄头为前驱”也。

注 云物，解见明纪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辟雍四门外有水，以节观者。”门外皆有桥，观者水外，故云圜桥门也。圜，遶也。

建初中，大会诸儒于白虎观，考详同异，连月乃罢。肃宗亲临称制，如石渠故事，顾命史臣，着为通义。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、毛诗、谷梁、左氏春秋，虽不立学官，然皆擢高第为讲郎，给事近署，所以网罗遗逸，博存觴家。孝和亦数幸东观，览阅书林。及邓后称制，学者颇懈。时樊准、徐防并陈敦学之宜，又言儒职多非其人，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，三署郎能通经术者，皆得察举。自安帝览政，薄于蓺文，博士倚席不讲，

朋徒相视怠散，学舍颓敝，鞠为园蔬，牧儿莠竖，至于薪刈其下。顺帝感翟酺之言，乃更修黉宇，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，千八百五十室。试明经下第补弟子，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，除郡国耆儒皆补郎、舍人。本初元年，梁太后诏曰：“大将军下至六百石，悉遣子就学，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，以此为常。”自是游学增盛，至三万余生。然章句渐疏，而多以浮华相尚，儒者之风盖衰矣。党人既诛，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，后遂至忿争，更相言告，亦有私行金货，定兰台黍书经字，以合其私文。熹平四年，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，刊于石碑，为古文、篆、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，树之学门，使天下咸取则焉。

注 石渠见章纪。

注 即白武通*(议)**[义]*是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凡侍坐于大司成者，远近闲三席。”又曰：“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，席闲函丈。”注云：“谓讲问客也。”倚席言不施讲坐也。

注 诗小雅曰：“鞠为茂草。”注云：“鞠，穷也。”

注 说文曰：“黉，学也。”黉与横同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春三月，秋九月，习乡射礼，礼生皆使太学学生。”

注 古文谓孔子壁中书。篆书，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。隶书亦程邈所献也，主于徒隶，从简易也。谢承书曰：“碑立太学门外，瓦屋覆之，四面栏障，开门于南，河南郡设吏卒视之。”杨龙骧洛阳记载朱超石与兄书云：“石经文都似碑，高一丈许，广四尺，骈罗相接。”

初，光武迁还洛阳，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，自此以后，参倍于前。及董卓移都之际，吏民扰乱，自辟雍、东观、兰台、石室、宣明、鸿都诸藏典策文章，竞共剖散，其缣帛图书，大则连为帷盖，小乃制为滕囊。及王允所收而西者，裁七十余乘，道路艰远，复弃其半矣。后长安之乱，一时焚荡，莫不泯尽焉。

注 滕亦僦也，音徒恒反。说文曰：“僦，囊也。”

东京学者猥觭，难以详载，今但录其能通经名家者，以为儒林篇。其自有列传者，则不兼书。若师资所承，宜标名为证者，乃着之云。

注 老子曰：“善人者，不善人之师也。不善人者，善人之资也。”故因曰师资。

前书云：田何传易授丁宽，丁宽授田王孙，王孙授沛人施雠、东海孟喜、琅邪梁丘贺，由是易有施、孟、梁丘之学。又东郡京房受易于梁国焦延寿，别为京氏学。又有东莱费直，传易，授琅邪王横，为费氏学。本以古字，号古文易。又沛人高相传易，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，为高氏学。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四家皆立博士，费、高二家未得立。

注 前书宽字子襄。

注 前书雠字长卿，喜字长卿，贺字长翁。

注 前书延寿名贛。

注 前书直字长翁。

注 前书“横”作“璜”，字平仲。

注 毋将姓也，毋读曰无。

刘昆字桓公，陈留东昏人，梁孝王之胤也。少习容礼。平帝时，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。能弹雅琴，知清角之操。

注 东昏属陈留郡，东缙属山阳郡，诸本作“缙”者误。

注 容，仪也。前书鲁徐生善为容，孝文时，以容为礼官大夫。

注 刘向别录曰：“雅琴之意，事皆出龙德诸琴杂事中。前书艺文志曰：“雅琴，龙氏名德，赵氏名定。”韩子曰：“师旷对晋平公曰：‘昔黄帝合鬼神，驾象车，交龙毕，方并辖，蚩尤居前，风伯进埽，雨师洒道，作为清角。今君德薄，不足以听之。’”王莽世，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。每春秋飨射，常备列典仪，以素木瓠叶为俎豆，桑弧蒿矢，以射“菟首”。

每有行礼，县宰辄率吏属而观之。王莽以昆多聚徒觶，私行大礼，有僭上心，乃系昆及家属于外黄狱。寻莽败得免。既而天下大乱，昆避难河南负犊山中。

注 诗小雅瓠叶诗序曰：“刺幽王礼而不能行，故思古之人，不以微薄废礼焉。”诗曰：“幡幡瓠叶，采之亨之。君子有酒，酌言尝之。有萸斯首，俎之燔之。君子有酒，酌言献之。”昆惧礼之废，故引以瓠叶为俎实，射则歌“菟首”之诗而节也。

注 郡国志河南郡有负犊山。

建武五年，举孝廉，不行，遂逃，教授于江陵。光武闻之，即除为江陵令。时县连年火螫，昆辄向火叩头，多能降雨止风。征拜议郎，稍迁侍中、弘农太守。

先是崤、崑驿道多虎螫，行旅不通。昆为政三年，仁化大行，虎皆负子度河。

帝闻而异之。二十二年，征代杜林为光禄勋。诏问昆曰：“前在江陵，反风灭火，后守弘农，虎北度河，行何德政而致是事？”昆对曰：“偶然耳。”左右皆笑其质讷。帝叹曰：“此乃长者之言也。”顾命书诸策。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余人。二十七年，拜骑都尉。三十年，以老乞骸骨，诏赐洛阳第舍，以千石禄终其身。中元二年卒。

子轶，字君文，传昆业，门徒亦盛。永平中，为太子中庶子。建初中，稍迁宗正，卒官，遂世掌宗正焉。

洼丹字子玉，南阳育阳人也。世传孟氏易。王莽时，常避世教授，专志不仕，徒觶数百人。建武初，为博士，稍迁，十一年，为大鸿胪。作易通论七篇，世号洼君通。丹学义研深，易家宗之，称为大儒。十七年，卒于官，年七十。

注 风俗通“洼”音“圭”。

时中山觶阳鸿，字孟孙，亦以孟氏易教授，有名称，永平中为少府。

注 姓觶阳，名鸿也。觶音胡瓦反。其字从“角”字，或作“鲑”。从“鱼”者，音胡佳反。

任安字定祖，广汉绵竹人也。少游太学，受孟氏易，兼通

数经。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讖，究极其术。时人称曰：“欲知仲桓问任安。”又曰：“居今行古任定祖。”

学终，还家教授，诸生自远而至。初仕州郡。后太尉再辟，除博士，公车征，皆称疾不就。州牧刘焉表荐之，时王涂隔塞，诏命竟不至。年七十九，建安七年，卒于家。

杨政字子行，京兆人也。少好学，从代郡范升受梁丘易，善说经书。京师为之语曰：“说经铿铿杨子行。”教授数百人。

范升尝为出妇所告，坐系狱，政乃肉袒，以箭贯耳，抱升子潜伏道傍，候车驾，而持章叩头大言曰：“范升三娶，唯有一子，今适三岁，孤之可哀。”武骑虎贲惧惊乘舆，举弓射之，犹不肯去；旄头又以戟叉政，伤匡，政犹不退。哀泣辞请，有感帝心，诏曰：“乞杨生师。”即尺一出升。政由是显名。

注 乞读曰*(气)**[气]*。

为人嗜酒，不拘小节，果敢自矜，然笃于义。时帝驛梁松，皇后弟阴就，皆慕其声名，而请与交友。政每共言论，常切磋恳至，不为屈挠。尝诣杨虚侯马武，武难见政，称疾不为起。政入户，径升黜排武，把臂责之曰：“卿蒙国恩，备位藩辅，不思求贤以报殊宠，而骄天下英俊，此非养身之道也。今日动者刀入胁。”

武诸子及左右皆大惊，以为见劫，操兵满侧，政颜色自若。会阴就至，责数武，令为交友。其刚果任情，皆如此也。建初中，官至左中郎将。

张兴字君上，颍川鄢陵人也。习梁丘易以教授。建武中，举孝廉为郎，谢病去，复归聚徒。后辟司徒冯勤府，勤举为孝廉，稍迁博士。永平初，迁侍中祭酒。

十年，拜太子少傅。

显宗数访问经术。既而声称着闻，弟子自远至者，着录且万人，为梁丘家宗。

十四年，卒于官。

注 着于籍录。

子鲂，传兴业，位至张掖属国都尉。

戴凭字次仲，汝南平舆人也。习京氏易。年十六，郡举明经，征试博士，拜郎中。

时诏公卿大会，髡臣皆就席，凭独立。光武问其意。凭对曰：“博士说经皆不如臣，而坐居臣上，是以不得就席。”帝即召上殿，令与诸儒难说，凭多所解释。

帝善之，拜为侍中，数进见问得失。帝谓凭曰：“侍中当匡补国政，勿有隐情。”

凭对曰：“陛下严。”帝曰：“朕何用严？”凭曰：“伏见前太尉西曹掾蒋遵，清亮忠孝，学通古今，陛下纳肤受之诉，遂致禁锢，世以是为严。”帝怒曰：

“汝南子欲复党乎？”凭出，自系廷尉，有诏敕出。后复引见，凭谢曰：“臣无谗谀之节，而有狂瞽之言，不能以尸伏谏，偷生苟活，诚曩圣朝。”帝即敕尚书解遵禁锢，拜凭虎贲中郎将，以侍中兼领之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肤受之诉。”注云：“谓受人之诉辞，*[在]*皮肤之*[外]*，不深知其情核也。”

注 韩诗外传曰：“昔卫大夫史鱼病且死，谓其子曰：‘我数知蘧伯玉之贤而不能进，弥子瑕不肖而不能退，死不当居

丧正堂，殡我于侧室足矣。’卫君问其故，子以父言闻于君，君乃召蘧伯玉而贵之，弥子瑕退之，徙殡于正堂，成礼而后去。”

正旦朝贺，百僚毕会，帝令髑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，义有不通，辄夺其席以益通者，凭遂重坐五十余席。故京师为之语曰：“解经不穷戴侍中。”在职十八年，卒于官，诏赐东园梓器，钱二十万。

时南阳魏满字叔牙，亦习京氏易，教授。永平中，至弘农太守。

孙期字仲彧，济阴成武人也。少为诸生，习京氏易、古文尚书。家贫，事母至孝，牧豕于大泽中，以奉养焉。远人从其学者，皆执经垄畔以追之，里落化其仁让。黄巾贼起，过期里陌，相约不犯孙先生舍。郡举方正，遣吏赍羊酒请期，期驱豕入草不顾。司徒黄琬特辟，不行，终于家。

建武中，范升传孟氏易，以授杨政，而陈元、郑觭皆传费氏易，其后马融亦为其传。融授郑玄，玄作易注，荀爽又作易传，自是费氏兴，而京氏遂衰。

前书云：济南伏生传尚书，授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，欧阳生授同郡儿宽，宽授欧阳生之子，世世相传，至曾孙欧阳高，为尚书欧阳氏学；张生授夏侯都尉，都尉授族子始昌，始昌传族子胜，为大夏侯氏学；胜传从兄子建，建别为小夏侯氏学；三家皆立博士。又鲁人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授都尉朝，朝授胶东庸谭，为尚书古文学，未得立。

注 名胜。

注 前书字和伯。

注 高字子阳。

注 都尉名。

注 姓都尉名朝。

欧阳歙字正思，乐安千乘人也。自欧阳生传伏生尚书，至歙八世，皆为博士。

歙既传业，而恭谦好礼让。王莽时，为长社宰。更始立，为原武令。世祖平河北，到原武，见歙在县修政，迁河南都尉，后行太守事。世祖即位，始为河南尹，封被阳侯。建武五年，坐事免官。明年，拜扬州牧，迁汝南太守。

推用贤俊，政称异结。九年，更封夜侯。

注 长社，今许州县也。

注 被阳故城在今淄州高苑县西南。

注 夜，今莱州掖县。

歙在郡，教授数百人，视事九岁，征为大司徒。坐在汝南臧罪千余万发觉下狱。

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，至有自髡剔者。平原礼震，年十七，闻狱当断，驰之京师，行到河内获嘉县，自系，上书求代歙死。曰：“伏见臣师大司徒欧阳歙，学为儒宗，八世博士，而以臧咎当伏重辜。歙门单子幼，未能传学，身死之后，永为废绝，上令陛下获杀贤之讥，下使学者丧师资之益。乞杀臣身以代歙命。”书奏，而歙已死狱中。歙掾陈元上书追讼之，言甚切至，帝乃赐棺木，赠印绶，赙缣三千匹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震字仲威。光武嘉其仁义，拜震郎中，后以公事左迁淮阳王厩长。”

子复嗣。复卒，无子，国除。

济阴曹曾字伯山，从歆受尚书，门徒三千人，位至谏议大夫。子祉，河南尹，传父业教授。

又陈留陈弇，字叔明，亦受欧阳尚书于司徒丁鸿，仕为蕲长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弇以尚书教授，躬自耕种，常有黄雀飞来，随弇鬻翔。”

牟长字君高，乐安临济人也。其先封牟，春秋之末，国灭，因氏焉。

长少习欧阳尚书，不仕王莽世。建武二年，大司空弘特辟，拜博士，稍迁河内太守，坐垦田不实免。

注 宋弘也。

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，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，着录前后万人。着尚书章句，皆本之欧阳氏，俗号为牟氏章句。复征为中散大夫，赐告一岁，卒于家。

子纡，又以隐居教授，门生千人。肃宗闻而征之，欲以为博士，道物故。

注 在路死也。案：魏台访*[议]*问物故之义，高堂隆荅曰：“闻之先师，物，无也，故，事也。言死者无复所能于事也。”

宋登字叔阳，京兆长安人也。父由，为太尉。

登少传欧阳尚书，教授数千人。为汝阴令，政为明能，号称“神父”。迁赵相，入为尚书仆射。顺帝以登明识礼乐，使持节临太学，奏定典律，转拜侍中。数上封事，抑退权臣，由是出为颍川太守。市无二价，道不拾遗。病免，卒于家，汝阴人配社祠之。

张驯字子籛，济阴定陶人也。少游太学，能诵春秋左氏传。以大夏侯尚书教授。

辟公府，举高第，拜议郎。与蔡邕共奏定六经文字。擢拜侍中，典领秘书近署，甚见纳异。因便宜陈政得失，朝廷嘉之。迁丹阳太守，化有惠政。光和七年，征拜尚书，迁大司农。初平中，卒于官。

尹敏字幼季，南阳堵阳人也。少为诸生。初习欧阳尚书，后受古文，兼善毛诗、谷梁、左氏春秋。

注 堵音者。

建武二年，上疏陈洪范消鬻之术。时世祖方草创天下，未遑其事，命敏待诏公车，拜郎中，辟大司空府。

帝以敏博通经记，令校图讖，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着录次比。敏对曰：“讖书非圣人所作，其中多近鄙别字，颇类世俗之辞，恐疑误后生。”帝不纳。敏因其阙文增之曰：“君无口，为汉辅。”帝见而怪之，召敏问其故。敏对曰：“臣见前人增损图书，敢不自量，窃幸万一。”帝深非之，虽竟不罪，而亦以此沉滞。

注 前书王莽居摄三年，广饶侯刘京、车骑将军千人扈云、太保属臧鸿奏符命。京言齐郡新井，云言巴郡石牛，鸿言扶风

雍石，莽皆迎受。十一月甲子，莽上奏太后曰：“巴郡石牛，雍石文，皆到未央宫之前殿，臣与太保安阳侯舜等视。天风起尘冥，风止，得铜章帛图于石前，文曰：‘天告帝符，献者封侯，承天命，用神说。’骑都尉崔发等视说，其后莽封发为说符侯。”

与班彪亲善，每相遇，辄日旰忘食，夜分不寝，自以为钟期伯牙、庄周惠施之相得也。

注 旰，晚也。

注 说苑曰，伯牙子鼓琴，其友钟子期听之，志在于山水，子期皆知之。子期死，伯牙屏琴绝弦，终身不复鼓琴。庄子曰，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，顾谓从者曰：“郢人垩墁其鼻端若蝇翼，使匠石斲之，匠石运斤成风，听而斲之，尽垩而鼻不伤，郢人立不失容。元君闻之，召匠石曰：‘尝为寡人为之。’匠石曰：‘臣则尝斲之。虽然，臣之质死久矣。自惠子之死，吾无以为质矣，吾无与言之。’”垩墁，有泥墁之也。垩音于各反。墁音莫干反。蝇翼薄也。

后三迁长陵令。永平五年，诏书捕男子周虑。虑素有名称，而善于敏，敏坐系免官。及出，叹曰：“瘖聋之徒，真世之有道者也，何谓察察而遇斯患乎？”十一年，除郎中，迁谏议大夫。卒于家。

周防字伟公，汝南汝阳人也。父扬，少孤微，常修逆旅，以供过客，而不受其报。

注 杜预注左传曰：“逆旅，客舍也。”

防年十六，仕郡小吏。世祖巡狩汝南，召掾史试经，防尤能诵读，拜为守丞。

防以未冠，谒去。师事徐州刺史盖豫，受古文尚书。经明，举孝廉，拜郎中。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，四十万言。太尉张禹荐补博士，稍迁陈留太守，坐法免。年七十八，卒于家。

注 礼男子二十而冠。自以年未成人，故请去。谒，请也。子举，自有传。

孔僖字仲和，鲁国鲁人也。自安国以下，世传古文尚书、毛诗。曾祖父子建，少游长安，与崔篆友善。及篆仕王莽为建新大尹，尝劝子建仕。对曰：“吾有布衣之心，子有衮冕之志，各从所好，不亦善乎！道既乖矣，请从此辞。”

遂归，终于家。

注 莽改千乘国曰建信，又改曰建新；郡守曰大尹。

僖与崔篆孙骊复相友善，同游太学，习春秋。因读吴王夫差时事，僖废书叹曰：

“若是，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者。”骊曰：“然。昔孝武皇帝始为天子，年方十八，崇信圣道，师则先王，五六年闲，号胜文、景。及后恣己，忘其前之为善。”僖曰：“书传若此多矣！”邻房生梁郁儻和之曰：“如此，武帝亦是狗邪？”僖、骊默然不对。郁怒恨之，阴上书告骊、僖诽谤先帝，刺讥当世。事下有司，骊诣吏受讯。僖以吏捕方至，恐诛，乃上书肃宗自讼曰：“臣之愚意，以为凡言诽谤者，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。至如孝武皇帝，政之美恶，显在汉史，坦如日月。

是为直说书传实事，非虚谤也。夫帝者为善，则天下之善咸归焉；其不善，则天下之恶亦萃焉。斯皆有以致之，故不可以诛于人也。且陛下即位以来，政教未过，而德泽有加，天下所具也，臣等独何讥刺哉？假使所非实是，则固应悛改；倘其不当，亦宜含容，又何罪焉？

陛下不推原大数，深自为计，徒肆私忿，以快其意。臣等受戮，死即死耳，顾天下之人，必回视易虑，以此事窥陛下心。自今以后，苟见不可之事，终莫复言者矣。臣之所以不爱其死，犹敢极言者，诚为陛下深惜此大业。陛下若不自惜，则臣何赖焉？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，以唱管仲，然后髡臣得尽其心。

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，远讳实事，岂不与桓公异哉？臣恐有司卒然见构，衔恨蒙枉，不得自叙，使后世论者，擅以陛下有所方比，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？谨诣阙伏待重诛。”帝始亦无罪僂等意，及书奏，立诏勿问，拜僂兰台令史。

注 夫差伐越，败之，越王句践乃以甲兵五千人栖于会稽，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嚭而行成。吴王将许之，伍子胥谏曰：“今不灭，后必悔之。”吴王不听。后句践灭吴。吴王曰：“吾悔不用子胥之言！”遂自刎死。

注 前帝，武帝年十七即位。即位一年，议立明堂，安车蒲轮征鲁申公。六年，举贤良。班固赞曰“以武帝之雄才大略，不改文、景之恭俭，以济斯人，虽诗书所称，何以加兹”也。

注 谓武帝末年好神仙祭祀之事，征伐四夷，连兵三十余年，又信巫蛊，天下户口减半，人相食，筭及舟车，官卖盐铁也。

注 僂谓不与之言而傍对也。礼记曰：“无僂言。”僂音仕鉴反。

注 诛，责也。

注 言政教未有过失也。

注 国语曰，鲁庄公束缚管仲以与齐桓公，公亲迎于郊，而与之坐，问焉。

曰：“昔吾先君襄公，筑台以为高位，田狩毕弋，不听国政，卑圣侮士，而唯女是崇，九妃六嫔，陈妾数百，食必梁肉，衣必文绣，戎士冻馁，是以国家不日引，不月长。恐宗庙不埽除，社稷不血食，敢问为此若何？”管子曰：“昔者圣王之理天下，定人之居，成人之事，而慎用其六柄焉。四人者勿使杂处，杂处则其言咙，其事易”也。

元和二年春，帝东巡狩，还过鲁，幸阙里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，

作六代之乐，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，命儒者讲论*[语]*。僖因自陈谢。帝曰：“今日之会，宁于卿宗有光荣乎？”对曰：“臣闻明王圣主，莫不尊师贵道。今陛下亲屈万乘，辱临敝里，此乃崇礼先师，增辉圣德。至于光荣，非所敢承。”帝大笑曰：“非圣者子孙，焉有斯言乎！”遂拜僖郎中，赐矚成侯损及孔氏男女钱帛，诏僖从还京师，使校书东观。

注 案史记达者七十二人。

注 黄帝曰云门，尧曰咸池，舜曰大韶，禹曰大夏，汤曰大护，周曰大武。

冬，拜临晋令，崔駰以家林筮之，谓为不吉，止僖曰：“子盍辞乎？”僖曰：

“学不为人，仕不择官，凶吉由己，而由卜乎？”在县三年，卒官，遗令即葬。

注 崔篆所作易林也。

二子长彦、季彦，并十余岁。蒲溪令许君然劝令反鲁。对曰：“今载柩而归，则违父令；舍墓而去，心所不忍。”遂留华阴。

长彦好章句学，季彦守其家业，门徒数百人。延光元年，河西大雨雹，大者如斗。安帝诏有道术之士极陈变管，乃召季彦见于德阳殿，帝亲问其故。对曰：“此皆阴乘阳之征也。今贵臣擅权，母后党盛，陛下宜修圣德，虑此二者。”帝默然，左右皆恶之。举孝廉，不就。三年，年四十七，终于家。

初，平帝时王莽秉政，乃封孔子后孔均为矚成侯，追谥孔子为矚成宣尼。及莽败，失国。建武十三年，世祖复封均子志为矚成侯。志卒，子损嗣。永元四年，徙封矚亭侯。损卒，子曜嗣。曜卒，子完嗣。世世相传，至献帝初，国绝。

注 臣贤案：献帝后至魏，封孔子二十一叶孙羨为崇圣侯。晋封二十三叶孙震为奉圣亭侯。后魏封二十七叶孙乘为崇圣大夫。太和十九年，孝文幸鲁，亲祠孔子庙，又改封二十八叶孙珍为崇圣侯。北齐改封三十一叶孙为恭圣侯，周武帝平齐，改封邹国公，隋文帝仍旧封邹国公，隋炀帝改封为绍圣侯。贞观十一年，封夫子裔孙子德伦为矚圣侯，伦今见存。

杨伦字仲理，陈留东昏人也。少为诸生，师事司徒丁鸿，习古文尚书。为郡文学掾。更历数将，志乖于时，以不能人闲

事，遂去职，不复应州郡命。讲授于大泽中，弟子至千余人。元初中，郡礼请，三府并辟，公车征，皆辞疾不就。

后特征博士，为清河王傅。是岁，安帝崩，伦辄弃官奔丧，号泣阙下不绝声。

阎太后以其专擅去职，坐抵罪。

顺帝即位，诏免伦刑，遂留行丧于恭陵。服阕，征拜侍中。是时邵陵令任嘉在职贪秽，因迁武威太守，后有司奏嘉臧罪千万，征考廷尉，其所牵染将相大臣百有余人。伦乃上书曰：“臣闻春秋诛恶及本，本诛则恶消：振裘持领，领正则毛理。今任嘉所坐狼藉，未受辜戮，猥以垢身，改典大郡，自非案坐举者，无以禁绝奸萌。往者湖陆令张叠、萧令驷贤、徐州刺史刘福等，衅秽既章，咸伏其诛，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绝者，岂非本举之主不加之罪乎？昔齐威之霸，杀奸臣五人，并及举者，以弭谤讟。当断不断，黄石所戒。夫圣王所以听僮夫匹妇之言者，犹尘加嵩岱，雾集淮海，虽未有益，不为损也。惟陛下留神省察。”

奏御，有司以伦言切宜，辞不逊顺，下之。尚书奏伦探知密事，激以求直。坐不敬，结鬼薪。诏书以伦数进忠言，特原之，免归田里。

注 黄石公三略曰：“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”

注 结，正其罪也。鬼薪，取薪以给宗庙，三岁刑也。

阳嘉二年，征拜太中大夫。大将军梁商以为长史。谏诤不合，出补常山王傅，病不之官。诏书敕司隶催促发遣，伦乃留河内朝歌，以疾自上，曰：“有留死一尺，无北行一寸。刎颈不易，九裂不恨。匹夫所执，强于三军。固敢有辞。”帝

及下诏曰：“伦出幽升高，宠以藩傅，稽留王命，擅止道路，托疾自从，苟肆狷志。”遂征诣廷尉，有诏原罪。

注 裂，死也。楚词曰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也。

注 论语曰：“三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。”

注 诗曰：“出于幽谷，升于乔木。”

注 狷，狂狷也，音绢。

伦前后三征，皆以直谏不合。既归，闭门讲授，自绝人事。公车复征，逊遁不行，卒于家。

注 遁，逃也。

中兴，北海牟融习大夏侯尚书，东海王良习小夏侯尚书，沛国桓荣习欧阳尚书。

荣世习相传授，东京最盛。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，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，马融作传，郑玄注解，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。

后汉书卷七十九下

儒林列传 第六十九下

前书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，为作诂训，是为鲁诗；齐人轅固生亦传诗，是为齐诗；燕人韩婴亦传诗，是为韩诗：三家皆立博士。赵人毛萇传诗，是为毛诗，未得立。

高翽字季回，平原般人也。曾祖父嘉，以鲁诗授元帝，仕至上谷太守。父容，少传嘉学，哀平闲为光禄大夫。

注 般音卜满反。

翽以父任为郎中，世传鲁诗。以信行清操知名。王莽篡位，父子称盲，逃，不仕莽世。光武即位，大司空宋弘荐翽，征为郎，除符离长。去官，后征为博士。建武十一年，拜大司农。在朝以方正称。十三年，卒官，赐钱及顷田。

注 符离，县，故城在今徐州符离县东也。

包咸字子良，会稽曲阿人也。少为诸生，受业长安，师事博士右师细君，

习鲁诗、论语。王莽末，去归乡里，于东海界为赤眉贼所得，遂见拘执。十余日，咸晨夜诵经自若，贼异而遣之。因住

东海，立精舍讲授。光武即位，乃归乡里。太守黄说署户曹史，欲召咸入授其子。咸曰：“礼有来学，而无往教。”

说遂遣子师之。

注 曲阿今润州县。

注 姓右师。

注 礼记曰“礼闻来学，不闻往教”也。

举孝廉，除郎中。建武中，入授皇太子论语，又为其章句。拜谏议大夫、侍中、右中郎将。永平五年，迁大鸿胪。每进见，锡以几杖，入屏不趋，赞事不名。

经传有疑，辄遣小黄门就舍即问。

显宗以咸有师傅恩，而素清苦，常特赏赐珍玩束帛，奉禄增于诸卿，咸皆散与诸生之贫者。病笃，帝亲辇驾临视。八年，年七十二，卒于官。

子福，拜郎中，亦以论语入授和帝。

魏应字君伯，任城人也。少好学。建武初，诣博士受业，习鲁诗。闭门诵习，不交僚党，京师称之。后归为郡吏，举明经，除济阴王文学。以疾免官，教授山泽中，徒觶常数百人。永平初，为博士，再迁侍中。十三年，迁大鸿胪。十八年，拜光禄大夫。建初四年，拜五官中郎将，诏入授千乘王伉。

应经明行修，弟子自远方至，着录数千人。肃宗甚重之，数进见，论难于前，特受赏赐。时会京师诸儒于白虎观，讲论五经同异，使应专掌难问，侍中淳于恭奏之，帝亲临称制，如石渠故事。明年，出为上党太守，征拜骑都尉，卒于官。

伏恭字叔齐，琅邪东武人，司徒湛之兄子也。湛弟黯，字稚文，以明齐诗，改定章句，作解说九篇，位至光禄勋，无子，

以恭为后。

恭性孝，事所继母甚谨，少传黯学，以任为郎。建武四年，除剧令。视事十三年，以惠政公廉闻。青州举为尤异，太常试经第一，拜博士，迁常山太守。敦修学校，教授不辍，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。永平二年，代梁松为太仆。四年，帝临辟雍，于行礼中拜恭为司空，儒者以为荣。

初，父黯章句繁多，恭乃省减浮辞，定为二十万言。在位九年，以病乞骸骨罢，诏赐千石奉以终其身。十五年，行幸琅邪，引遇如三公仪。建初二年冬，肃宗行飨礼，以恭为三老。年九十，元和元年卒，赐葬显节陵下。

子寿，官至东郡太守。

任未字叔本，蜀郡繁人也。少习齐诗，游京师，教授十余年。友人董奉德于洛阳病亡，未乃躬推鹿车，载奉德丧致其墓所，由是知名。为郡功曹，辞以病免。后奔师丧，于道物故。临命，敕兄子造曰：“必致我尸于师门，使死而有知，魂灵不臭；如其无知，得土而已。”造从之。

注 繁，县，故城在今益州新繁县北。

景鸾字汉伯，广汉梓潼人也。少随师学经，涉七州之地。能理齐诗、施氏易，兼受河洛图纬，作易说及诗解，文句兼取河洛，以类相从，名为交集。又撰礼内外记，号曰礼略。又抄风角杂书，列其占验，作兴道一篇。及作月令章句。

凡所著述五十余万言。数上书陈救灾变之术。州郡辟命不就。以寿终。

薛汉字公子，淮阳人也。世习韩诗，父子以章句著名。汉少传父业，尤善说灾异讖纬，教授常数百人。建武初，为博士，

受诏校定图讖。当世言诗者，推汉为长。永平中，为千乘太守，政有异结。后坐楚事辞相连，下狱死。弟子犍为杜抚、会稽澹台敬伯、钜鹿韩伯高最知名。

杜抚字叔和，犍为武阳人也。少有高才。受业于薛汉，定韩诗章句。后归乡里教授。沉静乐道，举动必以礼。弟子千余人。后为骠骑将军东平王苍所辟，及苍就国，掾史悉补王官属，未岁，皆自劾归。时抚为大夫，不忍去，苍闻，赐车马财物遣之。辟太尉府。建初中，为公车令，数月卒官。其所作诗题约义通，学者传之，曰杜君法云。

召驯字伯春，九江寿春人也。曾祖信臣，元帝时为少府。父建武中为卷令，倅傥不拘小节。

注 前书信臣字翁卿，为南阳太守，吏人亲爱，号曰“召父”。

注 卷，县，属荥阳郡。卷音丘圆反。

驯少习韩诗，博通书传，以志义闻，乡里号之曰“德行恂恂召伯春”。累仕州郡，辟司徒府。建初元年，稍迁骑都尉，侍讲肃宗。拜左中郎将，入授诸王。帝嘉其义学，恩宠甚崇。

出拜陈留太守，赐刀剑钱物。元和二年，入为河南尹。章和二年，代任隗为光禄勋，卒于官，赐顷莹陪园陵。

孙休，位至青州刺史。

杨仁字文义，巴郡阆中人也。建武中，诣师学习韩诗，数年归，静居教授。仕郡为功曹，举孝廉，除郎。太常上仁经中博士，仁自以年未五十，不应旧科，上府让选。

注 上音时掌反，下同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博士限年五十以上。”

显宗特诏补北宫鞞士令，引见，问当世政结。仁对以宽和任贤，抑黜骄戚为先。又上便宜十二事，皆当世急务。帝嘉之，赐以缣钱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北宫鞞士令一人，秩六百石。”

及帝崩，时诸马贵盛，各争欲入宫。仁被甲持戟，严勒门鞞，莫敢轻进者。肃宗既立，诸马共譖仁刻峻，帝知其忠，愈善之，拜什邡令。宽惠为政，劝课掾史弟子，悉令就学。其有通明经术者，显之右署，或贡之朝，由是义学大兴。垦田千余顷。行兄丧去官。

注 今益州什邡县也，音十方。

注 右署，上司。

后辟司徒桓虞府。掾有宋章者，贪奢不法，仁终不与交言同席，时人畏其节。

后为阆中令，卒于官。

赵晔字长君，会稽山阴人也。少尝为县吏，奉檄迎督邮，晔耻于厮役，遂弃车马去。到犍为资中，诣杜抚受韩诗，究竟其术。积二十年，绝问不还，家为发丧制服。*(晔)**[抚]*卒*(业)*乃归。州召补从事，不就。举有道。卒于家。

注 资中，县名，今资州资阳县。

晔着吴越春秋、诗细历神渊。蔡邕至会稽，读诗细而叹息，以为长于论衡。邕还京师，传之，学者咸诵习焉。

时山阳张匡，字文通。亦习韩诗，作章句。后举有道，博士征，不就。卒于家。

韞宏字敬仲，东海人也。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。

初，九江谢曼卿善毛诗，乃为其训。宏从曼卿受学，因作毛诗序，善得风雅之旨，于今传于世。后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，为作训旨。时济南徐巡师事宏，后从林受学，亦以儒显，由是古学大兴。光武以为议郎。

宏作汉旧仪四篇，以载西京杂事；又着赋、颂、诔七首，皆传于世。

中兴后，郑觻、贾逵传毛诗，后马融作毛诗传，郑玄作毛诗笺。

注 笺，荐也，荐成毛义也。张华博物志曰“郑注毛诗曰笺，不解此意。或云毛公尝为北海相，玄是郡人，故以为敬云。”

前书鲁高堂生，汉兴传礼十七篇。后瑕丘萧奋以授同郡后苍，苍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圣、沛人庆普。于是德为大戴礼，圣为小戴礼，普为庆氏礼，三家皆立博士。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，前世传其书，未有名家。

中兴已后，亦有大、小戴博士，虽相传不绝，然未有显于儒林者。建武中，曹充习庆氏学，传其子曜，遂撰汉礼，事在曜传。

注 德字近君。圣字次君。普字孝公。

董钧字文伯，犍为资中人也。习庆氏礼。事大鸿胪王临。元始中，举明经，迁廩牺令，病去官。建武中，举孝廉，辟司徒府。

注 前书平帝元始五年，举明经。汉官仪曰：“廩牺令一人，秩六百石。”

钧博通古今，数言政事。永平初，为博士。时草创五郊祭祀，及宗庙礼乐，威仪章服，辄令钧参议，多见从用，当世称为通儒。累迁五官中郎将，常教授门生百余人。后坐事左转骑都尉。年七十余，卒于家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永平中，以礼仪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气，因采元*(和)**[始]*中故事，兆五郊于洛阳四方，中兆在未，坛皆三尺。”

中兴，郑觡传周官经，后马融作周官传，授郑玄，玄作周官注。玄本习小戴礼，后以古经校之，取其义长者，故为郑氏学。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，通为三礼焉。

前书齐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，授东平嬴公，嬴公授东海孟卿，孟卿授鲁人眭孟，眭孟授东海严彭祖、鲁人颜安乐。彭祖为春秋严氏学，安乐为春秋颜氏学，

又瑕丘江公传谷梁春秋，三家皆立博士。梁太傅贾谊为春秋左氏传训诂，授赵人贯公。

注 前书彭祖字公子。安乐字翁孙。安乐即眭孟姊子也。

丁恭字子然，山阳东缙人也。习公羊严氏春秋。恭学义精明，教授常数百人，州郡请召不应。建武初，为谏议大夫、博士，封关内侯。十一年，迁少府。

诸生自远方至者，着录数千人，当世称为大儒。太常楼望、侍中承宫、长水校尉樊*(儵)**[儵]*等皆受业于恭。二十年，拜侍中祭酒、骑都尉，与侍中刘昆俱在光武左右，每事谘访焉。卒于官。

注 东缙，今兖州金乡县。

周泽字暉都，北海安丘人也。少习公羊严氏春秋，隐居教授，门徒常数百人。

建武末，辟大司马府，署议曹祭酒。数月，征试博士。中元元年，迁雒池令。

奉公克己，矜恤孤羸，吏人归爱之。永平五年，迁右中郎将。十年，拜太常。

泽果敢直言，数有据争。后北地太守廖信坐贪秽下狱，没入财产，显宗以信臧物班诸廉史，唯泽及光禄勋孙堪、大司农常冲特蒙赐焉。是时京师翕然，在位者咸自勉励。

注 廖音力吊反。

堪字子暉，河南缙氏人也。明经学，有志操，清白贞正，爱士大夫，然一毫未尝取于人，以节介气勇自行。王莽末，兵革并起，宗族老弱在营保闲，堪常力战陷敌，无所回避，数被创刃，宗族赖之，郡中咸服其义勇。

建武中，仕郡县。公正廉絜，奉禄不及妻子，皆以供宾客。

及为长吏，所在有结，为吏人所敬仰。喜分明去就。尝为县令，谒府，趋步弼缓，门亭长谴堪御史，堪便解印绶去，不之官。后复仕为左冯翊，坐遇下促急，司隶校尉举奏免官。数月，征为侍御史，再迁尚书令。永平十一年，拜光禄勋。

堪清廉，果于从政，数有直言，多见纳用。十八年，以病乞身，为侍中骑都尉，卒于官。堪行类于泽，故京师号曰“二嘬”。

十二年，以泽行司徒事，如真。泽性简，忽威仪，颇失宰相之望。数月，复为太常。清絜循行，尽敬宗庙。常卧疾斋宫，其妻哀泽老病，窥问所苦。泽大怒，以妻干犯斋禁，遂收送诏狱谢罪。当世疑其诡激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生世不谐，作太常妻，一岁三百六十日，三百五十九日斋。”十八年，拜侍中骑都尉。

后数为三老五更。建初中致仕，卒于家。

注 汉官仪此下云“一日不斋醉如泥”。

钟兴字次文，汝南汝阳人也。少从少府丁恭受严氏春秋。恭荐兴学行高明，光武召见，问以经义，应对甚明。帝善之，拜郎中，稍迁左中郎将。诏令定春秋章句，去其复重，以授皇太子。又使宗室诸侯从兴受章句。封关内侯。兴自以无功，不敢受爵。帝曰：“生教训太子及诸王侯，非大功邪？”兴曰：“臣师丁恭。”于是复封恭，而兴遂固辞不受爵，卒于官。

注 复音复。重音直容反。

甄宇字长文，北海安丘人也。清静少欲。习严氏春秋，教

授常数百人。建武中，为州从事，征拜博士，稍迁太子少傅，卒于官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建武中每腊，诏书赐博士一羊。羊有大小肥瘦。时博士祭酒议欲杀羊分肉，又欲投钩，宇复耻之。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，由是不复有争讼。

后召会，问‘瘦羊博士’所在，京师因以号之。”

传业子普，普传子承。承尤笃学，未尝视家事，讲授常数百人。诸儒以承三世传业，莫不归服之。建初中，举孝廉，卒于梁相。子孙传学不绝。

楼望字次子，陈留雍丘人也。少习严氏春秋。操节清白，有称乡间。建武中，赵节王栩闻其高名，遣使赍玉帛请以为师，望不受。后仕郡功曹。永平初，为侍中、越骑校尉，入讲省内。十六年，迁大司农。十八年，代周泽为太常。

建初五年，坐事左转太中大夫，后为左中郎将。教授不倦，世称儒宗，诸生着录九千余人。年八十，永元十二年，卒于官，门生会葬者数千人，儒家以为荣。

注 光武叔父赵王良之子，谥曰节。

程曾字秀升，豫章南昌人也。受业长安，习严氏春秋，积十余年，还家讲授。

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。著书百余篇，皆五经通难，又作孟子章句。建初三年，举孝廉，迁海西令，卒于官。

张玄字君夏，河内河阳人也。少习颜氏春秋，兼通数家法。建武初，举明经，补弘农文学，迁陈仓县丞。清净无欲，专心

经书，方其讲问，乃不食终日。及有难，辄为张数家之说，令择从所安。诸儒皆伏其多通，着录千余人。

玄初为县丞，尝以职事对府，不知官曹处，吏白门下责之。时右扶风琅邪徐业，亦大儒也，闻玄诸生，试引见之，与语，大惊曰：“今日相遭，真解蒙矣！”

遂请上堂，难问极日。

注 遭，逢也。

后玄去官，举孝廉，除为郎。会颜氏博士缺，玄试策第一，拜为博士。居数月，诸生上言玄兼说严氏、*(宣)**[冥]*氏，不宜专为颜氏博士。光武且令还署，未及迁而卒。

李育字符春，扶风漆人也。少习公羊春秋。沉思专精，博览书传，知名太学，深为同郡班固所重。固奏记荐育于骠骑将军东平王苍，由是京师贵戚争往交之。州郡请召，育到，辄辞病去。

注 漆，县，今豳州辛平县。

常避地教授，门徒数百。颇涉猎古学。尝读左氏传，虽乐文采，然谓不得圣人深意，以为前世陈元、范升之徒更相非折，而多引图讖，不据理体，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。

注 折，难也，音之舌反。

建初元年，卫尉马廖举育方正，为议郎。后拜博士。四年，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，育以公羊义难贾逵，往返皆有理证，

最为通儒。

再迁尚书令。及马氏废，育坐为所举免归。岁余复征，再迁侍中，卒于官。

注 建初八年，顺阳侯马廖子豫为步兵校尉，坐投书怨谤，豫免，廖归国。

见马援传。

何休字邵公，任城樊人也。父豹，少府。休为人质朴讷口，而雅有心思，精研六经，世儒无及者。以列卿子诏拜郎中，非其好也，辞疾而去。不仕州郡。

进退必以礼。

注 樊，县，故城在今兖州瑕丘县西南。

太傅陈蕃辟之，与参政事。蕃败，休坐废锢，乃作春秋公羊解诂，覃思不窥门，十有七年。又注训孝经、论语、风角七分，皆经纬典谟，不与守文同说。

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，妙得公羊本意。休善历算，与其师博士羊弼，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，作公羊墨守、左氏膏肓、谷梁废疾。

注 博物志曰：“何休注公羊云‘何氏学’，有不解者，或荅曰‘休谦辞受学于师，乃宣此义不出于己’。”此言为允也。

注 言公羊之义不可攻，如墨翟之守城也。

党禁解，又辟司徒。髡公表休道术深明，宜侍帷幄，幸臣不悦之，乃拜议郎，屡陈忠言。再迁谏议大夫，年五十四，光和五年卒。

服虔字子慎，初名重，又名只，后改为虔，河南荥阳人也。少以清苦建志，入太学受业。有雅才，善着文论，作春秋左氏传解，行之至今。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。举孝廉，稍迁，中平末，拜九江太守。免，遭乱行客，病卒。所着赋、碑、诔、书记、连珠、九愤，凡十余篇。

颖容字子严，陈国长平人也。博学多通，善春秋左氏，师事太尉杨赐。郡举孝廉，州辟，公车征，皆不就。初平中，避乱荆州，聚徒千余人。刘表以为武陵太守，不肯起。着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，建安中卒。

注 长平，县，故城在今陈州西北。

谢该字文仪，南阳章陵人也。善明春秋左氏，为世名儒，门徒数百千人。建安中，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，该皆为通解之，名为谢氏释，行于世。

注 魏略曰：“详字文载，少好学，闻谢该善左氏传，乃从南阳步涉诣许，从该问*[疑]*难诸要。今左氏*[乐氏]*问七十二事，详所撰也。杜畿为太守，署详文学祭酒。黄初中，征拜博士。*[时有博士]*十余人，学多褊*[狭]*，又不熟悉，唯详五业并授。其或质难不解，详无愠色，以杖画地，牵譬引类，至忘寝食也。”

仕为公车司马令，以父母老，托疾去官。欲归乡里，会荆

州道断，不得去。少府孔融上书荐之曰：“臣闻高祖创业，韩、彭之将征讨暴乱，陵贾、叔孙通进说诗书。光武中兴，吴、耿佐命，范升、卫宏修述旧业，故能文武并用，成长久之计。陛下圣德钦明，同符二祖，劳谦厄运，三年乃讙。今尚父鹰扬，方叔翰飞，王师电鹜，鬪凶破殄，始有囊弓卧鼓之次，宜得名儒，典综礼纪。窃见故公车司马令谢该，体曾、史之淑性，兼商、偃之文学，博通髣髴，周览古今，物来有应，事至不惑，清白异行，敦悦道训。

求之远近，少有畴匹。若乃巨骨出吴，隼集陈庭，黄能入寝，亥有二首，非夫洽闻者，莫识其端也。隼不疑定北阙之前，夏侯胜辩常阴之验，然后朝士益重儒术。今该实卓然比迹前列，闲以父母老疾，弃官欲归，道路险塞，无由自致。猥使良才抱朴而逃，踰越山河，沈沦荆楚，所谓往而不反者也。后日当更馈乐以钓由余，克像以求传说，岂不烦哉？

臣愚以为可推录所在，召该令还。楚人止孙卿之去国，汉朝追匡衡于平原，尊儒贵学，惜失贤也。”书奏，诏即征还，拜议郎。以寿终。

注 陵贾为太中大夫，时时前说称诗书，著书十二篇，每奏一篇，高祖未尝不称善。叔孙通为高祖制礼仪。并见前书。

注 史记：“高宗谅闇，三年不言，言乃讙。”时灵帝崩后，献帝居谅闇，初释服也。

注 尚父，太公也。毛诗曰：“维师尚父，时惟鹰扬。”又曰：“方叔隗止，其车三千。彼飞隼，翰飞戾天。”注云：“方叔，卿士，命为将也。隗，临也。

，急疾之貌也。飞乃至天，喻士卒至勇，能深入攻敌。”

注 毛诗曰：“载囊弓矢。”囊所以盛弓。言今太平，囊

弓卧鼓，不用征伐，故须贤人也。

注 曾参、史鱼。

注 卜商、言偃也。论语曰：“文学则子游、子夏。”

注 史记曰：“吴伐越，隳会稽，得骨节专车。吴使使问仲尼：‘骨何者最大？’仲尼曰：‘禹致鬻神于会稽山，防风氏后至，禹杀而僇之，其节专车，此为大也。’”

注 史记曰：“有隼集于陈庭而死，楛矢贯之，石罽矢长尺有咫。陈愍公使问仲尼，仲尼曰：‘隼来远矣，此肃慎之矢也。昔武王克商，信道九夷百蛮，使各以其方贿来贡，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罽，长尺有咫。先王以分大姬，配虞胡公而封诸陈。’试求之故府，果得之。”

注 左传曰：“郑子产聘于晋，晋侯有疾，韩宣子曰：‘寡君寝疾，于今三月矣。今梦黄能入于寝门，其何厉鬼邪？’对曰：‘昔尧殛鲧于羽山，其神化为黄能，以入羽泉，实为夏郊，三代祀之。晋为盟主，其或者未之祀也？’韩子祀夏郊，晋侯有闲。”

注 左传：“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者，绛县人或年长矣，无子，而往与于食。有与疑年，使之年，曰：‘臣小人也，不知纪年。臣生之岁，正月甲子朔，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。其季于今，三之一也。’吏走问诸朝。师旷曰：‘鲁叔仲惠伯会蚡成子于承匡之岁也，七十三年矣。’史赵曰：‘亥有二首六身，下二如身，是其日数也。’土文伯曰：‘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。’”杜注云：“‘亥’字二画在上，并三六为身，如筭之六也。”

注 前书昭帝时，有男子成方遂诣北阙，自称卫太子。丞相、御史、二千石至者，*(立)**[并]*莫敢发言，京兆尹隗不疑后到，叱从吏收缚。或曰：“是非未可知？”不疑曰：“诸

君何患于卫太子？昔蒯聩违命出奔，辄距而不纳，春秋是之。卫太子得罪先帝，亡不即死，今来自诣，此罪人也。”遂送*（下）*诏狱。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，曰“公卿大臣当用经术，明于大义”也。

注 前书曰，昌邑王嗣立，数出，胜当乘舆车前谏曰：“天久阴不雨，臣下有谋上者，陛下欲何之？”王怒，谓胜为妖言，缚以属吏。吏白霍光。是时光与张子孺谋欲废王，光让子孺，以为泄，子孺实不泄，召问胜，对言“在洪范”。

光、子孺以此益重儒术士。

注 韩诗外传曰：“山林之士为名，故往而不能反也。朝廷之士为禄，故入而不能出。”

注 史记曰：“由余，其先晋人也，亡入戎，能晋言。*[戎王]*闻繆公贤，故使由余观秦。秦繆公示以宫室积聚。由余曰：‘使鬼为之，则劳神矣；使人为之，亦苦人矣。’繆公退而问内史廖曰：‘孤闻蜚国有圣人，敌国之忧也。今由余寡人之害，将柰何？’廖曰：‘戎王处僻，未闻中国之声，君试遗以女乐，以夺其志；为由余请，以疏其闲；留而莫遣，以失其期。戎王怪之，必疑由余。

君臣有闲，乃可虑也。’乃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，戎王受而说之。由余数谏不听，繆公又数使人闲要由余，由余遂去降秦。”

注 刘向孙卿子后序所论孙卿事曰：“卿名况，赵人也。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。或谓春申君曰：‘汤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。孙卿贤者，今与之百里地，楚其危乎！’春申君谢之。孙卿去之赵，后客或谓春申君曰：‘伊尹去夏入殷，殷王而夏亡，管仲去鲁入齐，鲁弱而齐强，故贤者所在，君尊国安。今孙卿天下贤人，所去之国其不安乎！’春申君使人聘孙卿，乃

还，复为兰陵令。”

注 前书匡衡为平原文学，长安令杨兴荐之于车骑将军史高，曰：“衡材智有余，经学绝伦，但以无阶朝廷，故随牒在远方。将军试召置幕府，贡之朝廷，必为国器。”高然其言，辟衡为议曹*(吏)**[史]*，荐衡于帝，帝以为郎中。

建武中，郑兴、陈元传春秋左氏学。时尚书令韩歆上疏，欲为左氏立博士，范升与歆争之未决，陈元上书讼左氏，遂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。后髡儒蔽固者数廷争之。及封卒，光武重违觭议，而因不复补。

许慎字叔重，汝南召陵人也。性淳笃，少博学经籍，马融常推敬之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五经无双许叔重。”为郡功曹，举孝廉，再迁除涿长。卒于家。

注 涿音侯交反。

初，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，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，皆传于世。

蔡玄字叔陵，汝南南顿人也。学通五经，门徒常千人，其着录者万六千人。征辟并不就。顺帝特诏征拜议郎，讲论五经异同，甚合帝意。迁侍中，出为弘农太守，卒官。

论曰：自光武中年以后，干戈稍戢，专事经学，自是其风世笃焉。其服儒衣，称先王，游庠序，聚横塾者，盖布之于邦域矣。若乃经生所处，不远万里之路，精庐暂建，赢粮动有千百，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，编牒不下万人，皆专相传祖，莫或讹杂。至有分争王庭，树朋私里，繁其章条，穿求崖穴，以合一家之说。故杨雄曰：“今之学者，非独为之华藻，

又从而绣其鞶帨。”夫书理无二，义归有宗，而硕学之徒，莫之或徙，故通人鄙其固焉，又雄所谓“讵讵之学，各习其师”也。且观成名高第，终能远至者，盖亦寡焉，而迂滞若是矣。然所谈者仁义，所传者圣法也。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，家知违邪归正之路。

注 儒服为章甫之冠，缝掖之衣也。礼记曰：“言必则古昔，称先王。”

注 “横”又作“羹”。

注 经生谓博士也。就之者不以万里为远而至也。

注 精庐，讲读之舍。羸，担负也。

注 杨雄法言之文也。喻学者文烦碎也。鞶，带也，字或作“鞶”。说文曰：

“鞶，覆衣巾也。”音盘。帨，佩巾也，音税。

注 无二，专一也。

注 亦法言之文也。讵讵，諠也，音奴交反。

自桓、灵之闲，君道秕僻，朝纲日陵，国隙屡启，自中智以下，靡不审其崩离；而权强之臣，息其窥盗之谋，豪俊之夫，屈于鄙生之议者，

人诵先王言也，下畏逆顺执也。至如张温、皇甫嵩之徒，功定天下之半，声驰四海之表，俯仰顾眄，则天业可移，犹鞠躬昏主之下，狼狽折札之命，散成兵，就绳约，而无悔心。暨乎剥桡自极，人神数尽，然后髡英乘其运，世德终其祚。

迹衰敝之所由致，而能多历年所者，斯岂非学之效乎？故先师垂典文，矚励学者之功，笃矣切矣。不循春秋，至乃比于杀逆，其将有意乎！

注 秕，谷不成也。以喻政化之恶也。

注 陵，陵弼也。

注 谓阎忠劝皇甫嵩，令推亡汉而自立，嵩不从其言。

注 谓董卓欲大起兵，郑泰止之，卓从其言。

注 言政化虽坏，而朝久不倾危者，以经籍道行，下人惧逆顺之执。

注 昏主谓献帝也。札，简也。折简而召，言不劳重命也。绳约犹拘制也。

谓温及嵩并被征而就拘制也。

注 易大过卦曰：“栋桡凶。”桡，折也。极，终也。言汉祚自终，人神之数尽。桡音女教反。

注 髡英谓袁术、曹操之属。代德终其祚谓曹丕即位，废献帝为山阳公，自废至薨十四年，以寿终。

注 迹犹寻也。言由有儒学，故能长久也。

注 史记曰“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，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*[而]*不通春秋之义者，必陷篡弑诛死之罪”也。

赞曰：斯文未陵，亦各有承。涂分流别，专门并兴。精疏殊会，通阂相征。

千载不作，渊原谁澄？

注 论语曰：“天之将丧斯文也。”言斯文未陵弼，故学者分门，各自承袭其家业也。

注 说经者，各自是其一家，或精或疏，或通或阂，去圣既久，莫知是非。

若干载一圣，不复作起，则泉原混浊，谁能澄之。

后汉书卷八十上

文苑列传 第七十上

杜笃字季雅，京兆杜陵人也。高祖延年，宣帝时为御史大夫。笃少博学，不修小节，不为乡人所礼。居美阳，与美阳令游，数从请托，不谐，颇相恨。

令怒，收笃送京师。会大司马吴汉薨，光武诏诸儒誅之，笃于狱中为诔，辞最高，帝美之，赐帛免刑。

注 前书延年字幼公，周之子也，为御史大夫。延年居父官府，不敢当旧位，卧坐皆易其处也。

笃以关中表里山河，先帝旧京，不宜改营洛邑，乃上奏论都赋曰：

臣闻知而复知，是为重知。臣所欲言，陛下已知，故略其梗概，不敢具陈。昔般庚去奢，行俭于亳，成周之隆，乃即中洛。遭时制都，不常厥邑。贤圣之虑，盖有优劣；霸王之姿，明知相绝。守国之执，同归异术；或弃去阻厄，务处平易；或据山带河，并吞六国；或富贵思归，不顾见袭；或掩空击虚，自蜀汉出；即日车驾，策由一卒；或知而不从，久都碣埵。臣不敢有所据。窃见司马相如、杨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，臣诚慕之，伏作书一篇，名曰论都，谨并封奏如

左。

注 韩诗外传曰：“知者知其所知，乃为知矣。”

注 梗概犹粗略也。

注 帝王纪曰：“般庚以耿在河北，迫近山川，自祖辛以来，奢淫不绝，般庚乃南度河，徙都于亳。人咨嗟相怨，不欲徙，乃作书三篇以告之。”

注 周成王就土中都洛阳也。

注 尚书曰：“不常厥邑，于今五迁。”

注 淮南子曰：“武王克殷，欲筑宫于五行之山。周公曰：‘不可。夫五行之山，固塞险阻之地。使我德能覆之，则天下纳其贡职者固矣；使我有暴乱之行，则天下之伐我难也。’”高诱注云：“明周公恃德不恃险也。”

注 谓秦也。

注 韩生劝项羽都关中，羽曰：“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锦夜行。”乃归都彭城，而高祖自蜀汉出袭击之也。见前书。

注 前书戍卒娄敬说高祖都关中，即日车驾西都长安。

注 谓光武久都洛阳也。饶塿，薄地也。前书张良曰：“洛阳田地薄，四面受敌。”饶音苦交反。塿音苦角反。

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，升輿洛邑，巡于西岳。推天时，顺斗极，

排闾阖，入函谷，观厄于崤、崑，图险于陇、蜀。其三月丁酉，行至长安。经营宫室，伤愍旧京，即诏京兆，乃命扶风，斋肃致敬，告觐园陵。凄然有怀祖之思，喟乎以思诸夏之隆。遂天旋云游，造舟于渭，北航泾流。千乘方毂，万骑骈罗，衍陈于岐、梁，东横乎大河。瘞后土，礼邠郊。

其岁四月，反于洛都。明年，有诏复函谷关，作大驾宫、六王邸、高车厩于长安，修理东都城门，桥泾、渭。往往缮离观，东临霸、浚，西望昆明，北登长平，规龙首，抚未央，覩平乐，仪建章。

注 光武纪曰：“甲寅西巡狩。”

注 杨雄长杨赋曰：“顺斗极，运天关。”极，北极星也，言顺斗建及北极之星运转而行也。

注 阊阖，天门也。函谷故关在今洛州新安县也。

注 图犹规度也。

注 怀，思也。

注 喟，叹声。

注 尔雅曰：“天子造舟。”造，并也。以舟相并而济也。航，舟度也，音胡郎反。方言：“关而东或谓舟为航。”说文“航”字在方部，今流俗不解，遂与“杭”字相乱者，误也。

注 衍，布也。横，绝流度也。楚辞曰“横大江兮扬舲”也。

注 瘞，埋也。谓埋牲币也。尔雅曰：“祭地曰瘞埋。”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阴县北也。

注 甘泉祭天所也，在邠地之郊。

注 大驾见儒林传。大驾宫即天子行幸也。

注 长安外城门，东面北头第一门也。

注 长平，溪名也。在池阳宫南也。

注 龙首，山名，萧何于其上作未央宫。抚，巡也。或云“抚”亦“模”，其字从“木”。覩，视也，音麦。平乐，观名，建章，宫名，并在城西。谓光武规模而修理也。

是时山东翕然狐疑，意圣朝之西都，惧关门之反拒也。客有为笞言：“彼埴井之潢污，固不容夫吞舟；且洛邑之滍潒，曷足以居乎万乘哉？咸阳守国利器，不可久虚，以示奸萌。”笞未甚然甚言也，故因为述大汉之崇，世据靡州之利，而今国家未暇之故，以喻客意。曰：

注 恐西都置关，所以拒外山东也。

注 埴井喻小也。庄子曰：“埴井之蛙。”潢污，停水也。吞舟，大鱼也。贾谊曰：“彼寻常之污渌，岂容夫吞舟之鱼。”

注 杨雄甘泉赋曰：“梁弱水之湍潒。”湍潒，小貌也。滍音天鼎反。潒音乌迥反。

注 老子曰：“国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”

注 崇，高盛也。

注 喻，晓也。

昔在强秦，爰初开畔，霸自岐、靡，国富人行，卒以并兼，桀虐作乱。

天命有圣，托之大汉。大汉开基，高祖有助，斩白蛇，屯黑云，聚五星于东井，提干将而呵暴秦。蹈沧海，跨昆仑，奋慧光，埽项军，遂济人难，荡涤于泗、沂。刘敬建策，初都长安。太宗承流，守之以文。躬履节俭，侧身行仁，食不二味，衣无异采，赈人以农桑，率下以约己，曼丽之容不悦于目，郑鞞之声不过于耳，佞邪之臣不列于朝，巧伪之物不鬻于市，

故能理升平而刑几措。富衍于孝景，功传于后嗣。

注 畔，疆界也。

注 衍，饶也，音以战反。桀虐，如桀之无道也。

注 前书高祖斩大蛇，有一老嫗夜哭，曰：“吾子，白帝子，今赤帝子斩之。”

故曰白蛇。又吕后曰：“季所居上常有云气。”

注 高祖初至霸上，五星聚东井。干将，即名也。高祖曰：“吾提三尺剑取天下。”

注 杨雄长杨赋曰：“横巨海，*(乘)**[漂]*昆仑。”此言蹈跨，喻远大也。

注 彗星者，所以除旧布新也，故曰埽。

注 项羽都彭城。泗水、沂水近彭城地也。荡涤谓诛之也。

注 解见班固传。

注 太宗，文帝也。继体之君，以文德守之。

注 曼，美也。

注 礼记曰“用器不中度，不鬻于市。布帛精麤不中数，广狭不中量，不鬻于市。奸色乱正色，不鬻于市”也。

注 前书景帝时，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，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也。

是时孝武因其余财府帑之蓄，始有钩深图远之意，探冒顿之罪，校平城之讎。遂命票骑，勤任鞞青，勇惟鹰扬，军如流星，深之匈奴，割裂王庭，席卷漠北，叩勒祁连，横分单于，屠裂百蛮。烧鬲帐，系阏氏，燔康居，灰珍奇，椎鸣镝，钉鹿蠡，驰坑岸，获昆弥，虏馘偃，驱骡驴，馭宛马，鞭馱馱。拓地万里，威震八荒。肇置四郡，据守敦煌。并域属国，一郡领方。

立候隅北，建护西羌。[二〇]捶驱氏、僰，寥狼激、苻。

[二一]东攉乌桓，蹂躏濊貊。[二二]南羁钩町，水剑强越。[二三]残夷文身，海波沫血。[二四]郡县日南，漂燖朱崖。[二五]部尉东南，兼有黄支。[二六]连缓耳，琐雕题，[二七]摧天督，[二八]牵象犀，椎蚌蛤，碎暴璃，甲橦瑁，戕觜觶。[二九]于是同穴裘褐之域，[三〇]共川鼻饮之国，[三一]莫不袒跣稽颡，失气虜伏。[三二]非夫大汉之盛，世藉靡土之饶，得御外理内之术，孰能致功若斯！故创业于高祖，嗣传于孝惠，德隆于太宗，财衍于孝景，威盛于圣武，政行于宣、元，侈极于成、哀，祚缺于孝平。传世十一，历载三百，[三三]德衰而复盈，道微而复章，[三四]皆莫能迁于靡州，而背于咸阳。宫室寝庙，山陵相望，高显弘丽，可思可荣，羲、农已来，无兹着明。

注 前书冒顿杀其父头曼单于，又为书使遗高后曰：“孤僂之君，生于沮泽之中，长于平野牛马之域，数至边境，愿游中国。陛下独立，孤僂独居，两主不乐，无以自娱，愿以所有，易其所无。”

注 校，报也。冒顿单于围高祖于平城七日，故报之也。

注 票骑将军霍去病也。

注 青为大将军霍去病舅也。

注 毛诗曰：“时惟鹰扬。”注云：“如鹰之飞扬也。”长杨赋曰：“疾如奔星。”

注 匈奴王庭也。长杨赋曰：“遂猎乎王庭。”

注 漠，沙漠也。祁连，匈奴中山名也。叩，击也。勒谓衔勒也。

注 百蛮，夷狄之总称也。

注 罽，毛布也。

注 单于妻号也。

注 康居，西域国也。居音渠。

注 前书曰：“冒顿作鸣镝。”今之髡箭也。

注 蠡音离。匈奴有左右鹿蠡王。前书作“谷蠡”。

注 昆弥，西域国也。

注 方言：“偃，养马人也。”字书偃音真。字书无“傲”字。诸家并音数偃为粟犊，西域国名也。传读如此，不知所出。今有肃特国，恐是也。

注 大宛，国名，出汗血马。

注 骏马也。馱音决，騃音啼。生七日而超其母也。

注 四郡谓酒泉、武威、张掖、敦煌也。

注 并西域，以属国都尉主之，以敦煌一郡部领西方也。

注[二〇]杨雄解嘲曰：“西北一候。”孟康注云：“敦煌玉门关候也。”置护羌校尉，以主西羌。

注[二一]捶，击也。寥狼犹閭扰也。氐、獋、濊、茆并西南夷号。

注[二二]字书“攢”亦“靡”字也，音摩。方言云：“摩，灭也。”蹂，践也。

麟，辄也，音吝。濊貊，东夷号也。

注[二三]羈，系也。钩町，西南夷也。水剑谓戈船将军等下水诛南越也。钩町音劬挺。

注[二四]谷梁传曰：“越人被发文身。”沫血，水沫如血。

注[二五]武帝元鼎六年，平南越，以为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址、九真、日南、珠崖、儋耳九郡。漂燓谓摩近之也。前书音义曰：“珠崖言珠若崖也。”

此作“朱”，古字通。茂陵书曰：“珠崖郡都郎暉，去长安七千三百里。”暉音审。

注[二六]杨雄解嘲曰：“东南一尉。”孟康注云：“会稽

东部都尉也。”前书曰“自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，有黄支国，俗与珠崖相类”也。

注[二七]缓耳，耳下垂，即僂耳也。礼记曰：“南方曰蛮，雕题交趾。”郑玄注曰：“谓刻其身以丹青之也。”王逸注楚词曰：“雕，画也。题，额也。”

注[二八]即天竺国也。

注[二九]郭义恭广志曰：“橐瑁形似龟，出南海。”甲谓取其甲也。戕，残也。

觚觿，大龟，亦橐瑁之属。觚音子期反。觿音以规反。

注[三〇]同穴，挹娄之属也。衣裘褐，北狄也。

注[三一]前书贾捐之曰“骆越之俗，父子同川而浴，相习以鼻饮”也。

注[三二]稽，止也。方言曰：“颡，额颡也。”以额至地而稽止也。宋玉高唐赋曰：“虎豹豺豸，失气恐喙。”言其恐惧如奴隶之伏也。

注[三三]高祖至平帝十一代。历，涉也。合二百十四年，此言“三百”者，谓出二百年，涉三百年也。

注[三四]谓吕氏乱而文帝立，昌邑废而宣帝中兴也。

夫靡州本帝皇所以育业，霸王所以衍功，战士角难之场也。禹贡所载，厥田惟上。沃野千里，原隰弥望。保殖五谷，桑麻条畅。滨据南山，带以泾、渭，号曰陆海，蠢生万类。

梗鉞檀柘，蔬果成实。畎渎润淤，水泉灌溉，渐泽成川，粳稻陶遂。厥土之膏，亩价一金。田田相如，鏹锄株林。

火耕流种，功浅得深。既有蓄积，厄塞四临：四被陇、蜀，南通汉中，北据谷口，东阻钦岩。关函守峽，山东道穷；置列并、陇，靡偃西戎；拒守矚斜，岭南不通；杜口绝津，

朔方无从。 鸿、渭之流，径入于河；大船万艘，转漕相过；东综沧海，西纲流沙；朔南暨声，诸夏是和。 城池百尺，厄塞要害。关梁之险，多所衿带。 一卒举礪，千夫沉滞；一人奋戟，三军沮败。 地埶便利，介冑剽悍，可与守近，利以攻远。 士卒易保，人不肉袒。 肇十有二，是为贍腴。[二〇]用霸则兼并，[二一]先据则功殊；[二二]修文则财衍，行武则士要；[二三]为政则化上，篡逆则难诛；[二四]进攻则百克，退守则有余：斯固帝王之渊囿，而守国之利器也。

注 周始祖后稷封邰，公刘居豳，大王居岐，文王居酆，武王居镐，并在关中，故曰育业也。

注 衍，广也。秦都关中也。

注 尚书：“靡州厥田上上。”

注 滨，近也。前书东方朔曰“汉都泾、渭之南，此谓天下陆海之地”也。

注 说文曰：“淤，淀滓也。”顾野王曰：“今水中泥草也。”

注 薛君注韩诗曰：“陶，畅也。”尔雅曰：“遂，生也。”

注 前书东方朔曰：“酆镐之闲，号为土膏，其价亩一金。一金，一斤金也。”

注 相如言地皆沃美相类也。广雅曰：“鐏，*(推)**[椎]*也。”音甫袁反。

埤苍云：“鐏，铲也。”谓以铲镢去林木之株囿也。

注 以火烧所伐林株，引水溉之而布种也。

注 谷口在今云阳县。谷梁传秦袭郑，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：“汝必死于崤之岩厄之下。”崤岩谓崤也。崤音吟。

注 函，函谷关也。崤谓崤山之关也，在蓝田南，故武关

之西。峽音尧。

注 靡音拥。

注 杜塞谷口，绝黄河之津。

注 尚书曰：“朔南暨声教。”注云：“朔，北方也。”

注 衿带，衣服之要，故以喻之。

注 礪，石也。前书：“匈奴乘隅下礪石。”音力对反。

注 淮南子曰“狭路津关，大山石塞，龙蛇蟠，簷笠居，羊肠道，鱼笱门，一人守险，千人弗敢过”也。

注 剽，急疾也。悍，勇也。所据险要，故可守近；士卒勇疾，故可攻远也。

注 左传郑伯肉袒牵羊以降楚，言关中士卒易与保守不降下也。

注[二〇]尚书曰“肇十有二州”，谓雍、梁、荆、豫、徐、杨、青、兖、冀、幽、并、营也。雍州田第一，故曰贍腴。今流俗比地之良沃者为贍者也。

注[二一]谓秦并六国也。

注[二二]高祖先入关，功为诸侯最也。

注[二三]修文德，则财产富衍。若用武，则士皆奋励而要功也。

注[二四]地险固，故难诛也。

逮及亡新，时汉之衰，偷忍渊圉，篡器慢违，徒以执便，莫能卒危。

假之十八，诛自京师。天畀更始，不能引维，慢藏招寇，复致赤眉。

海内云扰，诸夏灭微；髡龙并战，未知是非。于时圣帝，赫然申威。荷天人之符，兼不世之姿。受命于皇上，获助于

灵只。立号高邑，擎旗四麾。首策之臣，运筹出奇；虓怒之旅，如虎如螭。师之攸向，无不靡披。盖夫燿鱼剽蛇，莫之方斯。大呼山东，响动流沙。要龙渊，首镞，命腾太白，亲发狼、弧，南禽公孙，北背强胡，西平陇、冀，东据洛都。乃廓平帝宇，济蒸人于涂炭，成兆庶之亶亶，遂兴复乎大汉。

注 偷忍犹盗窃也。渊圉谓秦中也。

注 卒音仓忽反。

注 莽居摄篡位十八年，公宾就始斩之也。

注 界，与也。言更始不能持其纲维，故致败亡。

注 易曰：“慢藏诲盗。”又曰：“负且乘，致寇至。”言更始为赤眉所破也。

注 赤伏符曰：“四夷云扰，龙斗于野。”易曰：“龙战于野。”谓更始败后，刘永、张步等重起，未知受命者为谁也。

注 圣帝，光武也。天人符谓强华自关中持赤伏符也。前书曰王吉上疏曰：“欲化之主不代出。”言有时而出，难常遇也。

注 皇上谓天也。尚书曰：“惟皇上帝降衷于下人。”灵只谓呼池冰及白衣老父等也。

注 擎，拔也。

注 前书高祖曰：“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子房是也。”出奇谓陈平从高祖定天下，凡六出奇计，以比邓禹、冯异、吴汉、耿弇等也。

注 诗曰：“阚如虓虎。”注云：“虎之怒虓然也。”史记周武王誓觶曰：“如虎如黑，如豺如螭。”杜预注左传曰：

“螭，山神，兽形也。”虬音呼交反。

注 尚书今文太誓篇曰：“太子发升舟，中流，白鱼入于王舟，王跪取出，以燎。髡公咸曰‘休哉’。”郑玄注云：“燔鱼以祭，变礼也。”剗，割也，音之充反，谓高祖斩蛇也。

注 龙渊，剑，解见韩棱传。说文：“镡，大戟也。”音莫邪。首谓建之于首也。吴越春秋有莫邪剑，义与此不同也。

注 腾，驰也。太白，天之将军。狼、弧，并星名也。史记曰：“天苑东有大星曰天狼，下有四星曰弧。”宋均注演孔图曰：“狼为野将，用兵象也。”合诚图曰：“弧主司兵，兵弩象。”

注 尔雅曰：“𦍋𦍋，勉也。”易曰：“成天下之𦍋𦍋。”

今天下新定，矢石之勤始瘳，而主上方以边垂为忧，忿葭萌之不柔，

未遑于论都而遗思靡州也。方躬劳圣思，以率海内，厉抚名将，略地疆外，信威于征伐，展武乎荒裔。若夫文身鼻饮缓耳之主，椎结左衽鑠鍬之君，

东南殊俗不羁之国，西北绝域难制之邻，靡不重译纳贡，请为藩臣。上犹谦让而不伐勤。意以为获无用之虏，不如安有益之民；略荒裔之地，不如保殖五谷之渊；远救于已亡，不若近而存存也。今国家躬修道德，吐惠含仁，湛恩沾洽，时风显宣。徒垂意于持平守实，务在爱育元元，苟有便于王政者，圣主纳焉。何则？物罔挹而不损，道无隆而不移，阳盛则运，阴满则亏，故存不忘亡，安不讳危，虽有仁义，犹设城池也。

注 瘳，差也。

注 杨子云长杨赋曰：“遐萌为之不安。”谓远人也。案：笃此赋每取子云甘泉、长杨赋事，意此“葭”即“遐”也。时蜀郡守将史歆及交址征侧反，卢芳亡入匈奴，故云忿其不柔也。

注 遗犹留也。

注 信读曰申。

注 结音髻。前书：“尉佗椎结箕踞。”注云：“如今兵士椎头髻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。”鑿音渠吕反。山海经曰：“神武罗穿耳以鑿。”

郭璞注云：“金银器之名，未详形制。”鐏音牛于反。埤苍曰：“鐏，锯也。”

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宝等，此并谓夷狄之君长也。

注 前书司马相如曰：“上犹谦让而未俞也。”

注 左传曰：“吾将略地焉。”略，取也。

注 易曰“成性存存”也。

注 前书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曰：“湛恩汪濊。”湛音沉。易通卦验曰“巽气退则时风不至，万物不成。冬至广莫风至，立春条风至，春分明庶风至，立夏清明风至，夏至景风至，立秋凉风至，秋分闾阖风至，立冬不周风至”也。

注 淮南子曰：“孔子观桓公之庙，有器焉谓之宥坐。孔子曰：‘善哉乎！

得见此器！’顾曰：‘弟子取水。’水至灌之，其中则正，其盈则覆，孔子造然革容曰：‘善哉持盈者乎。’子贡在侧，曰：‘请问持盈？’曰：‘挹而损之。’曰：‘何谓挹而损之？’曰：‘夫物盛而衰，乐极而悲；日中而移，月盈而亏。

是故聪明睿智，守之以愚；多闻博辩，守之以俭；武力毅勇，守之以畏；富贵广大，守之以陋；德施天下，守之以让；

此五者，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。’”注 易曰“君子存不忘亡，安不忘危”也。

客以利器不可久虚，而国家亦不忘乎西都，何必去洛邑之淳澹与？

笃后仕郡文学掾，以目疾，二十余年不窥京师。

笃之外高祖破羌将军辛武贤，以武略称。笃常叹曰：“杜氏文明善政，而笃不任为吏；辛氏秉义经武，而笃又怯于事。外内五世，至笃衰矣！”

注 前书武贤，狄道人，为破羌将军，以勇武称，左将军庆忌之父。

注 谓杜周及延年并以文法著名也。

女弟适扶风马氏。建初三年，车骑将军马防击西羌，请笃为从事中郎，战没于射姑山。

所着赋、诔、吊、书、赞、七言、女诫及杂文，凡十八篇。又着明世论十五篇。

子硕，豪侠，以货殖闻。

王隆字文山，冯翊云阳人也。王莽时，以父任为郎，后避难河西，为窦融左护军。建武中，为新汲令。能文章，所着诗、赋、铭、书凡二十六篇。

注 新汲，县，属颍川郡，故城在今许州扶沟县西也。

初，王莽末，沛国史岑子孝亦以文章显，莽以为谒者，着颂、诔、复神、说疾凡四篇。

注 岑一字孝山，着出师颂。

夏恭字敬公，梁国蒙人也。习韩诗、孟氏易，讲授门徒常千余人。王莽末，盗贼从横，攻没郡县，恭以恩信为觝所附，拥兵固守，独安全。光武即位，嘉其忠果，召拜郎中，再迁太山都尉。和集百姓，甚得其欢心。

恭善为文，着赋、颂、诗、励学凡二十篇。年四十九卒官，诸儒共谥曰宣明君。

子牙，少习家业，着赋、颂、赞、诔凡四十篇。举孝廉，早卒，乡人号曰文德先生。

傅毅字武仲，扶风茂陵人也。少博学。永平中，于平陵习章句，因作迪志诗曰：

咨尔庶士，迨时斯勩。日月逾迈，岂云旋复！哀我经营，旅力靡及。

在兹弱冠，靡所庶立。

注 迨，及也。勩，勉也。

注 尚书曰：“日月逾迈。”逾，过。迈，行。言日月之过往，不可复还也。

注 旅，陈也。言己欲经营仁义之道，然非陈力之所能及也。

注 礼记曰年二十曰弱冠。言已在弱冠之岁，无所庶几成立也。

于赫我祖，显于殷国。二谟阿衡，克光其则。武丁兴商，伊宗皇土。

爰作股肱，万邦是纪。奕世载德，迄我显考。保膺淑懿，

纘修其道。

汉之中叶，俊义式序。秩彼殷宗，光此勋绪。

注 谓传说也。

注 阿，倚；衡，平也。言依倚之以取平也。谓伊尹也。高宗命传说曰：“尔尚明保*[予]*，罔俾阿衡专美有商。”故曰二谀也。言传说功比伊尹，而能光大其法则也。

注 武丁，殷王高宗也。伊，惟；宗，尊也。诗曰：“思皇多士。”皇，美也。

言武丁所以能兴殷者，惟尊皇美之士，谓传说。

注 易曰：“德积载。”载，重也。

注 纘，继也。

注 中叶谓宣帝中兴。秩，序也。言汉代序殷高宗用传说之事，光大其勋功，而用其绪胤也。谓傅介子以军功封义阳侯；傅喜论议正直，为大司马，封高武侯；傅晏为孔乡侯；傅商为汝昌侯；建武中傅俊为昆阳侯也。

伊余小子，穉陋靡逮。惧我世烈，自兹以坠。谁能革浊，清我濯溉？谁能昭闇，启我童昧？先人有训，我讯我诰。训我嘉务，诲我博学。爰率朋友，寻此旧则。契阔夙夜，庶不懈忒。

注 毛诗曰：“谁能执热，逝不以濯。”此言谁能革易我之浊，而以清泉洗濯我也？

注 诗云：“与子契阔。”契阔谓辛苦也。懈，惰也。忒，差也。

秩秩大猷，纪纲庶式。匪勤匪昭，匪壹匪测。 农夫不怠，
越有黍稷，

谁能云作，考之居息？ 二事败业，多疾我力。 如彼遵
衢，则罔所极。

二志靡成，聿劳我心。如彼兼听，则溷于音。

注 诗大雅曰：“秩秩大猷，圣人谟之。”秩秩，美也。
猷，道也。庶，觴也。

式，法也。言美哉乎大道，可以纲纪觴法。若不勤励，则
不能昭明其道；不专一，则不能深测。

注 尚书曰“若衣服田力穡，乃亦有秋。惰农自安，乃其
罔有黍稷”也。

注 考，成也。言谁能有所作，而居息闲暇可能成者？言
必须勤之也。

注 二事谓事不专一也。疾，害也。言为事不专，则多害
其力也。

注 遵，循也。如循长路，则不知所终极也。

注 聿，辞也。溷，乱也。志不专一，徒烦劳于我心。兼
听觴声则音乱。

于戏君子，无恒自逸。徂年如流，鲜兹暇日。 行迈屡税，
胡能有迄。

密勿朝夕，聿同始卒。

注 人当自勉修德义，专志勤学，不可自放逸。年之过往
如流，言其速也。

少有闲暇之日也。

注 行迈之人，屡税驾停止，何能有所至也？言当自动，不可中废也。

注 * (毛)** [韩]* 诗曰：“密勿从事。”密勿，黽勉也。聿，循也。卒，终也。

言朝夕黽勉，终始如一也。

毅以显宗求贤不笃，士多隐处，故作七激以为讽。

建初中，肃宗博召文学之士，以毅为兰台令史，拜郎中，与班固、贾逵共典校书。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，而庙颂未立，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，由是文雅显于朝廷。

注 清庙，诗周颂篇名，序文王之德也。

车骑将军马防，外戚尊重，请毅为军司马，待以师友之礼。及马氏败，免官归。

永元元年，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，崔骃为主簿。及宪迁大将军，复以毅为司马，班固为中护军。宪府文章之盛，冠于当世。

毅早卒，着诗、赋、诔、颂、祝文、七激、连珠凡二十八篇。

黄香字文强，江夏安陆人也。年九岁，失母，思慕憔悴，殆不免丧，乡人称其至孝。

年十二，太守刘护闻而召之，署门下孝子，甚见爱敬。香家贫，内无仆妾，躬执苦勤，尽心奉养。遂博学经典，究精道术，能文章，京师号曰“天下无双江夏黄童”。

注 免丧，终丧。

初除郎中，元和元年，肃宗诏香诣东观，读所未尝见书。香后告休，及归京师，时千乘王冠，帝会中山邸，乃诏香殿下，顾谓诸王曰：“此‘天下无双江夏黄童’者也。”左右莫不改观。后召诣安福殿言政事，拜尚书郎，数陈得失，赏赉增加。常独止宿台上，昼夜不离省闼，帝闻善之。

注 千乘贞王伉，章帝子也。冠谓二十加冠也。

永元四年，拜左丞，功满当迁，和帝留，增秩。六年，累迁尚书令。后以为东郡太守，香上疏让曰：“臣江淮孤贱，愚蒙小生，经学行能，无可筭录。遭值太平，先人余福，得以弱冠特蒙征用，连阶累任，遂极台阁。讫无纤介称，报恩嗟死，诚不意悟，卒被非望，显拜近郡，尊位千里。臣闻量能授官，则职无废事；因劳施爵，则贤愚得宜。臣香小丑，少为诸生，典郡从政，固非所堪，诚恐蒙顿，孤忝圣恩。又惟机密端首，至为尊要，复非臣香所当久奉。承诏惊惶，不知所裁。臣香年在方刚，适可驱使。愿乞余恩，留备冗官，赐以督责小职，任之宫台烦事，以毕臣香蝼蚁小志，诚瞑目至愿，土灰极荣。”

帝亦惜香干用，久习旧事，复留为尚书令，增秩二千石，赐钱三十万。是后遂管枢机，甚见亲重，而香亦祇勤物务，忧公如家。

注 谢承书：“香代为冠族，叶令况之子也。”

注 谓尚书令。

注 论语曰：“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。”言少壮也。

十二年，东平清河奏詆言卿仲辽等，所连及且千人。香科别据奏，全活甚觥。

每郡国疑罪，辄务求轻科，爱惜人命，每存忧济。又晓习边事，均量军政，皆得事宜。帝知其精勤，数加恩赏，疾病存问，赐医药。在位多所荐达，宠遇甚盛，议者讥其过幸。

延平元年，迁魏郡太守。郡旧有内外园田，常与人分种，收谷岁数千斛。香曰：

“田令‘商者不农’，王制‘仕者不耕’，伐冰食禄之人，不与百姓争利。”

乃悉以赋人，课令耕种。时被水年饥，乃分奉禄及所得赏赐班贍贫者，于是丰富之家各出义谷，助官稟贷，荒民获全。后坐水潦事免，数月，卒于家。

注 王制曰：“上农夫食九人，下士视上农夫，禄足以代耕也。”

注 伐冰解见冯衍传。

所着赋、笺、奏、书、令凡五篇。子琮，自有传。

刘毅，北海敬王子也。初封平望侯，永元中，坐事夺爵。毅少有文辩称，元初元年，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。时刘珍、邓耽、尹兑、马融共上书称其美，安帝嘉之，赐钱三万，拜议郎。

注 平望，县，属北海郡。

李尤字伯仁，广汉雒人也。少以文章显。和帝时，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、杨雄之风，召诣东观，受诏作赋，拜兰台令史。

稍迁，安帝时为谏议大夫，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。后帝废太子为济阴王，尤上书谏争。顺帝立，迁乐安相。年八十三卒。所着诗、赋、铭、诔、颂、七叹、哀典凡二十八篇。

尤同郡李胜，亦有文才，为东观郎，着赋、诔、颂、论数十篇。

苏顺，字孝山，京兆霸陵人也。和安闲以才学见称。好养生术，隐处求道。晚乃仕，拜郎中，卒于官。所着赋、论、诔、哀辞、杂文凡十六篇。

时三辅多士，扶风曹觭伯师亦有才学，着诔、书、论四篇。

注 三辅决录注曰：“觭与乡里苏孺文、窦伯向、马季长并游宦，唯觭不遇，以寿终于家。”

又有曹朔，不知何许人，作汉颂四篇。

刘珍字秋孙，一名宝，南阳蔡阳人也。少好学。永初中，为谒者仆射。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駼、马融及五经博士，校定东观五经、诸子传记、百家艺术，整齐脱误，是正文字。永宁元年，太后又诏珍与騊駼作建武已来名臣传，迁侍中、越骑校尉。延光四年，拜宗正。明年，转卫尉，卒官。着诔、颂、连珠凡七篇。又撰释名三十篇，以辩万物之称号云。

注 诸本时有作“秘孙”者，其人名珍，与“秘”义相扶，而作“秋”者多也。

葛龚字符甫，梁国宁陵人也。和帝时，以善文记知名。性慷慨壮烈，勇力过人。安帝永初中，举孝廉，为太官丞，上

便宜四事，拜荡阴令。辟太尉府，病不就。州举茂才，为临汾令。居二县，皆有称绩。着文、赋、碑、诔、书记凡十二篇。

注 龚善为文奏。或有请龚奏以干人者，龚为作之，其人写之，忘自载其名，因并写龚名以进之。故时人为之语曰：“作奏虽工，宜去葛龚。”事见笑林。

注 荡阴，县名，今相州县也。荡音汤。

王逸字叔师，南郡宜城人也。元初中，举上计吏，为校书郎。顺帝时，为侍中。

着楚辞章句行于世。其赋、诔、书、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。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。

子延寿，字文考，有辞才。少游鲁国，作灵光殿赋。后蔡邕亦造此赋，未成，及见延寿所为，甚奇之，遂辍翰而已。曾有异梦，意恶之，乃作梦赋以自厉。

后溺水死，时年二十余。

注 张华博物志曰：“王子山与父叔师到泰山从鲍子真学筭，到鲁赋灵光殿，归度湘水溺死。”文考一字子山也。

崔琦字子玮，涿郡安平人，济北相瑗之宗也。少游学京师，以文章博通称。初举孝廉，为郎。河南尹梁冀闻其才，请与交。冀行多不轨，琦数引古今成败以戒之，冀不能受。乃作外戚箴。其辞曰：

注 轨，法也。

赫赫外戚，华宠煌煌。昔在帝舜，德隆英、皇。周兴三

母， 有莘崇汤。

宣王晏起，姜后脱簪。 齐桓好乐，卫姬不音。 皆辅主以礼，扶君以仁，达才进善，以义济身。

注 帝舜妃娥皇、女英，帝尧之女，聪明贞仁。事舜于畎亩之中，事瞽叟谦让恭俭，思尽妇道也。

注 列女传曰：“太姜者，太王之妃，贤而有色。生太伯、仲雍、王季，化导三子，皆成贤德。太王有事，必谘谋焉。太閼者，王季之妃。端懿诚庄，唯德之行。及其有身，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淫声，而生文王。太姒者，文王之妃，号曰文母。思媚大姜、大閼，旦夕勤劳，以进妇道。文王理外，文母理内，生十男”也。

注 列女传曰“汤娶有莘氏女，德高而明，伊尹为之媵臣，佐汤致王，训正后宫，嫔御有序，咸无嫉妒”也。

注 列女传曰：“周宣王尝夜卧而晏起，姜后乃脱簪珥待罪于永巷，使其傅母通言王曰：‘妾不才，妾之淫心见矣，至使君王失礼而晏朝，以见君王乐色而忘德也。敢请婢子之罪。’王乃勤于政，早朝晏罢，卒成中兴焉。”

注 列女传曰：“齐桓公好淫乐，卫姬不听郑卫之音。”

爰暨末叶，渐已颓亏。贯鱼不叙，九御差池。 晋国之难，祸起于丽。

惟家之索，牝鸡之晨。 专权擅爱，显己蔽人。陵长闲旧，圯剥至亲。 并后匹嫡，淫女毙陈。 匪贤是上，番为司徒。

荷爵负乘，采食名都。

诗人是刺，德用不忧。 暴辛惑妇，拒谏自孤。 蝠蛇其心，纵毒不辜。

诸父是杀，孕子是剖。天怒地忿，人谋鬼图。甲子昧爽，身首分离。初为天子，后为人螭。

注 易曰：“贯鱼以宫人宠。”谓王者之御宫人，如贯鱼之有次叙，不偏爱也。

礼后夫人已下进御之法云：“凡天子进御之仪，从后而下，十五日簪。自下始，以象月之初生，渐进至盛，法阴道之义也。“其法，九嫔已下皆九九而御，则女御八十一人为九夕也，世妇二十七人为三夕，九嫔为一夕，夫人为一夕，凡十四夕，后当一夕。故曰十五日一簪也。

注 献公丽姬也。

注 尚书曰：“牝鸡无晨。牝鸡之晨，惟家之索。”孔安国注云“索，尽也。

雌代雄鸣则家尽，妇夺夫政则国亡”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少陵长，新闲旧。”言其乱政也。圯，毁也。

注 左传曰，辛伯谏周桓公曰：“并后匹嫡，乱之本也。”

注 陈夏姬通于孔宁、仪行父，又通于灵公。夏姬之子征舒弑灵公，楚伐陈，灭之。见左传。

注 诗小雅也。番，幽王之后亲党也。幽王淫色，不尚贤德之人，宠其后亲，而以番为司徒之官。

注 易曰：“负且乘。”负也者，小人之事也。乘也者，君子之器也。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寇必至也。毛诗曰：“皇父孔圣，作都于向。”皇父，幽王后之亲党也。向，邑也。以向为皇父食采邑也。

注 怵，大也，音呼。谓诗人刺番为司徒及皇父都向，用其后亲党，是以其德不大也。

注 暴，虐也。纣字受德，名辛。以其暴虐，故曰暴辛。惑妇谓惑妲己也。

纣智足以拒谏。祖伊谏纣，纣不从。自孤谓纣为独夫也。

注 字书蝠音福，即蝙蝠也。此当作“蝮”，音芳福反。不辜谓菹梅伯，脯鬼侯之类也。

注 王子比干，纣之诸父也，纣杀之。尚书曰，纣剝剔孕妇，为周武王所伐。甲子日，纣衣其宝衣赴火而死，武王乃斩以轻吕之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螭魅魍魎。”杜预注云：“螭，山神，兽形。”故以比纣之恶也。

非但耽色，母后尤然。不相率以礼，而竞錡以权。先笑后号，卒以辱残。

家国泯绝，宗庙烧燔。末嬉丧夏， 驩妲毙周， 妲己亡殷，赵灵沙丘。

戚姬人豕，吕宗以败。 陈后作巫，卒死于外。 霍欲鸩子，身乃罹废。

注 母后不能循用礼法，争竞相劝，以擅权柄也。易曰：“旅人先笑而后号咷。”

言初虽恃权执而笑，后竟罹祸而号哭也。

注 末喜、桀妃，有施氏女。美于色，薄于德，女子行丈夫心。桀尝置末喜于膝上，听用其言，昏乱失道。汤伐之，遂死于南巢。见列女传。

注 周幽王嬖驩妲，为犬戎所杀也。

注 赵武灵王以长子章为太子，后得吴娃，爱之，生子何，乃废章而立何。

后自号主父，立何为王。吴娃死，何爱，主父怜章北面臣于其弟，欲分赵王章于代。计未决，主父及王游于沙丘宫，公子章以其徒作乱，公子成与李兑自国起兵，公子章败，往走主父，主父开之，成、兑因围主父宫，章死。成、兑谋曰：“以章故围主父，即解兵，吾属夷矣。”

乃遂围主父，令宫人后出者夷。宫中人悉出，主父欲出不得，饥探雀弃而食之，三月余，死沙丘宫。见史记。

注 解见皇后纪。

注 孝武帝陈皇后以巫蛊废。

注 孝宣帝霍皇后，霍光之女，欲谋毒太子被废也。

故曰：无谓我贵，天将尔摧；无恃常好，色有歇微；无怙常幸，爱有陵弼；无曰我能，天人尔违。患生不德，福有慎机。日不常中，月盈有亏。履道者固，杖执者危。微臣司戚，敢告在斯。

注 无德而贵宠者，患害之所生也。左传曰：“无德而禄，殃也。”若慎其机事，则有福也。

琦以言不从，失意，复作白鹄赋以为风。梁冀见之，呼琦问曰：“百官外内，各有司存，天下云云，岂独吾人之尤，君何激刺之过乎？”琦对曰：“昔管仲相齐，乐闻讥谏之言；萧何佐汉，乃设书过之吏。今将军累世台辅，任齐伊、公，而德政未闻，黎元涂炭，不能结纳贞良，以救祸败，反复欲钳塞士口，杜蔽主听，将使玄黄改色，马鹿易形乎？”冀无以对，因遣琦归。

注 风读曰讽。

注 伊尹、*[周]*公。

注 史记赵高欲为乱，恐髡臣不听，乃先设验，持鹿献胡亥，曰“马也”。胡亥笑曰：“丞相误邪？”问左右，或默，或言马以阿顺高。或言鹿，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。后髡臣畏高，高遂作乱也。

后除为临济长，不敢之职，解印绶去。冀遂令刺客阴求杀之。客见琦耕于陌上，怀书一卷，息辄偃而咏之。客哀其志，以实告琦，曰：“将军令吾要子，今见君贤者，情怀忍忍，可亟自逃，吾亦于此亡矣。”琦得脱走，冀后竟捕杀之。

所着赋、颂、铭、诔、箴、吊、论、九咨、七言，凡十五篇。

注 忍忍犹不忍也。

边韶字孝先，陈留浚仪人也。以文章知名，教授数百人。韶口辩，曾昼日假卧，弟子私覆之曰：“边孝先，腹便便。

懒读书，但欲眠。”韶潜闻之，应时对曰：“边为姓，孝为字。腹便便，五经笥。但欲眠，思经事。寐与周公通梦，静与孔子同意。师而可覆，出何典记？”覆者大鼻。韶之才捷皆此类也。

注 左传：“赵盾坐而假寐。”杜注云：“不脱衣冠而睡也。”

注 便音蒲坚反。

桓帝时，为临颖侯相，征拜太中大夫，著作东观。再迁北地太守，入拜尚书令。

后为陈相，卒官。着诗、颂、碑、铭、书、策凡十五篇。

后汉书卷八十下

文苑列传 第七十下

张升字彦真，陈留尉氏人，富平侯放之孙也。升少好学，多关览，而任情不羁。其意相合者，则倾身交结，不问穷贱；如乖其志好者，虽王公大人，终不屈从。常叹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其有知我，虽胡越可亲；苟不相识，从物何益？”

注 放，汤六代孙也。

注 关，涉也。不羁谓超绝等伦，不可羁束也。邹阳上书曰：“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皁。”

注 杜预注左传曰“大人谓在位者”也。

注 前书邹阳上书曰“意合则胡越为兄弟”也。

仕郡为纲纪，以能出守外黄令。吏有受赇者，即论杀之。或讥升守领一时，何足趋明威戮乎？对曰：“昔仲尼暂相，诛齐之侏儒，手足异门而出，故能威震强国，反其侵地。君子仕不为己，职思其忧，岂以久近而异其度哉？”

遇党锢去官，后竟见诛，年四十九。

注 趋，急也，读曰促。

注 侏儒，短人，能为俳優也。谷梁传曰：“鲁定公与齐侯会于颊谷，两君就坛，齐人鼓噪而起，欲以执鲁君。孔子历阶而上，不尽一等。曰：‘两君合好，夷狄之人何为来？’齐侯逡巡而谢曰：‘寡人之过也。’罢会，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。孔子曰：‘笑国君者罪当死！’使司马行法焉，首足异门而出。齐人乃归鲁郟、讙、龟阴之田。”

注 诗唐风曰：“无以太康，职思其忧。”职，主也。君子之居位，当思尽忠，不为己身。

着赋、诔、颂、碑、书，凡六十篇。

赵壹字符叔，汉阳西县人也。体貌魁梧， 身長九尺，美须豪眉，望之甚伟。

而恃才倨傲，为乡党所摈，乃作解摈。 后屡抵罪，几至死，友人救得免。

壹乃贻书谢恩曰：

注 魁梧，壮大之貌。

注 摈，斥也。

昔原大夫赎桑下绝气，传称其仁； 秦越人还虢太子结脉，世着其神。

设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，则结绝之气竭矣。然而糝脯出乎车轫， 针石运乎手爪。 今所赖者，非直车轫之糝脯，手爪之针石也。乃收之于斗极，还之于司命， 使干皮复含血，枯骨复被肉，允所谓遭仁遇神，真所宜传而着之。余畏禁，不敢班班显言， 窃为穷鸟赋一篇。其辞曰：

注 原大夫谓赵衰之子盾，谥曰宣。吕氏春秋曰：“赵宣孟将之绛，见飮桑之下有卧饿人，宣孟与脯二胸，拜受之，不敢食，问其故，曰：‘臣有母，持以遗之。’宣孟更赐之脯二束，遂去。”赎即续也。飮，古委字也。

注 扁鹊姓秦，名越人。过虢，虢太子死。扁鹊曰：“臣能生之。若太子病，所谓尸聿也。”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，以取三阳五会。有闲，太子苏。见史记。

注 说文：“輶，车辐闲横木。”

注 古者以砭石为针。凡针之法，右手象天，左手法地，弹而怒之，搔而下之，此运手爪也。砭音必廉反。

注 礼记曰：“祭司命。”郑玄注云：“文昌中星。”

注 班班，明貌。

有一穷鸟，戢翼原野。罟网加上，机穽在下，前见苍隼，后见驱者，缴弹张右，羿子彀左，飞丸激矢，交集于我。思飞不得，欲鸣不可，举头畏触，摇足恐墮。内独怖急，乍冰乍火。幸赖大贤，我矜我怜，昔济我南，今振我西。鸟也虽顽，犹识密恩，内以书心，外用告天。天乎祚贤，归贤永年，且公且侯，子子孙孙。

注 礼记曰：“罗网毕翳。”郑玄注云：“小而柄长谓之罟。”机，捕兽机穽也。穽，穿地陷兽。

注 缴，以缕系箭而射者也。

注 羿子谓羿也。淮南子曰：“尧时十日并出，命羿仰射十日，中其九鸟，皆死，墮其羽翼。”彀，引弓也。

注 西，协韵音先。

又作刺世疾邪赋，以舒其怨愤。曰：

伊五帝之不同礼，三王亦又不同乐，数极自然变化，非是故相反驳。德政不能救世溷乱，赏罚岂足惩时清浊？春秋时祸败之始，战国愈复增其荼毒。

秦、汉无以相踰越，乃更加其怨酷。宁计生民之命，唯利己而自足。

注 礼记曰：“五帝殊时，不相沿乐，三王异代，不相袭礼。乐极则忧，礼粗则偏矣。”

注 尚书曰：“罹其凶害，不忍荼毒。”孔注云：“荼毒，苦也。”

于兹迄今，情伪万方。佞谄日炽，刚克消亡。舐痔结驷，正色徒行。媼媼名势，抚拍豪强。偃蹇反俗，立致咎殃。捷慑逐物，日富月昌。

浑然同惑，孰温孰凉。邪夫显进，直士幽藏。

注 庄子曰：“宋有曹商者，为宋王使秦，秦王悦之，益车百乘。见庄子，庄子曰：‘秦王有病，召医舐痔者，得车五乘，子岂舐痔邪？何得车之多乎？’”注 媼媼犹伛偻也。媼音衣字反。媼音丘矩反。抚拍，相亲狎也。

注 偃蹇，骄矜也。

注 捷，疾也。慑，惧也。急惧逐物，则致富昌。

原斯瘼之攸兴，寔执政之匪贤。女谒掩其视听兮，近习秉其威权。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，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。虽欲竭诚而尽忠，路绝险而靡缘。九重既不可启，又龢吠之狺狺。

安危亡于旦夕，肆嗜欲于目前。奚异涉海之失柁，积薪而待燃。荣纳由于闪揄，孰知辨其蚩妍。故法禁屈挠于执族，恩泽不逮于单门。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，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。乘理虽死而非亡，违义虽生而匪存。

注 楚辞曰：“岂不思夫君兮？君之门以九重。猛犬狺狺以迎吠，关梁闭而不通。”狺音银。

注 柁可以正船也，音徒我反。前书贾谊曰：“措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，火未及燃而谓之安。当今之执，何以异此？”

注 闪揄，倾佞之貌也。行倾佞者则享荣宠而见纳用。揄音输。

有秦客者，乃为诗曰：河清不可俟，人命不可延。顺风激靡草，富贵者称贤。文籍虽满腹，不如一囊钱。伊优北堂上，抗脏倚门边。

注 左传曰：“俟河之清，人寿几何？”言人寿促，河清弼也。

注 伊优，屈曲佞媚之貌。抗脏，高亢婞直之貌也。佞媚者见亲，故升堂；

婞直者见，故倚门。脏音葬。

鲁生闻此辞，系而作歌曰：执家多所宜，效唾自成珠。被褐怀金玉，兰蕙化为刍。贤者虽独悟，所困在髡愚。且各守尔分，勿复空驰驱。哀哉复哀哉，此是命矣夫！

注 秦客、鲁生，皆寓言也。

注 老子曰：“被褐怀玉。”言处卑贱而怀德义也。楚辞曰“兰芷变而不芳，荃蕙化而为茅”也。

光和元年，举郡上计到京师。是时司徒袁逢受计，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，莫敢仰视，壹独长揖而已。逢望而异之，令左右往让之，曰：“下郡计*(史)**[吏]*而揖三公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昔酈食其长揖汉王，今揖三公，何遽怪哉？”

逢则敛衽下堂，执其手，延置上坐，因问西方事，大悦，顾谓坐中曰：“此人汉阳赵元叔也。朝臣莫有过之者，吾请为诸君分坐。”坐者皆属观。既出，往造河南尹羊陟，不得见。壹以公卿中非陟无足以托名者，乃日往到门，陟自强许通，尚卧未起，壹径入上堂，遂前临之，曰：“窃伏西州，承高风旧矣，乃今方遇而忽然，柰何命也！”因举声哭，门下惊，皆奔入满侧。陟知其非常人，乃起，延与语，大奇之。谓曰：“子出矣。”陟明旦大从车骑奉谒造壹。时诸计吏多盛饰车马帷幕，而壹独柴车草屏，露宿其傍，延陟前坐于车下，左右莫不叹愕。陟遂与言谈，至熏夕，极欢而去，执其手曰：“良璞不剖，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！”陟乃与袁逢共称荐之。名动京师，士大夫想望其风采。

注 前书酈食其初见高祖，长揖不拜，因说高祖，高祖引之上坐。左传曰：“岂不遽止。”杜预注曰：“遽，畏惧。”

注 分坐，别坐也。

注 陟意未许通壹，以壹数至门，故自勉强许通之。

注 前书隗不疑见暴胜之曰：“窃伏海滨，承暴公子旧矣。”旧，久也。

注 谓死也。

注 奉谒，通名也。

注 韩诗外传曰，周子高对齐景公：“臣赖君之赐，疏食恶肉可得而食，駑马柴车可得而乘。”柴车，弊恶之车也。

注 琴操曰：“卞和得玉璞，以献楚怀王。使乐正子占之，言非玉。以其欺谩，斩其一足。怀王死，子平王立，和复抱其璞而献之。平王复以为欺，斩其一足。”

平王死，和复献，恐复见断，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中，昼夜不止，涕尽继之以血。”

及西还，道经弘农，过候太守皇甫规，门者不即通，壹遂遁去。门吏惧，以白之。规闻壹名大惊，乃追书谢曰：“蹉跎不面，企德怀风，虚心委质，为日久矣。”

侧闻仁者愍其区区，冀承清诲，以释遥悚。今旦外白有一尉两计吏，不道屈尊门下，更启乃知已去。如印绶可投，夜岂待旦。惟君明睿，平其夙心。宁当慢衫，加于所天。事在悖惑，不足具责。倘可原察，追修前好，则何福如之！谨遣主簿奉书。下笔气结，汗流竟趾。”壹报曰：“君学成师范，缙绅归慕，仰高希骥，历年滋多。旋辕兼道，渴于言侍，沐浴晨兴，昧旦守门，实望仁兄，昭其悬弭。以贵下贱，握发垂接，高可敷翫坟典，起发圣意，下则抗论当世，消弭时灾。岂悟君子，自生怠倦，失恂恂善诱之德，同亡国骄惰之志！盖见机而作，不俟终日，是以夙退自引，畏使君劳。昔人或历说而不遇，或思士而无从，皆归之于天，不尤于物。今壹自谴而已，岂敢有猜！仁君忽一匹夫，于德何损？而远辱手笔，追路相寻，诚足愧也。壹之区区，曷云量己，其嗟可去，谢也可食，诚则顽薄，实识其趣。但关节痠动，膝灸*(块)**[坏]*溃，请俟它日，乃奉其情。辄诵来贶，永以自慰。”

遂去不顾。

注 尊谓壹也，敬之故号为尊。

注 平，恕也。尊敬壹，故谓为所天。

注 诗曰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”法言曰：“希骥之马，亦骥之乘；希颜之人，亦颜之徒。”希，慕也。

注 悬心弭仰之。

注 易曰：“以贵下贱，大得人也。”史记曰：“周公一沐三握发，以接天下之士。”

注 论语曰：“夫子恂恂然善诱人。”恂恂，恭顺貌。

注 易系辞曰：“君子见机而作，不俟终日。”

注 诗曰：“大夫夙退，无使君劳。”盖断章以取义。

注 历说谓孔丘也。论语孔子曰：“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！”马融注云：“孔子不用于时，而不怨天；人不知己，亦不尤人也。”思士谓孟轲也。孟轲欲见鲁平公，臧仓谮之。孟轲曰：“余之不遇鲁侯，天也，臧氏之子焉能令余不遇哉？”见孟子。

注 曷，何也。言区区之心，不量己而至君门。礼记曰：“齐大饥，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，有蒙袂戴屣贸贸而来。曰：‘嗟来食。’曰：‘余唯不食嗟来之食，以至于斯。’从而谢之，不食而死。仲尼曰：‘其嗟也可去，其谢也可食。’”

注 人有四关十二节。

州郡争致礼命，十辟公府，并不就，终于家。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，云“仕不过郡吏”，竟如其言。

着赋、颂、箴、诔、书、论及杂文十六篇。

刘梁字曼山，一名岑，东平宁阳人也。梁宗室子孙，而

少孤贫，卖书于市以自资。

注 宁阳，县，故城在今兖州龚丘县南。

常疾世多利交，以邪曲相党，乃着破髡论。时之览者，以为“仲尼作春秋，乱臣知惧，今此论之作，俗士岂不愧心”。其文不存。

注 孟子曰：“孔子成春秋，乱臣贼子惧”也。

又着辩和同之论。其辞曰：

夫事有违而得道，有顺而失义，有爱而为害，有恶而为美。其故何乎？盖明智之所得，闇伪之所失也。是以君子之于事也，无适无莫，必考之以义焉。

注 论语曰：“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。”

得由和兴，失由同起，故以可济否谓之和，好恶不殊谓之同。春秋传曰：“和如羹焉，酸苦以剂其味，君子食之以平其心。同如水焉，若以水济水，谁能食之？琴瑟之专一，谁能听之？”是以君子之行，周而不比，和而不同，

以救过为正，以匡恶为忠。经曰：“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则上下和睦能相亲也。”

注 左传“剂”作“齐”。尔雅曰：“剂，剪齐也。”音子随反。今人相传剂音在计反。

注 左传晏子对齐景公辞也。

注 忠信为周，阿党为比。

昔楚恭王有疾，召其大夫曰：“不谷不德，少主社稷。失先君之绪，覆楚国之师，不谷之罪也。若以宗庙之灵，得保首领以殁，请为灵若厉。”大夫许诺。及其卒也，子囊曰：“不然。夫事君者，从其善，不从其过。赫赫楚国，而君临之，抚正南海，训及诸夏，其宠大矣。有是宠也，而知其过，可不谓恭乎！”大夫从之。此违而得道者也。及灵王骄淫，暴虐无度，芋尹申亥从王之欲，以殒于干溪，殉之二女。此顺而失义者也。鄢陵之役，晋楚对战，阳谷献酒，子反以毙。此爱而害之者也。臧武仲曰：“孟孙之恶我，药石也；季孙之爱我，美疢也。疢毒滋厚，石犹生我。”此恶而为美者也。孔子曰：“智之难也！有臧武仲之智，而不容于鲁国。抑有由也，作不顺而施不恕也。”盖善其知义，讥其违道也。

注 楚恭王名审。左传楚王曰：“生十年而丧先君。”故云少主社稷。

注 绪，业也。谓鄢陵之战，为晋所败。

注 谥法：“乱而不损曰灵，杀戮不辜曰厉。”左传曰：“大夫择焉。莫对，及五命，乃许之。”诸，之也。

注 子囊，楚令尹，名*(也)**[午]*。

注 宠，荣也。

注 谥法：“既过能改曰恭。”案：此楚语之文。

注 国语楚灵王子围为章华之台，伍举对曰：“君为此台，国人罢焉，财用尽焉，年谷败焉，数年乃成。”左传芋尹申亥，申无宇之子也。干溪之役，申亥曰：“吾父再干王命，王不诛，

惠孰大焉。”乃求王，遇诸棘闾，以王归。王缙，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。

注 淮南子云，楚恭王与晋人战于鄢陵，战酣，恭王伤。司马子反渴而求饮，竖阳谷奉酒而进之。子反之为人也，嗜酒，而甘之，不能绝于口，遂醉而卧。

恭王欲复战，使人召子反，子反辞以疾。王驾而往之，入幄中而闻酒臭，恭王大怒，斩子反以为戮。

注 武仲，臧孙纆也。左传孟孙死，臧孙入哭甚哀，多涕。出，其御曰：“孟孙之恶子也而哀如是，季孙若死，其若之何？”臧孙曰：“季孙之爱我，疾疢也，孟孙之恶我，药石也。美疢不如恶石。夫石犹生我，疢之美，其毒滋多。”言石能除己疾也。

注 季武子无适子，公弥长，悼子少，武子爱悼子，欲立之。访于申丰，曰：“不可。”访于臧纆，曰：“饮我酒，吾为子立之。”季氏饮大夫酒，臧纆为客，既献，臧孙命北面重席，新韞絜之，召悼子降逆之，大夫皆起，悼子乃立。季氏以公弥为马正。其后公弥立，孟孙羯与共构臧纆于季氏，臧纆奔齐。

齐侯将与臧纆田，臧孙闻之，见齐侯，与之言伐晋。对曰：“多则多矣，抑君似鼠。鼠昼伏夜动，不穴于寝庙，畏人故也。今君闻晋之乱而后作焉，宁将事之，非鼠如何？”乃不与田。注曰“纆知齐侯将败，不欲受其邑，故以比鼠，欲使怒而止”也。见左传。

夫知而违之，伪也；不知而失之，闇也。闇与伪焉，其患一也。患之所在，非徒在智之不及，又在及而违之者矣。故曰“智及之仁不能守之，虽得之，必失之”也。夏书曰：“念

兹在兹，庶事恕施。”忠智之谓矣。

注 论语之文。

注 兹，此也。念此事也，在此身也。言行事当常念如在己身也。庶，觴也。

言觴事恕己而施行，斯可谓忠而有智矣。

故君子之行，动则思义，不为利回，不为义疚，进退周旋，唯道是务。苟失其道，则兄弟不阿；苟得其义，虽仇讎不废。故解狐蒙祁奚之荐，二叔被周公之害，勃鞞以逆文为成，傅瑕以顺厉为败，管苏以憎忤取进，申侯以爱从见退，考之以义也。故曰：“不在逆顺，以义为断；不在憎爱，以道为贵。”礼记曰：“爱而知其恶，憎而知其善。”考义之谓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君子动则思礼，行则思义，不为利回，不为义疚。”杜预注云：

“回，邪也。疚，病也。”

注 左传曰，晋祁奚请老，晋侯问嗣焉，称解狐，其讎也。

注 勃鞞，晋寺人，名披。左传晋献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于蒲，披斩其祛。

及文公归国，吕甥、郤芮将焚公宫而杀文公，寺人披以吕、郤之难告之。言初虽逆文公，后竟成之也。

注 左传言郑厉公为祭仲所逐，后侵郑及大陵，获郑大夫傅瑕。傅瑕曰：“苟舍我，吾请纳子。”厉公与之盟而赦之。

傅瑕杀郑子而纳厉公，*[厉公]*遂杀傅瑕也。

注 新序曰：“楚恭王有疾，告诸大夫曰：‘管苏犯我以

义，违我以礼，与处不安，不见不思，然而有得焉。吾死之后，爵之于朝。申侯伯顺吾所欲，行吾所乐，与处则安，不见则思，然未尝有得焉。必速遣之。”桓帝时，举孝廉，除北新城长。

告县人曰：“昔文翁在蜀，道着巴汉，

庚桑琐隶，风移礧礧。吾虽小宰，犹有社稷，苟赴期会，理文墨，岂本志乎！”乃更大作讲舍，延聚生徒数百人，朝夕自往劝诫，身执经卷，试策殿最，儒化大行。此邑至后犹称其教焉。

注 北新城属涿县。

注 前书文翁为蜀郡太守，兴起学校，比于*[齐]*、鲁*(卫)*也。

注 琐，碎也。庄子曰：“老聃之*(后)**[役]*有庚桑楚者，偏得老聃之道，以北居礧礧之山，居三年，礧垒大穰。礧垒之人相与言曰：‘庚桑子之始来，吾洒然异之；今吾日计之不足，岁计之有余，庶几其圣人乎！’”礧音猥。礧音卢罪反。

注 论语曰：“子路将使子羔为费宰，曰：‘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。’”特召入拜尚书郎，累迁。后为野王令，未行。光和中，病卒。

孙楨，亦以文才知名。

注 魏志楨字公干，为司空军谋祭酒，五官郎将文学，与徐干、陈琳、阮瑀、应玚俱以章知名，转为平原侯庶子。

边让字文礼，陈留浚仪人也。少辩博，能属文。作章华赋，虽多淫丽之辞，而终之以正，亦如相如之讽也。其辞曰：

注 章华台，解见冯衍传。杨雄曰：“词人之赋丽以淫。司马相如作上林赋“发仓廩以救贫穷，补不足，恤鳏寡，存孤独，出德号，省刑罚”，此为讽也。

楚灵王既游云梦之泽，息于荆台之上。前方淮之水，左洞庭之波，右顾彭蠡之隩，南眺巫山之阿。延目广望，骋观终日。顾谓左史倚相曰：“盛哉斯乐，可以遗老而忘死也！”

于是遂作章华之台，筑干溪之室，穷木土之技，单珍府之实，举国营之，数年乃成。设长夜之淫宴，作北里之新声。

于是伍举知夫陈、蔡之将生谋也。乃作斯赋以讽之：

注 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。

注 说苑曰：“楚昭王欲之荆台游，司马子綦进谏曰：‘荆台之游，左洞庭之波，右彭蠡之水，南望猎山，下临方淮，其地使人遗老而忘死也。王不可游也。’”巫山在夔州巫山县东。

注 说苑，此并司马子綦谏昭王之言。

注 史记曰，灵王次于干溪，乐干溪不能去。

注 技，巧也。单，尽也。国语楚灵王为章华之台，与伍举升焉。曰：“台美夫！”对曰：“国君安人以为乐，今君为此台也，国人罢焉，财用尽焉，年谷败焉，百姓烦焉，军国苦之，数年乃成。”

注 史记曰，纣为酒池肉林，使男女而相逐其闲，为长夜之饮。使师涓作新声，北里之舞，靡靡之乐也。

注 陈蔡二国，先为楚所灭也。

胄高阳之苗胤兮，承圣祖之洪泽。建列藩于南楚兮，等

威灵于二伯。

超有商之大彭兮，越隆周之两虢。 达皇佐之高勋兮，驰仁声之显赫。

惠风春施，神武电断，华夏肃清，五服攸乱。 旦垂精于万机兮，夕回辇于门馆。 设长夜之欢饮兮，展中情之嫵婉。 竭四海之妙珍兮，尽生人之秘玩。

注 胄，胤也。高阳，帝颡顛也。帝系曰：“颡顛娶于滕隍氏女而生老童，是为楚先。”楚词曰：“帝高阳之苗裔兮。”

注 老童之后鬻熊，事周文王，早卒。至孙熊绎，周成王时封于楚。其后子孙隆盛，与齐、晋*[争]*强。二伯，齐桓、晋文也。

注 国语曰：“商伯大彭、豕韦。”左传曰“虢仲、虢叔，王季之穆”也。

注 皇佐谓鬻熊佐文王也。左传曰：“楚自克庸以来，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，于人生之不易，祸至之无日，戒惧之不可以怠。”此驰仁声也。

注 谓灵王承先世仁惠之风，如春普施。神武威棱，如电雷之断决也。五服，甸、侯、绥、要、荒也。乱，理也。

注 嫵，安也。婉，美也。婉，协韵音于愿反。

尔乃携窈窕，从好仇， 径肉林，登糟丘， 兰肴山竦，椒酒渊流。

激玄醴于清池兮，靡微风而行舟。登瑶台以回望兮，冀弥日而消忧。 于是招宓妃，命湘娥， 齐倡列，郑女罗。 扬激楚之清宫兮，展新声而长歌。

繁手超于北里，妙舞丽于阳阿。 金石类聚，丝竹鬻分。

被轻篔，曳华文，罗衣飘飘，组绮缤纷。纵轻躯以迅赴，若孤鹄之失髑；振华袂以逶迤，若游龙之登云。于是欢讌既洽，长夜向半，琴瑟易调，繁手改弹，清声发而响激，微音逝而流散。振弱支而纤绕兮，若绿繁之垂干，忽飘飘以轻逝兮，似鸾飞于天汉。舞无常态，鼓无定节，寻声响应，修短靡跌。长袖奋而生风，清气激而绕结。尔乃妍媚递进，巧弄相加，俯仰异容，忽兮神化。体迅轻鸿，荣曜春华，进如浮云，退如激波。虽复柳惠，能不咨嗟！于是天河既回，淫乐未终，清钥发征，激楚扬风。于是音气发于丝竹兮，飞响轶于云中。比目应节而双跃兮，孤雌感声而鸣雄。美繁手之轻妙兮，嘉新声之弥隆。于是觴变已尽，髑乐既考。归乎生风之广夏兮，修黄轩之要道。携西子之弱腕兮，援毛嫫之素肘。[二〇]形便娟以婵媛兮，若流风之靡草。[二一]美仪操之姣丽兮，忽遗生而忘老。

注 窈窕，幽闲也。仇，匹也。毛诗曰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仇。”

注 史记纣作糟丘酒池，悬肉以为林也。

注 兰肴，芳若兰也。椒酒，置椒酒中也。楚词曰：“蕙肴兮兰籍，桂酒兮椒浆。”

注 弥，终也。楚辞曰：“望瑶台而偃蹇。”

注 宓妃，洛水之神女也。湘娥，尧之二女娥皇、女英，湘水之神也。

注 楚辞曰：“二八齐容起郑舞。”

注 激楚，曲名也。淮南子曰：“激楚结风。”

注 左传曰：“繁手淫声，惛埋心耳，乃忘和平。”阳阿，解见马融传。

注 方言曰：“笄谓之裾。”释名曰：“妇人上服谓之笄。”

注 组，绶也。绮，绫也。

注 跌，蹉也。

注 歌声激发，萦绕缠结。

注 化，协韵音花。

注 柳下惠，展季也。家语曰：“柳下惠姬不逮门之女，国人不称其乱，言其贞也。”

注 钥如笛，六孔。

注 比目鱼一名鲽，一名王余，不比不行，今江东呼为板鱼。韩诗外传曰：

“伯牙鼓琴，游鱼出听。”

注 枚乘七发曰：“暮则羈雌迷鸟宿焉。”羈雌，孤雌也。

注 考，成也。

注 黄帝轩辕氏得房中之术于玄女，握固吸气，还精补脑，可以长生。说苑雍门周说孟尝君曰：“广夏邃房下，罗帷来清风。”

注[二〇]西子，西施也。越绝书曰：“越王句践得采薪二女西施、郑旦，以献吴王”毛嫫，毛嫫也。庄子曰：“毛嫫丽姬，人之美者。”

注[二一]淮南子曰：“今舞者便娟若秋药被风。”药，白芷也。

尔乃清夜晨，妙技单，收尊俎，彻鼓盘。 惘焉若醒，抚剑而叹。 虑理国之须才，悟稼穡之艰难。美吕尚之佐周，善管仲之辅桓。将超世而作理，焉沉湎于此欢！于是罢女乐，堕瑶台。思夏禹之卑宫，慕有虞之土阶。 举英奇于仄陋，拔髦秀于蓬莱。 君明哲以知人，官随任而处能。 百揆时叙，庶

绩咸熙。诸侯慕义，不召同期。继高阳之绝轨，崇成、庄之洪基。虽齐桓之一匡，岂足方于大持？

尔乃育之以仁，临之以明。致虔报于鬼神，尽肃恭乎上京。驰淳化于黎元，永历世而太平。

注 张衡七盘赋曰“历七盘而履蹶”也。

注 醒，酒病也。

注 墨子曰：“虞舜土阶三尺，茅茨不剪。”

注 蓬蒿草莱之闲也。尔雅曰：“髦，俊也。”

注 能，协韵音乃来反。

注 尚书武王伐纣，八百诸侯不期而至。

注 史记楚成王布德施惠，结旧好于诸侯，使人献于天子。庄王，成王孙也。

纳伍举、苏纵之谏，罢淫乐，听国政，所诛数百人，所进数百人，国人大悦。

注 谷梁传曰：“齐桓公为阳谷之会，一匡天下。”匡，正也。

注 言楚尊事周室。

大将军何进闻让才名，欲辟命之，恐不至，诡以军事征召，既到，署令史，

进以礼见之。让善占*(谢)**[射]*，能辞对，时宾客满堂，莫不羨其风。府掾孔融、王朗并修刺候焉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大将军下有令史及御史属三十一人。”

注 朗字景兴，魏志有传。

议郎蔡邕深敬之，以为让宜处高任，乃荐于何进曰：“伏惟幕府初开，博选清英，华发旧德，并为元龟。虽振鹭之集西雍，济济之在周庭，无以或加。”

窃见令史陈留边让，天授逸才，聪明贤智。髻鬣夙孤，不尽家训。及就学庐，便受大典，初涉诸经，见本知义，授者不能对其问，章句不能逮其意。心通性达，口辩辞长。非礼不动，非法不言。若处狐疑之论，定嫌审之分，经典交至，捡括参合，觴夫寂焉，莫之能夺也。使让生在唐、虞，则元、凯之次，运值仲尼，则颜、冉之亚，岂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！阶级名位，亦宜超然，若复随辈而进，非所以章缙伟之高价，昭知人之绝明也。传曰：‘函牛之鼎以烹鸡，多汁则淡而不可食，少汁则熬而不可熟。’此言大器之于小用，固有所不宜也。邕窃愍邑，怪此宝鼎未受牺牛大羹之和，久在煎熬离割之闲，愿明将军回谋垂虑，裁加少纳，贡之机密，展之力用。若以年齿为嫌，则颜回不得贯德行之首，子奇终无理阿之功。苟堪其事，古今一也。”

注 华发，白首也。元龟所以知吉凶。尚书曰：“格人元龟。”

注 韩诗曰：“振鹭于飞，于彼西雍。”薛君章句曰：“鹭，絜白之鸟也。西雍，文王*(之)**[辟]*雍也。言文王之时，辟雍学士皆絜白之人也。”又曰：“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”

注 髻，翦发为髻也。鬣，毁齿也。

注 庄子曰：“函牛之鼎沸，蚊不得措一足焉。”吕氏春秋曰，白圭对魏王曰“市丘之鼎以烹鸡，多洎之则淡不可食，少洎之则焦而不熟”也。函，容也。

洎，汁也。

注 悁邑，忧愤也。

注 展，陈也。

注 说苑曰：“子奇年十八为阿宰，有善绩。”

让后以高才擢进，屡迁，出为九江太守，不以为能也。

初平中，王室大乱，让去官还家。恃才气，不屈曹操，多轻侮之言。建安中，其乡人有构让于操，操告郡就杀之。文多遗失。

酈炎字文胜，范阳人，酈食其之后也。炎有文才，解音律，言论给捷，多服其能理。灵帝时，州郡辟命，皆不就。有志气，作诗二篇曰：

注 给，敏也。

大道夷且长，窘路狭且促。修翼无*(与)**[卑]*栖，远趾不步局。舒吾陵霄羽，奋此千里足。超迈绝尘驱，倏忽谁能逐。贤愚岂常类，稟性在清浊。富贵有人籍，贫贱无天录。通塞苟由己，志士不相卜。陈平敖里社，韩信钓河曲。终居天下宰，食此万钟禄。德音流千载，功名重山岳。

注 窘，迫也。

注 富贵者为人所载于典籍也，贫贱者不载于天录。天录谓若萧、曹见名于图书。

注 言通塞苟若由己，则志士不须相卜也。故蔡泽谓唐举曰：“富贵吾自取之，所不知者寿也。”

注 陈平为里社宰，分肉均。里中曰：“善哉陈孺子之为宰也！”曰：“使平宰天下亦犹是。”见前书。

注 韩信家贫无行，不得为吏，钓于淮阴城下。河者，水之总名也。

注 大斛四斗曰钟。

灵芝生河洲，动摇因洪波。兰荣一何晚，严霜瘁其柯。哀哉二芳草，不植太山阿。文质道所贵，遭时用有嘉。绛、灌临衡宰，谓谊崇浮华。贤才抑不用，远投荆南沙。抱玉乘龙骥，不逢乐与和。安得孔仲尼，为世陈四科！

注 贾谊欲革汉土德，改定律令，绛侯周勃及灌婴共毁之，文帝以谊为长沙太傅。见前书。

注 伯乐、卞和。

注 谓德行、政事、文学、言语也。

炎后风病慌忽。性至孝，遭母忧，病甚发动。妻始产而惊死，妻家讼之，收系狱。炎病不能理对，熹平六年，遂死狱中，时年二十八。尚书卢植为之谏赞，以昭其懿德。

侯瑾字子瑜，敦煌人也。少孤贫，依宗人居。性笃学，恒佣作为资，暮还辄燃柴以读书。常以礼自牧，独处一房，如对严宾焉。州郡累召，公车有道征，并称疾不到。作矫世论以讥切当时。而徙入山中，覃思著述。以莫知于世，故作应宾难以自寄。又案汉记撰中兴以后行事，为皇德传三十篇，行于世。余所作杂文数十篇，多亡失。*(西)*河*[西]*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，皆称为侯君云。

注 燃，古“然”字。

注 易曰：“卑以自牧。”牧，养也。

注 覃，静也。

高彪字义方，吴郡无锡人也。家本单寒，至彪为诸生，游太学。有雅才而讷于言。尝从马融欲访大义，融疾不获见，乃覆刺遗融书曰：“承服风问，从来有年，故不待介者而谒大君子之门，冀一见龙光，以叙腹心之愿。不图遭疾，幽闭莫启。昔周公旦父文兄武，九命作伯，以尹华夏，犹挥沐吐餐，垂接白屋，故周道以隆，天下归德。公今养痾傲士，故其宜也。”融省书，追谢还之，彪逝而不顾。

注 无锡，今常州县。

注 风问，风猷令问。

注 毛诗曰：“既见君子，为龙为光。”龙，宠也。

注 白屋，匹夫也。

后郡举孝廉，试经第一，除郎中，校书东观，数奏赋、颂、奇文，因事讽谏，灵帝异之。

时京兆第五永为督军御史，使督幽州，百官大会，祖饯于长乐观。议郎蔡邕等皆赋诗，彪乃独作箴曰：“文武将坠，乃俾俊臣。整我皇纲，董此不虔。”

古之君子，即戎忘身。明其果毅，尚其桓桓。吕尚七十，气冠三军，诗人作歌，如鹰如鹞。天有太一，五将三门；地有九变，丘陵山川；

人有计策，六奇五闲：总兹三事，谋则咨询。无曰己能，务在求贤，淮阴之勇，广野是尊。周公大圣，石碯纯臣，以威克爱，以义灭亲。勿谓时险，不正其身。勿谓无人，莫识己真。忘富遗贵，福禄乃存。枉道依合，复无所观。先公

高节，越可永遵。佩藏斯戒，以厉终身。”邕等甚美其文，以为莫尚也。

注 俾，使也。

注 董，正也。

注 易曰：“不利即戎。”司马穰苴曰：“将受命之日忘其家，援枹鼓即忘其身。”

注 左传曰：“杀敌为果，致果为毅。”尚书曰：“勗哉夫子，尚桓桓。”桓桓，武貌。

注 太公年七十遇文王。毛诗曰：“惟师尚父，时惟鹰扬。”

注 太一式：“凡举事皆欲发三门，顺五将。”发三门者，开门、休门、生门。

五将者，天目、文昌等。

注 孙子九变篇曰：“用兵有散地，有轻地，有争地，有交地，有衢地，有重地，有汜地，有围地，有死地。诸侯自战其地，为散地。入人之地而不深，为轻地。我得则利，彼得亦利者，为争地。我可以往，彼可以来，为交地。诸侯之地三属，先至而得觶，为衢地。入人地深，倍城邑多，为重地。行山林，阻沮泽，难行之道，为汜地。所由入者隘，所从归者少，彼寡可以击吾觶者，为围地。疾战则存，不疾战则亡，为死地。通九变之利，知用兵矣。”

注 陈平凡六出奇策。孙子曰：“用闲有五，有因闲，有内闲，有反闲，有死闲，有生闲。五闲俱起，莫知其道，是谓神纪，人君之宝也。因闲者，因其乡人而用之也。内闲者，因其官人而用之也。反闲者，因其敌闲而用之也。死闲者，为诳事于外，令吾闲知之而得于敌者也。生闲者，反报者也。”

注 总天、地、人之事而询谋于觶。

注 臣贤案：前书韩信破赵，得广武君李左车，解其缚而师事之。而此作“广野”。案广野君酈食其，无韩信师事处，盖误也。

注 周公诛管、蔡，石碻杀其子厚也。克，胜也。前书孙宝曰：“周公上圣，邵公大贤。”尚书曰：“威克厥爱，允济。”左传曰：“石碻纯臣也。大义灭亲，其是之谓乎！”
注 曲道以合时者，不足观也。

后迁*(内)**[外]*黄令，帝敕同僚临送，祖于上东门，诏东观画彪像以劝学者。彪到官，有德政，上书荐县人申徒蟠等。病卒于官，文章多亡。

注 洛阳城东面北头门。

子岱，亦知名。

张超字子并，河闲郑人也，留侯良之后也。有文才。灵帝时，从车骑将军朱铄征黄巾，为别部司马。着赋、颂、碑文、荐、檄、笺、书、谒文、嘲，凡十九篇。超又善于草书，妙绝时人，世共传之。

注 今瀛州郑县。

祢衡字正平，平原般人也。少有才辩，而尚气刚傲，好矫时慢物。兴平中，避难荆州。建安初，来游许下。始达颍川，乃阴怀一刺，既而无所之适，至于刺字漫灭。是时许都新建，贤士大夫四方来集。或问衡曰：“盍从陈长文、司马伯达乎？”

对曰：“吾焉能从屠沽儿耶！”又问：“荀文若、赵稚

长云何？” 衡曰：

“文若可借面吊丧，稚长可使监厨请客。” 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。常称曰：“大儿孔文举，小儿杨德祖。余子碌碌，莫足数也。” 融亦深爱其才。

注 般，县，故城在今德州平昌县东。般音卜满反。

注 陈髡字长文。司马朗字伯达，河内温人。

注 赵为荡寇将军，见魏志。

注 典略曰：“衡见荀仪容但有貌耳，故可吊丧。赵有腹大，健噉肉，故可监厨也。”

衡始弱冠，而融年四十，遂与为交友。上疏荐之曰：“臣闻洪水横流，帝思俾乂，旁求四方，以招贤俊。昔孝武继统，将弘祖业，畴咨熙载，髡士响臻。

陛下叡圣，纂承基绪，遭遇厄运，劳谦日昃。惟岳降神，异人并出。

窃见处士平原祢衡，年二十四，字正平，淑质贞亮，英才卓砾。初涉艺文，升堂鬻奥，目所一见，辄诵于口，耳所警闻，不忘于心。性与道合，思若有神。

弘羊潜计，安世默识，以衡准之，诚不足怪。忠果正直，志怀霜雪，见善若惊，疾恶若讎。任座抗行，史鱼厉节，殆无以过也。鸷鸟累伯，不如一鹗。使衡立朝，必有可观。飞辩骋辞，溢气坳涌，解疑释结，临敌有余。

昔贾谊求试属国，诡系单于；终军欲以长缨，牵致劲越。

弱冠慷慨，前世美之。近日路粹、严象，亦用异才擢拜台郎，衡宜与为比。如得龙跃天衢，振翼云汉，杨声紫微，垂光虹蜺，足以昭近署之多士，增四门之穆穆。钧天广乐，必有奇丽之

观； 帝室皇居，必蓄非常之宝。若衡等辈，不可多得。激楚、杨阿，至妙之容，台牧者之所贪； 飞兔、騷褭，绝足奔放，良、乐之所急。 臣等区区，敢不以闻。”

注 孟子曰：“尧时洪水横流，泛滥于天下。”尚书帝曰：“咨，汤汤洪水方割，有能俾乂。俾，使也。乂，理也。”

注 尚书曰：“旁求天下。”

注 尚书帝尧曰：“畴咨若时登庸。”又曰：“有能奋庸熙帝之载。”畴，谁也。 ，广也。载，事也。

注 易曰：“劳谦君子有终吉。”尚书 文王德曰：“自朝至于日中昃，不遑*[暇]*食。”言不敢懈怠也。

注 毛诗曰：“惟岳降神，生甫及申。”公孙弘传赞曰：“异人并出。”

注 淮南子曰：“所谓真人者，性合于道也。”

注 前书曰：“桑弘羊，雒阳贾人子，以心计，年十三为侍中。”又曰：“张安世字子孺，为郎。上行幸河东，尝亡书三篋，诏问莫能知，唯安世识之，具作其事。后购求得书，以相校，无所遗失。”

注 国语楚蓝尹亶谓子西曰：“夫阖庐，闻一善言若惊，得一士若赏。”

注 吕氏春秋魏文侯饮，问诸大夫曰：“寡人何如主也？”任座曰：“君不肖君也。克中山，不以封君之弟，而以封君之子，是以知君不肖君也。”论语孔子曰“直哉史鱼，邦有道如矢，邦无道如矢”也。

注 邹阳上书之言也。鸮，大鷗也。

注 前书贾谊曰：“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，以主匈奴。行臣之计，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。”

注 前书终军曰“愿受长纆，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”也。

注 尚书曰：“宾于四门，四门穆穆。”

注 史记曰，赵简子疾，五日不知人，大夫皆惧。医扁鹊曰：“血脉理也。”

昔秦穆公如此，七日寤，寤而曰：“我之帝所甚乐。”今主君之疾与之同，不出三日必闲，闲必有言也。”居二日，果寤，语大夫曰“我之帝所甚乐，与百神游于钧天，广乐九奏，其声动心”也。

注 诸本并作“台牧”，未详其义。融集作“掌伎”。

注 吕氏春秋曰：“飞兔、騶裊，古骏马也。”高诱注曰：“日行万里。”

王良、伯乐，善御人也。

融既爱衡才，数称述于曹操。操欲见之，而衡素相轻疾，自称狂病，不肯往，而数有恣言。操怀忿，而以其才名，不欲杀之。闻衡善击鼓，乃召为鼓史，因大会宾客，阅试音节，诸史过者，皆令脱其故衣，更着岑牟单绞之服。次至衡，衡方为渔阳参挝，蹀躞而前，容态有异，声节悲壮，听者莫不慷慨。

衡进至操前而止，吏诃之曰：“鼓史何不改装，而轻敢进乎？”衡曰：“诺。”

于是先解衽衣，次释余服，裸身而立，徐取岑牟、单绞而着之，毕，复参挝而去，颜色不怍。操笑曰：“本欲辱衡，衡反辱孤。”

注 文士传曰：“魏太祖欲辱衡，乃令人录用为鼓史。后至八月朝普天阅试鼓节，作三重阁，列坐宾客，以帛绢制作衣，

一岑牟，一单绞及小褙。”通史志曰：“岑牟，鼓角士冑也。郑玄注礼记曰：“绞，苍黄之色也。”

注 文士传曰：“衡击鼓作渔阳参挝，蹋地来前，蹶馱足脚，容态不常，鼓声甚悲，易衣毕，复击鼓参挝而去。至今有渔阳参挝，自衡始也。”臣贤案：挝及挝并击鼓杖也。参挝是击鼓之法，而王僧孺诗云：“散度广陵音，参写渔阳曲。”

而于其诗自音云：“参音七绀反。”后诸文人多同用之。据此诗意，则参曲奏之名，则挝字入于下句，全不成文。下云“复参挝而去”，足知“参挝”二字当相连而读。参字音为去声，不知何所凭也。参七甘反。

注 杜预注左传曰：“袒，近身衣也。”音女一反。

注 忤，羞也。

孔融退而数之曰：“正平大雅，固当尔邪？”因宣操区区之意。衡许往。融复见操，说衡狂疾，今求得自谢。操喜，敕门者有客便通，待之极晏。衡乃着布单衣、篋巾，手持三尺棨杖，坐大营门，以杖捶地大骂。吏白：外有狂生，坐于营门，言语悖逆，请收案罪。操怒，谓融曰：“祢衡竖子，孤杀之犹雀鼠耳。顾此人素有虚名，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，今送与刘表，视当何如。”于是遣人骑送之。临发，觶人为之祖道，先供设于城南，乃更相戒曰：“祢衡勃虐无礼，今因其后到，咸当以不起折之也。”及衡至，觶人莫肯兴，衡坐而大号。

觶问其故，衡曰：“坐者为顷，卧者为尸，尸顷之闲，能不悲乎！”

注 雅，正也。言大雅君子不当尔。

注 说文曰：“棨，大杖也。”音佗结反。

刘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，甚宾礼之，文章言议，非衡不定。表尝与诸文人共草章奏，并极其才思。时衡出，还见之，开省未周，因毁以抵地。表恍然为骇。衡乃从求笔札，须臾立成，辞义可观。表大悦，益重之。

注 抵，掷也。

注 恍然，怪之也，音抚。

后复侮慢于表，表耻不能容，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，故送衡与之，祖亦善待焉。

衡为作书记，轻重簠密，各得体宜。祖持其手曰：“处士，此正得祖意，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。”

祖长子射为章陵太守，尤善于衡。尝与衡俱游，共读蔡邕所作碑文，射爱其辞，还恨不缮写。衡曰：“吾虽一览，犹能识之，唯其中石缺二字为不明耳。”因书出之，射驰使写碑还校，如衡所书，莫不叹伏。射时大会宾客，人有献鹦鹉者，射举溘于衡曰：“愿先生赋之，以娱嘉宾。”衡*(览)**[揽]*笔而作，文无加点，辞采甚丽。

注 射音亦。

注 识，记也，音志。

后黄祖在蒙冲船上，大会宾客，而衡言不逊顺，祖鼻，乃诃之，衡更熟视曰：“死公！云等道？”祖大怒，令五百将出，欲加捶，衡方大骂，祖恚，遂令杀之。祖主簿素疾衡，实时杀焉。射徒跣来救，不及。祖亦悔之，乃厚加棺敛。衡时年二十六，其文章多亡云。

注 释名曰：“外狭而长曰蒙冲，以冲突敌船。”

注 死公，骂言也。等道，犹今言何勿语也。

注 五百犹今之问事也。解见宦者传。

赞曰：情志既动，篇辞为贵。抽心呈貌，非雕非蔚。
殊状共体，同声异气。言观丽则，永监淫费。

注 毛诗序云：“情发于中而形于言。诗者志之所之，故情志动而篇辞作，斯文章之为贵。”

注 雕，斲也。易曰：“君子豹变，其文蔚。”

注 杨雄曰：“诗人之赋丽以则，辞人之赋丽以淫。”礼记曰：“不辞费。”